俄藏黑水城

漢文文獻俗字研究

蔡永貴等 著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俗字研究

蔡永貴等 著



黃河出版傳媒集團
寧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俗字研究 / 蔡永贵等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227-06995-9

Ⅰ. ①俄… Ⅱ. ①蔡… Ⅲ. ①出土文物—文献—研究—额济纳旗—西夏②汉字—古文字—异字体—研究 Ⅳ. ①K877.94②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3471 号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俗字研究 蔡永贵等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丁丽萍 闫金萍 赵学佳
责任校对 白 雪
封面设计 齐玉成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932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6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95-9
定价 68.00 元

目　録

第一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献概述 …… 1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与出版 …… 1

一、黑水城文獻簡介 …… 1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 2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 …… 3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現狀 …… 4

一、國外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 4

二、國内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 6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内容 …… 11

一、《俄藏黑水城文獻》分類介紹 …… 11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内容 …… 14

第二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分析與研究 …… 38

第一節　俗字和俗字研究 …… 38

一、俗字的界定 …… 38

二、俗字的特徵 …… 42

三、俗字研究歷程回顧 …… 44

四、俗字研究的現狀 …… 46

五、與俗字相關的幾對概念 …… 46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方法 …… 50

一、偏旁分析 …… 51

二、歸納類比 …… 52

三、字書佐證 …… 53

四、審查文義 …… 55
五、異文比勘 …… 56
六、文字通例規律 …… 57
七、自證和旁證相結合 …… 57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類型 …… 58
一、簡化字形 …… 59
二、繁化字形 …… 68
三、筆畫變異 …… 74
四、改換構件 …… 77
五、構件移位 …… 84
六、類化 …… 87
七、全體創造 …… 89

第三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與研究 …… 92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 …… 92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通例研究 …… 141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的特點 …… 155
一、同字多形並存 …… 155
二、俗字內部具有一定的系統性 …… 157

第四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整理與匯總 …… 159

第五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比較研究 …… 206
第一節　敦煌文獻與《敦煌俗字典》 …… 206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對比研究 …… 207
一、兩書中均有的俗字 …… 207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有《敦煌俗字典》未收的俗字 …… 209
第三節　兩書俗字比較研究的價值 …… 210
一、補充漢語俗字的數量與俗字形體 …… 210
二、總結俗字的書寫現象和規律 …… 210
三、發現俗字對漢字簡化的作用 …… 210

第六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的價值 …… 212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價值的整體觀照 …… 212
一、俗字研究與《俄藏黑水城文獻》校讀 …… 212
二、俗字研究與漢字學體系的完整構築 …… 214
三、俗字研究與漢字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 …… 218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對《漢語大字典》的訂補 …… 221
一、增補漏收俗字 …… 222
二、增補新的音義 …… 226
三、補充缺失語例 …… 230
第三節　俗字研究對於漢字規範和簡化的意義 …… 233

參考文獻 …… 235
後記 …… 240

第一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概述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一、黑水城文獻简介

俄藏黑水城文獻出土於中國的黑水城遺址，黑水城，即黑城，蒙古语爲 Khara-khoto，意爲“哈喇浩特”，俗稱黑城子。西夏語爲“𗼇𗙏”，音譯爲“亦集乃”。黑水城遺址位於今内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東南 25 公里处。[1]黑水城文獻指在内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境内的黑水城遺址中發現的中國古代文獻，包括漢文、西夏文、藏文、蒙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文獻内容可以分爲世俗文獻和佛經文獻兩大類，以佛經爲主；時代上涵蓋了宋、金、西夏、元等王朝。

1908 年，俄國探險家科兹洛夫率領的考察隊在我國西北内蒙古額濟納旗境内的巴丹吉林沙漠中找到了西夏時期的黑水城遺址。他們隨意地在城内進行發掘，從官衙、民居、寺廟佛塔廢墟中挖出大量佛像、絹畫、佛事用具、錢幣、日常用品以及西夏、漢文和波斯文書籍殘卷。[2]1909 年 5 月下旬，科兹洛夫率領探險隊再次進入黑水城遺址進行挖掘，這次比上次挖掘的時間更長、範圍更大。這批珍寶運到俄國聖彼得堡後，被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館，所獲文獻即目前黑水城文獻的“俄藏”部分。

1914 年 5 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黑水城進行了發掘，發現了相當數量的西夏文文獻、漢文文獻及少部分其他少數民族文字文獻，均屬於珍本、善本和孤本，具有較高的文史價值。

斯坦因將所獲黑水城文獻運回英國後進行整理，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黑水城文獻有 4000 多個編號，多爲殘頁。主要是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未收盡的剩餘殘片，這批

---

① 劉廣瑞 . 黑水城所處元代帶編號文書初探 .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頁 1.

② 景永時 . 二十世紀俄國西夏學研究 . 見：杜建録主編 . 二十世紀西夏學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4.

文獻與俄藏黑水城文獻多有銜接，這是黑水城文獻的"英藏"部分。2005年11月，《英藏黑水城文獻》正式出版，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相得益彰，互爲補充。

1927年，中瑞（瑞典）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內蒙古時，中方團員黃文弼在城內採集到數百件文書，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內蒙古和甘肅省文物考古部門先後對黑水城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獲取了大量文書、文獻，分別藏於內蒙古博物館和甘肅省博物館。1983年和198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近3000多件文書，現藏於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上這些材料共同構成了黑水城文獻的"中藏"部分，現已分別整理出版爲《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①《中國藏西夏文獻》②。

此外，法國、瑞典、日本等國家也有少量的收藏。由俄藏、英藏、中藏幾部分構成的黑水城文獻，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檔案被稱爲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五大發現。黑水城文獻雖然被分割爲幾部分，但是幾部分的價值並不是等齊的，"綜觀先後出土的黑水城文獻，仍以俄國所獲最稱宏富。其餘各次所出文獻無論從數量上、內容上、種類上、學術價值上皆不能望其項背"。③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1908—1909年，科兹洛夫率領的俄國"四川—蒙古"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進行探險活動，兩次大規模挖掘黑水城遺址，獲得大批文獻及文物。科兹洛夫的考察隊將他們在黑水城發掘的文獻和文物藝術品分裝成包運到俄國的聖彼得堡，其中全部書籍和文字文獻被存放在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博物館（即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而畫像、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起初是交給俄羅斯博物館民族學部，後來轉給了俄國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④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學術價值很高。伊鳳閣是最早開始整理介紹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俄國學者，他在1911年和1913年的俄國《皇家科學院通報》發表的論文中首次使用了相關資料，具有開創之功。此外，還有俄國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和佛學家

① 塔拉，杜建録，高國祥．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全1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② 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全20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

③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

④ 克恰諾夫．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

奥登堡都是較早的整理者。法籍訪問學者伯希和在 1914 年的《亞細亞雜誌》上發表文章,公佈了整理的 23 件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書目録,此後俄國學者阿列克謝耶夫、聶曆山、弗魯格分别參加過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挑選整理工作,弗魯格在自己的著作中還使用了這些文獻。從 1957 年開始,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以孟列夫爲代表,開始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進行分類整理和敘録工作,1984 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録》一书,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了詳細的著録,收録文獻 488 件,該書已有王克孝漢譯本,1994 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俄國學者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先後進行了整理和著録。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流失在聖彼得堡的黑水城文獻也十分重視,1992 年決定由史金波與俄國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聯繫雙方合作出版事宜。1993 年中俄雙方正式達成協議,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共同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漢文和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由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中俄雙方專家合作,進行整理、著録和拍攝工作。俄藏黑水城文獻有 8000 多個編號,系中國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均屬珍本、善本或孤本。[①]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開始合作編輯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獻,由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全書按照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經部分三大板塊出版,其中漢文部分共六冊,自 1996 年起,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次影印出版,出版物爲八開本,特精裝,每冊 400 頁左右,書前附有彩照若干幅。

《俄藏黑水城文獻》一至六冊爲漢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爲佛教文獻,另外還有漢文古籍、文書、曆書及占卜書、醫藥方和少量的道教文獻,漢文文獻沒有按文獻内容分類,而是依俄藏編號順序編印,所以比較零散。在第一冊前有克恰諾夫、史金波、李偉國的前言各一篇,主要論述文獻發現的經過和文獻内容及研究情況。在第六冊後附有孟列夫、蔣維崧、白濱編著的《敘録》,府憲展編的《分類目録》,劉景雲《年表》按文獻時代或類别編録,方便檢索。六冊中收入的編號有 TK、A、B; Ф 、Дх和Инв、

---

① 史金波 .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 前言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

NO。其中 TK、A、B 三種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入藏號；Ф、Дх 是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的黑水城文獻；Инв、NO 則是從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西夏文文獻原編號中析出的新發現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基本按照俄藏各類編號順序出版，但由於不同時期的整理者的不同，使得文獻編號與時代順序和內容不相適應，各卷中都包含了不同類不同時的文獻。六冊漢文文獻可分爲佛經文獻和世俗文獻兩大部分，以佛經文獻爲主，包括經律論等佛教經典刊本和抄本，世俗部分包括儒、道經典和醫書、占卜星相等。這些文獻的整理和影印刊佈具有深廣的意義和價值，據李偉國的前言有以下幾個方面：填補空白的獨特文獻，如宋西北邊境軍事文書、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等；雕版印刷的寶貴史料，如北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廣韻》《曆書》等；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如《阿含經》《妙法蓮華經》等；超越唐宋的版畫成就，如《四美人圖》《轉女身經》等。[①]

七至十四冊爲西夏文世俗文獻，包括語言文字類、歷史法律類、社會文學醫學類、古籍譯文類、社會文書類。[②] 十五至三十冊爲西夏文佛教經典類文獻，參照經、律、論三藏分類。另外，還有少量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至今已正式出版二十七冊。這批文獻陸續公諸世上，使得學術界學者有緣目睹和接觸這批珍貴文獻資料。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現狀

一、國外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刊佈以前，因爲資料的獨家佔有，除俄國學者外，基本很少有人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進行研究。俄國學者首先對這批文獻進行整理研究，湧現出伊鳳閣、龍果夫、聶曆山、克恰諾夫、索夫羅洛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學家。聶曆山教授的《西夏語文學》及其所附的西夏文字典爲俄國西夏學的扛鼎之作。1963 年，克恰諾夫教授等出版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目録》，第一次使世人瞭解到俄藏黑水城文獻有 400 餘種。

最早整理介紹《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是俄國學者伊鳳閣，他在 1911 年和 1913 年發表在《皇家科學院通報》上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這批漢文文獻的有關資

① 李偉國 .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10.

② 史金波 .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①)・前言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1.

料。[1]1910 年訪問聖彼得堡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閲覽了黑城文書，1914 年，伯希和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的《科兹洛夫黑城探險所獲漢文文獻》對科兹洛夫所獲的 23 件黑城漢文文獻作了介紹和研究。

弗魯格在長期整理編目的基礎上，1934 年發表《關於西夏刻印的漢文經文》《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部分概述》《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古佛教寫本簡明目録》及《10 至 13 世紀中國印刷術簡史》等，書中有許多關於黑水城漢文文獻的資料。

日本的西夏學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石濱純太郎，五十年代以來的岡崎精郎、西田龍雄是他們的代表人物。此外，英、法、美、韓、匈牙利等國也有不少學者研究西夏歷史文化。[2] 他們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對黑水城文獻進行整理、考定、編目和敘録；二是對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三是對西夏文文獻的研究；四是對西夏歷史文化的研究；五是對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藝術品的研究。

其後，俄國學者阿裏克謝耶夫、聶曆山、弗魯格在不同時期參加過在黑水城藏品中挑選漢文文書的工作。[3]

系統整理、介紹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是俄国的孟列夫。1957 年開始，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以孟列夫教授爲主，充分利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館藏資料，在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同時，整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對漢文藏卷進行分類整理和敘録工作。1961 年孟列夫發表《黑城發現的早期出版物》（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科兹洛夫藏卷漢文部分），1971 年發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所的遠東和中亞寫本藏卷》，1984 年《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録（科兹洛夫藏卷）》出版，概述將俄藏黑水城出土的 488 件漢文文書拼合成 375 個序號，進行了系統分類和詳細敘述。在書的開始部分是作者所寫的“科學性導言”，篇幅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實際上是他對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全面、系統和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對藏卷的内容分 11 類分别進行論述，對藏卷年代、性質、用途的考釋既注意紙質、書法、術語、人名、地名、印章諸方面，也與歷史文獻進行對比，因此得出許多中肯的結論。該

① 白濱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 . 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 . 宋史研究論文集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 399.

② 陳育寧 . 承百年傳統創未來新業——二十世紀西夏研究回顧與展望 . 見：杜建録主編 . 二十世紀西夏學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頁 2.

③ 白濱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 . 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 . 宋史研究論文集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 399.

書已有王克孝的漢譯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録》,1994 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本宋遼夏金元史學者利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的資料,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對文書本身和相關歷史問題進行探索,相繼發表了一批成果。1996—2000 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出版後,日本學者也隨之展開相關研究。2003 年,近藤一成主持"黑水城出土宋代軍政文書之研究",他專門到中國陝北實地調查,並發表《〈俄藏黑水城文獻〉宋西北邊境文書裁判案件譯注稿》(一至三卷)。佐藤貴保發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經帙文書研究——以西夏榷場使關連漢文文書群爲中心》等文章。[①]

二、國内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

(一)以西夏學研究爲主的早期研究成果

黑水城文獻出土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其直接結果是催生了西夏學。早期西夏學就是指對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的研究。經過百年發展,西夏學已遠遠超出了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研究的範疇,它包括對党項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宗教、文獻、考古、文物、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社會風俗等全方位的研究。[②] 早期,我國學術界以"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爲對象,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在西夏文文獻上,而對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較早的研究成果有 1977 年陳高華發表的《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和元代蒙古族的階級分化》;1980 年陳國燦發表的《西夏天慶典當殘契復原》;1983 年陳炳應發表的《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1983 年和 1984 年兩次考古發掘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着手文書的整理修復,1987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文物》第 7 期發表《内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同期發表的還有李逸友《黑水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

1991 年李逸友集中發表了《元代文書檔案制度舉隅——記内蒙古額濟納旗出土元代文書》《元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紙幣——内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出土的元鈔及票券》《黑城出土的元代律令文書》。同年,他還出版了《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爲"黑城出土文書綜述",包括黑城出土文書概況,亦集乃路的居民和建制、農業和商業、財政經濟、社會情況、儒學和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元代的詔赦律令、票引契券,北元初期的新史料等方面;下篇爲"黑城出土漢文文書録文",分卷宗、人事、民籍、軍政事務、農牧、錢糧、俸禄、諸王妃子分例、軍用錢糧、官用

① 杜建録 . 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 . 西夏學(第四輯),2009,頁 10.

② 楊曉華 . 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 . 圖書情報,2005.6,頁 44.

錢糧、律令與詞訟、站赤、票據、契約、書信、儒學與文史、雜類、佛教等 19 類，收録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 760 件，另附 191 件黑白影印件。

《黑水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是對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一次全面系統的闡釋，功不可沒，許多研究者根據該書的録文與影印件，發表相關研究文章。但從文獻資料上看，該研究成果還有許多不足。第一，在 2200 多件漢文文書中，它只選録了三分之一，即 760 件，缺乏完整性；第二，它只附了 191 件原件，大部分録文無法根據原件校勘；第三，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191 件圖版均不太清楚，特别是文書上墨印與圈點的色彩，一件文書上前後不同時間的書寫，都無法表現出來。[①] 所有這些，極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對這批文獻的研究與利用。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出版後的研究成果

1996 年《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出版，在學界掀起了一個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的小熱潮，但只有很少的專著面世，大多都只是對本書(1—6 册）中的一些文獻的部分研究，散見於各種學術刊物的論文。以下主要分類介紹相關的專著與論文。

1. 文獻整理類

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體評介，以及敘録和初步的文獻辨識與定名。

整體評述：例如王迎春《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獻的發現與整理相關成果評介》（《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4 年第 6 期），簡要敘述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發現、出土及整理經過，並對俄國學者進行西夏文獻研究的相關成果做了一些简要評介。

敘録類：白濱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魏靈芝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世俗部分敘録》（《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1 年第 3 期），惠宏的《俄藏黑水城漢文醫藥文獻概要》（《國醫論壇》2005 年第 10 期），楊曉華的《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圖書與情報》2005 年第 6 期）等，這些文章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的發現出版情況的概述和著録，内容各有側重，間或重複，其中以白濱的文章最爲翔實。

文獻辨識與定名類：宗舜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敦煌研究》2004 年第 5 期）通過兩次精審的考訂，對沒有定名的文獻予以定名，並糾正了近十處定名不確的情況，使新定名的佛經文獻達到 36 件，而未能命名的佛經文獻僅有兩件。但是這種考訂只是通過核對相關聯文句，爲部分佛教文獻正名，與版本考證無關，與

① 杜建録．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西夏學(第四輯)，2009，頁 8.

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亦無密切關聯。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兩件類書定名與拼合》(《寧夏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和段玉泉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初學記〉殘片補考》(《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10期)等則就《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的三件類書殘頁等進行了綴合和考辨。此外,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通過對傳世文獻的繫聯,證明了《勸化集》的作者爲宋代雲門宗、淨土宗僧人宗賾,並對宗賾的生平進行了考證,但這些也只是就文獻自身而言,也未涉及語言文字的專門研究。利用文獻中的文書材料進行專門的制度考釋研究的,如沈衛榮《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序説有關西夏、元朝所傳藏傳密法的漢文文獻——以黑水城所見漢譯藏傳佛教儀軌文書爲中心》(《歐亞學刊》第7輯)的研究,也是佛教傳播史和制度史,與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亦無關係。又如許文芳與韋寶畏的《俄藏黑水城2822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社會縱橫》,2005年總第20卷第6期,2005年12月),主要從文書現狀、文書定名、文書斷代三方面來研究相關文書。

2. 文獻具體研究類

佛教文獻研究:李輝、馮國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沈衛榮的《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宗舜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主要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收録的佛教文獻的辨識、擬題,同時也糾正了原書個别擬題不確的情況。

古籍文書研究:張如青的《俄藏黑水城文獻〈辰龍麝保命丹〉考釋》(《中醫文獻雜志》2004年第2期),惠宏的《俄藏黑水城漢文醫藥文獻概要》(《國醫論壇》2005年1月第20卷第1期),張廷傑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1期),陳瑞青的《關於一件黑水城宋代軍政文獻的考釋》(《文物春秋》2007年第4期),馬順平的《北元"宣光二年甘肅等處行中書省亦集乃分省諮文"考釋》(《内蒙古大學學報》2008年3月第40卷第2期),張國旺的《俄藏黑水城TK194號文書〈至正年間提控案牘與開除本官員狀〉的定名與價值》(《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传統語言文字研究:聶鴻音、孫伯君的《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1]一書,是

① 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從文獻方面考證《黑水城文獻》中有關音韻部分的。張廷傑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在對作品的年代、作者、格律等方面的探討中,对文字、音韻等也有所涉及。蔡永貴等著《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文獻辭彙爲研究對象,綜合運用認字識音、參考傳世詞典、參證方言、結合社會歷史背景等方法,從文書類文獻辭彙、佛經附屬類文獻辭彙、文學類文獻辭彙、醫學類文獻辭彙四方面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辭彙進行較爲系統的整理、分析與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疑難詞語進行了分類考釋,對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的一些有特點的部分進行了專題探討。同時,根據作者的研究結論,對《漢語大詞典》的收詞和釋義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商榷意見。此書的價值在於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此書是第一部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詞彙學著作。篳路藍縷,開拓了黑水城文獻詞彙學研究的空間。黑水城文獻與敦煌文獻、殷墟甲骨文獻和居延簡牘被列爲我國四大出土文獻。在已經刊佈的俄藏、中藏、英藏三種黑水城出土原始文獻中,《俄藏黑水城文獻》是其中材料最豐富、文獻價值最爲學界公認的一種。《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正是以傳統文字學訓詁學及詞彙學理論爲基礎,以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爲語料,對其詞彙進行了較爲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它是黑水城出土文獻面世以來第一次對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系統的詞彙學研究的學術著作。

第二,此書對近代漢語詞彙研究及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學者們在早期近代漢語研究中,對語法和疑難詞語的考釋方面頗多關注,成果較爲豐富;而在詞彙的系統研究方面,尤其是利用出土文獻研究近代漢語詞彙方面則較弱,此書正好在這個方面有所彌補。

第三,對於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及其他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和解讀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書根據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實際存在情況,把全部文獻分作文書類文獻、佛經附屬類文獻、文學類文獻、醫學類文獻四部分。在對四部分文獻詞彙進行總體研究的基礎之上,對其中的特色詞語進行了嚴謹的考釋,而且對重點文獻的詞彙進行了專題研究,這些研究和考釋對進一步整理和解讀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乃至英藏黑水城文獻和中國藏黑水城文獻具有一定的價值。

第四,此書根據自己考釋詞義的結論對權威詞典《漢語大詞典》未收詞和義項缺漏詞進行了專章研究,對大型漢語工具書《漢語大詞典》所涉近代漢語詞條及詞義的修訂多有參考價值。[1]

---

① 蔡永貴等 .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银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4.

西夏歷史文化研究：孫繼民依託《俄藏黑水城宋代軍政文書研究》項目，發表了很多相關的論文，比如《俄藏黑水城文獻宋代小胡族文書試釋》[①]，通過對小胡族文書的考釋，可以提供有關宋代小胡族地區分佈的佐證資料、小胡族內部民族構成的具體資料和小胡族兵員構成的直接資料。

文獻整理方法和保護：如白濱的《黑水城文獻的考證與還原》（《河北學刊》2007年第4期），尚世東的《從〈俄藏黑水城文獻〉看西夏文書的製作與保護》（《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等關注的只是文獻的載體狀態和形式，還沒有轉向內在的語言存在。

具體學科內容考釋研究：張廷傑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張如青的《俄藏黑水城佚名古方書輯校考釋》（《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和《俄藏黑水城佚名古方書輯校考釋續》（《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等僅就文獻中與文學、醫學等學科相關涉的內容進行研究，文字的釋讀和語詞的考釋也僅僅是爲所關涉的藥方或詩詞服務。

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俄藏黑水城文獻》已經越來越受學者的重視。但大多都只是對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單篇考訂及研究，內容一般涉及歷史、宗教、文學、社會生活、文化、經濟、文獻整理與校勘等方面。《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出版以來，雖然引起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但仍然局限於之前的研究範圍中，沒有較大的研究成果和專著出現。究其原因，一是整體研究力量仍然偏小，二是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不平衡，三是重整理而輕研究，出版的資料很多，而深入研究的較少。[②]

目前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研究的缺陷在於不夠系統深入，研究者多是就某一個具體的問題進行研究，對文獻中的漢語言文字整理和研究並不夠，對文獻中大量俗字和俗字書寫通例研究就更爲貧乏了，多是在行文過程中涉及文字的辨識和語詞的疏證時不得已而爲之，並非有意識地進行系統而具體的漢語俗字、書寫通例整理研究，所以我們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及其書寫通例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3. 俗字研究

俗字研究是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二十世紀以前，文字學研究主要在於鞏固正體字的正統地位並逐步消滅俗字異體等，俗字研究工作主要集中於俗字的整理、彙編。二十世紀初，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唐蘭等人主張使用簡俗字。直至二十

① 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文獻宋代小胡族文書試釋．中華文史論叢，2007，頁 86.

② 孫繼民．敦煌學視野下的黑水城文獻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頁 69.

世紀五十年代,文字改革促進了俗字研究,蔣禮鴻先生的《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具有里程碑意義。[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俗字研究日益系統化、理論化,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是全面、系統研究俗字理論的第一本專著。俗字研究的成就還表現在俗字研究內容、範圍的拓展及水平的提高,如對歷代字書及其所收俗字的整理與研究,碑別字、文學、醫方等各個方面的俗字研究。

但是,如前所述,關於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俗字研究非常薄弱,主要成果有:蔡永貴、靳紅慧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劉知遠諸宮調〉俗字整理研究》(《西夏學》2010 年第六輯),《〈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研究的文字學價值——以第六冊爲例》(《西夏學》2014 年第九輯)。還有蔡永貴指導他的幾位研究生完成的學位論文:馬燕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俗字研究》,馬麗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冊俗字研究》,劉靜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冊俗字研究》,程建鵬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俗字及其俗字書寫通例整理研究》,夏麗麗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俗字研究》,靳紅慧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俗字研究》(寧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這些論文主要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一至六冊漢文文獻中俗字使用情況進行了較爲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對進一步研究英國藏、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俗字提供了寫作範式和理論方法。但這些研究仍然較爲分散零碎,亟待我們進行進一步系統全面的深入研究。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內容

俄藏黑水城文獻共有八千多個編號,係中國中古時期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西夏文文獻數量最多,約占 90%;漢文文獻次之,不足 10%;其他民族文獻資料數量最少。

一、《俄藏黑水城文獻》分類介紹

《俄藏黑水城文獻》共 30 冊,其中 1—6 冊主要收録了漢文文獻,7—14 冊收録了西夏文世俗文獻,而數量最爲龐大的西夏文佛教經典類文獻則集中在 15 冊約至 30 冊中。下文將作簡單的分類介紹。

(一)漢文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1—6 冊)

1. 漢文古籍

黑水城的漢文古籍種類比較多,雖多爲殘本,但皆係宋代真本,價值極高。其中

① 蔣禮鴻 . 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 . 杭州大學學報,1959.3.

有經書、小學著作、歷史書以及文學著作等。文學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是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今藏北京圖書館）和《新雕文酒清話》（卷五至卷九）。

2. 文書

有宋朝的軍事和行政文書，涉及宋政和八年(1118 年）至建炎二年(1128 年）宋西北鄜延路、環慶路等地的軍事部署、人員調動、軍糧供應、捕逃懲貪等方面內容；西夏社會文書有多種，如《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賣契》；金代和元代文書，如《阜昌三年秦鳳路第柒將權會州馮發遣狀》，以及書信、賬目等。此外，還有元代紙幣、至元寶鈔等。

3. 曆書、占卜書

有多種宋代曆書殘頁；另有漢文和西夏文合璧曆書十分引人注目，從西夏崇宗元德庚子二年(1120 年）至元宗天慶癸亥十年(1203 年）連續 84 年的曆書，彌足珍貴；此外，還有關於曆法與占卜之書。

4. 醫藥術

有孫思邈著《孫真人千金方》殘本；另有《神仙方論》等寫本醫方。

5. 蒙書

西夏《雜字》，除卷首稍殘外，基本保存完整。全書包括漢姓名、蕃姓名、衣物、斛豆、果子、農田、諸匠、身體、音樂、藥物、器用、居舍、論語、禽獸、禮樂、顔色、官位、司分、地分、親戚長幼共 20 部，爲研究西夏社會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6. 佛教文獻

在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獻中佛經占絕大部分。其中有宋代、西夏、金代以及元代等不同的版本。

內中有當時流行甚廣的佛經，如《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妙法蓮華經》《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等；有中原地區撰著的佛經注疏，如《金剛般若經鈔》；有佛學大師的著作，如《鎮陽洪濟禪院慈覺禪師勸化集》；以及藏傳佛教經典《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此外，還有法事活動的祈禱文和儀軌，如《文殊菩薩修行儀軌》；佛經中的律、論，如《釋摩訶衍論》等。豐富的佛教文獻爲研究當時的佛學和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7. 道家文獻

有關道教的文獻很少，但版本卻很重要。有《南華真經》（郭象注）、《呂觀文進莊子義》（呂惠卿注）等。

（二）西夏文世俗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7—14 册）

1. 語言文字類

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的西夏語言資料，其種類之多樣、內容之豐富、價值之高足可

與同時期的漢文音韻書籍相媲美。這些文獻反映了西夏學者對西夏語的認識和研究水準,對深入地研究和構擬已消亡的西夏語至爲珍貴,同時爲漢藏語言的深層次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

例如,文獻中的《文海寶韻》(分詳注刻本和簡注寫本)注釋了西夏文字的形、音、義,分析並揭示了西夏文字構造的秘密。這些文獻不僅是西夏文字學的基礎,也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內容。

2. 法律歷史類

西夏立國後漸有完備的法律,然而漢文史料中卻失於記載,黑水城出土的文獻中有很多種西夏法律文獻,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是中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後又一次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華,在形式和內容上又有自己的特點,堪稱是一部真正諸法合體的法典,填補了漢文史料中所缺乏的重要內容。

3. 社會、文學、醫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蒙書、西夏文詩歌集(寫本和刻本)以及西夏文醫書等,雖然這些文獻資料大多已不完整,但仍是研究西夏社會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4. 古籍譯文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用西夏文翻譯的經書、史書和類書等多種漢文典籍,這些文獻對校訂、整理古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西夏文草書《孝經》譯自宋代呂惠卿注本,而漢文《孝經》呂注本早已失傳,西夏文《孝經》的發現能重現這部亡佚已久的古籍。黑水城出土的幾部譯自漢文的兵書亦爲中國的兵書增添了新的版本。西夏翻譯的多種漢文典籍,表現了西夏吸納中原文化的能力和深度,反映出中原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強大影響,是研究西夏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的有價值的數據資料。

5. 社會文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大量反映西夏社會的文書,過去學術界僅知有數的幾件,近年則又整理出大量的西夏官府文告、戶籍、賬冊、買賣契約、借貸契約、租稅文書、軍事文書、遷徙文書等。就已經見到的黑水城西夏文書來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保存完好的程度上都堪稱珍品。由於與西夏同時的宋、遼、金各代保存至今的社會文書極少,這批西夏社會文書更具有時代代表性,有助於中國中古史的研究。

(三)西夏文佛教經典類(《俄藏黑水城文獻》第 15 冊約至 30 冊)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數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經,有四百多種,數以千卷計。這些佛教文獻有的譯自漢文,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有的譯自藏文經典,如《種咒王陰大

孔雀經》;有的是西夏人自己編撰,如《依金剛王亥母以淨瓶親誦儀軌》。不少佛經都有多種不同形式的寫本和刻本。大量譯自藏文的佛經,不僅是瞭解12—13世紀藏傳佛教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西夏佛教與藏傳佛教密切關係的可靠數據。佛經中的序、跋、發願文、題款等,對瞭解西夏佛教的流傳、譯經、寫經、印經、施經的情況以及西夏的佛教制度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除此之外,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少量的藏文、回鶻文、女真文文獻。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的主要內容

(一)《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主要內容

1. 佛經部分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中的佛經共有四種,分别爲:《妙法蓮華經》《佛説轉女身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佛經》一卷,《佛經發願文》一篇(西夏文)。其中,除了編號爲TK17的《佛經》一篇爲手寫體外,其他的佛經均是刻本。此《佛經》原件爲殘卷,可辨識的文字共兩行,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一文中認爲此殘卷可以擬題爲《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雜寫殘片。下面對其他幾種佛經進行較爲詳細的介紹。

《妙法莲華經》的最早版本據説是東吳時在交州譯出的《法華三昧經》,此後又有五種本子譯出,現存的有三種,其中最早的是西晉竺法護所譯之三十卷本《正法華經》,有二十七品。而流傳最廣的是十六國時鳩摩羅什所譯的七卷本《妙法蓮華經》,有二十八品。《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中的《妙法蓮華經》沿用的仍是鳩摩羅什所譯的七卷本,有二十八品。

《妙法蓮華經》基本上保持了完整,只是缺失了很少一部分。卷一、三、四、六、七和編號爲TK15的第二卷是完整的。編號爲TK2的第二卷只是《妙法蓮華經》第二卷的一部分,篇幅很短,只占了整個文獻的一頁,是從《譬喻品第三》的"聾騃無足"到《信解品第四》中的"往昔説法既久。我時在"。編號爲TK9的是《妙法蓮華經》卷五,缺失了卷首的一小部分,缺失從《安樂行品第十四》的首句至"一者安住菩薩行"一部分。

《佛説轉女身經》共3件,均殘。編號分别爲TK8、TK12、TK13。編號爲TK8的一卷最前面畫着正在説法的佛由諸神、菩薩和衆弟子簇擁,並且在題目後有"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一行字。與編號爲TK12的一卷《佛説轉女身經》比較,編號爲

TK8 的此卷經缺少從“二周之忌”至結尾部分。編號爲 TK12 的《佛説轉女身經》則缺少經卷的卷首至“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聞”這一部分。編號爲 TK13 的《妙法蓮華經》則是一篇完全的殘卷。結合 TK8 和 TK12 的《佛説轉女身經》,可綜述如下:宋體字,語音注釋 18 行,題記 80 行。題記中説,皇太后羅氏爲紀念去世的仁宗皇帝,特施印此經三萬卷並附版畫,散發百姓。最後兩行是:“天慶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共 5 件,編號分别爲 TK14、TK16、TK17、TK18、TK20。其中,保存比較完整的是編號爲 TK14 的經卷。通過對這五件經卷的綜合可以知道:前有版畫,畫面爲側坐於寶座上的佛、諸神、弟子等。版畫後是附録,計有:《金剛經啟請》《淨口真言》《安土地真言》《虚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請八金剛》《請四菩薩》《雲何梵》《發願文》。經文分作 32 份,有首題和尾題。首題後面是小字:“姚秦三藏法師鴻摩羅什譯”。尾題下面蓋有黑色印章,楷書印文:“溫家寺道院記。”題記:“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皇后羅氏謹施。”

2.《莊子義》殘卷

黑水城本的《莊子義》殘本,一般被斷爲北宋蜀本。傅增湘云:“又書名上冠‘吕觀文進’四字,考陳氏言惠卿於元豐七年表進内篇,其餘概續成之。按元豐七年惠卿爲河東經略使,知太原府。至紹興中知大名府,乃加官文殿大學士。知此書雖進於元豐,其成書付雕必在紹聖時,故追題此銜耳。其刊工古拙,於宋不諱不避‘桓’字,則北宋開本,殆無疑義。褚氏南華真經義海篡微采吕氏書,其目下注云傳本。以餘所見《冊府元龜》《李太白集》《二百家名賢文粹》諸本參之,皆字畫疏古,風氣樸厚,正與此類。則兹本爲蜀刻,或不妄也。”[①] 陳任中先生也完全贊同此觀點,以爲“其論篤也”。[②]

黑水城出土的《莊子義》殘本,原題爲《吕觀文進莊子内(外)篇義》(以下簡稱《莊子義》)。此本爲刻本,宋體。半頁 10 行,每行 18 字,注雙行 25 字;單魚尾或無魚尾,花口;魚尾下記書名《莊子》及卷數書目;卷末間一行,題大名“莊子内(外)篇義卷第某”;大名頂格標記於單魚尾下;每卷卷尾有大字型小字體的“茂承”二字,並旁邊時或雜書“茂”或草頭的“戌”字等,當爲閲者所爲;卷眉時有手寫體反切注音,如“跂”字下方小字左右注“立氏”樣、“嚅”字下方小字左右注“許支”兩字等,與卷尾“茂承”

① 吕惠卿撰,湯君集校 . 莊子義集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41.

② 吕惠卿撰,湯君集校 . 莊子義集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42.

筆跡爲同一人;各卷卷首頂格書寫大名,次行下沉兩格半書題篇名第某,次頂格書正文。

黑水城的《莊子義》在國内可見的只有影印本,《莊子義集校》中提道:"爲簡便起見,我們暫時稱其三種狀態爲國圖初本、國圖北海本、上海古籍本。國圖初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存影印《莊子内外篇義》(凡一冊),編號爲哲 131/545,三十二開精裝本,共五十頁,無出版社及出版日期,亦無編印説明。書脊處有'莊子内外篇義(凡一冊)宋吕惠卿哲 131/545'字樣……國圖北海本,即中國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所存影印《莊子内外篇》(凡一冊),編號爲哲 131/545,一五零四五號,部二,三十二開精裝本,共五十一頁,無出版社及出版日期,亦無編印説明。書脊處有'莊子内外篇義(凡一冊)宋吕惠卿哲 131/545 部二國立北平圖書館'字樣……上海古籍本,此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列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出版,編號爲俄 TK6,題爲《吕觀文進莊子義》。"[①]

關於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中《吕觀文進莊子義》殘卷的研究:

(1)早在 1930 年此本的影印件已經爲傅增湘先生所見,他作有文章《跋宋本吕惠卿〈莊子義〉殘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5 卷第 2 號,1930 年),距傅增湘文發表的三年後,陳任中在整理、輯校《莊子義》時,作了《校輯吕注莊子義序》(一)前序(《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7 卷第 6 號,1933 年)。

(2)陳靜的《黑水城〈吕觀文進莊子義〉錯誤舉例》(《中國哲學史》2008 年第 3 期),她在文中提道:"因爲研究《莊子》的緣故,筆者曾經標點閱讀了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並分别與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和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做過對比閱讀,在閱讀中發現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有很多漏字、錯字、俗字、簡略字,還有前字不誤而後字故意用簡單筆畫的字來代替繁複前字的現象,筆者認爲,這些現象説明殘本並不是一個'精良的刻本'"。因此,这爲我們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中《莊子義》的俗字提供了綫索和角度。

(3)中華書局在 2009 年 2 月出版了湯君的《莊子義集校》一書,該書爲 2007 年度高校古委會直接資助專案。該書以金刻本爲底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一百零九頁黑水殘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俄國亞細亞博物院影印黑水城本、《道藏》本《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莊子翼》爲校本。湯君女士在《前言》中提出:"這部《莊子義集校》立足於整理出第一部精校足本的《莊子義》,這也是

① 吕惠卿撰,湯君集校 . 莊子義集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639—641.

第一次對呂惠卿學術著述的全面整理,集校者希望它的面世有助於推動呂惠卿及熙豐變法的新研究,有助於彌補宋史和莊子研究的某些薄弱環節。"[1] 該書所用的材料比較齊全,所以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是,通過對該書的閱讀和對比,發現了該書中還是存在着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例如,湯君誤以爲卷一第25—28頁是《逍遥遊》的內容,其實是《齊物論》的篇末。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册主要內容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文獻第二册由83篇漢文文獻組成。在第六册的分類目録中,將前六册的文獻共分爲八個部分,即佛教、道教、古籍、文書、民族文字、繪畫版圖、錢幣以及印章雜寫等。在本册中沒有關於古籍、繪畫版圖和錢幣的文獻。其中印章雜寫共有三篇,分别爲TK27P三塊殘片;TK79四張習字(能認出其字爲"白日莫等閑,青春不再來"和"功高在志,業廣由勤");TK80.1雜寫(文獻中只可認出"來過"字樣,其餘四五字均書寫潦草,應爲習字之篇)。文書共有兩篇,TK49P《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麥契》一文爲殘片,且字跡非常模糊不能辨其字樣,故不知其內容;TK39V2《賬目》只爲半張殘頁,僅有的幾個字字跡也很模糊,已看不出所記載的內容。民族文字共六篇,其中五篇爲西夏文字,一篇爲回鶻文文獻。除以上各類共11篇文獻以外,本册其餘篇目均爲經文,其中道教有《南華真經》(郭象注)一篇,佛教則分爲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經集部、論部、密教部、論疏部、諸宗部、禮頌俗講部以及疑似部等十部佛教文獻共71篇,占本册文獻總篇目的85%。

在這些佛教文獻中,重複的篇目很多,例如屬於密教部的《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一文,共有五篇;屬於般若部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文,共有十七篇;屬於華嚴部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一文,共有15篇;屬於經集部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文,共有六篇;等等。這些重複的篇目,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有些爲殘頁,內容不完整。在版本上,本册中的文獻主要集中在西夏刻本(TK21–TK28、TK31–TK69、TK71–TK73、TK76、TK81–TK96、TK98–TK100、TK102–TK113)、西夏寫本(TK74、TK75)、金刻本(TK29、TK30、TK101)、宋刻本(TK97)以及西夏或元寫本(TK77–TK80)。

鑒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册佛教文獻的複雜性,爲了便於研究,我們列其目録成表如下。

---

① 呂惠卿撰,湯君集校.莊子義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9.

第二冊佛教文獻目録表

分類		序號	文獻名	頁碼	版本
佛教	般若部	TK2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5	西夏刻本
		TK2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6	西夏刻本
		TK2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7	西夏刻本
		TK2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9	金刻本
		TK3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0	金刻本
		TK39.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4	西夏刻本
		TK42、TK44、TK46、TK48、TK49、TK52、TK54、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7	西夏刻本
		TK4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37	西夏刻本
		TK10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395	金刻本
		TK10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400	西夏刻本
		TK63B	佛經	66	西夏刻本
		TK64V	金剛經等	77	西夏刻本
		TK21.2	佛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5	西夏刻本
		TK25.1	佛説般若蜜多心經	13	西夏刻本
	法華部	TK41.2	偈語	27	西夏刻本
		TK9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326	西夏刻本
		TK105、TK113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402	西夏刻本
		TK92	佛説觀世音經	329	西夏刻本
	經集部	TK48P	佛名經	37	西夏刻本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41	西夏刻本
		TK60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49	西夏刻本
		TK81、TK82、TK83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307	西夏刻本
		TK86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316	西夏刻本
		TK87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316	西夏刻本
	論部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163	夏或元寫本
		TK78	釋摩訶衍論卷第八	195	夏或元寫本
	密教部	TK76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157	西夏刻本
		TK21.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1	西夏刻本
		TK22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8	西夏刻本
		TK23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10	西夏刻本
		TK24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11	西夏刻本

續表

分類		序號	文獻名	頁碼	版本
佛教	密教部	TK102.1	佛頂放無垢光一切如來心陀羅尼	397	西夏刻本
		TK102.2	觀自在菩薩六字大明心咒	398	西夏刻本
		TK75	文殊菩薩修行儀軌	147	西夏寫本
		TK103	佛説普遍光明焰鬘清淨熾盛思惟如意寶印心無能勝總持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400	西夏刻本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108	西夏寫本
		TK21.3	功德山陀羅尼	6	西夏刻本
		TK25.2	功德山陀羅尼	13	西夏刻本
		TK39.2	般若無盡藏真言	25	西夏刻本
		TK39.3	補闕真言	25	西夏刻本
	論疏部	TK79.2	龍論第一下半	208	夏或元寫本
		TK80.2	龍論第二上半	257	夏或元寫本
	諸宗部	TK71V	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91	西夏刻本
	禮頌俗講部	TK41.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施印題記	27	西夏刻本
		TK21.4	施印題記	7	西夏刻本
		TK25.3	施印題記	14	西夏刻本
		TK39.4	施印題記	25	西夏刻本
	疑似部	TK70	佛説高王觀世音經	91	西夏寫本
道　教		TK97	南華真經	332	宋刻本
文　書		TK49P	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麥契	37	西夏寫本
		TK39V2	賬目	26	西夏刻本
民族文字		TK39V1（西夏文）	佛經（西夏文）	26	西夏刻本
		TK63C（西夏文）	佛經（西夏文）	66	西夏刻本
		TK45P（西夏文）	文書（西夏文）	40	西夏刻本
		TK63BV（西夏文）	文書（西夏文）	66	西夏刻本
		TK63CV（西夏文）	雜寫（西夏文）	66	西夏刻本
		TK70V（回鶻文文獻）	回鶻文文獻	91	西夏刻本
印章雜寫		TK79.1	習字	204	西夏刻本
		TK27P	殘片	17	西夏刻本
		TK80.1	雜寫	256	西夏刻本
古　籍		無			
繪畫版圖		無			
錢　幣		無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冊主要內容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冊共收録 55 件文獻，絕大部分是佛經或是與佛經相關的變相、疏科文等。其中編號 TK107V 是手寫於某書夾縫中的醫方殘片，共 4 面，背面影印，字跡潦草，難於辨識；TK108V 是手寫《陰騭吉凶兆》，殘缺較多，字跡潦草；TK111V《懺悔文》，共四面，手寫，字跡潦草，殘缺較多，難於辨識；TK114 是《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一面；TK118V、TK138V 兩件是分別手寫於 TK118、TK138 背面的西夏文佛經；TK153VB60《蔔筮要訣》，共三面，手寫，字跡潦草；TK157V《針刺鏤空白畫佛像》一面。以上 8 件文獻由於各自特點，不在我們的考察範圍內。另外的 47 件文獻，其中 45 件都是版刻楷體，大部分保存相對完善，字跡工整，影印清晰，只有編號 TK150《四分律行事集要顯用記卷第四》和 TK153VB60《建置曼拏羅真言集》爲手寫，但內容完整，保存較好，尤其前者書體俊秀，文辭雋雅，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因此，我們對第三冊俗字的研究文本範圍設定在以上 47 件文獻當中。

從內容上來説，這 47 件文獻都可歸爲佛教文獻。其中有 31 件漢文佛經都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經典的刊本和罕見的抄本。但這些經文範圍較窄，多是一般佛教徒集體或分散祈禱時常誦讀的經文，具有很強的教化作用。如《金剛般若波羅密經》8 件，《佛説阿彌陀經》4 件，《高王觀世音經》兩件等。其餘的文獻或者是對佛經的講解，或者是對佛經的梳理，或者是對佛經的感悟。一般通俗易懂，或是有故事情節，重複率極高。

雖然佛經的重複率很高，但它們一般都是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TK130、TK131 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影印本)，時間分佈也比較分散，從 11 世紀到 14 世紀不等，這段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宋元時期，因此我們在進行俗字確定的時候可以將黑水城藏漢文文獻同中原文獻互相參考。

爲便於學者研究，我們將第三冊 55 件文獻目録列於下：

第三冊佛教文獻目録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TK10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
TK107	佛説普遍光明焰鬘清淨熾盛思惟如意寶印心無能勝總持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3
TK107V	醫方	14
TK108	佛説阿彌陀佛經	16
TK108V	陰騭吉凶兆	18
TK109	佛説阿彌陀佛經	19
TK110	佛説阿彌陀佛經	20
TK111	佛説阿彌陀佛經	22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TK111V	懺悔文	24
TK11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6
TK114	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	28
TK11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8
TK116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	29
TK117	高王觀世音經	36
TK118	高王觀世音經	39
TK118V	佛經（西夏文）	40
TK119	佛説報父母恩重經	43
TK120	佛説父母恩重經	47
TK121	佛説聖大乘三歸依經	49
TK122	佛説聖大乘三歸依經	53
TK123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障礙大悲心陀羅尼	57
TK12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57
TK12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72
TK128	佛説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73
	持誦聖佛母般若多心經要門	74
	禦製後序	76
TK129	佛説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	77
TK130	佛説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	80
TK131	佛説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	81
TK132	慈覺禪師勸化集	82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127
TK134	立志銘心誡	165
TK135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171
TK136	六字大明王公的略	174
TK137	佛説業報差別經	175
	佛説無常經	189
	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191
	聖六字太明王心咒	192
TK138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193
TK138V	佛經（西夏文）	196
TK139	佛説父母恩重經	198
TK1401336	佛説三十五佛名經	201
TK141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上	205
TK142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216
	四分律七佛羅説誡偈	231
	大乘起信論立義分	232
	施印題記	233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TK14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234
TK145	聖大乘勝意菩薩經	235
TK146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238
TK147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240
TK148	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	241
TK149	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254
TK150	四份律行事集要顯用記卷第四	280
TK151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經	346
TK152	佛説天地八陽神咒經	348
TK153B60	建置曼拏羅真言集	349
TK153VB60V	蔔筮要訣	369
TK154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372
TK15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375
TK156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379
TK157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384
TK157V	針刺漏空白畫佛像	384

（四）《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主要內容

第四冊所收文獻編號從 TK158 開始，以 TK300 結束，不計同件文獻背面有文字、圖章而標號加 V 者如 TK161V 等 32 件，和文件附屬的字條或紙片加注 P 者如 TK166P 等 2 件，共計有 140 件文獻。在這 140 件中又有版畫，如 TK234、TK244、TK247、TK260、TK265、TK275、TK277、TK278 計 8 件，題簽如 TK273 共 1 件，佛像 TK280、TK281、TK282 計 3 件，不可辨認殘片 TK295 計 1 件，紙幣 TK264 計 1 件，總計 14 件，所以有文字可以辨識的文獻共 126 件。

我們主要研究的是漢文獻中的俗字，與民族語言、版畫等關係不大，故主要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後附録的由孟列夫、蔣維崧、白濱編著的《敘録》爲基礎，參采時新研究成果，只將《俄藏黑水城文獻》有文字可以辨識的文獻整理成表，以求直觀具體地反映所收內容。在列表時，我們先按《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後府憲展編的《分類目録》將 126 件文獻分爲佛經、古籍、文書、其他四類，再按文獻編號排序。其中佛經部分列舉與佛教相關的文獻材料 69 件；古籍部分列舉占卜、醫方、經史、曆書等文獻共 15 件；文書部分主要列舉狀辭、書信、契約、賬文等共 40 件；其他部分收羅不能歸入前三類者共 2 件。另外，在整理表中若某文獻爲殘片時，其裝幀、頁面數不加標注，以空缺形式顯示。

1. 佛經部分共 69 件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158	加頌心經一卷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19 折半，39 面	1—7
TK159	加頌心經一卷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18 折半，37 面	8—14
TK161[①]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27 折，54 面	15—23
TK163	密教儀軌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3 折，6 面	28
TK164[②]	1. 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録	西夏刻本	蝴蝶裝	共 10 頁	30—40
	2. 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録			共 7 頁	
	3. 御制後序發願文			共 4 頁	
TK165	1. 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録	西夏刻本	蝴蝶裝	共 9 頁半	41—51
	2. 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録			共 7 頁	
	3. 御制後序發願文			共 2 頁半	
TK167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26 折，52 面	59—67 上
TK168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17 折，34 面	67 下—73
TK169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1 折，2 面	75 上
TK17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18 折半，37 面	75 下—81
TK171	佛説觀世音經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6 折半，12 面	82—83
TK174	1.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卷上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10 折半，20 面	119 下—122
	2.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卷下				
TK17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卷軸裝		123 上
TK176	佛説彌陀經	宋刻本	經折裝	1 面	123 下
TK177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3 折半，6 面	124
TK17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宋刻本	經折裝	共 9 折半，18 面	125—128 下
TK17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44 折半，88 面	131—144 上
TK18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14 折半，29 面	144 下—149 上
TK18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宋刻本	經折裝	1 面	149 下

① TK160、TK162《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録》存目，而《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和《俄藏黑水城文獻・分類目録》均未見。

②《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將 TK164 .1 分爲兩個子標號，《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録》未分，此從《敘録》。

續表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18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10折半，21面	150—153上
TK183	高王觀世音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3折半，7面	153下—154
TK184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元刻本	蝴蝶裝	4整頁，10個半頁	155—161
TK185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	宋刻本	經折裝	共7折，14面	162—165
TK186	注清涼心要	宋刻本	經折裝	共10折半，21面	167—173
TK188	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唐寫本	卷軸裝		190上
TK189	佛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西夏寫本	經折裝	共1折，2面	190下
TK191	密教雜咒經[1]	元寫本	卷軸裝		193
TK196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元寫本	卷軸裝		200上
TK206	太子出家歌辭	元寫本	經折裝	共9折半，19面	211下—214上
TK207	陀羅尼[2]	元寫本			214下
TK218	密教儀軌	宋寫本	卷軸裝		222下—223上
TK220	佛經論釋	元寫本			224上
TK238	□修觀行儀軌一卷	元寫本			248下
TK240	佛説父母恩重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半面	249上
TK241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上	西夏刻本	卷軸裝	散頁28紙	250—277
TK242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	西夏刻本		散頁18紙	278—295
TK243	大方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金刻本	經折裝	共25折半，51面	296—305上
TK245	佛説三十五佛名經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6折，12面	306—308上
TK246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	金刻本	經折裝	共10折，20面	308下312上
TK250	禮佛文	西夏寫本	經折裝	共3折，6面	319
TK251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上二	金刻本	經折裝	共1折，2面	321上
TK252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録	宋寫本	蝴蝶裝	4個半頁	321下—322上
TK253	瑜伽師地論三十二	宋寫本	蝴蝶裝		322下
TK254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宋或夏刻本	蝴蝶裝		323下—324
TK256[3]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第十六	西夏刻本	經折裝		325上

①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一文認爲此件從内容上講是密教修法之法本，故可擬題爲：密教法本殘片。

②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一文認爲該殘片内容爲唐不空譯《無量壽如來觀行供養儀軌》中的“無量壽如來根本陀羅尼”，故此件可命名爲：無量壽如來根本陀羅尼殘片。

③ TK255《俄藏黑水城文獻・敘録》存目，而《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和《俄藏黑水城文獻・分類目録》均未見。

續表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257	佛經①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2折，4面	325下
TK258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西夏刻本	經折裝		326上
TK259	密教儀軌	西夏寫本	蝴蝶裝	9塊殘片	326下—328
TK261	大方廣佛華嚴經藏世界品第五之二	金刻本	經折裝	1面	329下
TK262	1. 大黑根本命咒 2. 大黑贊	西夏寫本	綫訂冊頁裝	共7整頁，1半頁	330下—335
TK266	密教儀軌	元寫本	綫訂冊頁裝	共2整頁	350
TK267	彌勒上生經講經文	西夏寫本	綫訂冊頁裝	共5整頁，1半頁	351下—354上
TK270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4折，7面半	358—359上
TK271	密咒圓因往生集②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10折半，21面	359下363
TK272	佛書殘片③	宋寫本			364上
TK274	佛説長阿含經第四分世紀經阿須倫品第六	宋刻本	卷軸裝	2塊殘片	365上
TK276	般若燈論釋觀聖諦品第二十四	宋刻本	卷軸裝		366下—367上
TK27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④	宋刻本	卷軸裝		369下
TK283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供養文	五代刻本		殘片	372下
TK284	禮佛儀軌	元寫本	蝴蝶裝	共1整頁	373上
TK285	九事顯發光明義等	西夏寫本	蝴蝶裝		374上
TK286	密教儀軌	西夏寫本	蝴蝶裝	共1整頁	374下
TK287	金剛劑門	西夏寫本	蝴蝶裝	共4頁	375—376
TK288	四十八願阿彌陀佛像供養文	五代刻本			377
TK289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供養文	五代刻本			378
TK292	文殊智禪定	西夏寫本			381下

①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中通過比勘研究認爲此件可擬題爲:佛説延壽命經殘頁。

②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中認爲應據原件尾題定名爲:密咒圓因往生集録。

③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中通過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的尾題爲《佛印禪師心王戰六賊出輪回表》末段殘片的比照認爲此件可定名爲:佛印禪師心王戰六賊出輪回表殘片。

④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一文中認爲此件擬題不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600多卷,此件爲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475中的內容,故可擬題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475殘片。

續表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294	陀羅尼等[①]	西夏刻本	經折裝	共 1 面	382 下
TK296	佛説佛名經等	西夏刻本			384
TK300	願文等	西夏刻本	卷軸裝		387 下—388 上

2. 古籍部分 15 件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166	孫真人千金方	金刻本	蝴蝶裝	共 6 整頁	52—57
TK172	六壬課秘訣	金刻本	蝴蝶裝	共 34 頁	84—118
TK173	辰龍麝保命丹	金刻本[②]			119 上
TK187	醫方	元寫本[③]	綫訂冊頁裝	共 13 整頁，3 半頁	174—189
TK190	推占法	西夏寫本	卷軸裝		152
TK208	論語微子第十八	元寫本			215 上
TK221	醫方	元寫本			225 上
TK228	新雕文酒清話	金刻本	蝴蝶裝	共 8 整頁，3 半頁	228—240
TK232	千字文	元寫本			244 上
TK268	論語	西夏寫本	綫訂冊頁裝	共 1 頁	354 下
TK269	曆書	宋或夏活字印本	原卷軸裝後疊成經折裝		355 下—357 下
TK290	1. 新唐書奸臣傳下 2. 新唐書叛臣傳上	宋刻本	蝴蝶裝	各 2 個半頁上半部	379—380
TK291	策論	宋刻本	蝴蝶裝	2 半頁	381 上
TK293	六十四卦圖歌遣卦	元寫本			382 上
TK297	曆書[④]	宋或西夏刻本	原卷軸裝後疊成經折裝		385 下—386 上

3. 文書部分 40 件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192	至正六年承管人狀	元寫本			194
TK193	馬旺等請示狀	元寫本			195
TK194	至正年間提控案牘與開除本路官員狀	元寫本			196—197
TK195	限七月初七日前送速魯麻酒等物狀	元寫本			199

① 宗舜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一文中認爲此件爲唐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的“佛頂尊勝陀羅尼”,故此件可擬題爲:佛頂尊勝陀羅尼殘片。

② 張如清在《中醫文獻雜誌》2004 年第 2 期《俄藏黑水城文獻辰龍麝保命丹考釋》一文中認爲不排除西夏刻本的可能。

③ 張如清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2001 年 12 月《俄藏黑水城佚名古方書輯校考釋》一文中認爲是宋、金寫本。

④ 同 TK269。

續表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197	寒字四號文書	元寫本			200
TK198	軍人封政無借欠牘	元寫本			201
TK199	郭斌致列爲椽郎信	元寫本			202
TK200	魏得義典地契	元寫本			203
TK201	天曆二年呈亦集乃路總管府文	元寫本			204
TK202	皇慶二年文書	元寫本			205
TK203	至正廿六年文書	元寫本			207
TK204	甘肅行省寧夏路驛站供應文書	元寫本			208
TK205	寧夏路總管府材植賬	元寫本			210
TK209	放回軍人陳友文登支鈔糧賬	元寫本			215
TK210	司吏張國用等馬契	元寫本			216 上
TK211	放支口糧狀	元寫本			216 下
TK212	爲孤老乞答你支請衣糧狀	元寫本			217 下
TK213	木器等雜物賬	元寫本			218 下
TK214	追彼亦集乃分省原出放規運官本息麥牘	元寫本			219
TK215	書信	元寫本			221 上
TK216	文書	元寫本			216 下
TK217	遷官文書	元寫本			217 上
TK219	衣衫首飾點檢賬	元寫本			223 下
TK222	文書	元寫本			225 下
TK224	督肅州路爲何親身死公事結案牘	元寫本			227 上
TK225	捕盜狀	元寫本			228 上
TK226	肅州路改官名録	元寫本			229 下
TK227	至順四年文書	元寫本			241 上
TK229	達魯花赤相公等銀兩賬	元寫本			242
TK230	麥子等入賬	元寫本			244 下
TK231	至元二年捕盜文	元寫本			246 下
TK233	文書	元寫本			247 下
TK235	糜麥賬	元寫本			248 上
TK237	糧賬	元寫本			313—314
TK239	趙柏壽告狀	元寫本			248 上
TK248	甘肅行省寧夏路驛站供應文書	元寫本	卷軸裝	3 紙	313—314
TK249	至順元年河渠司官爲糜粟蠶麥收成事呈狀	元寫本	卷軸裝	3 紙	316—318 上
TK263	敕授將仕郎亦集乃路總管府事	元寫本			336
TK298	信函	宋寫本		4 殘片	386 下
TK299	雜物賬	西夏寫本			387 上

4. 其他共 2 件

編號	題目	版本	裝幀	頁面數	頁碼
TK223	習字	元寫本		2 殘片	226 下
TK236	歌謠	元寫本		1 殘片	247 上

在 126 件文獻中,西夏刻本 24 件、寫本 11 件,宋刻本 16 件、寫本 6 件,元刻本 1 件、寫本 53 件,金刻本 4 件、寫本 4 件,五代刻本 3 件,唐寫本 1 件,未明時代者 3 件。

(五)《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主要內容

第五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8 年 12 月出版,共有 376 頁,其內容編號是 TK301–TK329、A 1–A38。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大多是漢文文獻,只有數頁是用西夏文書寫的殘卷,如 P4 俄 TK303P 殘片(西夏文)(2–1)。有刻本,也有手寫本。內容上多是佛經,如《佛説菩薩本行經》《發菩提心要略法門》等;也有世俗文書,例如《大德八年呈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狀》《某年八月呈文》《漢書陳鹹傳》殘片,還有藥方《神仙洗頭髮治青盲療於風毒方》《神仙方論》,還有圖畫《白畫天馬》《白畫金翅鳥王》旁邊有文字,但已不能辨識。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的文獻有清代、唐代的作品。該冊第 14 頁刊有俄藏編號爲 TK319 的《官員加級録》,《敘録》將其推斷爲宋代。如《敘録》所述,此件內容是分列恒德、王嵩齡等九人的官職、加級和記録,亦涉及了職官制度的官名和官員的加級、紀録制度等。而某某官員加若干級、紀録若干次的記載常見於清代文獻中。所以認爲這件作品是清代的。第五冊中第 13 頁 TK31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卅八題簽》,第 89 頁 TK325《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據《敘録》確認爲唐代文獻。對這兩篇文獻中的俗字未作記録。

第五冊 TK322《六十四掛圖》,元寫本,線釘冊頁裝,[①] 此件孟列夫《敘録》未載。此書內容包括頌、贊、歌,采用了歷史故事與民間唱詞,對其研究有助於瞭解彼時彼地特有的民俗。

爲便於學者研究,我們將第五冊西夏文文獻及漢文文獻目録列於下。

---

① 白濱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 . 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 . 宋史研究論文集 .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 403.

1. 西夏文文獻目録

編號	題目	頁碼
TK303P	殘片	4
TK310	出生般若第一封面	8
TK310AV	千佛名經	9
TK310B	佛經	9
TK322	文書	83
TK326	佛經	91
A22A24V	雜寫	305

2. 漢文文獻目録

編號	題目	頁碼
TK301	無動如來陀羅尼	1
TK301V	裱紙	1
TK302	大德八年呈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狀	2
TK303	十子歌等	3
TK304	佛經	5
TK305	某年八月呈文	6
TK306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下	6
TK307	佛經	7
TK309	佛經	7
TK310A	佛經	8
TK310BV	佛經	10
TK312	韻格簿	10
TK313	殘片	11
TK314	類書	11
TK315	漢書陳咸傳	12
TK316	晉紀	12
TK31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卅八題簽	13
TK318	古籍殘片	13
TK319	官員加級録	14
TK321	密教儀軌	14
	白畫天馬	21
	白畫金翅鳥王	21
	佛經	34
TK322	六十四卦圖謌	35
	類書	36
	創業開基顯朱梁詩	36
	神仙洗頭髮治青盲療於風毒方	81
	鐵髮亥頭欲護神求修序等	82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TK323	佛説無常經	84
	發菩提心要略法門	86
	往生淨土偈	86
TK324	廣大發願頌	87
TK325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89
TK326	佛説菩薩本行經	92
	賢愚經	103
	佛説護淨經一卷	105
TK327	中有身要門	106
TK328	顯密十二因緣慶讃中圍法事儀軌	112
TK329	四字空行母記文卷上	116
A1	月將法	120
	九宮法	120
	八卦法	121
	二十四氣	121
A2	六十甲子歌	122
A3	密教咒語	123
A4	護國三寶偈	126
A4V	照心圖一本	130
A5	念一切如來百字懺悔劑門儀軌	134
	求佛眼母儀軌	135
A6	解釋謌義壹畚	140
A6V	供養偈	160
	命友吟	162
	大乘起信論	163
	究竟一乘圓通心要等雜抄	165
A7	慈烏大黑要門	180
A8	讚佛稱讚慈尊	189
	彌勒真言	190
	寅朝禮	194
	五方禮一本	196
	三歸依	198
	尊天樂	199
	四菩薩	200
	大獻樂啟請并真言	200
A8V	光定八年請尊者疏	202
	開啟文	202
	卦名	203
	歸依偈	204
	云何梵	205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A9	雜寫	206
	陀羅尼	206
	禪定施食并神咒	207
	本尊禪定	207
A11	密教念誦集	215
A12	釋迦讚	232
	小西方讚	234
A13	佛眼母儀軌	236
A13V	雜寫	240
A14	金剛亥母集輪供養次第録	241
A15	夢幻神要門	244
A15V	雜寫	247
A16	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門	247
A16V	雜寫	250
A17	捨壽要門	251
A17V	雜寫	252
A18	拙火能照無明	252
A19	金剛亥母禪定	256
A20	大隨求陀羅尼	259
	一切如來心陀羅尼	269
	唐梵般若心經	270
A20V	滿庭芳	271
	大方廣佛華嚴經梵行品第十六	271
	詞章	272
	大聖樂	272
	驀山溪	272
	山亭柳	273
	滿庭芳	273
	小重山	273
	聲聲慢	274
	木樂花	274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	274
	最蓬萊	276
	小鎮西	276
	佛印禪師心王戰六賊出輪迴表	277
	亡牛偈	279
	醫方	282
	金剛般若波羅蜜	285
	雜寫	285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A21	神仙方論	288
	慢二郎	292
	吉祥金剛手燒壇儀	293
	修青衣金剛手法事	296
	供養陀羅尼	297
	三寶三尊四菩薩讚美	299
A21V	除毒咒召請執火咒施食咒	300
	陀羅尼	300
A22A24	圓融懺悔法門	301
A26	立志銘心誡	306
	無上圓宗性海解説三製律	308
	沙門恆潤啟	313
	色財名志詞	315
A27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17
A32	演朝禮一本	317
	梁武懺	321
	陰思鬼限	325
	推定兒女法	325
	佛説壽生經	326
	延壽真言	332
	大金國陝西路某告冥司許欠往生錢折看經品目牒	332
A381	釋摩訶衍論卷第三	338
A38IV	分門記	358
A38	釋摩訶衍論卷第五	359
	大乘百法明門論	375

（六）《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册主要內容

第六冊所收文獻共 125 個編號，包括 B2–B64、Φ123A–Φ360、Дх 591– Дх 10279、Инв.No.211– Инв.No.8117、X21–X37。但是有些編號實際上包括幾種不同題的文獻。如，B2 就含有三種文獻：往生極樂偈；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行儀軌一卷；西方淨土禮。在文獻處理過程中如果將這些不同題、不同性質的文獻一一剝離出來，全冊所收的文獻實際上計有 147 種（含後附《劉知遠諸宮調》）。

根據第六冊後附府憲展的《分類目録》（其中僅列 113 種，有 34 種未收）的分類標準，這 147 種文獻大致可以分類如下：佛教文獻 68 種，古籍 12 種，文書 53 種，繪畫版畫 7 種，印章雜寫 7 種。其中，佛教文獻按照《大藏經》的分類共分爲阿含部、般若部、法華部等 12 部；古籍類有曆書、占卜書《推神龜走失法第二等》、藥方《紫苑丸方》、蒙

學讀物《雜字》及《景德傳燈録》《劉知遠諸宮調》;文書類比較複雜,主要涉及軍政文書、財植賬、呈文、提控案牘、呈狀、驗糧文、發遣狀、赦除令、軍隊編冊、祭文、借契、書信等。文書類大都是殘件,或隻言片語,或字跡漶漫,較難辨識。繪畫版畫和印章雜寫較少。

根據孟列夫、蔣維崧、白濱的《敘録》可知,這批文獻主要集中在唐、宋、西夏、元四個時期,版本以寫本和刻本爲主。最多的是西夏寫本和西夏刻本,唐寫本、宋寫本、宋刻本、元寫本的數量基本持平,都是五件左右。另外有五代寫本一件、元刻本一件、齊寫本兩件、金寫本和金刻本各一件、宋或夏活字印本五件,全是活字印刷的曆書。

另外,第六冊中附收文獻敘録、年表、分類目録和索引。爲便於學者研究,我們將第六冊文獻目録列於下。

編號	題目	頁碼
B2	往生極樂偈	1
	無量壽佛如來念誦修觀行儀軌一卷	2
	西方淨土禮	11
B53	申亦集乃路總管府驗糧文	15
B53V	宣光二年拆毀房舍提控案牘	16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17
B55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18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28
B57A	華嚴三聖版畫	41
B57B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41
B57AV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題簽	41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42
B61	乾祐二年寧夏路總管府材植賬	60
B62	大方廣佛華嚴經	61
B63	端拱二年智鑒等往西天取菩薩戒記	65
B64	集輪法事	66
	金剛乘八不共犯墮	66
Φ123A	增壹阿含經利養品第十三	69
Φ240A	增壹阿含經結禁品第四十六	69
Φ214	親誦儀	70
Φ221/Φ228/Φ266	大乘入藏録卷上	72
Φ221V Φ228V Φ266V	八種粗重犯墮	80
	常所作儀軌八種不共	83
	大乘秘密起發	84
	惜財者像	86
	惜財者偈	87
Φ229/Φ24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十	87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Φ229V Φ241V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96
	大悲心陀羅尼啟請	103
Φ234	多聞天陀羅尼儀軌	104
Φ249/Φ237	金剛亥母修習儀	106
Φ249V/Φ237V	雜寫	108
Φ308A	護法天王版畫	109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美	110
Φ312A	捺印佛像	126
Φ315	黑色天母求修次第儀	127
Φ317A	佛經	127
Φ335	供養偈	128
Φ337	佛説竺蘭陀心文經	129
Φ360	釋迦牟尼説法圖	130
Дх 591	眾生心法圖	131
Дх 1236	推神鬼走失法第二等	132
Дх 1339	至正二年麥穀賬	132
Дх 1339V	宣光二年呈文	133
Дх 1390	大威德熾盛光消災吉祥陀羅尼	133
Дх 1403	皇慶元年刑房奉詔赦除令	134
Дх 1445	禮佛文	134
Дх 1447	金光明最勝王經善生品第二十一	135
Дх 2158	至正廿四年司吏劉融買肉面等物呈文	135
Дх 2158V	宣光二年鋪馬駝隻提控案牘	136
Дх 2822	雜字	137
Дх 2823	三寶等問答	147
Дх 2823V	朱印	149
Дх 2828	乾祐二年寧夏路總管府材植賬	150
Дх 2878	爲天曹地府説法之處版畫	160
Дх 2957　Дх 10280	光定十三年千戶劉寨殺了人口狀	160
Дх 3143	佛在鹿野苑説發圖	161
Дх 3185	説性空之法	162
Дх 8270	華嚴三聖版畫	163
Дх 10279	膠泥土賬	163
Инв .No.211213	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	164
Инв .No.272	密教儀軌	273
Инв .No.274	金剛亥母略施食儀	275
	金剛亥母自標授要門	276
	金剛修習母究竟儀	277
	□壽定儀	277
	金剛修習母標授瓶儀等	278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Инв .No.307	呈狀	279
Инв .No.308	收稅文書	280
Инв .No.313	收薑椒絹等文書	280
Инв .No.315	文書	281
Инв .No.316	呈狀	282
Инв .No.347	確場使兼拘確西涼府簽判文書	282
Инв .No.348	天慶三年呈狀	283
Инв .No.348V	呈狀	283
Инв .No.351	文書	284
Инв .No.352A	呈狀	284
Инв .No.352B	榷場使文書	285
Инв .No.353	呈狀	285
Инв .No.354	南邊確場使呈狀	286
Инв .No.709	阜昌三年秦鳳路第七將權會州馮請發遣狀	286
Инв .No.951A	佛經	287
Инв .No.951B	賬目	287
Инв .No.1042	習字	288
Инв .No.1044	禪宗文獻	289
Инв .No.1158A	賬目	289
Инв .No.1158B	油酒漿等賬目	290
Инв .No.1158BV	司吏押印	290
Инв .No.1237A	書信	291
Инв .No.1237B	書信	292
Инв .No.1237C	書信	292
Инв .No.1237D	書信	293
Инв .No.1237E	書信	293
Инв .No.1237F	書信	294
Инв .No.1366A	五更轉	294
Инв .No.1366B	佛經科文	295
Инв .No.1366C	佛經論釋	295
Инв .No.1366D	佛名經	295
Инв .No.1381A	乾祐五年驗傷單	296
Инв .No.1381B	書信	297
Инв .No.1381C	馬甲奴文書	297
Инв .No.1867	天慶年間楊推官文書	298
Инв .No.2010	禪宗文獻	298
Инв .No.2150A	三司設立法度文書	299
Инв .No.2150B	違越恆制文書	299

續表

編號	題目	頁碼
Инв .No.2150V	習字	299
Инв .No.2208	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書	300
Инв .No.2546	曆書	300
Инв .No.2546V	陀羅尼（梵文）	301
Инв .No.2559	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將呈狀	301
Инв .No.3775	光定七年祭文	302
Инв .No.3775P	文書	303
Инв .No.4270	大隨求陀羅尼	303
Инв .No.4484	毛克下正軍編冊	308
Инв .No.4991	刑房狀告案	310
Инв .No.5176	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	310
Инв .No.5229	曆書	315
Инв .No.5285	曆書	315
Инв .No.5306	曆書	316
Инв .No.5469	曆書	316
Инв .No.5949	建中六年書信	317
Инв .No.6867	敕賜紫苑丸方	319
Инв .No.7465V	某月初十日趙豬狗捍紗文書	321
Инв .No.7779A	天盛十五年王受貸錢契等	321
Инв .No.7779AV	收支錢賬	322
Инв .No.7779B	天盛十五年令胡阿典借錢賬	322
Инв .No.7779BV	習字	323
Инв .No.7779C	典田地文書	323
Инв .No.7779D	賣地書信	324
Инв .No.7779DV	雜寫	324
Инв .No.7779E	貸錢契	325
Инв .No.8026	裴沒哩埋等物賬	325
Инв .No.8117	曆書	326
X 21	請忍偈	327
X 24	溫國公令印文	327
X 37	紹聖元年曆書	328
附	劉知遠諸宮調	329

下面對第六冊的重要組成部分《劉知遠諸宮調》進行簡單介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黑水城文獻《劉知遠諸宮調》刻本回到了北京，1958 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據孟列夫《黑水城漢文遺書序録》所述，《劉知遠諸宮調》版本爲金刻本，蝴蝶裝，白口，魚尾。下版心題寫“知一”、“劉一”、“知二”、“知三”、“劉三”、“知十一”、“劉十一”、“知十二”、“劉十二” 等字樣，下方魚尾出頁碼，共 42 頁。

1958 年入藏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

《劉知遠諸宮調》原書共有十二卷,每卷的開頭、末尾都有題目。而刻本總共只有 42 頁,殘存下面的題目:

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
知遠别三年太原投事第二
知遠充軍三娘剪發生少主第三
知遠探三娘與洪義廝打第十一
君臣弟兄子母夫婦團圓第十二

其中第一卷缺第四頁,第三卷殘存第一、二頁,第十一卷缺前三頁,從第四卷到第十卷全部缺失。殘存的曲子共 78 套。

作品敘述劉知遠發跡及與妻子悲歡離合的故事,其具體情節、細節與《五代史平話》及南戲《白兔記》均互有出入。刻本語言質樸,文句時有錯訛,保存了原本風格和早期諸宮調的面目。同音借用字、音近或形似的誤字比比皆是,字體也很複雜,有大量當時通行的字體、俗字。

第二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分析與研究

俗字産生極早,可以説從有漢字以來就存在着俗字,自甲骨文、金文以至於楷書各種書體流行時期,俗字的使用就未曾間斷,尤其是隸變之後,在衆多傳世文獻中多有俗字出現。正如周有光所言:“俗體字的産生在歷史上没有停止過……各種字體裡都有俗體字。”[①] 但是對歷代俗字的發展狀況做過系統分析並整理者少之又少,甚至對俗字的界定也是衆説紛紜,並無一個明晰公允的説法。對俗字的研究方法進行詳細闡述就更爲少見,僅有張涌泉、黄征、蔡忠霖等學者。本章將在借鑒諸多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俗字的定義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辨識方法及研究意義等問題展開討論。

第一節　俗字和俗字研究

一、俗字的界定

從現有文獻來看,《説文解字》已經收録了當時通行的俗字或體,這是最早注意到俗字研究的文獻。“俗字”一詞最早出現於《顔氏家訓》中,《顔氏家訓・書證第十七》:“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②]

最早對“俗字”這一概念進行明確闡述的是唐代的顔元孫,他在《干禄字書》序中提道:“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説文解字》,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具言俗、通、正三體……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所謂正者,竝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

① 周有光 . 漢字改革概論 .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頁 299—300.

② 顔之推 . 顔氏家訓 .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189.

當。"[①] 這是現存最早的一部辨正楷書字體的書,該書以《説文解字》所載的字爲正體,將漢字分爲俗、通、正三體,相當於後世的異體字表。雖然歷史上不乏漢字的正字規範工作,但是由於俗字的地位一直不被人重視,所以對俗字的概念討論較少,關於俗字研究也儘停止在諸如《干祿字書》這類字表式的字書上。直到近代,纔對俗字逐漸重視起來。

對於"俗字"的概念,今人學者有很多的看法。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俗體"條云:"俗體指民間手寫的跟字書寫法不合的漢字字體。例如,盡作尽、備作偹、答作荅、覓作覔、變作变、敵作敌、顧作顾,獻作献。"[②]

《辭海》:"異體字的一種。舊稱流行於民間的多數爲簡體的文字爲俗字,别於正字而言。區分正和俗的標準,往往隨時代而變遷。"[③]

《漢語大詞典》:"即俗體字。舊時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規範的漢字,别於正體字而言。"[④]

蔣禮鴻先生在《中國俗文字學導言》中提出:"俗字者,就是不合六書條例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認爲不合法、不規範的文字。應該注意的是,'正字'的規範既立,俗字的界限才能確定。"[⑤]

陳五雲先生在《俗文字學芻議》中認爲:"俗字是正字系統的補充,是正字系統由於時代不同形成的歷時變體,是正字系統由於地域因素造成的方言變體,是正字系統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變體,也就成了正字系統的後備倉庫。"[⑥]

唐蘭先生的《中國文字學》説:"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真書,新文字總就是舊文字的簡俗字。"[⑦]

王力的《王力語言學詞典》認爲:俗字,即俗體字。民間手寫的跟字書寫法不合或被認爲不是正體(正字)的漢字。俗字從六朝碑刻已可見到,隋唐時代數量更多,後來的戲劇、小説等也經常有俗字。俗字是簡省原字筆畫而來,如"盡"作"尽"、"備"

① 顔元孫. 干祿字書.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587.

②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頁 375.

③ 辭海編輯委員會. 辭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頁 676.

④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 漢語大詞典.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頁 1405.

⑤ 蔣禮鴻. 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 杭州大學學報,1959.3,頁 129.

⑥ 陳五云. 俗文字學芻議.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0,頁 2.

⑦ 唐蘭. 中國文字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183.

作“備”、“變”作“变”、“敵”作“敌”、“答”作“荅”等。其中有些俗字後代運用比較廣泛。但由於拘泥於古代字典的寫法,不承認它們是“正字”。在文字改革、簡化漢字的工作中,許多俗字已作爲正式的簡化字。[①]

張涌泉先生在《敦煌俗字研究》中提出,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歷史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字體”。[②] 同時,他在《漢語俗字研究》中提出:“所謂俗字,是區别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俗字是一種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於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它適用於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於平民百姓使用”。[③] 石雲孫先生在《論俗字》中説:“諸凡古代經史或《説文解字》上的字都視爲正字,後出的世俗所行之字被看作俗字。古人對正俗字的使用有講究,不在六經上的字不敢用。”[④] 从以上諸家對俗字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張涌泉和石雲孫兩位與唐代的顔元孫基本一致,角度側重於俗字流通的範圍和書寫群體爲“民間”“平民百姓”。而陳五雲先生的定義則從文字學角度闡述了俗字的定義,認爲俗字最重要的特點是依附性。

綜合以上各家的説法,可以看出,張涌泉先生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他的认识基本上涵蓋了俗字的特徵。他還補充説了幾點:(1)俗字存在於漢字史上的各個時期;(2)俗字具有時代性,一定時期的俗字只相對於一定時期的正字而言,正與俗的關係會因時代變遷而變化;(3)俗字主要流行於民間,但作爲約定俗成的結果,有時也會對上層社會産生影響;(4)俗字是一種通俗字體,字體“淺近”。

據此,我們對俗字形成了如下界定:俗字是産生并使用于民間、流行于一定時代或地域的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一種不够規範典雅的文字。俗字是相對正字而言的,它是對正字的一種補充,實際上也是一種異體字。俗字的“俗”,一是强調其不正、不規範、不典雅,造字往往不合六書,非出于經典,不用于正式場合;二是强調其具有通俗性,字體淺近,形體結構簡陋,而且往往具有隨意性;三是强調其具有流俗性,在一定時代或一定區域具有一定流行性,會形成一種使用風尚。

討論俗字的界定,離不開俗字産生之因的探索,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漢字發展本身的因素。漢字從産生的那天起,就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因此俗字的出現也是必然的。首先,隨着社會的發展,很多新東西、新事物層出不窮,爲了表達和記載的需要,這就急需另造新字來滿足,但在造字過程中,或許因爲對新東西、新事物理解

---

① 王力．王力語言學詞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頁 536.

②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2.

③ 张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1.

④ 石雲孫．論俗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2,頁 94.

的不一樣,也或許因爲地域不同等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所造新字不一樣的情況。很明顯,這就出現了正俗的分別,到底誰正誰俗這就跟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環境有關了。其次,漢字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的書體演變,在某一段歷史時期,其中的某個書體佔據着主導地位,而其他不合適宜的書體顯然就成了當時的俗體,其字也就成了當時的俗字。二是書寫者的因素。俗字的産生跟書寫者這個主體有很大的關係,它跟書寫者的社會地位、文化水準、對古文的認識以及書寫者所選擇的書寫載體有很大的關聯。比如,如果書寫者處於社會上層,位居高官,那麼他們書寫的東西一般不會那麼隨便,在字的選擇上,一般都要符合當時的正字標準,但這不排除他們受社會的影響,也會書寫俗字的情況;又如,如果書寫者對同一個字的理解不一樣,那麼在漢字隸變階段,他們所寫出來的字就會不一樣。

俗字起初確實是産生於"平民百姓"之手,且主要流行於民間的字體,但隨著時代的變化,俗字的使用範圍也在逐漸擴大,碑刻、文書、宋元以來的戲劇、小説中都有大量俗字。黄征先生也有過這樣的論述:"近、現代以來,人們往往認爲語言文字都是下層民衆創造的,因而俗字不僅産生於民間,而且主要流行於民間。其實語言文字作爲人際交流的工具,它主要具有的是社會性而不是階級性。因爲每個階層的人,不論是普通百姓還是王公貴族、文人墨客,在社會生活中都得説話、寫字,都得與人交流,所以都得使用約定俗成的、互相認可的語言文字,不然就會造成交流上的困難。這就是連同古代著名書法家也不能免俗的根本原因。如果説'俗字主要産生於民間',那是肯定的;但是要説'俗字主要流行於民間',就不確切了。"① 同樣,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官方的軍政文書、賬目、呈文、契約等文獻中,大量使用俗字,而且在大量的佛經文獻中,亦有成系統的俗字出現。所以強調"民間",強調"平民百姓",顯然不準確。另外,通過對俗字的研究和分類發現,俗字並不是任意爲之雜亂無章的,俗字通過各種方法對正字進行改造,一個字的寫法改變了,以此爲構件的大多數字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這正是規律性的體現。而且通過對字形的分析發現,大多數字是合六書原則的,諸如"纍增構件"一類的俗字,爲了突出聲符或者形符,不惜增加筆畫構件。因此,我們認爲,所謂俗字就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出現的與正字相對的流通於社會各階層的一種成系統的漢字。

強調"漢字史上各個時期",是因爲俗字實際上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經出現,一直到現在還在廣泛流行,這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不同時期文字在實際使用過

① 黄征 . 敦煌俗字典・前言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4.

程中的變化情況。強調"流通於社會各階層",是因爲俗字實際上不僅普通老百姓在使用,而且官吏、文人、書法家等具有高層文化修養的人也都在使用,無法用"民間"這樣的概念來限制,無論什麼時期,文字的社會性都是第一位的。強調"成系統",是爲了澄清以往人們對俗字認識的誤區,以爲書手的任意性決定了俗字的雜亂無章,其實只要進入流通領域作爲一種約定俗成的漢字,自有其規律可循,而俗字的系統性,正是規律性的體現。

綜合各家説法,特别是張涌泉、黄征等先生的説法,我們將俗字定義爲:各時期寫法與正字相别,流通於當時社會,具有一定系統性,並因時代和地域的差異有所不同的不規範字體,是異體字的一種。

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在界定俗字時,定義只是爲俗字的名相尋求更爲恰切周密的解釋,所以即使各家説法有異,效果也不會相差太遠,因爲針對具體文獻用字,我們從俗字的定義中是無法確定何爲正字何爲俗字的,俗字的判定標準仍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正俗的變遷往往隨時代的交替而變化,離開時代就無所謂俗字,但"在秦代的小篆與今日的簡化字之外,中間大約有二千年時間跨度,歷代並未頒佈完整的正字法令",這使得我們判定俗字的參照系很難確立,只能借助於歷代所編纂的字書,但字書所收字的形體往往有個纍增的過程,所以也不是很牢靠的,但文字體系一旦形成,則是比較穩固的,可以看出隸變之後至今通行的繁體字並無太多變化。所以我們也可以以此爲正字參照系,再結合黑水城文獻所處的時間段,選取《集韻》《隸釋》《龍龕手鏡》等字書或韻書作爲旁證,參采《宋元以來俗字譜》《敦煌俗字典》《漢語俗字叢考》等研究成果來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

二、俗字的特徵

(一)俗字的概念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

雖然從時間來看,正字的產生應該是在俗字之前,因爲俗字是在正字的基礎之上"約定俗成"的,二者實爲同一字,只是俗字是根據正字訛變而成的。但就名稱來説,二者的概念是同時產生的,俗字之所以稱爲"俗",乃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而正字之所以稱爲"正",也是因"俗"相較而生。沒有俗字就無所謂正字,不稱正字也無從談起俗字一説。俗字因時而異,是與各個時期的正字相對的,每一個時代的正俗標準是不同的,這是確定俗字的相對應的正字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一個字是俗體還是正體,是從共時的角度來看的,而不是從歷時的角度來看的,必須查斷代字書才能確定。因此,在研究和分析俗字時,不能簡單片面地分析歸納,而必須與其所屬的正字相互對

照比勘,才能印證其爲俗字。

正字與俗字是可以相互轉换的,俗字應用得廣了,經過規範後,有可能轉化爲正字,但不是所有的俗字都可以轉化爲正字的;正字也可能成爲俗字。

(二)俗字是約定俗成的

俗字有任意性,但也是成系統的,剛開始産生的俗字可能是書者任意而爲的,但逐漸地應用的人多了,成了約定俗成的,同時也會用同樣的方式應用到其他字的上面,從而形成系統的一系列字。因各種原因而和正字寫法相異的字形,經過人們傳習相效,通行於社會中,稱爲正字之外的流行寫法,這便是俗字。正如台灣學者蔡忠霖引用的潘重規先生在《敦煌俗字譜》中所言:"嘗試論之,語言文字,乃心靈思想之符號,人皆可以表達思想,亦皆可以創制文字。故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名即文字,約定即民意所公認,俗成即大衆所使用,文字經約定俗成,足爲標準,謂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人詭更正文,斯爲新造之俗字。"[1]

(三)俗字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

俗字之俗是有多變性的,它可能隨着時代、地域等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第一,時代方面,原本在此時代的俗字有可能在另一個時代就會轉而取代原本的正字,躋身於正字之林。相反,在此時代使用的正字,也可能因爲俗字的通行而逐漸被人們摒棄,在另一時代淪爲俗字。如"辭"、"凍"、"嘆" 等字在顧野王《玉篇》中皆爲正字,而在顏元孫《干禄字書》卻成了俗字;而 "掛"、"秤"、"篩" 等字在《干禄字書》表中爲俗字,但是在現代漢語中卻是通行的正字。第二,不同的地域,由於方言的差别,也會産生不同的俗語、俗字。

(四)俗字是趨於簡便的

雖然俗字的産生原因很複雜,但俗字能夠約定俗成並廣泛通行的最主要特色在於它的簡便。因爲它的易記易寫,所以才受到一般使用者的歡迎和采用。另一方面,無論俗字的筆畫多寡,其總是和正字相對的,它是被大衆所接受並廣泛流通的,如**恶**(惡)、**尒**(爾)、**関**(關)等。

(五)俗字的使用遍及各個階層

在今人的觀點裏,很多人會認爲俗字應是低下階層的 "俗人" 所使用,身爲上等階層的知識分子並不采用。其實不然,雖然在歷代官方書同文的要求下,科舉考試取士的必要條件是書寫正字,但這並不表示俗字不在上層社會中使用。由於俗字的流

---

①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頁 50.

行和人們普遍的書寫趨於求簡求便,致使俗字不僅爲一般百姓所用,文人官宦同樣也有這樣的需求,只不過因其在官府的訓練及規範下,俗字的使用泛濫程度比一般人稍輕微而已。

(六)俗字具有隨意性

俗字的趨向是簡便的,但由於俗字非一人一時一地所形成,在簡便的程度、簡便的方式上總是無法齊一的,因而造就了俗字的隨意性。首先,表現在偏旁的同化和異化上,如《九經字樣》中,"處" 的俗字作 "[illegible]","據" 的俗字作 "[illegible]" ;《干祿字書》中,"乞" 的俗字作 "[illegible]",而"乾" 的俗字作 "[illegible]"。其次,表現在字形的分歧上,如 "局",《五經文字》俗字作 "[illegible]"、"[illegible]",《干祿字書》則作 "[illegible]" ;"美",《五經文字》既作 "[illegible]",又作 "[illegible]"。

三、俗字研究歷程回顧

漢語俗字研究是漢語文字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支派。俗字自商代甲骨文產生後就開始存在,至今一直與正字齊肩並行。二十世紀以前的漢語俗字研究,雖歷經兩千多年,著述甚多,但基本上都是做俗字資料的彙編工作,把文字形體正俗排比出來,目的是消滅俗字,鞏固正體字的正統地位,對漢語俗字缺乏系統研究,根本談不上理論探討。到二十世紀初,人們開始重視漢語俗字的研究,一批著名的學者如錢玄同、黎錦熙、唐蘭等積極宣導使用簡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也於此問世,但因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漢語俗字的研究並沒有充分展開。真正較全面、深入、系統地研究漢語俗字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所以漢語俗字的研究一般分爲三個時期。

(一)創立時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爲漢語俗字研究的創立期,魏建功的《漢字發展史上簡體字的地位》和陳光堯的《簡化漢字字體說明》初步涉及俗字研究理論,但是沒有將漢語俗字作爲專題討論。1959 年,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的發表,標誌着漢語俗字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由於 "文化大革命",蔣先生的呼聲沒有引起語言文字學界的足夠重視,但是他的成果反映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一書中。

(二)快速發展期

"文革大革命" 結束後,漢語俗字的研究進入了快速發展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敦煌寫卷中存在的俗字進行輯録和研究的,既有單篇文章也有研究成書的重要著作。如張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一書,由上編《敦煌俗字研究導論》和下編《敦煌俗字匯考》兩部分組成,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和整理敦煌俗字的專書,

代表了當前敦煌俗字研究的最高水準。

此外,周祖謨的《唐五代韻書集存》,郭在貽等的《敦煌變文校議》等書不僅在俗字的資料收録、考釋及理論研究等方面有獨到之處,也是研究敦煌俗字的重要著作。

二是對字書中所收録的俗字進行研究的,包括歷代和當代兩大領域。

對歷代字書所收録的俗字作研究的,除上述提到的對敦煌寫本字書俗字的研究外,還有一些單篇的論文,如顧之川的《俗字與〈説文〉俗體》;有些專著辟專章討論字書俗字,如《敦煌俗字研究》一書,就專設《研究敦煌俗字的重要參考書——〈龍龕手鏡〉》一章對其體例及優缺點進行討論和分析。

當代對漢語俗字進行整理的大型字書有《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兩部字書對俗字進行了整理與輯録,爲後來研究俗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幫助。

三是碑刻俗字研究。碑刻文字的輯録、研究工作大概在宋代就已經開始,主要著作有秦公的《碑别字新編》、馬向欣的《六朝别字記新編》等。

四是對俗字進行理論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對許多俗字的源流演變作以探討,對俗字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字形分化、簡化、繁化、類化、改换偏旁、增加筆畫、同音代替等問題作了詳盡分析,爲漢語俗字理論研究作出了可貴貢獻。例如,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是我國第一部研究漢語俗字理論的專著。它以整個漢語俗字爲研究對象,對其作了全面、系統的理論探討,它的問世標志着漢語俗字理論研究由草創走向了成熟。

(三)穩步發展時期

二十世紀末至今的漢語俗字研究,處於穩步發展期。一方面還是俗字的整理收集工作,以工具書的形式呈現研究成果,比如:黄征的《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另一方面是對於漢語俗字的系統化研究,從俗字的定義到俗字的類别、研究方法、研究意義等一系列問題進行闡述。此外,還出現了以漢語俗字研究和敦煌俗字研究成果爲依據對近年來出土的文獻進行文字學方面的研究,比如:陸娟娟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俗字研究》(新疆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6 年);趙春蘭的《〈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妙法蓮華經〉俗字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6 年)。

縱觀半個世紀以來的俗字研究,著述豐富,成果較多。一改以往資料彙編式的研究,不僅對於專門文獻進行研究,如敦煌寫卷俗字研究、歷代字書俗字研究、碑刻俗字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俗字研究等,而且通過這些具體的研究形成了關於俗字研究的理論,將俗字的定義、特點、類型以及俗字考辨的方法都提高到了理論的層面。

四、俗字研究的現狀

近代漢語俗字研究海外起步較早,1978 年,台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了潘重規等編輯的《敦煌俗字譜》,這是第一部輯録敦煌俗字的著作。1982 年日本汲古書院出版了太田辰夫的《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該書匯集了《祖堂集》的俗字。海外的俗字研究成果對整理我國古代文化典籍具有重要作用,對國内俗字研究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在時賢前彦的呼籲下,國内的俗字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俗字理論、敦煌俗字、字書俗字、碑刻俗字四個方面。1995 年,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構建了漢語俗文字學的完整理論體系,標誌着漢語俗字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6 年 12 月,張涌泉先生的《敦煌俗字研究》問世,該書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整理和研究敦煌俗字的專書,正如饒宗頤在該書"序"裡所説:"此書之出,允爲眾書之歸墟,要亦斯學之鈐鍵。"2005 年,黄征先生的《敦煌俗字典》是敦煌寫卷俗字研究取得的又一豐碩成果。字書俗字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叢考》考釋了《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中的俗字,糾正了一部分俗字的錯字音義,彌補了《漢語大字典》和《中華字海》的不足。2004 年,鄭賢章先生的《〈龍龕手鏡〉研究》一書出版,是字書俗字研究的又一力作。該書對《龍龕手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涉及文字學、文獻學、辭書學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對於俗字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大型字書的修訂與完善也有直接功效。

碑刻俗字是研究漢字形體流變的寶貴資料,現代碑刻俗字研究的早期成果是羅振鋆的《碑别字》,秦公、劉大新在《碑别字》的基礎上撰寫了《廣碑别字》,該書收字上起秦漢,下至民國,啟功爲此書作序云:"不獨爲讀碑之助,亦是爲探究文字演變之鑒。"2004 年 7 月,歐昌俊、李海霞的《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出版,該書對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的類型、特點、産生原因、源流以及意義進行了研究。

不過,這些學者都注重於對"正字"的研究。這些論著或論文要麼研究"三書"中的正字,要麼研究敦煌文獻中的俗字,而專門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進行綜合對比研究,本書尚屬首次。

五、與俗字相關的幾對概念

(一)俗字和别字

别字是指一個字寫爲另外一個音同音近或形近的字。别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是書寫者無意識造成的。而俗字則是書寫者有意爲之,以書寫簡便或表意明確或字體美觀爲目的,久而久之約定俗成的産物。判斷是俗字還是别字,首先要看使用範圍。如果是個人偶爾爲之,則爲别字;如果是大衆的集體行爲,則是俗字。其次要看使用頻率,如果一個形誤字偶爾出現爲别字,如果大量出現,並且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和系統性,則爲俗字。最後,以字典辭書爲標準,同時與同時代文獻相互比勘,即可確定俗字還是别字。

(二)俗字和假借字

假借分本有其字的假借和本無其字的假借兩類,但是兩者在本質上都是兩個詞借用一個字,是用字上的關係,是一種典型的用字現象;而俗字是不同字形間的聯繫。俗字與假借字的聯繫與區别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假借在本質上是借音表義,表現在文字上是兩個詞共用一個字,借字與本字各有自己的音、形、義,雖然音、形相同但意義上的不同仍然使它們記録的是不同的詞,假借後的意義會隨着被假借的字而變化。而俗字只是一個字在形體上的變化,它的意義不會發生變化。

二是假借字和本字之間不可以在任何時候互相替换,只能在特定的情況下兩者之間才可以通用,但俗字和正字在非正式的情況下都可以互相替换。

三是通假字容易“約定俗成”,成爲習慣用法,而俗字則不同,只是在民間使用,當然有些俗字也可能“約定俗成”而上升爲正字。

我們重點講一下俗字與音同、音近假借字的關係。

音同或音近假借字是借用與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來代替本字書寫,本字與借字之間純粹是語音上的關係。對於俗字是否包括音同或音近假借字,歷來説法不一。張涌泉先生認爲,大部分音同或音近假借字不包括在俗字範圍内,而如果是出於書寫習慣或爲了達到簡化字形的目的,則可以看作是俗字。這裏我們不把音同音近假借字包括在俗字的範圍内,因爲音同音近假借字是由於字音的關係而通用的,有些的確是有簡化字形的作用,但是以一個正字代替另一個正字,在字形字義上没有任何關係。而我們所説的俗字應該是在正字字形的基礎上,改造正字字形,或變换偏旁,或簡省筆畫等,即使是全體創造的俗字形,在字義上也應該和正字有關聯。俗字與正字是異體字的關係,而通假字與本字則不是這種關係,因此不把音同音近的假借字包括在俗字的範圍之内。

(三)俗字和異體字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説:“異體字就是彼此音義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

嚴格地説,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才能稱爲異體字。但是一般所説的異體字往往也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爲狹義異體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稱爲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的異體字。"[①] 他認爲俗字是異體字的一種,也就是説,異體字是同一字位的不同變體,並且俗體是異體字的一類,二者是被包容與包容的關係。

異體字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它們的音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替換,且他們之間互爲異體關係。

俗字與異體字的差別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俗字的範圍不如異體字廣,異體字包括俗字。

二是俗字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流行於民間,大多是流行於一般文字使用者之間。有些異體字則不同,有的字雖然互爲異體,但是不一定廣泛流行,比如異體字中的古體字,一般的文字使用者可能很少使用它們,但是有的古體也有轉化爲俗字的可能,即有少量的俗字也是屬於古體的。

三是異體字之間是互爲異體關係,而俗字卻要分正俗,凡是不合當時的正字標準的都叫作俗字。

(四)俗字和訛誤字

訛誤字即錯字,張涌泉先生在《"别字"正名》中説:"别字,指凡當寫某字,而寫爲另外一個音同音近或形近的字,這個字就稱爲别字。"[②] 在書寫過程中出現錯字是很正常的,並不是書寫者爲了簡省或其他什麼原因而寫錯的,是書寫者的疏忽或自身的素質造成的。

俗字和正字相對,而訛誤字是和本字相對的。

俗字是區别於正字而言的通俗字體,也就是説它是爲社會所接受的,具有很大的生存能力,也許有一天它也會轉正變爲正字,這在文字史上很常見。而訛誤字就不一樣了,它完全是由於書寫者個人的因素而造成的錯誤,一般是不會爲社會所接受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俗字的時候,訛誤字是不會當作俗字來分析考查的,他們有着質的差别。判斷是訛誤字還是俗字,要看它的使用頻率,只出現一次的並且沒有成系統出現的字我們把它看作訛誤字而不是俗字,如果大量出現,並有連鎖字形反應,則爲俗字。

---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205.

② 張涌泉."别字"正名.語文建設,1984,頁4.

(五)俗字和古今字

漢字在文字的分化和假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不斷地發展、變化,會出現同一個詞在古書中先後用字不一樣的情況,出現時代在先的叫"古字",出現時代在後的叫"今字",也叫"後起字"。古今字的産生是由於漢字的孳乳,它是漢字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重要歷史現象。古今字中的古字與今字的産生有個先後的順序,而且在今字剛産生的時候,兩者不管在形式上還是讀音上都有着密切的關係,這跟俗字與正字關係有很大的相似性,俗字與正字的産生也有個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只不過俗字在音義上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在字形上有所差異。雖然俗字與古今字的産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們卻有着質的差别。

首先,古今字代表的是兩個字,今字産生以前,古字包含了今字的意義,但是今字一旦産生,兩者在意義上就會有明確的分工,並且一般來説不少古今字有讀音上的差異;但俗字就不一樣了,俗字在産生以後,它的意義跟正字完全一樣,沒有增加新的義項,並且讀音與正字相同。

其次,今字與俗字産生的實質不同。今字的産生是文字孳乳的現象,是古字不堪負重而孳乳派生出來的,是人們在使用文字的過程中根據需要而創造的新字;但俗字並不是這樣,俗字的産生只是人們爲了書寫便利等因素而對字形進行的改變,是對某字進行的形體的改變,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是人們在使用文字時對某一個字形的改造,只是正字的一個變體而已。

最後,今字與俗字産生的目的不同。今字的産生是爲了減輕古字的負擔,爲了表意更加明確而在古字上"加偏旁"或"改變偏旁"形成的;但俗字不是爲了減輕正字的負擔而産生的,是爲了書寫方便,俗字的産生反而增加了文字的負擔,也給後人的閲讀帶來困難。

(六)俗字和同源字

王力在《同源字典·同源字論》中説:"凡音近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是同一來源。"① 同源字的産生與詞義的發展密切相關。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詞彙是最活躍的因素,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詞義的引申,詞義引申的結果就是不斷産生新義或派生新詞。爲這些新義或新詞所造的孳乳字就是同源字,它是以詞義爲系統的,而不是以字形爲系統,所以同源字是辭彙問題而不是文字問題。

①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3.

同源字的産生是漢語詞義發展的結果,是以詞義爲系統的,本質上是不同的詞;而俗字則是純文字問題,以字形爲系統,二者在這一點上的差異是我們認識它們不同的根本立足點。

(七)俗字和繁簡字

隨着社會的發展,文字也在不斷變化發展,爲了書寫便利等許多因素,文字發展的總趨勢是簡化。簡體字,據現有材料,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並且歷代都有許多新的簡體字出現。今天我國通用的簡化字,在歷史上,它們大部分開始時也都屬於俗字的範圍。俗字和繁簡字在範圍上有重複的現象,有的簡體可能是某個時代的俗字,當然有的繁體也可能是某個時代的俗字,因爲俗字本來就具有時代性,它也在不停地發展變化。所以判斷俗字與簡體、繁體字要看它們所處的時代,要用共時的眼光來分析判斷。

"俗字的筆畫不一定都比原字少,但大多數比較簡單易寫。"[①] 簡體和繁體、俗體和正體是兩組各自成對的概念,分類的側重點不同,正俗是從文字規範的角度探討同一個字的不同形體誰更具合法性,而繁簡探討的是同一個字筆畫的多寡簡省,所以這兩組概念可能在具體字形分析上有交搭,但是它們不能對等混用。

(八)俗字和行書體、草書體字

這裏所説的行書體、草書體字是屬於書法學範疇,是書寫形式與書寫風格,不同於與隸書、楷書、行書等字體相提並論的草書、行書的概念,它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俗字是有區别的,本文所研究的俗字主要是指結構上發生變化的字,是否屬於文字結構的變化、部件的變異,是鑒别俗字與行書體、草書體字的標準。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方法

俗字有很強的時代性,隨着時代的推移,很多在當時約定俗成的字,已不能被後人直接辨識,只有確立了科學的考辨方法,才不致錯訛。但是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沒有太多學者的關注,因而沒有可以直接借鑒的方法,可是在都不識别的情況下,俗字的辨識和古文字的考釋就有某些共性,因而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和原理就可以爲考辨俗字所用。對古文字的考釋方法,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論述得尤爲細緻,其中的比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歷史考證等方法就爲我們考辨黑水城文獻俗字提供了

① 張書岩,王鐵琨.簡化字溯源.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頁 3—4.

理論支持和借鑒；而且敦煌文獻和黑水城文獻形成的年代和發現時間相續，書寫材料相同，出土地點相近，張涌泉、黄征、蔡忠霖等研究敦煌俗字所形成的那套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可以爲我所用；楊寶忠考釋漢語疑難字所用的以形考字、以音考字、以義考字、以序考字、以用考字方法對我們研究黑水城文獻俗字有一定的借鑒價值。結合這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針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實際，我們將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主要研究方法確定爲七種。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中提出考辨俗字的方法有五種，即偏旁分析、異文比勘、歸納類比、字書佐證、審查文義。我們在考辨俗字的過程中除涉及偏旁分析、歸納類比、字書佐證、審查文義和俗字考辨方法外，還利用通例規律、自證和旁證相結合的方法考辨俗字，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則是各種方法綜合使用。

一、偏旁分析

俗字的構成，往往與偏旁的增減、變換有關，如有增加意符的，有省略意符的，有改换意符的，有改换聲符的，有類化偏旁的，所以對俗字的考辨來説，偏旁分析法也就有了更爲重要的意義。

因偏旁訛變的俗字很多，如“門”字例：

總問總答顯宗[illegible]。（俄Инв.No.1366B 佛經科文 P295）

雙眼怎開，兩隻脚走出莊[illegible]，高聲一派。（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0）

欲要燒毁全小可，堵定個[illegible]兒放著火。（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5）

三處均作“[illegible]”，《宋元以來俗字譜》：“門”，《通俗小説》《金瓶梅》作“门”，《目連記》作“[illegible]”。[①] 比勘可見，此字是“門”之俗字。從字形上看，此字當略早于“门”，是以點畫代替構件的簡體俗字（以兩點代替兩“日”），後來爲書寫方便將點畫與右邊的竪畫連起來，變爲折筆。由此可知，從此部首之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次爲閑、開、問、聞、間、閉、閃、閩的俗字。

又如“殃”字例：

伐樹致災砄。（P56 俄 TK322 1. 六十四卦圖謌）

《説文解字》《玉篇》《漢語大字典》中均無“砄”字。首先分析它的偏旁，由石和央構成，上個字是災，所以疑“砄”是“殃”的俗字。《説文解字》：“殃，咎也。從歺，央

---

①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99.

聲。”[①] 段玉裁注：“殃，凶也。”[②]《玉篇》：“殃，凶咎也。”[③] 可見，殃指災禍，是從歹央聲的形聲字。石與歹形體相近，可能産生形近換用，從而形成俗字，並且把殃字代入原文也符合文意，所以肯定 “砄” 是 “殃” 的俗字。

二、歸納類比

歸納類比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在俗字研究中也不例外。在俗字的考證過程中，某些難以識别的俗字，通過隻字片文並不能確定其正字，隻有將一系列的相關俗字材料進行排列類比，才能比較推勘出其正字，並使推勘出的正字 “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 才可以作爲科學的結論。

如 “最” 字例：

由俄 TK158(14—12)：“无上稱**冣**胜，扳済爲群迷。” 中 “**冣**胜” 和俄 TK245(5—4)：“去來現在佛，於衆生**冣**勝” 中 “**冣**勝”，且俄 TK172 六壬课秘诀：“上金定爲甜美水，木裹帶酸鹹水宜。” “宜” 即 “宜”，和俄 TK174 “大罪在於己身，終日**寘寘**不覺” 中 “**寘寘**” 即 “冥冥”，可知 “宀”、“冖” 经常混用，“**冣**”、“**㝡**” 爲同一字。

而 “又” 字常会写成 “**乂**” 状，如在敦煌文獻中 “取” 就被写成 “**耴**”[④]，所以俄 TK178(7—3)：“當知是人成就，**宷**上第一希有之法” 之 “**宷**” 亦与 “**㝡**” 爲同一字，俄 TK1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三世一切諸如來，**㝡**勝菩提諸行願”、“三世諸佛所稱歎，如是**㝡**勝諸大願”、“**㝡**勝安樂施天人，經一切刹微塵劫” 出现的 “**㝡**勝” 一词，似乎可以斷定 “**㝡**勝” 即 “最勝”，“**冣**”、“**㝡**”、“**宷**”、“最” 爲同一字，“最” 爲正字，其餘三形爲 “最” 的俗字。用俄 TK161(18—3)：“供養**㝡**所謂如説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俄 TK172(34—22)：“人中災福**㝡**幽玄，四位相乘一處看”、俄 TK172(34—25)：“占病之法妙**㝡**深，月將加時位上尋” 验之，文意畅通，《碑别字新编》“最” 字条下隋龍藏寺碑中 “最” 正作 “**㝡**”[⑤]。

如 “風” 字例：

我女兒曾有牙推算，不久咱門**凨**也改换，你管有分帶盤龍九鳳冠。（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2）

其中 “**凨**” 字，《説文解字》無，《干禄字書》無，《龍龕手鏡》無，《宋本廣韻》無，《集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85.
②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63.
③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頁 223.
④ 黄征 . 敦煌俗字典・前言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331.
⑤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06.

韻》無,《敦煌俗字典》《漢語大字典》亦不收。風,《宋元以來俗字譜》所引《通俗小説》《太平樂府》等書中作“凨”字形,與此亦有差别。

《附劉知遠諸宫調》中還有幾處用到此字:

飄飄招颭任凤吹,布望高懸長三尺。(附劉知遠諸宫調 P329)

隱約過二鼓,清凤觸兩頰。(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4)

上苑瓊花弄曉凤。(附劉知遠諸宫調 P342)

道久後順凤雷,把三娘子却來取。(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7)

後兩例與前兩例略異。比勘而知,此字應當爲“風”的俗字,“改換門風”,廖珣英《劉知遠諸宫調校註》云:“這裏是當官、享受榮華富貴的意思。舊時山西解縣稱讀書叫做改換門風。”① 此處是説李三娘嫁給劉知遠,待知遠發跡稱帝後,李三娘自然成爲皇后,使得李三娘家“改換門風”。廖的解釋不確,寧夏方言中亦有此語,所謂“門”,指家族、宗族、門第,“門風”指一家或一族世代相傳的道德準則和處世方法,更多暗含了這個家族的命運,所謂的“改換門風”,就是改變了一個家族的命運。其他四句中“風吹”、“清風”、“曉風”、“風雷”都是合文義的。另外有從此部首的兩個字:

腦後無眼怎遮迭,李洪義到此恨不捨,待一棒攔腰颩做兩截。(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4)

飄飄招颭任風吹,布望高懸長三尺。(附劉知遠諸宫調 P329)

根據偏旁分析,上字應爲“颩”,意爲揮打,此處李洪義想把知遠“一棒攔腰打成兩截”;下字爲“颭”,《説文解字・新附》:“颭,風吹浪動也。”② 即風吹使物動也,“飄飄招颭任風吹”即酒旗迎風吹動的樣子。由此反證,“凤”爲風字俗体無疑。

三、字書佐證

字書佐證是俗字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漢字是一種形音雙衍的文字,一字多形的特點導致了俗字的不斷衍生,正如唐蘭所言:“中國文字既以形體爲主,訛變是免不了的,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正書,新文字總就是舊文字的簡俗字。”③ 張涌泉先生《漢語俗字研究》一書中以一章内容評述了歷代俗字及俗字研究要籍,這些字典辭書,是我們考辨俗字的重要參考資料,舉其要者如《説文解字》《干禄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集韻》《龍龕手鏡》等。但有意識地整理研究和

① 廖珣英.劉知遠諸宫調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9.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85.

③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183.

系統考證俗字卻發生在近代,如《宋元以來俗字譜》《漢語大字典》《漢語俗字研究》《漢語俗字叢考》《敦煌俗字典》《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等,這些著作或工具書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無論是在俗字研究理論上還是具體字形的考證上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若查檢利用得當,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遼代釋行均編撰的《龍龕手鏡》中保留了許多近千年來已失傳的佛學經典中唐宋以前的俗字和異體字,對我們研究俗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俄藏黑水城文獻》所收文獻的年代集中在宋、夏、金、元四個時期,與遼有密切的關係。《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大多爲佛教文獻,與《龍龕手鏡》中俗字所在文獻的內容和類型也有很大的相關性。如《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冊中某些殘缺的部分,尤其是佛教經典,因爲內容大致相同,故可以對照同時代的其他版本。利用其他文獻資料對殘缺的部分進行補正,並對其進行訓詁、校勘,有利於我們對文獻中字詞的理解,從而達到考證俗字的目的。另外,劉復、李家瑞合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譜》,是從《列女傳》《取經詩話》等十二本書中摘録出來的,基本都是宋元以來的刻本,可供參考。

如“麤”字例:

俄 TK158(14—4):“能仁起方便,説細及言麄”、俄 TK158(14—8):“世聞善知識,言論法細麄”中的“麄”字,分析文義,“麄”與“細”相對,疑爲“麤”字,檢之《集韻·模韻》“麤”字條:“《説文解字》云:行超遠也……俗作麄。”[1] 俄 TK159(14—8):“聖道空[illegible][illegible],如是我今聞”中的“[illegible]”字,不識爲何字,翻檢《龍龕手鏡》知“[illegible]”字爲“寂”字的俗體[2]。如果離開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或匯集的俗字資料,我們的研究就會走很多彎路。

如“從”字例:

自[illegible]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泥。(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知遠便[illegible],引至庄上。(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1)

兩處“從”均作“[illegible]”,似是“從”字,又略有異。查《宋元以來俗字譜》:“從”,《取經詩話》《嶺南逸事》作“従”。[3]《干禄字書》平聲:“從、從、從,上中通,下正。”《干禄字書》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4] 可見,“從”

① 丁度等.集韻.(述古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85.

②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8.

③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7.

④ 顔元孫.干禄字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

在當時已經是一個比較通行的俗字。"自從""知遠便從"亦是文理皆通。

如"惡"字例:

如上十等悪罪,悉皆消滅。(P1 俄 TK301 无動如來陀羅尼)

我爲當來末法雜染世界悪業衆生説無量壽如來陀羅尼。(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悪。(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32)

欲悪去就於是橋起。(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9)

于中多有造諸悪業而復中夭。(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2)

《干禄字書》:"悪惡,上通下正。"[①]《廣韻》:"惡……悪,俗。"[②]《宋本玉篇》:"悪,俗。"[③] 它是"惡"的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引《取經詩話》中"惡"爲正楷,"悪"爲俗字。[④] 由这两本书可知悪确爲惡的俗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譜》中惡的俗字還有一種寫法,《龍龕手鏡》中"悪"也是惡的俗字[⑤]。

四、審查文義

上面三種考釋俗字的方法,都離不開上下文義的探求,爲的是達到"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的原則。在沒有字典佐證,也沒有異文可比勘的時候,審查文義便是考察俗字的重要手段。審查文義是確定俗字的重要一步。通過審查文義瞭解上下文的意思,對文中出現的可能是俗字的文字進行大膽推理,進而求證是否爲俗字。如:

獨自一身尚漂蓬,向咱家中拈分受顧。(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1)

便賜酒一瓶,分三貫。(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8)

單看一個"分"字,很難識别,有點像"邊"的俗字之聲旁。"恰伯耳邊秋風起。"(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8)其中"邊"字作"边"。《宋元以來俗字譜》:"'邊',《通俗小説》《目

①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49.

②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9.

③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59.

④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頁 35.

⑤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8.

連記》《金瓶梅》作‘边’”。[①] 此字爲“力”？代入原文“拈力受顧”“力三貫”不知所云。審查文義，“賜酒一瓶，[illegible]三貫”。能用“貫”作量詞的，只能是“錢”了。《說文解字》：“貫，錢貝之貫。從毌、貝。”[②] 本義爲串錢的繩子，後引申爲量詞，一千個爲一貫。而“拈錢”，就是借錢之意，文義妥當。第六冊還有兩例：

（前缺）盡於古齊趙國□處取到課[illegible]壹（缺若干字）文。（俄Инв .No.7779A 天盛十五年王受貸錢契等 P321）

八日收現有[illegible]伍貫文。（俄Инв .No.7779B 天盛十五年令胡阿典借錢賬 P322）

以“錢”代之，文義允當。“[illegible]”爲“錢”之俗，應該沒有問題。但是至于爲什麼會把“錢”寫成這樣，張涌泉認爲是“不解之謎”，今人易熙吾先生謂此繫由“泉”字簡化而來。我們認爲，從後兩例字形來看，似是“千”之手寫體，加一點成增繁俗字。《廣韻·先韻》中“千”爲“蒼先切”。[③]“錢”爲“昨仙切”。[④] 兩字有音近假借的音理基礎。故應是先以“千”假借，後加點畫區分形成俗字。因假借而最後成俗字的並非此一例，詳見下面“听”字考釋。

五、異文比勘

通過異文考辨文獻詞義是一種常用的訓詁方法，但是異文考辨有個先決條件，即必須有能夠出現同樣話語的篇目或者同一文獻具有不同的版本。我們可以根據異文考辨的原理反推俗字的正字，但這種反推不能無限延伸，必須建立在形體相近的基礎上。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大量的同題文獻，這些同題文獻又有很多內容是相同的，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爲例，就有 TK158、TK159；TK167、TK168、TK169、TK170；TK178、TK179、TK180、TK181、TK182 等是同題，或相關或同類的[⑤]，這就爲我們的異文反推提供了基礎，例如俄 TK161(18—12)“天龍夜义槃荼，乃至人與非人等”其中有“夜义”一詞，不得其義，疑“义”即“叉”，“夜义”即爲“夜叉”，《漢語大字典》[⑥]“义”字條下只是説“义”爲“義”的簡化字，釋義不通，但在俄 TK170(13—8)有：“天龍夜叉闥婆阿修羅”可知“义”即“叉”，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根據語境我們也可以

①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97.

②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2.

③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36.

④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38.

⑤ 詳參論文第一章，第二節《〈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主要內容整理表》。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42.

將俄 TK161(18—8):“一切魔軍夜乂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的“乂”確定爲“叉”。

六、文字通例规律

正如曾良所言:“古籍中有種種民間俗寫,有一些常見的爲民間所默識的文字相通、相混的規則,我們暫且稱之爲文字通例。”[1] 同樣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一些文字相通、相混的規則,把握這些規則可以將文獻中出現的一些俗字歸入到一個系統裡進行類推,因爲有一個文字相通相混的系統規則做保障,就可以降低在俗字識別上出現主觀臆斷、此是而彼非的幾率。如在黑水城文獻中我們發現“口”經常會被寫作“厶”狀,我們就可以以此反推還原正字,如:圎—圓、訟—説、或—或、脫—脫、唯—唯、悦—悅、雄—雄。再如“月”字經常被寫作“冂”形,我可以據此還原識別的字,如:肯—肯、清—清等;再如“几”字部件常被寫成“口”形,以此可識的俗字有:設—設、沒—沒、微—微、殿—殿等。這樣的規律還有很多,後面會有專門論述,此處只是作爲我們辨識俗字的一個方法列出,爲避免贅餘繁複,此從略。

七、自證和旁證相結合

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獻》内部的俗字,結合其他俗字文獻考定俗字對應的正字。

例如:

若誦咒時,勿咽津,唾棄在淨石之上。(P18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8)

恩不應輕施,恩不能恃言。(P306 A26 1. 立志銘心誡 22–2)

《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恩”的俗字也寫作“恩”,[2] 可知第二個例子“恩”是“恩”的俗字,囙是因的俗寫,由此可推知第一例“咽”是“咽”的俗字。

上述的幾種方法,是我們在辨識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時針對文獻特點使用的主要方法,俗字的辨識是一項綜合工作,對某一字形的辨識,絕不可能只是依靠一種方法,往往是幾種方法綜合使用的結果,很難説清楚在辨識這個字形時所用的是哪個方法,上面的舉例也只是有側重地論述,並不是説某例就是由某方法推理出來的。

---

① 曾良 .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頁 1.

②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33.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類型

俗字多出自民間,表現形式繁雜,任意性較強。但其任意性也是有限的,要受到內部發展規律的制約,否則無法交流和流傳。因此對俗字的整理和分析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我們現在對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俗字整理和分析也是基於這種認識之上的。

歸納俗字類型,首先要有一個對俗字取捨的標準。俗字是相對正字而言的。所謂"正字",是在一定的文字系統中佔據主要地位的字。但文字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前人之正字,可爲後人之俗字;前人之俗字,可爲後人之正字。自小篆以來,歷代沒有頒佈完整的正字法令,使得正俗難辨。如"禮"字本是古文字,後人反以爲俗;《説文解字》:"輩,若軍發車,百兩爲一輩,從車非聲。"① 段注:"俗從北,非聲。"②《干禄字書》以"輩"爲正,以"輩"爲通,《龍龕手鏡》"輩""輩"並見,不分正俗,《五經文字》:"輩,作輩訛。"③ 就是同一時代的字書,也會出現正俗相異的情況。如"寃"字,《干禄字書》中是正字,《九經字樣》:"冤,作寃者訛。"再如"舅"字,《五經文字》以爲訛字,但《九經字樣》以爲正字。因此,參照系不好確定,使得正俗難辨。在實踐過程中,研究者們多采用同時代實際通行的繁體字作爲正字參照系,如《宋元以來俗字譜》。這樣從整體上説,是可以大致反映俗字的用字情況的。本文亦用此標準來作爲正字參照系。

我們所收俗字多是參照通行的字書予以收録,對於諸字書中未收的俗字,如果多次重現亦予收録。寫本書寫中一些偶然的訛誤概不收録;對於音近代用的字也暫不收録,如:俄 TK150.64-16:"驢披師子之皮"中的"師"便是"獅"的代用;對形近訛誤的也不收,如"底",俄 TK108.3-1:"池底純以金沙步地。"《改並四聲篇海》引《川篇》:"底,山也。"《廣韻·薺韻》:"底,下也,止也。作底,非也。"④

對於俗字的分類,前輩時賢多有述及。唐蘭、裘錫圭、劉又辛等先生都有獨到見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今人張涌泉,他在傳統的"六書"理論基礎上,在其著作《漢語俗字研究》中將俗字分爲 13 類 33 種,基本囊括了俗字的各種類型。之後又有黄征、朱葆華、歐昌俊、李海霞等人爲之分類。分類之法,深入細緻,各有千秋。但研究者們的分類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同一平面,分類標準不一,同一等級的俗字兩屬現象時有發生。如:"漆—柒"屬"音近更代",也可劃入"改換意符"類;"扶—扶"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02.

②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728.

③ 張參 . 五經文字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4.

④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77.

在歐昌俊和李海霞的分類中歸入“字形同化”類,但同樣也可併入“增減和改造形旁”類。黄征的分類情況也有類似,如“避諱”類俗字“民”,同樣可以屬於“簡化俗字”。還有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漢字研究方法當推王寧先生的漢字構型學説。這一學説從歷時、共時兩個層面研究漢字,爲解決字形分歧問題,提出了異寫字和異構字的概念,並用這兩個概念從構型和功能兩個方面對同一歷史時期共同使用的漢字進行考察。漢字構型學方法現在應用的領域主要是異體字,而不是直接著眼於俗字。但是“一切俗字都是異體字,俗字是異體字中的主體”。因此我們可以認爲漢字構型學方法也是研究俗字的一種途徑和方法。

張涌泉先生説:“這些俗字别體,形體無定,繁簡不一,初觀乍視,確乎是‘訛火’燎原,一片混亂。”“然而,當我們透過表面的混亂,冷静地給予全面地、理性地觀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俗字作爲一種約定俗成的傳播媒體,書手的任意性不能不受到文字社會性的制約。表面上似乎雜亂無章的俗寫文字能夠進入流通領域,能夠被社會認同,自亦應有它的根源,有它的條理。”[①] 其實也就是説,俗字也是有規律可循的。

我們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兼用以“六書”理論爲基礎的方法以及王寧先生的構型學説,擬將俗字分爲七大類,即“簡化字形”、“繁化字形”、“筆畫變異”、“改換構件”、“構件移位”、“類化”、“全體創造”七大類。

一、簡化字形

字形的簡化是漢字發展的主流,在古文字形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字形簡化的例子。加之俗字的使用範圍正如顔元孫在《干禄字書》中説的“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②] 往往爲民間所慣用,它的産生主要是爲了便捷有效地記録語言以便於交際,因此字形簡省成爲俗字産生的主要途徑。簡省筆畫是簡省俗字中數量較多的一類。這類俗字的産生或是因爲書寫者的疏忽,或是爲了加快書寫速度,或僅僅是因爲個人審美觀念的不同。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與正字的差别比較細微,通常只通過上下文就可以判定是某字,甚至根本不用上下文就可以推斷它是某字。簡化俗字是俗字類型中數量比較多的一類。簡化主要有以下幾種手段:以簡筆符號代替繁筆;將相同且相鄰的筆畫連爲一筆;省略構件;省略筆畫,草書楷化。

(一)簡筆符號代替繁筆

簡筆符號代替是指以點畫、横畫、竪畫代替繁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常看到用“丶”、“丷”、“八”等簡單符號来代替漢字的某些很复杂的部件,这些簡單的符號

---

① 張涌泉 . 漢語俗字研究 . 長沙:嶽麓書社,1995,頁 46.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前言 . 北京:中華書局,1985.

既不表音也不表義，仅仅是約定俗成的寫法而已。

正字	參	變	笑	觀	魚	頂	臨	佛	學
俗字	叅	変	关	観	鱼	頂	臨	仏	斈
現行簡化字	参	变	笑	观	鱼	顶	临	佛	学
正字	惡	事	然	無	門	問	間	堅	覺
俗字	悪	事	然	無	门	问	间	坚	覚
現行簡化字	恶	事	然	无	门	问	间	坚	觉

在上表中，“參”、“變”、“笑”三個字分别以點畫代替“厶”、“糸”、“⺮”；“觀”、“魚”、“頂”三個字分别以横畫或竪畫代替“吅”、四點底、兩横；“臨”、“佛”、“學”三字是以符號代繁筆的例子，“臨”以“刂”代替“臣”，“佛”以“厶”代替右邊構件，“學”以“文”代替了上部構建“𦥯”等，這些符號既不表音也不表義，只能理解爲以一種簡化符號代替繁複符號，使得字形簡單易寫，沒有任何意義，只是人們書寫中逐漸約定俗成的一種符號。這類字中尤以點畫代替繁筆的居多，但是爲什麽後來沒有變爲通行的字體，也許就是因爲太過簡省，使得文字的區别性變小，造成理解的歧義。在現代楷體中，“坚”字寫作“堅”，或許就是這種符號代替的簡化模式得以發展和延續，對漢字的演進和發展産生影響，從而使得現代楷體的簡化與古時的俗字相契合。

又如以下各例：

敬— 敬 此陀羅尼生信敬心。（P1 俄 TK301 無動如來陀羅尼）

華— 花 □经花嚴説心。（P3 俄 TK303 十子歌 3–2）

經— 経 然右手持釣，用食一盤於経紀家门前。（P26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4）

觀— 観 観者名爲……（P4 俄 TK303 十子歌 3–3）

哩— 哩 喝移捺浪□□哩。（P18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8）

以上的例子，“敬”字的草头写成了一横；“華”的草头写作“丷”；“經”的“糸”写作“纟”，囉、羅也有类似的变化；“觀”字的上部構件“吅”被一横代替，灌、歡也有类似的变化；“哩”的口被两个竖点代替，囉、噜、嘱等字也有类似的变化。这些代替的符號本身不表示音义，只是爲了書寫方便簡單。

（二）將相同且相鄰的筆畫連爲一筆

正字	曾	臾	燒	豐	錢	説	倪	鯢
俗字	曽	臾	焼	豊	銭	説	倪	鯢
現行簡化字	曾	臾	烧	丰	钱	说	倪	鲵
正字	鐃	默	每	僥	揀	毀	會	侯
俗字	鐃	默	毎	僥	揀	毀	會	侯
現行簡化字	铙	默	每	侥	拣	毁	会	侯

上表中,前兩個字是相鄰點畫相連,“燒”是中間兩個“土”字相連,“豐”將上部横畫相連,“錢”將右邊的“戈”的斜鉤連爲一筆,“説”將“言”字七畫相連變成兩畫,都有很大程度的簡省,爲漢字進一步簡化提供了方向。但偶爾也有將連筆斷開的情况,比如:紅日看看西下落。(附劉知遠諸宫調 P341)其中“看”字作“看”,則是將其中的横畫斷開爲兩點。還有諸如“事”寫作“亊”,“苦”寫作“苦”,又是將相連的筆畫斷開,應該是考慮到漢字的對稱性而爲之,不過這樣的反例畢竟是少數。

(三)省略構件

省略構件是指省略一個字的一部分構件達到簡省的目的。有些漢字字形構件比較複雜,人们爲了書寫簡便会將某个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部件省去,而使其成爲俗字。

正字	歸	叁	興	撿	罷	蟲	隨	歸	淺
俗字	埽	叅	興	撿	罡	虽	随	婦	浅
現行簡化字	归	叁	兴	捡	罢	虫	随	归	浅
正字	蟲	厭	號	處	譬	礙	與	纏	還
俗字	虫	猒	号	処	辟	㝵	与	緾	睘
現行簡化字	虫	厌	号	处	譬	碍	与	缠	还

1. 譬—辟

辟如□□。(俄 TK108.3–3)

《説文解字》:“譬,諭也。從言,辟聲。”[①] 此處的“譬”字,將声符“辟”左下部“口”省去,并將意符“言”移至“口”的位置,形成一個簡省后的“譬”字。《漢語大字典》未收此字。

2. 礙—㝵

故心無掛㝵。(俄 TK116.14–8)

根據上下文推得此字爲“礙”。《説文解字》:“礙,止也。从石,疑聲。”[②]《廣韻》:“礙,五漑切,去代疑。之部。”[③] 後來爲了便于書寫,就用同音的“㝵”(《集韻·代韻》:“㝵,牛代切,去代疑。”)[④] 取代了“疑”,形成了“从石,㝵声”的“碍”,《正字通·石部》:“碍,俗礙字。”[⑤] 随着時代的发展,更加省時省力的寫法出現了,那就是去掉意符“石”,只剩下聲符代替原來的字。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1.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95.
③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永録本韻鏡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2.
④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536.
⑤ 張自烈 . 正字通 . 清畏堂本,頁 1555.

3. 與—与

口授与汝。(俄 TK118.3–1)

《説文解字》:“與,黨與也。从舁,从与。”[①] 此字形省去了“舁”的部分,只留下了“与”的部分。不僅如此,还將“与”下一横改写爲“灬”,相当于簡省後又增繁了。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了直接省去“舁”、只留下“与”的寫法:

“自作受苦,誰人与汝?”(俄 TK150.64–2)與現代漢語簡化字寫法相同。

4. 襄—衰

或緣憶子,衰變死亡。(俄 TK119.9–5)

《廣韻·陽韻》:“襄,反也。”[②]《詩·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③]“襄”有反復、更動之意。此字形省去了構件“吅”,《漢語大字典》未收。

5. 纏—緾

或遭病患,厄難纓緾。(俄 TK119.9–5)

《説文解字》:“纏,繞也。從糸,廛聲。”[④]《廣雅·釋詁三》:“纏,束也。”[⑤]《玉篇·糸部》:“纏,約也。”[⑥] 此字形不僅將“廛”的“广”寫爲“厂”,而且省去了“廛”下的構件“八”和“土”。

6. 還—还

本空習起还。(P4 俄 TK303 十子歌等 3–3)

俗字“还”簡省了一橫一個口。《龍龕手鏡》《宋元以來俗字譜》正字作“還”[⑦],《列女傳》《古今雜劇》《太平樂府》《金瓶梅》中的俗字都寫作“还”形。

7. 龍—龙

“龍”的俗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很多不同的寫法,如:

右手執龙樹花,左手持灌頂瓶。(俄 Инв .No.272 密教儀軌 P273)

一本府界也龙河萬戶丁仲禮下(後缺)。(俄Инв .No.5176 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

左邊構件不變,右邊構件寫出了大概輪廓,沒有統一的寫法,原因就是右邊的折筆太多,所以人們總是想盡辦法簡省。最後一個形體是直接省掉左邊構件,右邊的也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9.

②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50 .

③ 程俊英 . 詩經譯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08.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2.

⑤ 王念孫 . 廣雅疏證 . 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6.

⑥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489.

⑦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96.

極盡簡化，與今之簡化字“龙”沒有什麽差别了。通過一系列的簡省過程，從最初的圖畫式象形字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文字符號。

8. 號—号

執持名号。（俄 TK108.3-3）

俄 TK159(14—9)：“六度号都閑。”與俄 TK167(17—2)：“稱其名号。”“號”皆作“号”，“号”爲“號”字的俗字，“虎”部被省去。另，俄 TK168、俄 TK170、俄 TK171、俄 TK172、俄 TK177、俄 TK179、俄 TK183、俄 TK243 中均作此形。

（四）省略筆畫

省略筆畫是指在書寫過程中，對于筆畫繁多的字通常會有意地簡省一些筆畫，基本不會破壞字的整體結構，有時只保留字的大致輪廓。

正字	龍	悉	雷	富	勢	叉	柒	孤	逸
俗字	龍	悉	雷	冨	勢	义	柒	孤	逸
現行簡化字	龙	悉	雷	富	势	叉	柒	孤	逸
正字	釋	善	值	承	拔	逆	宜	鬼	皆
俗字	釋	善	值	承	拔	逆	宜	鬼	皆
現行簡化字	释	善	值	承	拔	逆	宜	鬼	皆

1. 減少點筆

(1) 寫—冩

若有人依法書冩佩戴，所有一切惡業重罪並皆消滅。（俄 TK107.23-1）

《説文解字》：“寫，置物也。從宀，舄聲。”[①] 徐灝注箋：“古謂置物於屋下曰寫。故從宀，蓋從他處傳置於此室也。”[②] 後引申爲書寫、謄録之意。《釋名·釋書契》：“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又曰寫，倒寫此文也。”[③]《廣韻·馬韻》：“寫，轉本曰寫。”[④] 在這裏，“宀”被“冖”替换。以“冖”易“宀”，我們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發現了一些，如宜（俄 TK132.45-17）：“進修宜勇猛，不必待多時。”

(2) 恐—恐

無掛礙故，無有恐怖。（俄 TK116.14-5）

“恐”上部“巩”缺少一點。從“巩”而少一點的還有“鞏”：

又願邦家鞏固，曆服延長。（俄 TK124.29-29）

(3) 琉—琉

琉璃光佛。（俄 TK118.3-2）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② 徐灝．説文解字注箋·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三年補刻本，頁 20.

③ 劉熙．釋名．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7.

④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88.

右邊的構件少了最上面的一點。與此類似的還有“玄”及從“玄”的字:

肱—肱 持入一切法平等,出生薩婆若智與八十四俱肱郝。(俄 TK107.23-1)

伭—伭 選甚王侯將相,不論貴賤高伭(低)。(俄 TK132.45-40)

這裏“伭”是“低”的别字,但我們亦可以從此字看出其用字規律。

(4) 柒—柒

“柒”在俄Дx 2828《乾祐二年寧夏路總管府材植帳》和俄 B53《申亦集乃路總管府驗粮文》中作“柒”,作爲政府公文,必須確保準確性,數字尤其如此。因此“柒”俗寫省去一點,絕不是任意爲之。

又如以下各例:

決—决《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爾時彌勒菩薩欲自决疑”;《妙法蓮華經》中有作“决”字形。

初—初《妙法蓮華經・從地湧出品第十五》:“從誰初發心”;《妙法蓮華經》中又有其正字“初”字形。

2. 減少橫筆

(1) 明—明

……悉皆照耀,顯現分明。(俄 TK107.23-1)

尒時世尊於頂髻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俄 TK164 24—15)

此“明”字的右邊構件“月”中少了兩横。雖然減少了筆畫,但這樣的寫法並無理據可言。在敦煌文獻及《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也未見此寫法。俄 TK164 爲西夏刻本,西夏景宗李元昊父名德明,避諱“明”缺筆而成。俄 TK165(20—12) 与俄 TK164(24—15) 語例和時代同。俄 TK254(3—1):“瑩淨圓明方是珠體”,但此題文獻《敘録》斷爲宋或夏刻本,故避何人諱不能確定。

(2) 壻—壻

夫壻打駡,忍受甘心。(俄 TK119.9-6)

《説文解字》:“壻,夫也。從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讀與細同。婿,壻或從女部。”[1] 這裏其構件中的“月”少了一横。

(3) 寧—寍

寍碎此身,由如微塵,終不違如來聖教。(俄 TK120.4-2)

《説文解字》:“寧,願詞也。從丂,寍聲。”[2]“寧”下部本是個“丁”,但此字形省略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1.

了"丁"字的一横,直接將"亅"接到了"宻"的下邊。《漢語大字典》無此字形。

⑷直

直得龍吟碧海,鳳舞丹霄,大地鋪祥,長空布瑞。(俄 TK133.38–9)

鏡鏡相照,光光相入,尤是影像邊事,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呼爲了事底人直饒,不涉緣,不受位。(俄 TK133.38–11)

以上兩字都是"直"的俗寫,並且都出現在同一文獻中,只是一個減了一横,一個減了兩横,並無理據可言,極有可能是書寫或版刻過程中出現了失誤而形成的。

又如以下各例:

畢—畢《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經地二十》:"其罪畢已。"

承—承《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如可承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也作此字形;《妙法蓮華經》亦中有正字承形。

拔—拔《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拔邪説涅槃。"

3. 減少豎筆

⑴齒—齒

舌柱上顎,唇齒相著。(俄 TK132.45–21)

此字形不僅少了下部右邊的一竪,而且將下部的整體包圍結構分成了上下兩部分。《干祿字書》:"齒、齒,上俗下正。"[①]

⑵遭—遭

或遭病患厄難纓纏。(俄 TK119.9–5)

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

在《佛説轉女身經》中有其正字字形遭。《干祿字書》:"曺、曹,上通下正。"[②]《正字通・曰部》:"曹,俗作曺。"[③] 這裏"遭"的字形也是同樣的情況。

⑶嚴—嚴

慈母像於地,嚴父配於天。(俄 TK119.9–3)

《説文解字》:"嚴,教命急也。從吅,嚴聲。"[④]《玉篇・吅部》:"嚴,威也。"[⑤] 此字的俗化軌跡"嚴—嚴—嚴",首先將"吅"替换爲"严",然後爲了書寫更爲簡單,將"嚴"

①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

②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2.

③ 張自烈 . 正字通 . 清畏堂本 . 頁 975.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25.

⑤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76.

減少一竪。

4. 減少撇筆、捺筆

（1）鬼—**鬼**

只是小**鬼**劣魔，懼其雄豪。（俄 TK116.14–12）

此字形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凡是從“甶”的字，基本上都是省去了上部一撇。如，**媿** TK132.45–23：“如此遊言，並傷實德，坐銷信施，仰**媿**龍天。”**醜** TK137.35–2：“或複有業能令衆生得**醜**陋報。”**愧** TK150.64–12：“以此文證，由無漸愧。”與此類似的還有從“卑”的字，也是省去了“甶”上部的一撇，如**俾** TK128.9–8：“**俾**乘般若之舟，庶達波羅之岸。”**婢** TK133：“師云：猶是奴見婢子。”

（2）敬—**敬**

敬佛莫心孤。（俄 TK159 14—10）

《敘録》斷爲西夏刻本，同題同時文獻俄 TK158（14—10）相同語例“敬”未缺筆。

（3）顛—**顛**

身外覔真佛，**顛**倒一生休。（俄 TK158 14—10）

《敘録》斷爲西夏刻本，同頁“遠離顛倒夢想”中“顛”字未缺筆，同題同時文獻俄 TK159（14—8）相同語例“顛”字也未缺筆。

又如以下兩例：

皆—**皆**《妙法蓮華經》：“究竟**皆**得一切種智”；《妙法蓮華經》中又見**皆**，《佛説轉女身經》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均作“**皆**”字形。

矣—**矣**《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一》：“退亦佳矣。”

5. 減少多筆

焉—**焉** 使持戒佛子觀果知因**焉**。（俄 TK150.64–3）此字形是將正字上下兩部分粘連所致，雖無理據可言，但簡省了筆畫。

慧—**恵**“廣大智**恵**。”（俄 TK116.14–2）

轉—**轉**《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佛説轉女身經》中有“**轉**”字形；《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作“**轉**”字形。

膝—**脨**《莊子義》：“**脨**行而進。”

藏—**蔵** 爲主寶**蔵**宮犯法。（俄 TK118.3–1）

《説文解字・新附》：“藏，匿也。臣鉉等案：《漢書》通用臧字，從艸，後人所加。”[1]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

鈕樹玉新附考:“漢碑已有藏字,知俗字多起於分隸。”[1] 但《五經文字》中“藏”收爲正字。這個寫法在宋元時期非常普遍,《漢語大字典》未收。

（五）草書楷化

在中國文化史上,漢字形體的演變與書法藝術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書法的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字形體的演變,而漢字每演變出一種新的字體,又都給書法增添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文字的構形與書法藝術的結體;這兩個層次既有密切的聯繫,又有性質的不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升華”[2]。

草書形成於漢代,是輔助隸書的一種簡便字體。由於其書寫時有許多便利之處,如會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字形,或是只保留字的輪廓而將字內部的許多筆畫省略,或是用較少的點畫來代替字形的某一部分,而且草書筆畫勾連,寫起來也省時省力得多,久而久之這些字已經深入人心,在民間成爲一種主要的手寫體。而且從漢代就留傳下來的草書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式,什麼字該怎樣減省也不是任意妄爲的,因爲漢字作爲一種符號雖然在産生之初是有任意性的,但在交際過程中,則要受到社會性的約束。誠然,草書在其發展之初任意性是相當大的,而且書法家們還常常借此來體現個人的特色,但後來在交際過程中許多草書字形也慢慢形成了較固定的樣式,人們一般不會弄錯。把草書某些糾連的筆畫楷化也就成了俗字的一種重要來源。楷書成熟並定形後,對行書、草書的轉寫是以楷書的筆畫系統爲規範的。如下表:

正字	定	走	幽	風	離	時	珍	所
俗字	㝎	[illegible]	[illegible]	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現行簡化字	定	走	幽	风	离	时	珍	所
正字	須	兮	爲	頭	絲	事	斯	龍
俗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龍
現行簡化字	须	兮	为	头	丝	事	斯	龙

又如以下各例:

冣—[illegible] 若如[illegible]者,冣上吉祥驗之。(P18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9)

患—[illegible] 化良時,王染[illegible]。(P15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

赴—[illegible] 父[illegible]中印土。(P15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3)

諸—[illegible] 懺[illegible]惡業令得清凈。(P17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7)

如—[illegible] 猶[illegible]鐵色族似馬蹄。(P17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7)

① 鈕樹玉 . 説文新附考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8.

② 秦永龍 . 漢字書法通解(行、草).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36.

盡—尽 其所以處之者尽矣。(莊子義)

無—无 南无阿彌陀佛。(佛説轉女身經)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字的一個部件用一筆就寫成了,從、足、赴、定、走、旋都是類似的變化;患的“心”字也用一筆就寫成了,慈、惠、應、惡、想、怒等也是類似的變化;諸字左邊的言也是用一筆寫成,詈、護、論、請、讎、諫、説等也是類似的變化;如字右邊的口也爲了書寫簡省而一筆寫成。詳細地分析,文獻中“足”之俗字是將下部的“止”的筆畫都歸并在一起衹留下一個大概輪廓,看似是“之”字缺一點。由于“斤”字在草書寫法中作“[illegible]”[1],故而從“斤”之字俗形則也作從“[illegible]”,如文獻中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俗字構件中“㐱”多作“尔”,實與草書有關,張涌泉在其《敦煌俗字研究》一書中引用宋代王觀國《學林》卷十“尒㐱”條云:“俗書尒㐱亦作尔,如書珍爲珎,書軫爲軻,書診爲訡,書參爲叅,皆因草書字爲形,故隸書亦從而變之,然失字法亦遠矣。”[2]

二、繁化字形

雖然漢字發展的總趨勢是不斷的簡化,但是這並不排除漢字有繁化的可能。有簡省就有繁化,在文字發展的道路上,這兩種趨勢一向都是相輔相承的。簡省,破壞了文字的理據性,又造成了區分的困難和認識的障礙,於是又通過一些手段加強文字的區分度。人們在書寫漢字時,或爲了使字形保持勻稱好看,或爲了便於區別形近的字,也或爲了使漢字表意更加明確等,會出現增加筆畫或偏旁部件的現象。這些增加了筆畫或偏旁部件的字也就成了當時的俗字。根據漢字構件的不同,這類因爲增加構字成分而產生的俗字也可以分爲兩個小類,即增加筆畫和增加構件。

(一)增加筆畫

這一類的增筆並沒有影響字意的改變,增加的筆畫只起裝飾作用,人們常把這類筆畫叫飾筆。在古文字階段,人們書寫時就有增加飾筆的習慣,那時的飾筆比較複雜。在近代文字階段,人們書寫時繼承了這一傳統,但出現這種情況的較少,而且飾筆的種類也較簡單,可見從古代到近代,飾筆的書寫趨勢由多到少,由複雜到簡單。

① 草書大字典(據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571.

②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32.

正字	淚	仰	索	私	休	胯	升	喚	私	沐
俗字	淚	仰	索	私	休	胯	升	喚	私	沐
現行簡化字	泪	仰	索	私	休	胯	升	唤	私	沐
正字	名	酉	厚	氏	竺	冠	引	充	枝	鷲
俗字	名	酉	厚	氏	竺	冠	引	充	枝	鷲
現行簡化字	名	酉	厚	氏	竺	冠	引	充	枝	鹫

此表中的俗字則與上文中的減少筆畫相反,是在正字的基礎上增加筆畫形成俗字,如“名”、“氏”、“冠”是增加了一點,“酉”則增加了一横,“厚”增加了一撇,而“竺”是增加了一竪。無論横竪撇點,都使正字變得複雜了。或許是古人認爲正字看起來比較單薄,增加一筆能够使字形結構看起來更對稱協調。另外,與簡化相似,某一個正字構件繁化了,相對應的含有該構件的其他俗字也會按照同樣的方式進行繁化。如,“氏”加一點成爲氏,相應地從“氏”的字“衹”、“紙”也會增加一點變爲“衹”、“紙”。

1. 增加點筆

這種類型的俗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出現的頻率很高。試看以下的例子:

(1) 名

何以故實,無有法名。(俄 TK106.4-1)

《説文解字》:“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①]《碑别字新編》:“名,《曹全碑》:名。”[②]《敦煌俗字典》未見此形。

(2) 沉

令送於河海,海水不能沉。(俄 TK107.23-2)

此字形屬於先變形後增繁。《説文解字》:“沈,陵上滈水也。從水,冘聲。一曰濁黕也。”[③]《漢語大字典》按:“甲骨文象投牛羊於水之形。”[④]《玉篇·水部》:“沉,同沈。”[⑤]在《敦煌俗字典》中,“沉”的俗體字形基本上都增加了一點,可見這一形體的普遍性。

(3) 土

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俄 TK109.3-1)

赴中印土畔。(P15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

①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1.
② 秦公. 碑别字新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2.
③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34.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第 1 版).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685.
⑤ 顧野王. 宋本玉篇.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47.

《説文解字》(P286):“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①] 长沙帛书写作“土”[②],没有点筆,俗字“圡”在土旁边加一点,主要是爲了和形近的“士”作出區别。《隸辨・衡方碑》:“圡家於平陸。”顧藹吉注:“土本無點,諸碑士或作土,故加點以别之。”[③]

⑷休

罪障無有休息。(俄 TK116.14–6)

“休”字右邊“木”旁與“朮”相似,故致繁化。《原本玉篇》“休”作“㳅”。《康熙字典・人部》:“和煦系休字義,從木不從朮。”[④]

⑸夭

複有業能,令眾生墮於地獄中,至半而夭,不盡其壽。(俄 TK137.35–16)

在正字字形上增加了一點。從“夭”的字也有類似寫法,如“妖”字:

一切眾生如遇年災月厄、土火惡星、妖怪惡人臨逼於身,皆當至心誦持此咒。(俄 TK 130.2–2)

⑹沐

早晨起时沭浴。(P17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6)

麻葉、桑葉以泔煮,去滓,髮沭七遍,長六尺。(俄 TK166 6—1)

《説文解字》:“沐,濯发也,从水,木声。”[⑤]“沐”本是一个形声字,木爲声符,而在木右上方加一点后,变成朮,就不表音了,丧失了文字理據。

2. 增加横筆

⑴就

知慮(須)就死。(俄 TK118.3–1)

此字形在“就”的間接構件“口”(即對直接構件“京”的二次拆分所得)中增加一横,並將右邊“尤”的一點位移。敦煌文獻中也有類似的寫法,如敦 365《大般涅盤經》:“猶如諸佛所成就戒。”

⑵宛

或纏綿重病,苦迫身心,宛轉號呼,難安正念。(俄 TK132.45–10)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86.
② 藏克和,王平.説文解字新訂.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899.
③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4.
④ 康熙字典.上海:同文書局,1958,頁 1586.
⑤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36.

根據上下文推斷此字爲“宛”。《說文解字》:“宛,屈艸自覆也。從宀,夗聲。惌,宛或從心。”[①] 徐灝注箋:“夗者,屈曲之義,宛從宀,蓋謂宮室窈然深曲,引申爲凡圓曲之稱,又爲曲折之稱。屈草自覆未詳其執。”[②] 此字形在聲符“夗”上增加了一横,未知其審。

(3) 塚

荒郊丘塚。(俄 TK132.45–41)

在正字聲符上增加了一横,可能是書寫錯誤而導致的俗字。

3. 增加撇筆

(1) 戾

狠戾不調。(俄 TK119.9–5)

《廣韻·霽韻》:“戾,乖也。”[③]《玉篇·犬部》:“戾,虐也。”[④]《爾雅·釋詁上》:“戾,罪也。”[⑤] 敦煌文獻亦有此形,如 S.5431《開蒙要訓》:“矢喎偏戾。”“戾”增加一撇於字的理據性來說完全沒有必要,極有可能是書寫者爲了字的整體效果而增加,同一體系的字還有“淚”:

流淚數千行。(俄 TK119.9–3)

差别是這裏的“淚”字沒有加一點。以上兩字同是出自 Tk119 刻版《佛說報父母恩重經》,有此差别,可見隨意性較大。

(2) 換

但是親生子,終不換兒憐。(俄 TK119.9–3)

“奐”下邊的構件“大”增加了一點一撇。需要特别說明的是,我們通常見到的繁體字形“喚”、“換”二字,《漢語大字典》中均未收録。

(3) 畏

此中制意者,可畏之甚。(俄 TK150.64–28)

《說文解字》:“畏,恶也。从甶,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⑥]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契文像鬼執杖之形,可畏之象也。”此字形在正字的下部增加了一撇,有可

①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0.

② 徐灝 . 說文解字注箋 . 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三年補刻本,頁 20.

③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07.

④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432.

⑤ 李學勤主編 . 爾雅注疏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5.

⑥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89.

能是受“衣”的影響,也可能是爲了平衡字形,使文字符合書寫者的審美標準。

這類增加筆畫的繁體字,大都没有根據可言,有的是書寫習慣使然,有的只是爲了字形結構的對稱而追求外觀的效果,反而破壞了漢字的理據性,因此這類俗字流通的時代和範圍不是很廣,也没有演變爲後來的正字。

(二)纍增構件

在已有的正字上增加構件,往往能使字義更加明確,增强文字的區别性和表意性,從這一點來説,構成這一類俗字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而且這也是漢字分化的常用方法。

正字	斗	采	泥	梁	園	阜	果	凶
俗字	⿰日斗	採	埿	樑	薗	埠	菓	兇
現行簡化字	斗	采	泥	梁	园	阜	果	凶
正字	奔	並	舞	盛	赞	勤	嬰	舞
俗字	倴	倂	儛	⿰火盛	讚	懃	⿰扌嬰	儛
現行簡化字	奔	并	舞	盛	赞	勤	婴	舞

1. 果

枝葉華菓次第嚴飾。(妙法蓮華經・见宝塔品第十一)

其树生菓如颇梨色。(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各將异菓献如来。(俄 TK153 B60 39–3)

此字给正字“果”增加了意符“艹”,是因爲“果实”一般都是植物类的,增加“艹”爲了更加明确其作爲植物的性质。

2. 盛

火光熾⿰火盛。(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2)

“熾盛”是表火光明亮之義,此處⿰火盛就是爲了更加突出火光的明亮與强盛而增加了形符“火”,而且也能和“熾”的形符構成一致。

3. 贊

我今者讚嘆。(俄 TK111.4–3)

《字彙・言部》:“讚,俗贊字。”[①]《孔酥碑》:“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此字形较正字增加了意符“言”,增加了正字的理據性。

4. 勤

□懃修證,心無間歇。(俄 TK116.14–6)

① 梅膺祚 . 字彙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458.

《正字通・心部》:“懃,同勤。”① 勤,《説文解字》:“勤,劳也。从力,堇声。”② 此字形在正字的基礎上增加了意符“心”。一般以“心”爲偏旁的都有“用心”的意思,因此俗字“懃”雖然增繁了,但在字的理據性上更加完善。

5. 嬰

孆孩童子,乃至盛年。(俄 TK119.9–4)

“孆”,《玉篇・子部》:“孆,孩也。”③“嬰”,《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曰嬰。”④《玉篇・女部》:“嬰,《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⑤ 俗字“孆”之所以增加了意符“子”,是爲了使其字意義更加明確。

6. 泥

“此世羅罪准四天王天壽量墮埿犁中。”(俄 TK150.64—9)

《集韻・齊韻》:“埿,塗也。通作泥。”⑥ 此字形在正字的下部增加了意符“土”,使得字義更加明確。

7. 奸

玄武臨李⿰女奸(姧)謀賊。(俄 TK172 34—25)

《玉篇・女部》:“姦,姦邪也,姧,同上,俗。”“姧”即“奸”。⑦

8. 商

衆⿱商貝人聞,俱發聲号。(俄 TK167 17—4)

“⿱商貝”即“商”,因商人多與錢物關係緊密,故加注“貝”符。

9. 斗

早已有之,《説文解字》:“斗,十升也。象形,有柄。”⑧ 段玉裁注:“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⑨ 本義是一種量器,後引申爲量詞。它的俗字是在“斗”旁加“豆”,這樣既注了音,又可以和“鬥”的俗字“斗”相區别。

“阜”、“采”、“梁”、“園”分别加注了形符,其中“阜”是獨體字,加注形旁使得表意明確。“采”、“梁”本有形符,但因形符在字的中間,表意不是很明顯,就有了“壘床

① 張自烈 . 正字通 . 康熙二十四年刊本,頁 788.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92.
③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529.
④ 王先謙 . 釋名疏證補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44.
⑤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65.
⑥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96.
⑦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68.
⑧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00.
⑨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717.

架屋”式的增繁，使表意的偏旁更加突出。“園”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先變換聲符爲“园”，後加注形旁“艸”而成。

三、筆畫變異

筆畫是構成漢字的最小單位，漢字從最初的象形性的表意字演變到符號性的表意字，筆畫化是一條重要的途徑。明確的表意性和系統的符號化相結合，是漢字得以流傳幾千年的根本依據。改變了原來的筆畫也就破壞了這種穩定性，因此俗字才被人們視爲“訛火燎原”。[①]

（一）變異爲其他筆畫

1. 竪

正字	不	杜	材	操	刹	劑	杵	剛	横
俗字	不	杜	材	操	刹	劑	杵	剛	横
現行簡化字	不	杜	材	操	刹	剂	杵	刚	横

從以上字形我們發現，竪筆變異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⑴竪筆變異爲點。“刹”、“劑”、“剛”右部的偏旁“刂”書寫時，竪筆變異爲點。

⑵竪筆變異爲竪鉤。“木”，《説文解字·木部》：“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②]“木”字中的竪筆本是沒有最後的一提，但使用毛筆手寫時，往往提筆時順筆一提，竪筆變成了竪鉤。從“木”字如“材”、“杜”、“操”、“杵”、“横”等字中的竪也都變異爲竪鉤。

2. 撇捺

正字	碑	俾	婢	才	采	柴	敏	柒	本
俗字	碑	俾	婢	才	采	柴	敏	柒	本
現行簡化字	碑	俾	婢	才	采	柴	敏	柒	本

撇捺常常在某一字形中對稱使用，這裡我們放在一起。從以上字形我們發現，撇捺兩筆變異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

⑴撇變異爲横筆。“才”，《説文解字》：“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凡才之属皆从才。”[③]横竪筆相交處左側，本有一撇，在俗字形中，這一撇寫成了横筆，作“扌”字形；“木”字中兩邊一撇一捺兩筆相連，筆畫组合簡寫成一横，也

---

① 黄征．敦煌俗字典·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17；轉引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譬如野火，勢已燎原，撲滅不遑，何從守護？柳宗元斥爲‘訛火’，戾同‘瘴氣’，至爲切當！”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0.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26.

寫作“扌”字形;從“才”的“財”、“材”字俗字形作“財”、“材”,右部構件“才”也寫成了“扌”字形。

⑵撇變異爲點。“卑”字俗字形在文獻中多作“卑”形,《説文解字》:“卑,賤也。執事也。从甲。”①從“卑”字的俗字形,也多是這一寫法,如“髀”作“髀”形等。

捺筆的變異相對較少,從上表俗字字形中我們發現:捺筆與撇筆同時出現時,往往與撇筆相連成横筆,如“采”、“柴”兩字中下部構件“木”變爲了點筆。

3. 點

正字	哀	蹴	壁	就	榔	豁	寡	飯
俗字	哀	蹴	壁	就	榔	豁	寡	飯
現行簡化字	哀	蹴	壁	就	榔	豁	寡	饭
正字	底	食	今	含	淚	爐	被	施
俗字	底	食	今	含	淚	炉	被	施
現行簡化字	底	食	今	含	泪	炉	被	施

從以上字形我們發現,俗字字形中點的變異相對較少。

⑴點變異爲横筆。“今”,《説文解字》:“今,是時也。从亼从乁。乁,古文及。”②内部構件中的點筆變爲了横筆,從“今”的“含”字内部構件中的點筆也變爲了横筆。“底”,《説文解字》:“底,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聲。”③下部構件“氐”,《説文解字》:“氐,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凡氐之屬皆从氐。”④可以看出,“氐”下部點筆本作横筆,由於隸變原因作點筆。

⑵點變異爲竪筆。“寡”字上部構件從“宀”,點筆在書寫中寫作竪筆。同樣用法的又如“豁”,“豁”字的左部構件從“害”,上部構件從“宀”,上部筆點變成了竪筆。

(二)筆畫長短變化

正字	吉	甘	厄	犯	已	紀	妃	改	服
俗字	吉	甘	厄	犯	巳	紀	妃	攺	服
現行簡化字	吉	甘	厄	犯	已	纪	妃	改	服
正字	旦	但	怛	飽	愛	方	功	北	鞞
俗字	旦	但	怛	飽	愛	方	功	北	鞞
現行簡化字	旦	但	怛	饱	爱	方	功	北	鞞

從上表因筆畫長短變化而形成的俗字字形中,我們發現筆畫長短變化主要體現在横筆與竪筆。筆畫長短的變化,有時會與其他字混同,影響字義。如以下四例。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5.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08.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92.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5.

1. 已

《廣韻·止韻》:“已,止也。”[①]《説文解字》:“巳,巳也。……故巳爲蛇,象形。”[②] 兩字字義本不同。“已”本字中第三筆“乚”本不與上部第一筆折筆“㇆”相連,俗字字形中筆畫“乚”變長,與第一筆折筆“㇆”相連成另一字形“巳”,造成了兩字字形上相混。另外,与“已”的“己”,在俗字字形从“己”的“妃”、“纪”、“妃”等字,也是同样的用法。

2. 吉

《説文解字·口部》:“吉,善也。從士、口。”[③]《字鑑·質韻》:“吉,俗作𠮷。”[④] 上部構件作“士”字,上横長下横短,俗字形中作“土”字形,上横筆短下横筆長。

3. 旦

《説文解字》:“旦,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凡旦之屬皆從旦。”[⑤]“旦”本從“日”、“一”,但俗字字形將上部構件“日”字左右兩竪筆拉長,與下部“一”部相連,作“且”字形。《説文解字》:“且,薦也。從幾,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凡且之屬皆從且。”[⑥] 可知,且本就是一個象形字,可知俗字形中將兩字做混。從“旦”的“但”、“怛”兩字的俗字形,也與“伹”、“怚”兩字相混。

4. 功

《説文解字》:“功,以勞定國也。從力從工,工亦聲。”[⑦]“功”字右部構件本從“力”字,俗字形中從“刀”。《説文解字》:“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大災。凡力之屬皆從力。”[⑧]《説文解字》:“刀,兵也。象形。凡刀之屬皆從刀。”[⑨] 可知,“力”、“刀”兩字本就形音義不同。

(三)筆畫位置的變化

人們在書寫時,有些字的筆畫的位置發生變化,從而形成與正字不同的俗字。它與構件移位是不一樣的,構件移位是某個偏旁的位置發生了變化,而這種俗字僅僅是

---

①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51.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12.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7.
④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頁 205.
⑤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40.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99.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92.
⑧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91.
⑨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91.

某一筆畫的位置發生了變化。

舒—舒　生於淨土，佛舒金色臂。（P1 俄 TK301 無動如來陀羅尼）

分—分　菩提分法無量。（P7 俄 TK307 佛經）

善—善　有一國王名曰善勝。（P15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

國—國　持國使□害□。（P3 俄 TK303 十子歌 3–1）

成—成　一剎那間，自身頓成一面二臂。（P17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7）

或—或　梡内滿血肉或所辦□食。（P20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12）

這類字都是一個筆畫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並且一系列的字的變化方式是一樣的，“舒”字的短竪由向下發展寫成了向上發展，與它類似的還有“舍”、“捨”二字；“分”字的一撇由内向外發展；“善”字的兩點本來在兩横之間，而寫成了在最後一横的上面；“成”、“或”的點都由上面的位置而寫在右邊，類似的字還有我、就、賊、餓、儀等。

四、改换構件

構件是構成合體字的基本單位。改换構件的情況比較複雜，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第三章三、四節討論了這個問題，共分了兩大類八小類。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常見的有三種情況：改换意符、改换聲符、改换基本構件。

（一）改换意符

因爲改换意符而産生的俗字還可以分爲兩種情況：其一，因意義相近或者相關而换用；其二，因形體相近而换用。

1. 因意義相近或者相關而换用

漢字的偏旁有很多，其中很多漢字的偏旁其意義之間都有着相近或者相關的聯繫。正因爲他們之間的意義相近或者相關，因此人們在書寫時就往往將他們换用，而换用之後的字一般就成了當時的俗字。

（1）罵

欺凌叔伯，打駡兄弟。（俄 TK119.9–5）

《説文解字・网部》：“罵，詈也。從网，馬聲。”[①]《正字通・馬部》：“駡，按六書本作傌，通作罵，俗省作駡。”[②] 可見“罵”本是正體，隨着時間的推移，“駡”逐漸取代“罵”成爲正體，“罵”反而不常見了。作爲意符，“罒”似乎和“罵”没什麼聯繫，而“吅”則有“大聲呼喊”的意思。因此從字義來説，這樣的發展軌迹合乎漢字的理據性。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8.

② 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頁 2694.

⑵歌

寒岩樵子哥謡,野渡漁人鼓腹。(俄 TK133.38–2)

《説文解字·欠部》:“歌,詠也。從欠,哥聲。歌或從言。”[①] 段注:“歌詠言,故從言。”[②]《玉篇·言部》:“謌,亦作歌。”[③] 無論從“言”還是從“欠”都有其理據性,《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未收此字形。

⑶宦

婚嫁宦學。(俄 TK119.9–4)

迷言宦心之罔。(妙法蓮華經)

從“宀”的字和從“穴”的字也經常會换用。《説文解字·穴部》:“穴,土室也。從宀,八聲。”[④]《説文解字·宀部》:“宀,交覆深屋也。象形。”[⑤] 可見,“穴”與“宀”在意義上都和居住地有很大的關係,這也就爲换用提供了可能。以“穴”替换“宀”在漢字中很常見,這是因爲它們不僅外形相似,意義也有相同之處。敦煌文獻 S.318《洞淵神咒經·斬鬼品》也有類似的寫法:“生人令合门疾病,仕宦不迁。”

⑷最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㝡爲第一。(俄 TK106.4–1)

由上下文及字形推知此字爲“最”。《篇海類編·宫室類·宀部》:“㝡,音最,極也。”[⑥]《説文解字》:“最,犯而取也。從冃從取。”[⑦]“㝡”與“最”的差别在於意符的不同,但是在文獻中,我們見到的“最”的俗體一般寫爲“冣”,“㝡”反而出現得很少。《説文解字》:“冣,積也。從冖,從取,取亦聲。”[⑧] 段注:“冣與聚音義皆同,與冃部之‘最’音義皆别……至乎南北朝,‘冣’、‘最’不分。”[⑨] 其發展軌跡是“最→㝡→冣”還是“最→冣→㝡”現在已不得而知,但本質都是改换了意符。

⑸詛

呪咀諸毒藥。(俄 TK168 13–12)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79.
②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411.
③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7.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2.
⑤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0.
⑥ 宋濂 . 篇海類編 . 明刻本 . 卷三十四 . 宀部第二,頁 9.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7.
⑧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6.
⑨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353.

大吉呪咀作冤讎。(俄 TK172 34–1)

《説文解字·口部》:"咀,含味也。从口,且聲。"[①]《説文解字·言部》:"詛,詶也。从言且聲。"[②]"詶,譸也。从言州聲。"[③]"譸"即言吉凶,"言"、"口"都與言語相關,二部義近而形旁任用,根據文意知"咀"爲"詛"之俗。《宋史·盧多遜傳》有"通达語言,呪詛君父"語。

(6)答

和尚荅言告除君。(俄 TK206 7–3)

荅曰吾聞諸圭山云觀者。(俄 TK24128–10)

"荅"爲"答"之俗。"卄"、"竹"義近通用。《説文解字》:"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④]《説文解字》:"艸,百芔也。从二屮。"[⑤]張涌泉先生在《敦煌俗字研究》中認爲兩個構件的換用是爲了書寫的方便。[⑥]兩個構件的換用,除了形體上的相近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兩者在意義上的聯繫更爲緊密。竹是草類的一種。兩構件間的換用在殷商甲骨中就已經存在,在黑水城文獻中,這種換用現象依然存在。

(7)睹

親覩如來無量光。(俄 TK161 18–15)

荅曰法界難覩。(俄 TK241 28–12)

"覩"爲"睹"的俗字。"目"、"見"義近通用。

2. 因形體相近而換用

漢字的偏旁很多,且很多偏旁在形體上非常相似,這爲俗字的産生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偏旁的形近换用,這也就是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偏旁,他們在意義上沒有任何聯繫,他們只是在形體上非常相似而已。因爲形近而混用的現象在漢字史上也比比皆是,把從"厶"的字寫成從"口"的字的這種俗字在《干禄字書》中就有記載。《干禄字書》:"弡、弘,上俗下正。"[⑦]這類字在文獻中還有很多,如以下幾例。

禪—禅《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常行禅定",《妙法蓮華經》中有禅。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5.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4.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4.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95.
⑤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
⑥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222.
⑦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27.

獸—𤟪《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迴絕多毒𤟪。"

損—捐《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減捐諸天衆。"(《佛説轉女身經》中也作此形)

闡—闌《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開闌一乘法。"

戰—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王見兵衆戦有功者",《妙法蓮華經》中有戰,《佛説轉女身經》作戰。

圓—圎《妙法蓮華經・隨喜功德品第十八》:"鼻修高直面貌圎滿。"

(1)牽

橫事勾牽,枉被刑科。(俄 TK119.9–5)

《説文解字》:"牽,引前也。從牛,象引牛之縻也,玄聲。"① 此字形將聲符"玄"改換爲"去",乃是形近訛誤。

(2)欲

世尊佛説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俄 TK106.4–1)

此字形將正字"欲"的基本構件"八"、"人"改換爲"火",使得原本的聲符"穀"變成了一個不知名的形體。最初可能是書寫隨意的關係,將正字的基本構件"八"寫爲"丷",這麼一來與"火"字非常相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這樣的俗字形。

(3)功

具一切切德,慈眼視眾生。(俄 TK170 13–13)

不可思議切德如是人等。(俄 TK178 7–4)

按:"功"字本"從力工聲","力"與"刀"形近,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常改"力"爲"刀"。

(二)改換聲符

形聲字的聲符的功能是對全字的讀音起提示作用。即便在造字之初,聲符也未必與全字的讀音相同,加之語音的歷史演變、方言音變等原因,不同時代、不同方言區的人們總會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聲符與形聲字讀音的差距,並試圖改換聲符,使之與日常的語音相吻合。如"輩",《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此軰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按《干祿字書》:"輩軰:上通下正。"②《五經文字》卷下《車部》則云:"軰,非,作軰訛。"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若經》第九七卷音義亦云:"軰,正從非從車俗從北從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9.

②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4 .

③ 張參 . 五經文字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4.

車。”同書卷五三《起世因本經》第一卷音義:“軰,經文從北作軰,俗字非正也。”《鎮古編》卷上:“輩,别作軰,非。補妹切。”《廣碑别字》收録的《魏司焉昇墓誌》寫法都與此相同。

也有的形聲字因聲符形近而改换,如妒,《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無懷嫉妬諂誑之心。”妬是它的異構字,是通過替换聲符得到的。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〇《大乘廣佛總持經》音義:“妒,級作響,非也。”同書卷一〇〇《止觀》上卷音義:“妒,有從后或石,皆非也。”《龍龕手鏡・女部》:“妬,通;妒,正。”[①]《顔氏家训・書証篇》云:“《史記》又……作妬。”[②]

1. 藐

阿耨多羅三[艹+狠]三菩提。(俄 TK110.4–1)

通過上下文及與其他經文的對比可知此字爲“藐”。“藐”,《廣韻》:“亡沼切,上小明。宵部。”[③]“貌”,《廣韻》:“莫教切,去效明。宵部。”[④]可見“貌”可以看作“藐”的聲旁。“狠”有四種讀音,《廣韻》:“五閑切,平山疑。諄部。”[⑤]《篇海類編》:“下墾切。”[⑥]《集韻》:“口很切,上很溪。”[⑦]《字彙補》:“虛黨切。”[⑧]“狠”字的幾個讀音沒有和“藐”或“貌”相同或相近之處,因此,極有可能因爲形近,誤將“貌”替换爲“狠”。

2. 覺

山上頭陀比丘不[夊+見]煞生。(俄 TK150.64–13)

“[夊+見]”,《改併四聲篇海・夊部》引《俗字背篇》:“[夊+見],音覺,義同,俗用。”[⑨]《説文解字》:“覺,寤也。從見,學省聲。一曰發也。”[⑩]《説文解字》:“夊,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⑪]表示行走遲緩的樣子,引申爲“反應或動作遲緩”,與“覺”的本義有相似處。以“夊”代“學”,可以看作是以意符代替了聲符。

---

①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82.

② 顔之推 . 顔氏家訓 .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63.

③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85.

④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21.

⑤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36.

⑥ 宋濂 . 篇海類編 . 明刻本 . 卷三十二 . 犬部第十四,頁 21.

⑦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367.

⑧ 吴任臣 . 字彙補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126.

⑨ 韓孝彦 . 改併四聲篇海・大明萬歷本・第五篇,頁 2.

⑩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78.

⑪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2.

3. 驢

馿披師子之皮。（俄 TK150.64–16）

《改併四聲篇海・馬部》引《俗字背篇》:“馿與驢同俗用。”[①]《字彙・馬部》:“俗驢字。”[②]“驢”的聲符“盧”與“戶”同屬魚部，因此用筆畫較少、書寫方便的“戶”代替筆畫繁雜的“盧”合情合理。

4. 柏

松栢。（俄 TK166 6–1）

生栢葉。（俄 TK166 6–2）

《說文解字·木部》:“柏，鞠也。從木白聲。”[③]《類篇·木部》:“栢”同“柏”。[④] 但《廣韻》:“白，傍陌切，入陌並，鐸部。”[⑤]“百，博陌切，入陌幫，鐸部。”[⑥]“白”、“百”換用反映了西北方音中聲母幫母、並母代用的情況，這與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以及邵榮芬的《敦煌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反映的情況也是一致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音近更代。

音近更代是指在同音字的基礎上加區別符號以產生簡體字的方法。在《劉知遠諸宮調》中有兩個字值得注意，錢的俗字“[illegible]”和聽的俗字“听”，乍看似乎沒有什麽理據，不知道爲什麽要寫成那樣，其實是音近更代中的一類：在假借同音字的基礎上加註區別性記號和形旁或變換形旁。張涌泉認爲“塑—素—塐”的轉變就是這樣。其實，這兩個字也可以用這樣的過程表示：

錢—千—[illegible]

聽—［廳—俗(庁、斤、厅)］—听、听(詳見匯考)

第一例是先用同音字“千”字替代，然后再加上區別符號。《廣韻・先韻》:“千，倉先切。”“錢，昨先切。”可見“千”與“錢”兩字古音相近，有借用條件。其實這樣的情況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如“百”字就是先用同音“白”表示，然後加區別記號形成的；“毋”字是先用同音字“母”表示，然後加區別記號形成的；“尤”字是先用同音字“又”表示，然後加區別記號形成。“義”的簡化字“义”也是這樣形成的。第二例稍微複雜一些，“聽”假借的是“廳”的俗字，然後再加註區別符號，成爲新的俗字。

① 韓孝彥．改併四聲篇海・大明萬歷本・第七篇，頁 17.

② 梅士倩，梅士杰．字彙．明萬歷乙卯［43 年，1614］．頁 550.

③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8.

④ 司馬光等．類篇．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16.

⑤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50.

⑥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50.

（三）改換基本構件

我們所説的基本構件，指的是漢字字形與音義相結合的最小結構單位。下面舉例説明。

1. 曼

曼陀羅。（俄 TK108.3–2）

《説文解字》："曼，引也。從又，冒聲。"[1]《廣韻・元韻》："曼，無反切，去願微。"[2]此字形中的意符"又"被替换爲"万"。"万"，《廣韻》："無販切，去願微。"[3]與"曼"韻部相同。可見，以"万"易"又"是用一個聲符替换了原本的意符。晉《辟雍碑》、敦煌文獻《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亦有此寫法。《漢語大字典》未收。

2. 惱

除一切憂惱，滅一切惡趣，不被一切水火雷電毒惡之所傷害。（俄 TK107.23–2）

《廣韻・皓韻》："惱，懊惱。"[4]《集韻・皓韻》："惱，或作惱。"[5]此字形將正字的基本構件"囟"替换爲筆畫較少的"山"字。與此類似的還有"瑙"字例：

赤珠馬瑙。（俄 TK108.3–2）

3. 算

非是筭數之所能。（俄 TK109.3–2）

《説文解字》："算，數也。從竹，從具，讀若筭。"[6]王筠《説文釋例》："算下云，讀若筭，此區别之詞也。二字經典通用。"[7]《爾雅・釋詁下》："算，數也。"[8]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算，字又作筭。"[9]可見至少在唐及唐之前，"算"、"筭"無正俗之分。現代漢字簡化之前通行的繁體字中，一般以"算"爲准，因此我們把"筭"歸爲俗字形。"算"與"筭"之區别在於構件"目"與"王"的不同。

4. 残

夷十七僧，残三十舍。（俄 TK150.64–10）

此字形將聲符"戋"的上邊構件"戈"改寫爲"土"。《説文解字》："戔，賊也。"[10]段注：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4.

②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5.

③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5.

④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86.

⑤ 丁度等．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403.

⑥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99.

⑦ 王筠．説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55.

⑧ 郭璞．爾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4.

⑨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606.

⑩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85.

“戔此與殘音義皆同，故殘用以會意，今則殘行而戔廢矣。”[1] 因此改寫成 “残” 並非由於理據性，而是爲了書寫更爲簡便。

5. 般

般若波羅蜜。（俄 TK116.14–1）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俄 TK116.14–3）

以上兩個字形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它們與正字的區別不大，都是改換原構件 “几”，不同的是前者改換爲 “夕”，後者改換爲 “口”。

6. 舊

須提羅子持信出家，往故村乞食與故舊妻。（俄 TK150.64–28）

根據上下文和主要構件，推斷此字爲“舊”。《説文解字》：“舊，鴟舊，舊留也。從萑，臼聲。鵂，舊或從鳥，休聲。”[2] 此字形將正字中組成意符的構件 “艸” 改換爲 “广”。

五、構件移位

漢字有很多合體字，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構成。在甲骨文中構件的組合比較隨意，可以是上下結構，也可以是左右結構，甚至正寫反寫都行。但漢字由篆書到隸書，又繼以楷書，構件的組合結構逐漸固定，特别是楷書，構件的組合方式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字。不過俗字對字形結構卻不大講究，偏旁易位的情況不時可見，事實上，許多俗字就是通過變換構件組合方式形成的。主要有左右結構變成上下結構、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半包圍結構開口方向的變化三類。

（一）左右結構變成上下結構

《説文解字》：“群，輩也，從羊君聲。”[3] 小篆寫作羣，是上下結構的字。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羣被列爲正楷，而認爲群是俗字。[4]《列女傳》《取經詩話》《古今雜劇》《太平樂府》《嬌紅記》《白袍記》《金瓶梅》等作品中都有群的寫法，説明在當時左右結構的群已經被廣泛地應用，甚至比上下結構的羣應用得還要多，但左右結構的群沒有取代上下結構的羣而成爲正字。

1. 峰

或在須彌峯，爲人所推墮。（俄 TK167 17—13）

---

①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632.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7．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8.

④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29.

《説文解字·山部》:"峯,山耑也。從山,夆聲。"[①]《集韻·鍾韻》:"峯或書作峰。"[②]這種空間位置的變更並不影響漢字音義結合的效果,只是漢字在組合上嘗試的一種遺存。

2. 峨

科甲巍峩錦繡迎。(俄 TK172 34—18)

《説文解字·山部》:"峨,嵯峨也。從山我聲。"[③]《改並四聲篇海·山部》引《玉篇》:"峩"同"峨"。"峩"字因"巍"而類化改爲上下結構,也屬於空間位置的變化。

3. 點

於自身上花黙涂之。(P28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8)

若黙不黙。(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

《敦煌俗字典》點的俗字也有寫作"黙"字形的。[④]點本是左右結構,在此處,把黑所從的義符火,從黑旁下移出,放到總體的下面,從而構成上下結構的字。

又如以下各例:

競—竞《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竞";在《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中有正字形"竸"。

潔—絜《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持戒清絜。"

勳—勲《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有大功勲。"

(二)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

1. 臂

一面二擗二手。(P25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2)

然百福莊嚴擗。(妙法蓮華經·嘱累品第二十三)

"臂"字本是上下結構,從肉辟聲,但作者把口省掉把肉旁放到尸的下面,並且在尸的上面加了一點,從而形成左右結構的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中,"臂"的俗字沒有寫作"擗"字形的,《敦煌俗字典》中,"臂"的俗字作擗[⑤],也是寫作左右結構,但是上面沒有加一點。

2. 譬

種種辟喻。(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

①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90.

② 丁度等. 集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8.

③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91.

④ 黄征. 敦煌俗字典.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84.

⑤ 黄征. 敦煌俗字典.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20.

《佛説轉女身經》亦作“譬”。《説文解字·言部》:“譬,諭也。從言,辟聲。”[1] 是一個上下結構的字,但在俗字中省掉“口”以“言”代之,形成了一個左右結構的字。上例“辟”是“臂”的俗字,也是這種情況。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中將這兩個字歸爲“省略某些‘不重要’的部分”的簡省俗字。[2] 這是從兩個角度來劃分的,並不矛盾。

3. 誓

弘誓深如海,曆劫不思議。(俄 TK168 13—10)

作是誓言。(佛説轉女身經)

《説文解字》:“誓,約束也。從言,折聲。”[3]“誓”是上下結構,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被變異爲左右結構的同時也改變了組合方式。

又如以下各例:

染—**染**《妙法蓮華經·從地湧出品第十五》:“不**染**世間法”,《佛説轉女身經》中也有此字形。

節—**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

筋—**筋**《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有大**筋**力”,《佛説轉女身經》中有正字字形筋。

巍—**巍**《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簸—**簸**《妙法蓮華經·陀羅尼品第二十六》:“**簸**蔗毗叉膩。”

壁—**壁**《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堂閣朽故牆**壁**隤落。”在同卷中有正字形壁。

鬚—**鬚**《佛説轉女身經》:“瑪瑙爲**鬚**。”

鬘—**鬘**《佛説轉女身經》:“不復貪求花**鬘**瓔珞遊戲園林。”

(三)由非半包圍變成半包圍結構

惑—**惑**《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疑**惑**不能了”;《佛説轉女身經》中也有該字形。

盛—**盛**《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淫欲熾**盛**。”

蹙—**蹙**《妙法蓮華經·勸持品第十三》:“惡口而顰**蹙**。”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1.

② 張涌泉 . 漢語俗字研究 . 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74.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2.

（四）其他

哀—**⿳亠口衣**《説文解字·口部》:“哀,閔也。從口,衣聲。”[①] 是一個包圍結構的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將“衣”字寫完整,則變成一個上中下結構的字。與此類似的還有“**⿰忄⿳亠罒衣**”、“**⿳亠里衣**”等字,分别是“懷”、“裹”的俗字。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這也可以看作是增加構件的俗字。

煙—**⿰垔火**《説文解字·火部》:“煙,火氣也。從火,垔聲。烟,或從因。”[②]《説文解字》篆字亦是左右結構的字,後者將“火”字變體,形成一個半包圍結構的字。

六、類化

類化俗字是書寫時受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響,致使構件影響字形趨同而産生的俗字。比如受上下文的影響,給本沒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是將偏旁换成與上下文字一致的偏旁。類化是俗字産生的重要途徑之一。

1. 願

我今稱念真言教,**⿰頁頁**降神通護我身。(俄 TK129.5–1)

《説文解字》:“**⿰頁頁**,選具也。從二頁。”[③]《玉篇·頁部》:“**⿰頁頁**,古文作選。”[④]《廣韻·獮部》:“**⿰頁頁**,具頁。”[⑤] 但是根據上下文的意思,“**⿰頁頁**”在此應寫爲“願望”之“願”。願,《廣韻·願韻》:“**⿰頁頁**,欲也。”[⑥] 之所以將“願”寫爲“**⿰頁頁**”,是因爲左邊的構件與右邊“頁”字形有相似之處,受影響而類化。

2. 硨磲

以金銀、琉璃、**⿰王車⿱渠王**、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中建置浮圖。(俄 TK121.8–2)

“硨磲”是一種生活在熱帶海底的軟體動物,介殼可以作飾物。因爲上下文所列物品基本都從“王”,且從“王”的字一般都有“珍貴”的意思,所以這兩個字類化爲從“王”的俗字,比原字更加具有理據。

3. 甚

苗稼不實,收穫**⿰甚少**少。(俄 TK137.35–22)

根據上下文的意思,可以斷定此字爲“甚”,只不過受了下文“少”的影響,給原本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4.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9.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0.
④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15.
⑤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94.
⑥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5.

的正字也增加了“少”這個構件,從而形成類化俗字。像這樣的類化俗字由於是在原本的正字上增加構件,容易和“增繁”俗字混淆,因此要根據上下文或者固定片語來判斷。

4. 叵

縱饒情理難容,不得心生尀耐。(俄 TK132.45–36)

《字彙·寸部》:“尀,尀耐。”[①]《正字通·寸部》:“尀,舊注音訓同叵。”[②]“尀”一般與“耐”一起出現,可見是“叵”受了“耐”的影響而形成類化俗字。《破魔變文》:“覩見如來今出世,雄心尀耐便生嗔。”《聊齋志異·瞳人語》:“黑漆似,尀耐殺人!”呂湛恩注:“尀與叵同。尀耐,不可耐也。”[③]

5. 規

明簾未卷,秘殿光舒,妙體潛彰,真尚矩密。(俄 TK133.38–9)

《説文解字》:“規,有法度也。從夫從見。”[④]這裏將“夫”改換爲“矢”,明顯是受到“矩”的影響。《玉篇·矢部》:“矩,圓曰規,方曰矩。”[⑤]“規矩”作爲一個詞語經常一起出現,久而久之,出現了類化。《干禄字書》:“䂓規,上俗下正。”[⑥]《正字通·矢部》:“䂓,規本字。”[⑦]

6. 稽

𥡴首真言秘密藏,三乘妙法甚難思。(俄 TK153.39–3)

“稽”,意爲“叩頭至地”。《正字通·禾部》:“𥡴,俗稽字。”[⑧]遼代普壤《藏掩感應舍利記》:“道成則褒揚於聲教,諦信蒙資,寂滅則碎瀝於遺形,𥡴首獲益。”

7. 恐

覷覷,眉睫上下,心懷恐懼。(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0)

廳上團練愕然驚恐。(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8)

知遠心恐怖,出營來外邊覷。(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9)

《説文解字》:“恐,懼也。從心,巩聲。”[⑨]很顯然,“恐”是涉“懼”字而類化加上“心”

① 梅膺祚.字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278.
② 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頁 569.
③ 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頁 546.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15.
⑤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13.
⑥ 顏元孫.干禄字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
⑦ 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頁 1531.
⑧ 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頁 1594.
⑨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23.

旁。當然,這個也可以看成是增加形旁的俗字。

8. 盛

示現忿怒飲血王,威光熾𤎩照十方。(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21)

赤黑熾𤎩於彼中。(俄 B59 大黑求修並作法 P48)

《漢語大字典》:"盛,興旺。"① 由此意引申而有火光旺盛意。"熾盛"就是火光明亮的意思,"𤎩"顯然是涉上文"熾"而增"火"旁。字書中並未收録這一俗字形。

9. 滋

瓦鉢磁鋼列土床,嗞味勝高陽。(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嗞"就是涉下文"味"而類化成"口"旁。《説文解字·口部》有"嗞,嗟也。從口,兹聲。"②《戰國策·秦策》:"嗟,嗞也,司空馬。"③ 但僅與此同形。

10. 答

稍得些小□□,對尌目撿取可。(後缺)(俄Инв.No.1237A 書信 P291)

"尌"顯然是涉上文"對"類化而增加"寸"旁。這一俗字形字書中不見,但是《正字通》:"譗,俗答字,舊注音剳。譗䛳言無倫脊,非。"④ 受"譗䛳"一詞影響,"答"字增加了構件"言"。

七、全體創造

以上幾種情況都是對原字進行改造或者對異形的借用,正字和俗字之間有多多少少的聯繫。這裏的"全體創造"是另起爐灶,重新創制的新字。

1. 国

唐朝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云:"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蘇,兩只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艶,□王爲國,文字(子)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⑤

其中"□王爲國"即"国",第六册中有幾處作此形:

往生安樂国。(俄 B2 1. 往生極樂偈 P2)

願生彼国,心不異緣。(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8)

如今聽信我,重鎮官封長山河,四方国柄我權握。(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1)

---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743.

②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4.

③ 劉向. 戰國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285.

④ 張自烈. 正字通. 清畏堂本,頁 2214.

⑤ 蘇鶚,張秉戍 校點. 蘇氏演義.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11.

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国法事如何有多少蹊蹺處。(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1)

"□王爲國"顯然是會意字,應是取《詩經·小雅·古風之什·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會意。"□"像四方城,"王之城"即國也。

2. 淚

"淚"字《説文解字》不收,《玉篇·水部》:"淚,涕淚也。"[①]《廣韻·至韻》:"淚,涕淚。"[②]是個從水戾聲的形聲字。《字彙·水部》:"泪,與淚同,目液也。"[③]《宋元以來俗字譜》有"泪",《取經詩話》《通俗小説》《古今雜劇》等作"泪"。[④]可見宋元時期"泪"字已經作爲俗字廣範流通,而"泪"則是一個從水從目的會意字,所以是全體創造的俗字。有些方言中把"眼淚"叫"眼睛水",大概就是"泪"字的構形理據。

3. 萬

心本清虚,不關修證,名苦諦性,舍**万**法。(俄 TK116.14–7)

《玉篇·方部》:"万,俗萬字。十千也。"[⑤]《集韻·願韻》:"萬,數也。通作万。"[⑥]《字學三正》:"萬,俗作万。"此字形是全新構造的俗字,和原本的"萬"在形體上没有聯繫。

4. 蘇

悶絕擗地,良久乃甦。(俄 TK119.9–7)

這是因會意而構成的俗字。《篇海類編·人事類·生部》:"甦,死而更生曰甦。"[⑦]《顏氏家訓·雜藝》:"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更生爲甦,先人爲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⑧]

5. 妝

梳粧淺淡忒妖嬈。(俄 TK172 34–7)

《説文解字系傳·女部》:"妝,飾也,從女牀省聲。臣鍇曰今俗作粧。"[⑨]因爲"妝"作爲形聲字,表音符號已經不爲一般人所辨識,而整體創造的新字"粧"具有更強

①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53.

②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00.

③ 梅膺祚.字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245.

④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46.

⑤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270.

⑥ 丁度等.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549.

⑦ 宋濂.篇海類編.明刻本.卷三十九.生部第六十一, 頁 39.

⑧ 顏之推.顏氏家訓.影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79.

⑨ 徐鍇.説文解字系傳.祁嶲藻刻本,頁 995.

的表音性。

6. 聲

多,上[口+声]。(俄 TK252　2–1)

"[口+声]" 即 "聲" 的俗字,《改併四聲篇海·士部》引《併了部頭》:"声,音聲,俗用。"[1] 即在用俗字 "声" 的同時爲了凸顯其表意功能增加意符 "口",成爲一個新造的俗字。

以上只是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現的俗字劃分的範圍,對於整個俗字系統來説,肯定不夠全面,而且根據每一類的標準,有些字可能有屬於兩種類型的,所以儘作分類舉例,不統計每類的數字。這個分類主要根據字形及俗字産生的一般書寫心理加以劃分,以供參考。

① 韓孝彦 . 改併四聲篇海·大明萬歷本·第十一篇,頁 20.

第三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與研究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

本節選取文獻中 120 余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俗字,綜合運用俗字研究方法對所選取的俗字進行詳細考證分析,參考《説文解字》《干禄字書》《正字通》《字彙》及《宋元以來俗字譜》等字書,部分俗字考證中引用簡帛用字或石刻用字以期探討俗字的流變過程。所選俗字例應當具備以下條件:第一,文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常用字,如"某"、"等" 等字;第二,在字書中較少收録且具有研究意義的俗字形,如"害"、"珍" 等;第三,在俄藏出現頻率高的俗字形,可以進行俗字比較研究,如 "卑" 下從 "卑" 字等。通過俗字集中考釋,可以爲進行俗字的整理與分析提供依據,有利於俗字類型分類的準確性。

1. 寶

《妙法蓮華經・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時多寳佛告彼菩薩。"

《説文解字・宀部》:"寶,珍也。從宀,從王,從貝,缶聲。"[①]《干禄字書》:"寳、寶,上通下正。"[②]《五經文字》卷上缶部:"寶,從缶,從尔訛。"[③]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七《無垢浄光大陀羅尼經》音義:"寶,《字書》正從缶(缶)作珤(珤),云珍也。經從尔作寳,俗字也。"[④]

又作 "宝" 字形:

宝殿光明同極樂,無量莊嚴應無極。(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11)

七宝爲地,水鳥樹林皆演法音。(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5)

此貴宝,勞覷著。(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1)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②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20.

③ 張參 . 五經文字 .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頁 14.

④ 慧琳 . 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85.

《宋元以來俗字譜》有“寶”,《列女傳》《取經詩話》《通俗小説》等均作“宝”。[①]宝是一個省去部分構件的簡化俗字。《説文解字》:“寶,珍也。從宀,從王,從貝,缶聲。古文寶省貝。”[②] 甲古文字形作“[illegible]”,從宀,從王,從貝會意,意爲“貝與玉在宀中”[③]。古金文與篆文又增“缶”,所以到《説文解字》就成爲一個形聲字。其形複雜,筆畫繁多,俗書去掉貝、缶,只留下“玉在宀中”,亦是“寶”的意思。

2. 備

察供養種俻辦所察母。(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1)

《干禄字書》:“俻、偹、備,上俗,中通,下正。”[④]《正字通·人部》:“俻,俗備字。”[⑤]《玉篇·人部》:“備……俻,同上,俗。”[⑥]《復古編》:“備,慎也。別作‘俻’,非。”[⑦]《碑別字新編》唐大泉寺三門記作“俻”。[⑧]《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有此形。

3. 被—祓

又令如作盖(壇)祓。(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2)

一切不空祓空(染)。(俄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P180)

(與)彼爲因祓不定。(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0)

《説文解字·衣部》:“從衣,皮聲。”[⑨]《隸釋·卷第三》樊毅複華下民租田口筭碑:“聖朝勞神日昊廣祓四表。”[⑩]《碑別字新編》魏比丘尼統慈慶墓誌作“祓”。[⑪] 由于“衣”和“示”在作形符時字形非常相像,故而在俗字中經常將這兩個形符混淆、混用。

4. 本

家本所生(處)。(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5)

所依所入摩訶衍根本。(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27)

---

①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22.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51.

③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頁804.

④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35.

⑤ 張自烈.正字通·人部.清畏堂本,頁41.

⑥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49.

⑦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12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86.

⑧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90.

⑨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72.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38冊·形體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70.

⑪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40.

依根夲摩訶衍法。(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28)

序統諸佛降靈之夲致也。(妙法蓮華經弘傳)

生之爲生也,其夲末始有生也。(莊子義)

《説文解字・木部》:"本,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①]《干禄字書》:"夲本,上通下正。"[②]《碑別字新編》漢白石君碑中作"夲"形。[③]《隸辨》白石神君碑:"具載夲末。"[④]《龍龕手鏡》:"夲,音夲。〈玉篇〉'根夲也'"。[⑤]《五經文字》卷上木部:"本本,上《説文解字》從木,一在其下,下今經典相承隸省。"[⑥]《敦煌俗字研究》:"〈王二〉同一小韻'夲,正作本'。"[⑦]《敦煌俗字研究》:"音滔的'夲'載籍罕用,所以根本的'本'寫作'夲',一般並不會發生意義上的混亂,這也是俗字'夲'至今沿用不絕的原因所在。"[⑧]《妙法蓮華經》與《佛説轉女身經》中均有字體,應是"鉢"之俗體鉢。

5. 鼻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俄 TK97 南華真經 P343)

《干禄字書》:"鼻、鼻,上通下正。"[⑨]《碑別字新編》魏元延明墓誌作"鼻"。[⑩]《隸辨》:"亦作鼻,白亦自字,下譌從卑。"[⑪]

6. 閇

閇一切诸(惡)趣门。(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9)

《説文解字・門部》:"闔門也。從門。才,所以歫門也。"[⑫]《干禄字書》:"閇、閉,上俗下正。"[⑬]《碑別字新編》隋張喬墓誌作"閇"。[⑭]

7. 畢

供養未畢時。(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2)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8.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0.

③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

④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00.

⑤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81.

⑥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9.

⑦ 張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665.

⑧ 張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665.

⑨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5.

⑩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頁 311.

⑪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208.

⑫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48.

⑬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7.

⑭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6.

畢竟超過一切。(俄 TK75 文殊菩薩修行儀軌 P151)

《正字通》舊本首卷:"畢,俗作畢。"[①]《碑別字新編》漢曹全碑作"畢"。[②]《隸辨》曹全碑:"攜艾王敞王畢等。"[③]"畢"俗作"畢",是將正字作簡化,通過減少筆畫使字形簡單,也更易認知和書寫。

8. 賓

劫賓那。(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非所以賓之也。(莊子義)

《說文解字・宀部》:"賓,所敬也。從貝,丏聲。"[④] 正字"賓"的小篆寫作"賓",楷定後寫作"賓"。《九經文字》:"經典相承作賓已久,不可改正。"[⑤]《廣碑別字》收録的《魏司馬昇墓誌》見"賓"。

9. 阜

其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埠。(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7)

《龍龕手鏡》不收此字,但是上聲阜部有阜、阜、阜,三同。注引《釋名》云:厚也,厚土曰阜。[⑥] 可知上三字均爲"阜"。《說文解字》無"阜"。《爾雅・釋地》:"大陸曰阜。"[⑦] 邢昺疏引李巡曰:"土地高大名曰阜。"《釋名・釋山》:"土山曰阜。"[⑧] 則知"阜"本義爲土山,但是表義不明顯,俗書遂加注"土"旁,此字是增旁俗字。

10. 纔

玉杵擲而魔軍膽碎,香煙纔起上無窮頂之方,妙韻初宣。(俄Инв.No.4270 大隨求陀羅尼 P304)

《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纔,《太平樂府》《白袍記》《嶺南逸事》作"纔",其他字形與此略異。[⑨] 毚,《說文解字・㲋部》:"毚,狡兔也,兔之駿者。從㲋、兔。"[⑩]《廣韻》:"士

①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

②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76.

③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69.

④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0.

⑤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九經字樣).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98.

⑥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295.

⑦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98.

⑧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51 冊・释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56.

⑨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81.

⑩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3.

咸切”,[1] 以此爲聲符的“饞”、“讒”的俗字規律也與“纔”同。《宋元以來俗字譜》作饞,《太平樂府》《目連記》《金瓶梅》作“饞”。[2] 讒,《烈女傳》《東牕記》作“讒”。[3] 㲋、免形似,遂簡化爲免,下一形用兩點代替。這是以簡筆代繁筆的俗字。

11. 曾

是諸大衆得未曽有。(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也有此字形。《説文解字・八部》:“曾,詞之舒也。從八,從日,囟聲。”[4]《九經字樣・日部》:“曾、曽:上〈説文〉,下經典相承隸省。”[5]“曾”手寫通常作“曽”。《佛説轉女身經》中“憎”寫作“憎”,“增”字在《妙法蓮華經》中作“增”,在《佛説轉女身經》中作“增”。

12. 處

遍舍衛國處處皆雨金色蓮華。(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2)

或殿堂內清淨之處。(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3)

《説文解字・几部》:“從几,從夂。”[6]《五經文字》卷下虍部:“處,從夂從几,俗作處,非。”[7]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一《轉識輪》音義:“處,經文作處,草書誤也。”[8]《正字通》舊本首卷:“處,俗作處。”[9]《復古編》:“処,止也。別作處,非。”[10]《隸辨》靈臺碑:“厥處夷平。”[11]《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作“處”、“處”形。[12] 由以上各書觀點可看出,“處”、“處”兩形都爲“處”之俗形,除此,關於“處”的俗形還有處、處、處、処、処、處等,

①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66.

②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07.

③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85.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8.

⑤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编辑委员会.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九經字樣).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108.

⑥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99.

⑦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87.

⑧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慧琳.一切經音義 CBETA 電子版,2001,頁 836.

⑨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7.

⑪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1.

⑫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68.

變化形式多樣。

13. 船

如渡得舩。(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三)

《説文解字·舟部》:“船,舟也。從舟鉛省聲。”[①]“舩”是以楷書轉寫“船”的草書所致。《敦煌俗字研究》:“〈王一〉平聲仙韻:‘船,繩川反,舟。通俗作舩。’”[②]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三《新嚴華經》第二三卷音義:“船,《説文解字》云從舟、沿省聲……經文作舩,或作舡,皆非本字。”[③]《復古編》船字下:“舟也。從舟,鉛省,別作舩、舡,並非。食川切。”[④]《廣碑別字》未見此俗字。

14. 牀

師云:哪個是禪林,指出來。僧無語。(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7)

瓦鉢磁鋼列土床。(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衣服、飲食、床褥、湯藥一切樂具充滿其中。(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9)

“林”字字典辭書不經見,《景德傳燈録》同卷有“師敲禪牀曰:過遮裏來。”(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7)通過異文比勘可知,此字爲“牀”。《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牀”,《嶺南逸事》作“林”。[⑤]同時,俗書多將“爿”與“疒”相混,如“莊”寫作“疰”。

15. 純

紇一變化生。(妙法蓮華經·弟子授記品第八)

《説文解字·糸部》:“純,絲也。從糸,屯聲。”[⑥]“屯”旁俗書皆或作“乇”,故“純”或作“紇”。唐《楊純墓誌》已見“紇”字。《隸釋》楚相孫叔敖碑:“君受紇靈之精,懷絕世之才。”[⑦]《龍龕手鏡·糸部》:“紇,今;常論反,孝篤至美也,又好也,文也,大也。”[⑧]文獻中俗字“釯”、“頊”也是如此,它們的正字分別爲“鈍”、“頓”。

---

①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8.

② 張涌泉. 敦煌俗字研究.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926.

③ 希麟. 續一切經音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37.

④ 張有撰,李學勤主編. 復古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160.

⑤ 劉復,李家瑞.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20.

⑥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1.

⑦ 洪适. 隸釋隸續. 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7.

⑧ 行均. 龍龕手鏡.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98.

16. 瓷

夫標瓶儀者甆□□色瓶一座，無時用柒寶甆瓶亦得。（俄Инв .No.274 2. 金剛亥母自標授要門 P276）

《正字通・瓦部》："瓷，俗改作甆。"①《説文解字・新附》："瓷，瓦器。從瓦，次聲。"②"次"《廣韻》爲"七四切"，③ 去聲至韻清母，"兹"爲"子之切"，④ 平聲之韻精母，兩字聲韻皆有聯繫，故而爲聲旁音近而換用的俗字。

17. 從

皆從(此)經出。（俄 TK2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19）

以求解免順従之不暇。（莊子義）

《説文解字・从部》："從，隨行也。從辵，從从，亦聲。"⑤《干禄字書》："従從從，上中通，下正。"⑥《碑别字新編》唐左光禄大夫段瑗墓誌作"從"。⑦《隸辨》史晨後碑："従越騎校尉拜。"⑧"従"字概是爲了簡省笔畫而得來的俗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作"從"，《取經詩話》《嶺南逸事》作"従"，以點畫代替繁筆。⑨ 作"従"字形的又如：

爾時，金剛手菩薩在毗盧遮那佛大集會中従座而起。（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即成想従印流出無量諸供養。（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5）

従冥入於冥。（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0）

以"從"爲聲旁的字亦作此。如：

蓯蓉。（俄Инв .No.6867 敕賜紫苑丸方 P320）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1）

七寶塔高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旬。（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41）

利用偏旁分析法可知，以上三例中的分别爲"蓯"、"蹤"、"縱"的俗字。"蓯蓉"是一種藥名，《敕賜紫苑丸方》是單個藥方，主要内容是藥方及用法，共列二十四味藥。

---

① 張自烈．正字通．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17.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69.

③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01.

④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6.

⑤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69.

⑥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11.

⑦ 秦公．碑别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58.

⑧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5.

⑨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7.

其他兩個也都文義允當。

18. 粗

有四天母，黑色空行母，綠色䴥麻母，紅色具色母，黃色頭生母。（俄 Φ249Φ327 金剛亥母修習儀 P106）

《廣韻·模韻》："䴥，米不精也。"[①]《正字通·米部》："䴥，粗、麤同。俗作䴥。"[②]《説文解字·米部》："粗，疏也。"[③] 段玉裁注："疏，《大雅》：'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麤即粗。"[④]《説文解字·鹿部》："麤，行超遠也。從三鹿。"[⑤] 甲骨卜辭中"麤"從二鹿。由《説文解字》可見，"粗"之本義與"麤"並不相同，前者專指"粗糙的米"，引申爲"粗糙"；後者則是"行超遠也"。麄，《玉篇·鹿部》："麄，踈也。本作麤。"[⑥] 由此可知，"麄"爲"麤"之省，加"米"之"䴥"專指"粗糙的米"，爲"粗"的俗字。

19. 燈

內入熟肉並插雜色旗幡及灯一盞。（俄 Φ234 多聞天陀羅尼儀軌 P104）

《正字通·火部》："灯，俗燈字。"[⑦]《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燈"，《通俗小説》《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太平樂府》《嬌紅記》《白袍記》等十部書中均作"灯"。[⑧]"丁"在《廣韻》中爲"當經切"，[⑨] 平聲青韻端母，"登"在《廣韻》中爲"都滕切"，[⑩] 平聲登韻端母，讀音相近，因此屬于聲旁音近而換用的例子。

20. 頂

顶。（俄 Φ249V Φ327V 雜寫 P108）

《漢語大字典》作"顶"，"頂"的簡化字。《宋元以來俗字譜》作"頂"，《目連記》中作"顶"。[⑪]《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有"雜寫"、"習字"兩種文獻，是學童習字時所寫的字，應當是當時通行的字體，"顶"字出現在"雜寫"中，這説明在當時"顶"

①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3.

② 張自烈．正字通．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45.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7.

④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331.

⑤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3.

⑥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438.

⑦ 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頁 1286.

⑧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52.

⑨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56.

⑩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57.

⑪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05.

已經是個通行的字了。這是以竪畫代替兩條橫畫的俗字，這種規律在《劉知遠諸宮調》中的系統性更加顯著。

現代楷體	見	賢	着	身	霄	且
俗字	见	贤	着	身	霄	且
現行簡化字	见	贤	着	身	霄	且

21. 鬥

那裏君王閗著臣死，這裏臣閗著君亡。（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3）

洪信洪義難爲閗，四口傷折怕命休。（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3）

不閗十合，一人得便，鬧中朵（躲）過器械。（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6）

張涌泉先生考證"鬭"字時是這樣説的：鬭，從鬥，斲聲，不但筆畫複雜，而且曲曲折折，頗不便書寫，俗書遂把外邊的形旁簡化爲"門"或"门"，其聲旁則借用音近的"斗"字來表示。近代俗字以"斗"爲"鬭"，其實也是借用了"閗"（或"閗"）這個俗字的聲旁。① 裘錫圭先生在《漢語俗字研究》"序"中特意提出了這個例子，認爲此例讓他"得到了很多關於具體的俗字的新知"而加以贊賞。但是仔細考察一下資料，這樣的説法是有些小問題的。

鬭，《説文解字·鬥部》："鬭，遇也。"② 段玉裁注："凡今人云鬭接者，是遇之理也。"③ 意爲遇合，拼合。也作"鬥"，是戰鬥、爭鬥的意思。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鬭，爭也。"

鬥，《説文解字・鬥部》："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④ 段玉裁注："當云爭也。"⑤

閗，《漢語大字典》：同"鬭"。《改併四聲篇海・鬥部》引《俗字背篇》："閗，閗爭。"《字彙・鬥部》："閗，俗鬭字。"⑥

斗，《漢語大字典》："鬥"的簡化字。⑦

按照張涌泉先生的意思，這個字的變化過程是這樣：鬭—形旁簡化爲門或门；聲旁借用斗—閗、閗—借聲旁—斗，這樣的説法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作爲"鬥爭"

① 张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87.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3.
③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14.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3.
⑤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14.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4515.
⑦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2252.

義的本字“鬥”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俗字“鬦”。因此,我們認爲,這個字的發展脉絡應該是這樣:

鬥—加注聲符—鬦—形符形近换用—閗—簡省—闬—省形符留聲符—斗。

而關于“鬭”的幾種説法都是因爲它和“鬥”爲异體字。下面還有一例,更能説明問題。

火巷里閙悠悠。(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9)

利用“門”字簡化的條例可知此字应当是“鬧”。《廣韻·效韻》:“閙,同夾。”周祖謨校勘記:“閙,當作鬧。”[1] 而《集韻·效韻》正作“鬧”。[2]《正字通·門部》:“閙,鬧字之譌。《説文解字》載《鬥部》,舊本音義同鬧,附《門部》,非。”[3]“鬧”,《説文解字·新附》:“鬧,不静也。從市、鬥。”[4] 代入原文“火巷里鬧悠悠”文義允當。將“鬧”寫成“閙”,其實是形近换旁的俗字。後來根據“門”的簡化條例而成從“门”從市之字,再點畫竪畫相連成“闹”。《宋元以來俗字譜》作“閙”,《古今雜劇》《目連記》作“闹”。[5] 這個字的演變過程應該是“鬧—閙—闹”。

22. 斷

(既)入十地,則能断(除)。(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6)

及與断苦法。(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佛説轉女身經》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也都有此寫法,但是,《佛説轉女身經》中有斷。《説文解字·斤部》:“斷,從斤,從㡭”。[6]《干禄字書》:“断斷,上俗下正。”[7]《五經文字》卷中斤部:“斷,作断非。”[8]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大般若經》第三三〇卷音義:“斷,有作断,俗字也。”《玉篇·斤部》:“斷,丁管、徒管二切。□也。又丁亂切,决也。断,同上,俗。”[9]《廣韻》:“斷,斷绝。俗作𣂔、断。”[10]《干禄字書》:“断𣃔斷,上俗

① 陳彭年等. 宋本廣韻.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21.

② 丁度等. 集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585.

③ 張自烈. 正字通.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5.

④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4.

⑤ 劉復,李家瑞.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 100.

⑥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00.

⑦ 顏元孫. 干禄字書.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18.

⑧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56.

⑨ 顧野王. 宋本玉篇.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15.

⑩ 陳彭年等. 宋本廣韻.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81.

中通下正。”[1]《復古編》:“斷,截也。作斷、断並非。”[2]《碑別字新編》唐柳君太夫人杜氏墓誌作“断”。[3]《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亦有此形。此外,亦有作“断”形,如“捨入十向,方得断(除)”。(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6),亦爲“斷”之減形俗字。“断”字現已成爲通用簡體字,“斷”爲繁體字。《廣碑別字》未見此俗字。

23. 堆

其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阜。(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7)

《龍龕手鏡》上聲卷土部有堆等四體爲俗,“堆”爲正。[4]“堆”,《說文解字》無,但是可以分析得知是一個“從土,隹聲”的形聲字。“隹”中古音爲“職追切”,[5]平聲脂韻章母,“追”爲“陟隹切”,[6]平聲脂韻知母,因而兩字讀音相近而換用。

24. 惡

我爲當來末法雜染世界惡業衆生説無量壽如來陀羅尼。(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是人先世罪(業)应堕惡。(俄 TK42、TK44、TK46、TK48、TK49、TK52、TK54、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32)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9)

于中多有造諸惡業而复中夭。(俄 TK21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2)

《干祿字書》:“悪惡,上通下正。”[7]《廣韻》:“惡……悪,俗。”[8]《碑別字新編》魏元壽安墓誌作“悪”。[9]《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取經詩話》亦作“悪”形。[10]《顏氏家訓·書證篇》記當時俗書中出現的“惡上安西”,即指此字而言。“惡”字上半曲折來去,難以書寫,故而省略筆畫,改曲筆爲直筆,簡省了很多。抄寫者爲了節省時間,將正字簡化

---

①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0.

②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 · 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93.

③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06.

④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45.

⑤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

⑥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

⑦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49.

⑧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49.

⑨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01.

⑩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35.

書寫,"亞" 連筆書寫爲 "西",經過長時間的簡化書寫,又出現了 "恶",即現行簡化漢字。"惡" — "恶" — "恶",也反映了俗字是趨于簡便的,以及漢字簡化的過程。

25. 恩

潛龍聽而怒發,欲報一飯之恩。(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0)

《宋元以來俗字譜》所引《通俗小説》《古今雜劇》《太平樂府》等書作 "恩"。[①] 這是屬于改變筆畫的俗字,找不出什麽非改不可的理由。"因",《干禄字書》平聲卷:"囙、因,上俗下正。"[②]《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處:

宿世囙緣。(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8)

以何囙緣而現此相。(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0)

同篇 "此是何因緣" 中又作 "因",相比勘可以確證 "囙" 爲 "因" 之俗。利用偏旁分析法可知以下兩字:

謾哽咽,短嘆長吁。(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1)

伊非貧賤者,先許咱兩個,待爲姻眷。(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2)

第一例當爲 "咽" 之俗,第二例爲 "姻" 之俗,代入原句,文義允當。

26. 貳

小麥弍拾壹石捌斗。(俄 B53 申亦集乃路總管府驗粮文 P15)

《説文解字・二部》:"弍,二的古文。"[③]《龍龕手鏡》無此字,但平聲戈部有二字:弍、弍,二音三。[④] 可與此比勘。在日常生活中,數字承擔了很重要的任務,所以專門有大寫的數字。但是"貳" 的筆畫繁多,遂省略 "貝" 成 "弍"。或者借 "二" 之古文 "弍" 作爲 "貳" 的俗字,也是爲了簡省方便。

27. 幡

上張花蓋,周匝懸幡。(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起七寶塔,高廣漸小至于梵天,懸諸幡蓋。(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9)

《龍龕手鏡》平聲卷心部:"憣,俗,孚袁反,正作 '幡'。"[⑤] 同部下有 "憧","昌容反,往來皃也。又俗,宅紅反,憧幡,正作 '幢'。"[⑥] "豎心" 與 "巾" 部因形近而混用,形成

---

①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33.

②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85.

④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73.

⑤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6.

⑥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4.

俗字。

28. 凡

凢所有相皆是虛妄。(俄 TK2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15)

《干祿字書》:"凢、凡,上俗下正。"[1]《正字通》舊本首卷:"凡,俗作凢。"[2]《復古編》:"凡,最括也。别作亢,非。"[3]"凡"在金文中象造器的模型,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凡"字還有作"凢"形,如"凢所有身能擁護"(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6);"大凢科判"(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50)等。《五經文字》卷上二部:"凡,相承作凢者訛。"[4]《碑别字新編》魏魏靈藏造象作"凢"形。[5]《宋元以來俗字譜》均作"凢"形。[6]

29. 犯

持諸戒行頭陀功德終不違犯。(佛説轉女身經)

《妙法蓮華經》中也作"犯"字形。《説文解字·犬部》:"犯,侵也。從犬,㔾聲。"[7]《字鑑》卷三範韻:"犯,防欄切,《説文解字》'侵也',俗從辰巳字作犯,誤。"[8]《廣碑别字》收録的唐《宣州參軍事許堅墓誌》寫法與此同。

30. 奮

諸佛師子奮迅之力。(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1)

《龍龕手鏡》去聲卷大部有三俗一正,其中一俗與此同。[9]《干祿字書》中"旧臼,上俗下正"[10],可見"旧"爲"臼"之俗,而"田"與"臼"形似,故而也俗寫爲"旧"了,正字爲"奮"。

31. 負

右肩復負无量(樂器)。(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4)

---

① 顔元孫 . 干祿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6.

②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2.

③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71.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82.

⑤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

⑥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15.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5.

⑧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426.

⑨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58.

⑩ 顔元孫 . 干祿字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1.

《説文解字・贝部》:"恃也。從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①]《五經文字》卷上贝部:"從人下貝,⺈,古人字,作負及以人爲刀者非。"[②]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大般若經》第五〇三卷音義:"負,人下有貝,會意字也。俗從力或從刀,并非字意。"《字鑑》卷四遇韻:"負,擔也。俗從力從刀作負、負,皆非。"[③] 蓋負物需要力氣,故俗字從"力"。《隸辨》孫叔敖碑:"雖言千金實不負也。按:碑復變從力。"[④]《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古今雜劇》亦作"負"形。[⑤]

32. 富

大富長者則是如來。(佛説轉女身經・信解品第四)

青龍富貴貴人名。(俄 TK172 34—3)

貴神家貴富家稱。(俄 TK172 34—6)

《莊子義》中"貴人富商之家求禪者斬之"亦作此形。《説文解字》:"富,備也,一曰厚也。從宀,畐聲。"[⑥]《干祿字書》:"冨、富,上俗下正"。[⑦]《五經文字》:"富,作冨者訛。"[⑧] 俗書"冖"旁與"宀"旁不分。

33. 鼓

一切樂器不鼓自鳴。(佛説轉女身經)

如是天樂不鼓自鳴。(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俄 TK97 南華真經 P353)

《説文解字・鼓部》:"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從壴,支象其手擊之也"。[⑨]《隸釋》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鍾磬瑟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0.

②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6.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29.

④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14.

⑤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85.

⑥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0.

⑦ 顏元孫.干祿字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27.

⑧ 張參.五經文字.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頁 15.

⑨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2.

皷。”[①]《干禄字書》:“皷鼓,上俗下正。”[②]《五經文字》卷下壴部:“鼓,鼓作、皷皆非。”[③]《復古編》卷上:“鼓,郭也,春分之音,别作皷、皷,並非。”[④]《字鑑》卷三老韻:“鼓,公土切,革音之器,《五經文字》雲作皷非。”“鼓”本從“支”,蓋由於和“鼓”的用料有關,所以改换偏旁“支”爲“皮”。[⑤]

34. 寡

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説文解字》:“寡,少也。從宀從頒。頒,分賦也,故爲少。”[⑥]《干禄字書》:“寡寡,上俗下正。”[⑦]《敦煌俗字研究》:“〈王二·馬韻〉:‘寡,俗作寡’”。[⑧]《龍龕手鏡》宀部:“寡,俗;寡,俗通;寡,正。”[⑨]

35. 關

針關里脱得命,豈敢停待。(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0)

分明認是,一個小蛇兒迭七寸,直入西房,門户不曾關定。(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2)

根據“門”字簡化條例,可知爲“閞”、“関”與“關”通用,“関”,《玉篇·門部》:“關……関,同上,俗。”[⑩]

36. 觀

西方觀世音。(俄 B2 1. 往生極樂偈 P1)

即思維觀察一切有情本性清淨。(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觀自在菩薩及蓮花部聖衆皆來加持。(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4)

利用審查文義的方法,確定此字爲“觀”的俗字。與正字之别在於將中間的“吅”用一横取代。無獨有偶,“灌”的俗字也作此。

---

① 洪适 . 隸釋隸續 . 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9.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17.

③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89.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75.

⑤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19.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⑦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20.

⑧ 張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92.

⑨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6.

⑩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212.

師問:灌谿作麼生。灌谿云:無位。(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1)

37. 害

能灭生死(留)消(伏)(於)毒害。(俄 TK70 佛説高王觀世音經 P91)

爲利殺害。(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巧作詐僞,殺生害命以遂己欲。(俄 Φ337 佛説竺蘭陀心文經 P129)

入已害有情,毁師壞正法。(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4)

《説文解字》:"害,傷也。從宀,從口。宀口,言從家起也。"[①]《玉篇·宀部》:"害,俗作害。"[②]《五經文字》卷上宀部:"害,從丯,丯音戒。《石經》省從士從工者訛。"[③]《干禄字書》:"害害,上俗下正。"[④]《龍龕手鏡》宀部去聲:"害,古。害,正。"[⑤]害形,非古字,應爲"害"之俗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一《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第一卷音義:"害,經作害,俗字也。"[⑥]《碑别字新編》漢武榮碑作"害"、魏元融墓誌作"害"。[⑦]《隸辨》史晨奏銘:"皆爲百姓興利除害。"[⑧]由"害"作"害"形,從而加"刀(刂)"之"割"字俗形即爲"割",如:

大鐵器械割。(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明)王悉哩形嚕割。(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7)

38. 横

不墮非横死亡。(俄 TK76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 P160)

聖(眾)横招。(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3)

《干禄字書》:"横横,上通下正。"[⑨]《復古編》:"横:闌木也。從木黄,别作横、黌,並非。"[⑩]《碑别字新編》唐大達法師塔銘作"横"。[⑪]俗字形體中,凡從"木"之字,其俗形都改"木"爲"手(扌)",如"極"、"桃"、"樣"等字都如此。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210.

③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2.

④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37.

⑤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7.

⑥ 慧琳.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85.

⑦ 秦公.碑别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16.

⑧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36.

⑨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23.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5.

⑪ 秦公.碑别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354.

39. 弘

發𢏺(誓)願亦復如是。(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皆𢏺秦本。(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説文解字・弓部》:"弘,弓聲也。從弓厶聲。厶,古文肱字。"①《干禄字書》:"𢏺弘,上俗下正。"②《敦煌俗字研究》:"〈王二〉平聲登韻 '弘,胡肱反,大。通俗作𢏺' 俗書尖口方不分,故弘俗作𢏺"。③《復古編》:"弘,弓聲也。行弓、厶。厶,古文肱。別作弘、弘,並非。"④《碑別字新編》隋範安貴墓誌作"𢏺",遼馬直溫妻張氏墓誌作"弘"。⑤在《碑別字新編》中有作"弘"形的,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弘"的俗字也有此形,如"弘誓深如海"。(俄 TK9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P32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有作弘,俗書"口"多作"厶",所以,俗字説、悦、脱、禪、損、獸、戰、鋭、闡、圓(均出於《妙法蓮華經》)的正字分别爲"説"、"悦"、"脱"、"禪"、"損"、"獸"、"戰"、"鋭"、"闡"、"圓"。其中,《妙法蓮華經》中也有作禪、《佛説轉女身經》中有作戰的。

40. 灰

身如灰色(護)正法。(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0)

《説文解字・火部》:"死火餘燼也。從火從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⑥《干禄字書》:"灰灰,上俗下正。"⑦《字鑑》卷一灰韻:"灰,俗作灰。"⑧《正字通》舊本首卷:"灰,俗作灰。"⑨《復古編》:"灰,死灰餘燼也。從火、又,别作灰,從厂,非。"⑩

41. 吉

有大慧妙吉祥菩薩。(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1)

《説文解字・口部》:"善也。從士口。"⑪《隸辨》桂陽太守周景功勳銘:"崇舉濟濟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0.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6.

③ 張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205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册・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8.

⑤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4.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8.

⑦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6.

⑧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04.

⑨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2.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册・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5.

⑪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3.

𠮷士。”[①]《字鑑》卷五质韻:“吉,《説文解字》善也。俗作𠮷,非。”[②] 士与土因字形相近经常混同使用,故而在寫“吉”字時,往往會將兩横長短混淆,世人相習沿寫,繼而產生俗字𠮷。

42. 寂

一日雨下,上坐曰:好雨。𡧯闍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6）

𡧯滅爲滅諦。(俄 Дx 2823 三寶等問答 P148)

究竟永𡧯滅。(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0)

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𡧯然禪定。(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5)

《龍龕手鏡》平聲宀部:寂、宋、宊,三俗;𡧯,今,亦通。安也,静也。[③] 平聲卷心部:惄、愵,二俗;惄,正。[④] 入聲卷石部:砉,俗;砉,正。[⑤] 由此可知,“叔”根據草書楷化,已經固定爲字體的一種。而從“叔”之“寂”,也是據草書楷化的俗字。

43. 舉

末後三分夆弋鋋,不暫停閑。(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自從罹亂士馬夆,都不佀良晉交兵多戰賭。(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夆步如飛來到,見莊院景堪題。(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説文解字·夂部》:“夅,服也。相承不敢竝也。”[⑥] 段玉裁注:“上從夂,下從反夂。‘相承不敢竝’,夅服之意也。凡‘降服’字當作此,‘降’行而‘夅’廢矣。”[⑦]《玉篇·夂部》:“夅,伏也。今作降。”[⑧] 從字形看,似爲“降”,但是代入原文,顯然不合文義。《改併四聲篇海·夂部》引《俗字背篇》:“夆,音舉,義同。俗。”此字與“夅”稍有異,但是“舉”代入原文,很合文義。“夆”應當是“夆”的變體,因此也是“舉”的俗字,這是以符號代替繁筆的類型。

44. 憍

尊者阿憍陳如即從禪起。(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2)

---

①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68.
②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40.
③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8.
④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9.
⑤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45.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4.
⑦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37.
⑧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90.

沒有"喬"字俗形,只存在憍之用例。《干祿字書》:"髙喬,上俗下正。"[①]《碑別字新編》隋段摸墓誌中"喬"作"髙"。[②]《隸辨》陳球碑:"司空髙玄。"[③]《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喬"字俗形亦作"髙"。[④] 俄TK58之"憍"正是依照"喬"之俗形增加形符"心(忄)"而作"憍"。

45. 劫

汝等若於無量億刧說不能盡。(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

《妙法蓮華經》中有正字字形"劫"。《說文解字・力部》:"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⑤]《五經文字》卷中力部:"刧,幾業反。又從刀者。具爲劫脇之劫。其從刀者本是或體,今經典並從力。"[⑥]《廣韻・業韻》:"劫,俗坐刼。"[⑦]《字鑑》卷五業韻:"劫,訖業切,俗作刼。"[⑧]《廣碑別字》無此字。

46. 決

爾時彌勒菩薩欲自决疑。(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俄TK21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P1)

《妙法蓮華經》中有"决"形,《佛說轉女身經》中有"决"形,但在《妙法蓮華經》中有正字字形"決"。《說文解字・水部》:"決,行流也。從水,從夬。"[⑨]《隸辨》周憬功勳銘:"禹不決江踈河。碑變氵從冫,今俗。"[⑩]《干祿字書》:"决決,上俗下正。"[⑪]《五經文字》卷下水部:"決,作决訛。"[⑫]《復古編》:"決,別作決從冫,非。"[⑬] 决字的右旁,應是

---

① 顔元孫.干祿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20.

②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93.

③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重印),頁50.

④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11.

⑤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92.

⑥ 張參.五經文字.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頁49.

⑦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59.

⑧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446.

⑨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33.

⑩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重印).頁174.

⑪ 顔元孫.干祿字書.文化十四年刊, 頁46.

⑫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12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64.

⑬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12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205.

隸定的結果。小篆"夬"作𡘨,與"史"字下部同樣,小篆從又,楷書呈交叉形,"𡗗"字右旁,是隸定的結果。俗書從氵從冫不分,故"決"俗書作"决"。此外,從"夬"的"缺"、"快"二字,在第二冊中也可見其俗形,如TK58 鈌、怏形。

47. 將

欲将何文名爲躰大。(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45)

《五經文字》卷上爿部:"將將:上《說文解字》,下經典相承隸省。"[①]《龍龕手鏡》爿部:"將,即羊反。"[②] 亦即將字。《字鑑》卷四漾韻:"將,俗從爪作将誤。"[③]"將"字右上部從肉,隸變省作爫,與"爪"相混。此外,第二冊俗字形中關于"將"的還有"復将兩重……"(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50)兩個俗字都改從"爿"爲從"丬",這與現代楷體簡化字的寫法相同,且将就爲現代楷體簡化字"将",這也可以說明,俗字的產生和廣泛使用爲後來的漢字簡化提供了理論和依據。

48. 老

栢矩學於老(聃)。(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7)

《干祿字書》:"老老,上俗下正。"[④]《碑別字新編》魏元子直墓誌作"老"。[⑤]《隸釋》卷第三老子銘:"年十又七,學礼於老聃。"[⑥] 此處寫法稍異,"老"本象老人執杖之形,俗字改下半部分的"匕"爲"工"。《宋元以來俗字譜》中《通俗小說》作"老"形。[⑦]

49. 禮

等亦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礼拜供養。(妙法蓮華經・寶塔品第十一)

未能忘礼樂而克己復礼。(莊子義)

《說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富也。從示,從豊,豊亦聲。"[⑧]《干祿字書》:"禮礼,並正,多行上字"。[⑨] 可見,《干祿字書》中視"禮"字爲正字,但是很少

---

①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12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6.

②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18.

③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38冊・形體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435.

④ 顏元孫.干祿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32.

⑤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9.

⑥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38冊・形體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78.

⑦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117.

⑧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7.

⑨ 顏元孫.干祿字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18.

用該字形。《説文解字》載“禮”字的古文作“𠙵”,[1] 其左側從古文“示”字,“礼”即“𠙵”字變體。後來,漢字簡化,“礼”字成爲通用的簡化字,“禮”字成爲繁體字。

50. 鄰

隣極亞聖數無窮。(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21)

《廣韻·真韻》:“鄰,俗作隣。”[2]“隣”與此略異,增加了一點,爲了字體外形的美觀。《説文解字·邑部》:“鄰,五家爲鄰。”[3] 即“古代居民組織名”。“阝”作爲漢字的偏旁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阜”,如隊、阡、陌、防等;一個是“邑”,如都、邦、邱、部。一般情況下都是“左阜右邑”,“鄰”本爲“從邑粦聲”的字,如果調换了構件,則成了“從阜粦聲”,改變了字的形符,也改變了字的意義,雖然表面上看並没有什麽差别。

51. 盧

毗盧(遮)那如來。(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8)

《五經文字》下卷虍部:“盧盧:上《説文解字》,下經典相承……凡字從盧者皆放此。”[4]《正字通》舊本首卷:“盧,俗作盧。”[5]《隸辨》桐柏廟碑:“南陽太守中山盧。”[6]《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列女傳》亦作“盧”形。

52. 亂

名爲如来藏门無雜乱。(俄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P168)

唯亂上下故。(俄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P169)

衍亂人,不可聽也。(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6)

《干禄字書》:“乱亂,上俗下正。”[7]《正字通·乙部》:“乱,俗亂字。”[8]《字鑑》卷四换韻:“亂,俗作乱。”[9]《復古編》:“亂:别作乱,非。”[10]《碑别字新編》魏鄭羲碑作“乱”。[11]《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亦以“乱”爲“亂”之俗形。同是《釋摩訶衍論卷第二》一篇文獻,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02.

②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8.

③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1.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87.

⑤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4.

⑥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24.

⑦ 顏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40.

⑧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2.

⑨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3.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94.

⑪ 秦公．碑别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32.

卻出現乱、亂兩種形體，通過以上各書佐證，也可證明在這一時期“乱”是作爲“亂”之俗字出現的，經過長時期的使用，人們認爲“乱”這一形體寫起來簡易，而且對學童來説認知也更容易，故而保留這一寫法，以至漢字簡化時采用了此形。在現行楷體字中，“亂”爲繁體，而“乱”成爲現行楷體簡化字。

53. 驢

故於家中偷馿一只，釖一口，乘騎而走投江去。（俄 Φ315 黑色天母求修次第儀 P127）

《漢語大字典》中《改併四聲篇海·馬部》引《俗字背篇》：“馿與驢同。俗用。”《字彙·馬部》：“馿，俗驢字。”[①]《説文解字·馬部》：“驢，似馬，長耳。從馬，盧聲。”[②]“盧”《廣韻》爲“落胡切”，平聲模韻來母，“戶”爲“侯古切”，上聲姥韻匣母，上古同屬魚部，讀音相近。[③] 因此“驢”俗寫爲“馿”，是聲旁音近而換用的俗字。

54. 曼

曼殊沙華。（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説文解字》：“曼，引也。從又冒聲。”[④]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三三三卷音義“傲慢”條下云：“曼字從又，俗從萬，訛也。”[⑤]“曼”字（包括以曼爲聲符的系列）的下部在草書中都與“萬”相似，恰巧“曼”字原來的形聲關係不很明晰，以“萬”代“又”可更好地反映形聲關係。在這三部經文中還出現了與該字形“曼”有關的四個字形慢、蔓、鬘、幔，它們的正字分別爲慢、蔓、鬘、幔。

55. 美

色香味羙真實具衆德，標授百味勝妙之餚膳。（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14）

譬如有人，色羙髮黑。（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2）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對此字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認爲“羙”是“美”的異形借用俗字。原因是羔羊之“羔”下本從火，並引徐灝《説文解字注箋》：“疑羔之本義爲羊炙，故從火，小羊味美，爲炙尤宜，因之羊子謂之羔。”于是張涌泉説：“小羊味美，爲炙尤宜。俗書‘羙’字從羊從火，恐怕也是與字義相聯繫的。”[⑥] 雖然他也提到與字形訛變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4545.

②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2.

③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2，76.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4.

⑤ 慧琳．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43.

⑥ 张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书社，1995，頁 96.

有關,但還是以上述觀點爲主。簡單地説,他認爲“美”之表意來自“烤羊羔肉味美”。我們認爲,從羊從大之“美”,並非徐鉉所説的“羊大爲美”,亦非“小羊味美,爲炙尤宜”。從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美”是站立的人形,上有羊角一類的飾物。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疑象人飾羊首之形。”[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字本象人戴羊角形之帽。古代狩獵,往往戴羊角帽並披其皮毛,以接近野獸而射擊之。”[②] 雖然與“美”之甲文形體有異,但也給我們一個啓示:佩戴羊角最初有其實用價值,久而久之,也可能變成一種飾物。遠古時代圖騰崇拜,人們把羊角、牛角作爲飾物佩戴,也就是爲了“美觀”。而“人”與“大”字最初本爲一字。所以“美”字俗寫爲“從羊從火”,更有可能是字形訛變,“烤羊羔肉”恐怕有望文生義之嫌。同時,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還有一個反例:

接(歸)極樂離災殃。(俄 B2 3. 西方淨土禮 P11)

“災”字寫作“從巛從大”,《説文解字・火部》:烖,籀文從巛從火。[③] 可見,應該是“從巛從火”之“災”,卻寫成“從巛從大”,是“火”、“大”形似而混用無疑了。

56. 彌

皆以童子出家而爲沙弥。(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

“爾”、“尔(字又作尒)”古字通用,故“彌”亦或作“弥”形或“弥”形。《玉篇・弓部》:“弥,同彌。”[④]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八《釋法琳本傳》第二卷音義:“彌,俗作弥”。[⑤]

57. 密

(爲)(説)不可思議秘密甚深微妙勝法。(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1)

《干禄字書》:“密密,上通下正。”[⑥]《正字通》舊本首卷:“密,俗作密。”[⑦]《字鑑》卷五質韻:“密,俗作密、密,誤。”[⑧]《龍龕手鏡》宀部入聲:“密,俗。密,今。”[⑨]《宋元以來俗

① 李孝定 . 甲骨文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年出版,2004 年六版).

② 于省吾 . 甲骨文字釋林 . 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6.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9.

④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14

⑤ 慧琳 . 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7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532.

⑥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45.

⑦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⑧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9.

⑨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8.

字譜》中《列女傳》作“[illegible]”形。[①]

58. 面

各禮佛足退坐一[illegible]。(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與《佛説轉女身經》中皆有正字字形“面”。《説文解字・面部》:“面,顔前也。從[illegible],象人面形。”[②]《字鑑》卷四線韻:“面,彌箭切,顔前也,俗作[illegible],非。”[③]“[illegible]”是以楷書轉寫草書而形成,《廣碑别字》未見此俗字。

59. 明

我等諸宮殿,光[illegible]昔未有。(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1)

各自見宮殿光[illegible]照耀昔所未有。(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2)

如王解髻,[illegible]珠與之。(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28)

如來[illegible]見無有錯謬。(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4)

無[illegible]清淨即士夫清淨。(俄 Φ229 Φ24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九十二 P89)

《漢語大字典》引《字彙・目部》:“明,俗以爲明暗之明。”[④]《正字通・目部》:“明,田藝衡曰:‘古皆從日月作明,漢乃從目作明。’”[⑤]《説文解字・明部》:“朙,照也。從月,從囧。明,古文朙,從日。”[⑥]商承祚《説文中之古文考》:“朙、明皆古文也……囧像光之煽動,有明意,故可用爲明。……日月相合以會明意。”[⑦]邵瑛《羣經正字》:“今經典俱從古文,”“石經作明,蓋省朙爲明,非從目也”。按:“囧”本爲窗戶明亮的意思,與“月”會意爲“明”;“日”、“月”相合亦爲“明”,應當是從兩個不同角度考慮而産生的字。而從目從月之“明”,究竟緣何産生,不好確認,也可認爲是“日”中增筆的繁化俗字,也可認爲是“從目從月”的新造俗字,暫存疑。同時,以“明”爲構件的“萌”亦有俗字“[illegible]”:普智天人尊,愍哀群~類,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3)此字在漢碑中亦寫作此形。

60. 惱

無邊煩[illegible]斷。(俄 B2 1. 往生極樂偈 P1)

---

①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21.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84.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頁433.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2476.

⑤ 張自烈 . 正字通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59.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302.

⑦ 商承祚 . 説文中之古文考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65.

衆生常苦惱。(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0)

灭法害有情,惱諸修習人。(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如來安樂少病少惱。(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0)

父見子等惱如是。(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5)

《龍龕手鏡》平聲卷心部:"惱,俗;惱,通;惱,今;惱,正。奴老反,煩~也,有所恨也。"[①]

北畔設種種骨,隨脂腦等上插幢幡等。(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6)

《龍龕手鏡》入聲卷肉部有七俗一今一正。今體正與此同,正體作"腦"。[②]《正名要録》:"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③]

61. 尼

陁羅𡰥(經)。(俄 TK76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 P157)

富樓那彌多羅𡰥子。(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説文解字・尸部》:"從後近之。從尸,匕聲。"[④]《干禄字書》:"𡰥尼:上俗下正。"[⑤]《字鑑》卷一支韻:"尼,俗作𡰥。"《復古編》尼字下:"從尸、匕,別作𡰥,非。"[⑥]《碑別字新編》唐圭夆禪師碑作"𡰥"。[⑦]《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列女傳》作"𡰥"形。[⑧] 正字原爲"從尸匕聲",俗字則將其聲符"匕"改爲從"工"。"𡰥"是爲把曲折笔畫變得平直而形成。還有與該字形有關的兩個字形:泥、抳,它們的正字分別是泥、抳。

62. 寧

唐乾寕中示滅。(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0)

《説文解字・丂部》:"寧,願詞也。從丂,寍聲。"[⑨]《説文解字・宀部》:"寍,安也。從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⑩] 段玉裁注:"此安寧正字,今則寧行而寍廢

①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6.

②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10.

③ 黃征 . 敦煌俗字典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286.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74.

⑤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3.

⑥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0.

⑦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3.

⑧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16.

⑨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1.

⑩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0.

矣。”[①]《玉篇・宀部》:“盗,安也。今作寧。”[②] 按:“盗”,甲骨文像居所有食具,是安寧的會意字。“心”是重要的會意構件。但是爲了簡略筆畫,改爲“工”、“口”或者直接省略,都是違反了漢字構形理據的。

《漢語大字典》宀部有“寍”字:同“寧”。唐白居易《想東遊五十韻》:“食寍房解纜,寢不廢乘流。”而“寕”中間爲“工”,與此略同。《宋元以來俗字譜》作“寧”,《古今雜劇》作“寗”,中間似“口”,亦是不同。[③]“乾寧”是唐昭宗李曄的年號,從 894 年正月至 898 年八月。

另有一個故事:宋徽宗登基後第二年,改年號爲“崇寧”。蔡京精于書法,題寫了“崇寧”二字,並下令以此刻字廣而告之。有趣的是,由于蔡京題寫的那個“崇”字像個“祟”字,“寧”字又省了個“心”字,于是民間立刻有一挖苦蔡京的民謠流傳開來,謠曰:“有心做祟,無心寧國。”可見,“寧”的俗字形體當不止一種。

63. 譬

辟如旷野沙碛之中。(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P59)

《干祿字書》:“辟譬,上俗下正。”[④]《碑別字新編》隨馮夫人李玉婍墓誌作辟。[⑤] 此俗字是既改變了正字的構件,也改變了其結構,而在第二冊俗字中,仍有一形只是改變了正字的構件位置,而構件的組成部分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如“辟如有人”。(俄 TK42、TK44、TK46、TK48、TK49、TK52、TK54、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30)

64. 齊

到底高祖洪福果斉天,整整四百年間。(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只有一般憑不得,南山依舊與雲斉。(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好好地去後免殘生,如不去棒斉舉。(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7)

“斉”,字典辭書不經見,唯有《敦煌俗字典》“齊”條下收一字“亝”,似與此同。如果此字爲“齊”之俗字,那麼利用審查文義的方法,“洪福齊天”、“與雲齊”、“棒齊舉”都是允當的。

將從此偏旁的字歸納起來,有脐、济、荠三字:

自心亦想六輪輻,輪脐觀妙上師身。(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10)

①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339.

②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208.

③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21.

④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5.

⑤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46.

舌廣大可蓋𦝫腹。(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6)

冤家济(聚)會非今世,惡業相逢怎由你,恰正是讎人李洪義。(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1)

扶犁黑手番成(翻承)笏,食肉朱唇強喫荠。(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𦝫"、"济"、"荠" 三字亦不見於字典辭書,但是利用偏旁分析法,可知,前者爲"臍","臍腹" 指的就是"肚臍";第二個是"濟","濟會" 即"聚會",後者爲"薺","扶犁" 與 "承笏" 相對,"食肉" 與 "喫薺" 相對,文義允當。

65. 器

蓮花四器。(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7)

女身垢穢非是法器。(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成破虛空器。(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7)

《說文解字・犬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①]《玉篇・㗊部》:"器,說文:'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噐,同上,俗。"[②]《干祿字書》:"噐器:上通下正。"[③]《五經文字》卷中犬部:"器,象犬守器之形。作噐訛。"[④]《復古編》卷上:"器,作噐非。"[⑤]此外,"器" 之另一個俗形作 "器",《隸釋・卷第一》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⑥]《宋元以來俗字譜》兼收了以上兩種俗字形體。

66. 僉

崟些兒掩泉波。(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4)

此字字典辭書不經見,在《劉知遠諸宮調》中也僅此一例,只能從偏旁入手。"臉" 有作 "脸" 者,如:兩脸泪流如線。(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1)《宋元以來俗字譜》作 "臉",《取經詩話》《古今雜劇》《金瓶梅》作 "脸",[⑦] 是個省去部分構件的簡體俗字。那麼,崟之下部應當爲 "僉",上從 "山","山"、"阜" 同意,因而此字可能是 "險" 的俗字,"險

---

①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9.

②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78.

③ 顏元孫 . 干祿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5.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5.

⑤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5.

⑥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38 冊・形體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1.

⑦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67.

些兒" 意爲 "差點兒",文義允當。因無其他例子佐證,暫存疑。

67. 乾

唐乹寧中示滅。(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0)

《集韻・仙韻》:"乾,俗作乹。"[1]《正字通・乙部》:"乹,俗乾字。"[2] 在敦煌文獻中亦有此字。"乾寧" 是唐昭宗李曄的年號。

天龍夜(叉)乹(闥)婆等一(切)大衆。(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2)

天龍(夜叉)乹闥婆。(俄 TK9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P328)

《干禄字書》:"乹乹乾,上俗,中通,下正。"[3]《復古編》:"乾,出上也。從乙從倝,別作乹、亁,並非。"[4]《正字通・乙部》:"乹,俗乾字。"[5]《碑別字新編》魏寇臻墓誌作"乹"、唐諸書聖教序作 "乹"。[6]

68. 牆

一一垣墻(高)六十二旬,(厚)十四由旬。(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身雨衆花弥覆宮墻化成花盖。(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4)

次結金剛墻印唯前地界印。(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5)

《説文解字》:"牆,垣蔽也。從嗇,爿聲。"[7] 段注:"爿,反片爲爿。讀若牆。"[8]《龍龕手鏡》上聲土部:"墻,俗,全羊反,正作 '牆'。[9]《玉篇・土部》:"墻,正作牆。"[10]《正字通》舊本首卷:"嗇,俗作嗇。"[11]"回"字,《干禄字書》中俗作"囬"[12],《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也作"囬"形。"牆" 之俗字是將 "爿" 改 "土" 后加上聲符 "嗇",其俗形分別作墻、墻。其中 "墻" 一形,《廣韻》:"牆,垣牆。……墻,俗。"[13]《玉篇》:"墻,正作牆。"[14]《復古編》:

①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68.

② 張自烈 . 正字通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4.

③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8.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8.

⑤ 張自烈 . 正字通・乙部 . 清畏堂本,頁 33.

⑥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45.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1.

⑧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319.

⑨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45.

⑩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2.

⑪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頁 3.

⑫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7.

⑬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50.

⑭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32.

"牆:垣蔽也。別作墻,非。"[1]《字鑑》卷二陽韻:"牆,俗作墻。"[2]"牆"是"從嗇爿聲"的形聲字,俗書作"從土從嗇",可能是"爿"爲不常見的字,表音功能不顯著,而換用了可以充當形符的"土",使得表義的功能突出出來。此形與現行楷體"墻"很相似。

69. 群

知遠心嗔,指喚犟刀交下手。(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4)

"犟"字字典辭書不經見。《説文解字・羊部》有:"羣,輩也。從羊,君聲。"徐鉉等曰:"羊性好羣,故從羊。"[3]"羣"是否也可以從"牛"呢?在甲骨文時代,漢字不定型,一字多形者常見,比如"牢",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引羅振玉曰:"牢爲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從羊。"甲文中亦有從"宀"從"馬"之"牢"[4],可見從"羊"從"牛"從"馬"都是可以的。這種造字心理一脉相承,于是出現了從"牛"、"君"聲的"犟"字。

70. 戔

師曰:如陝府人送銭與鐵牛。(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1)

內入熟肉並插雜色旗幡及燈一盏。(俄 Φ234 多聞天陀羅尼儀軌 P104)

彼血及骨肉脂等勿留残。(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8)

以上三字字典辭書不經見。通過歸納類比和審查文義的方法,可以初步確定爲"錢"、"盞"、"殘"三字。在《説文解字》中,"錢"爲"從金,戔聲","殘"爲"從歺,戔聲",《説文解字》無"盞",《廣韻》爲"阻限切",[5]上聲産韻莊母,顯然也是一個"從皿,戔聲"的形聲字。俗字都是改造了原字的聲符,將上面的"戈"變爲"土",雖然簡省了筆畫,卻使得聲符不成字,表音功能也隨之喪失了,故而這三個字沒有一直流通下去。

71. 肉

酒肉啖之。(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P65)

羊肉不慕蟻。(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4)

《説文解字・肉部》:"肉,胾肉。象形。凡肉之屬皆從肉。"[6]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三《新花嚴經》第四十卷音義:"肉,《説文解字》作肉,像筋肉之形。"[7]《字鑑》卷五

---

①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4.

②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11.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8.

④ 徐中舒 . 甲骨文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頁 82.

⑤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82.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87.

⑦ 希麟 . 續一切經音義 . 日本獅谷白蓮社藏版,頁 10.

屋韻:"肉,俗作肉。"[①]《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三國志平話》作"肉"形。[②] 此俗形應是書寫者寫快而發生連筆現象,久而久之,人們相習沿用此形,與我們現在寫連筆字相似。

72. 若

(所)有衆生若干種心。(俄 TK2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16)

《干禄字書》:"若若,上通下正。"[③]《五經文字》卷中艹部:"若,作若訛。"[④]《碑别字新編》魏元颺妻王氏墓誌作"若"。[⑤]《隸辨》郙閣頌:"化流若神。"[⑥] 不只此一例用"䒑"代替"艸"的文獻,如"敬"作敬。"我此禮敬無有窮盡。"(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6)

73. 刹

不可説佛刹極微塵數劫。(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6)

《説文解字·殳部》:"戮也。從殳,杀聲。"[⑦]《龍龕手鏡》刀部入聲:"刹刹,二俗。刹,正。"[⑧]《碑别字新編》魏敬史君碑作刹。[⑨] 刹是後起字,"刹"則爲"刹"的變體俗字。

74. 蛇

(乘)於水獸持虵索。(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0)

有一大虵。(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24)

蚖虵及蝮蠍。(俄 TK90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P329)

《玉篇虫部》:"虵,正作蛇。"[⑩]《廣韻》:"蛇,毒蟲。……虵,俗。"[⑪]《九經字樣》虫部:"虵蛇,社平蝮也。上《説文解字》下隸省。今俗作虵。"[⑫]《復古編》蛇字下:"蛇,本與

①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8.

②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65.

③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49.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4.

⑤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03.

⑥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77.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6.

⑧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00.

⑨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51.

⑩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469.

⑪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47.

⑫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03.

它同,或從虫它。別作虵,非。”[1]《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有此形。

75. 舍

一时世尊在舍卫國。(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1)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妙法蓮華經 · 序品第一)

《説文解字·亼部》:“舍,市居曰舍。從亼、中,象屋也;口象築也。”[2]《隸辨》孔穌碑:“鮑君造作百石吏舍。”[3]《字鑑》卷四禡韻:“舍,《説文解字》:‘市居曰舍’,俗中從地土字作舍誤。”[4]《正字通》舊本首卷:“舍,俗作舍。”[5]《復古編》:“舍:別作舍,從吉,非。”[6]唐《趙州趙晃墓誌》和歐陽詢的草書都見“舍”,《碑別字新編》唐趙州司馬參軍趙晃墓誌作“舍”。[7]“舍”是爲了使筆畫的佈局更合理而改變了筆畫的方向。

76. 聲

見鵴鳥拍打翎羽,啄嘴㷛地發不神之声。(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8)

出呵呵声令怖畏。(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8)

誦喝喝声我讚禮。(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58)

此字字典辭書不經見。根據審查文義的辦法,可以初步確定爲“聲”之俗字。“發不神之聲”、“出呵呵聲”、“誦喝喝聲”文義允當。《漢語大字典》引《改併四聲篇海·士部》引《併了部頭》:“声,音聲,俗用。”[8]可知“声”爲“聲”之簡省俗字。此處的“声”字,加“口”旁蓋有“聲從口出”之意,或加兩點“声”,類似於“聲音”的形象化,如漫畫中“Z”形表示睡覺的呼嚕聲,但文獻中僅發現一例,暫存疑。

77. 氏

慈氏真言。(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7)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常有增筆的俗字出現,大多是爲了字體的對稱好看。將這些字歸納類比可以得知正字:休、氏、祇、民、眠分别爲休、氏、祇、民、眠的俗

---

①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 · 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2.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8.

③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50.

④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5.

⑤ 張自烈 . 正字通 · 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⑥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 · 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1.

⑦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73.

⑧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429.

字。《碑別字新編》魏蘇屯進墓誌作"氏"。[1]《隸辨》:"氏,亦作氏。"[2]《干祿字書》:"氏氏,上通下正。"[3] 從"氏"俗字形的"紙"字也産生了新俗字:

剝皮爲紙。(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8)

紙文用 ~ 畫蘭葛。(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52)

紙 一千八十 ~ 。(俄 Φ221 Φ228 Φ266 大乘入藏録卷上 P73)

《正字通》舊本首卷:"紙,俗作紙。"[4]《碑別字新編》魏元欽墓誌作"紙"。[5]"糸"即"糹",《正字通》中"紙"的俗字是將一"丶"放在了"氏"的下方,而黑水城文獻和《碑別字新編》中的俗字形體則是將一"丶"放在了"氏"的右上方,所加構件相同,只是放置的位置不同。推理可知,"紙"當爲"紙"的增筆俗字。另外,"紙"字還有另一俗字形作"帋":

𥿄用濕𥿄裹,火内焙,切作片子。(俄Инв.No.6867 敕賜紫苑丸方 P320)

《廣韻·紙韻》:"帋"同"紙"。[6]《説文解字》:"紙,從糸,氏聲。"[7]"帋"《説文解字》無,但可知也是"從巾,氏聲"的形聲字,從"糸"或"巾"形符表義都是一致的。至于"𥿄"字加"糸"於"帋",則是"叠床架屋式"的纍增形符,爲了突出形符的表義性。

78. 勢

(極)能哮吼具威勢。(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20)

《説文解字·力部》:"盛力權也。從力埶聲。經典通用埶。"[8]《干禄字書》:"势勢,上俗下正。"[9]《碑別字新編》隋范安貴墓誌作"势"。[10]"势"省去正字"勢"左上構件中的一撇一捺兩筆,成爲兩"土"上下堆積的形體,應爲"勢"的省筆俗字。

79. 世

一时世尊在舍卫國。(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1)

佛出世亦有同時。(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25)

---

①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8.

②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234.

③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7.

④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⑤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35.

⑥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69.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6.

⑧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93.

⑨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7.

⑩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34.

《説文解字》:“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①]《隸釋・卷第一》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望圖紀萬卋,功驗永著。”[②]《字鑑》卷四祭韻:“世,俗作卋。”[③]《碑别字新編》魏昭公玄沙門大統僧令法師墓誌作“卋”、隋張儉墓誌作“卋”。[④]《隸辨》曹全碑陰:“王畢卋異。”[⑤]《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列女傳》作“卋”形。[⑥]

80. 收

真光漸収却入僧口。(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65)

或就(所)入(以)本収末名爲别。(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8)

《干禄字書》:“収收,上通下正。”[⑦]《字鑑》卷二尤韻:“收,《五經文字》云作収,僞,俗又作收,誤。”[⑧]《碑别字新編》魏王偃墓誌作“収”。[⑨] 通過以上兩書可以看出,収、収兩形都應爲“收”字的俗形。《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列女傳》與《取經詩話》均作“収”形,《太平樂府》中則作“収”形。[⑩]

81. 屬

與眷属陆千人俱。(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莊子義》:“雖肝膽相属,而藏與府異。”亦作此形。《干禄字書》:“属屬,上通下正。”[⑪]《龍龕手鏡》:“属,通俗;屬,正。”[⑫] 後來,“属”作爲簡化字,成了現在的正字。因此,𡲘便是嚼的俗字。

82. 庶

譬如庻子有二。(俄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P183)

有諸侯(劍),有庻人(劍)。(俄 TK97 南華真經 P354)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1.

②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38 冊・形體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3.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0.

④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9.

⑤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35.

⑥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15.

⑦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5.

⑧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14.

⑨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6.

⑩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43.

⑪ 顏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28.

⑫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4.

如今世尊毗(盧)遮那。(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P58)

《正字通》舊本首卷:"庶,俗作庻。"[①]《干禄字書》:"庶庻,上俗下正。"[②]"火"即"灬"。《字鑑》卷四遇韻:"庶,俗作庻。"[③]《碑別字新編》宋爨龍顏碑作庻。[④]《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有作"庻"形。[⑤]"庶"字的俗形爲"庻",加辵部后則自然爲"遮"形。俗字中經常將"灬"與"从"混用。

83. 算

昔有相師筭奴家,合發奮得爲正宮,做國母,嫁明君。(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2)

我女兒曾有牙推筭。(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2)

審查文義,可知"筭"爲"算"之俗字,"相師"、"牙推"都是對醫、卜、星、算等術士的稱呼。《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算",《古今雜劇》《通俗小說》等作"筭",《古今雜劇》亦有作"筭"者,是以點畫代替"⺮"的進一步簡化。[⑥]第六冊中亦有作"筭"者:

筭數譬喻所不能知。(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8)

84. 隨

是時菩薩隨而宿緣爲說妙法。(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6)

《說文解字》:"從也。從辵省聲。"[⑦]《正字通》舊本首卷:"隨,俗作随。"[⑧]《五經文字·阜部》"隨"字下注:"從左,作随訛。"[⑨]《碑別字新編》齊馬天祥造象作"随"。[⑩]《宋元以來俗字譜》中"隨"之俗形作"随"。[⑪]"隨"字本從"阜辵左月"四個部件,此俗字則省爲從"阜辵有"三個部件的"随"形。

---

①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

② 顏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36.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29.

④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56.

⑤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23.

⑥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61.

⑦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9.

⑧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4.

⑨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0.

⑩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372.

⑪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02.

85. 歲

若當來世后五百歳。(俄 TK42、TK44、TK46、TK48、TK49、TK52、TK54、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28)

壽命滿於百歳。(俄 TK76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 P158)

今(此)浮提世界中人壽命百嵗清淨殊勝安隱嵗樂。(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2)

大夏乾祐二十年嵗次。(俄 TK39 4. 施印題記 P25)

《説文解字》:"從步,戌聲。"[1]《干禄字書》:"嵗歳歲,上俗,中通,下正。"[2]《正字通》舊本首卷:"歲,俗作歳。"[3]《復古編》:"歲:木星也。別作嵗、歳、歲,並非。"[4]《碑別字新編》魏兗州刺史元弼墓誌作"歳"。[5]《隸辨》華山廟碑:"五嵗壹巡狩。"[6]《五經文字》卷上止部:"歲歳:上《説文解字》下經典相承隸省。"[7]

86. 所

恒河中所有(沙)。(俄 TK2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16)

躰內所生。(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3)

《干禄字書》:"所所,上俗下正。"[8]《五經文字》卷中斤部:"所,石經作所。"[9]《碑別字新編》隋口韶墓誌作"所"、魏李謀墓誌作"所"。[10]《隸辨》史晨奏銘:"所宜特加。"[11]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所"字俗字形體多達十一個,還有如所、所、所、所、所、所等等。

87. 檀

各各脱身栴檀摩尼寶冠。(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又令如作盖檀(被)。(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42)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8.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7.

③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9.

⑤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45.

⑥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33.

⑦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21.

⑧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8.

⑨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56.

⑩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62.

⑪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91.

同上例，第二冊俗字中有“檀”、“壇”兩形，未出現其聲旁“亶”的俗字用例。《干祿字書》：“亶亶，上俗下正。”[①]《字鑑》卷三旱韻：“亶，俗作亶、亶。”[②]《碑別字新編》齊張起墓誌作檀。[③]《隸辨》魏受禪表：“築靈壇。”[④]《復古編》：“面：顔前也。從百，象形。別作面，非。”[⑤]“靣”即“面”，故而“壇”、“檀”之俗字構件“面”既可作“面”，又可作“靣”，《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獻中則是作“面”。

88. 桃

五（穀）相合葡桃酒。（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9）

五（穀）相和葡挑酒。（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37）

《干祿字書》：“兆兆，上通下正。”[⑥]《正字通》舊本首卷：“兆，俗作兆。”[⑦]《五經文字・木部》：“桃桃，上説文，下石經，凡字從兆者皆放此。”[⑧]《龍龕手鏡・木部》：“桃，通。桃，正。”[⑨] 以上各書中，關于“兆”字的俗形都是折筆左右兩邊分別是“士”字，但在例中則是將兩個“士”字的上下兩横連了起來，似于上下排列的兩個凵。且在俗字中，凡從“木”之字很多改從“手（扌）”，故而“桃”之俗形爲挑，即使聲符“兆”不變，也將正字改爲“從手（扌）從兆”。

89. 體

問：三寶有幾種？答：有三種二躰。（俄 Дx 2823 三寶等問答 P147）

復作是思維菩提心躰離一切有情物無蘊界處。（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10）

身枝（疑爲披）瓔珞聖方知，躰（掛）珠璣凡不識。（俄 B2 3. 西方淨土禮 P12）

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俄 B2 3. 西方淨土禮 P13）

將最後兩列進行比勘可知，爲“體”之俗字。且在第三例中“身披”與“體挂”相對，文義允當。《龍龕手鏡》平聲卷身部：“軀、躰，二俗；軆，俗通，他禮反，正作‘體’。”[⑩]

---

① 顔元孫．干祿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30.

②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21.

③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381.

④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40.

⑤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94.

⑥ 顔元孫．干祿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31.

⑦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2.

⑧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9.

⑨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79.

⑩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1.

90. 鐵

鄰陀山鐡圍山大鐡圍山。（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説文解字·金部》:"鐵,黑金也。從金,𢧜聲。"[1]《干禄字書》:"鐡鐵:上通下正。"[2]《龍龕手鏡・金部》:"鐡,俗;鐵,正。"[3] 從字形上説,鐡字左形右聲,但由於右半的聲旁較爲生僻,於是俗書便改從形近的"截"字。

91. 聽

你听祝付(囑咐)。(附劉知遠諸宫調 P341)

如今听信我,重鎮官封長山河,四方國柄我權握。(同頁)

"听"字,《説文解字》無,《干禄字書》無,《龍龕手鏡》無,《宋本廣韻》無,《集韻》無,《敦煌俗字典》《漢語大字典》亦不收。另有三例:

大唐二十一朝帝王,僖宗斤讒言。(附劉知遠諸宫調 P329)

劉即問因何來,沙三道:您妻子交(教)來打斤消息。(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9)

言村漢斤我語,雖然你不讀書,也合思慮,尊卑大小,學人做處。(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0)

"厅",《説文解字》無,《干禄字書》無,《龍龕手鏡》無,《宋本廣韻》無,《集韻》無,《敦煌俗字典》無,《漢語大字典》:厅,"廳"的簡化字。[4]《宋元以來俗字譜》:"廳",《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作"庁",《古今雜劇》又作"厅",《嬌紅記》作"斤",可知"庁"、"厅"、"斤"都是"廳"之俗字。[5] 上面三例通過歸納類比和審查文義的方法,應爲"聽"字,以"厅"代"聽",顯然是同音假借。後來爲了區分,又加"口"旁。由此可知,"听"爲"聽"之俗。《宋元以來俗字譜》作"聽",《通俗小説》《古今雜志》《三國志平話》等書寫作"听"。[6] 畫簡圖如下:

廳—俗(庁、斤、厅)—假借爲(聽)—加區别符號—听、听

雖然《説文解字》有"听"字,《説文解字・口部》:"听,笑皃。從口,斤聲。"[7] 但與此字只是同形異字。《漢語大字典》同條下:听同"聽",《正字通・口部》:"听,俗借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93.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29.

③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9.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68.

⑤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24.

⑥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64.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2.

爲聽字省文。”[①] 此説誤，“听”，《廣韻・軫韻》：“宜引切，口大貌。”[②]《集韻》二音：魚其切。[③] 又魚衣切。[④] 而“聽”在《廣韻・青韻》爲“他丁切”[⑤]，平聲青韻透母。二字不具備假借的音理基礎。因此《正字通》誤，《漢語大字典》亦誤。借助於俗字听，才厘清了從“聽”到“听”的關係。

92. 土

正（覺）圡。（俄 TK75 文殊菩薩修行儀軌 P152）

其圡平正。（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説文解字・土部》：“土，地之吐萬物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⑥]《干禄字書》：“圡土：上通下正。”[⑦]《正字通》舊本首卷：“土，俗作圡。”[⑧]《隸釋・卷第三》老子銘：“其圡地爵塉高敞。”[⑨]《隸辨》白石神君碑：“白圡樊瑋。”[⑩]“土”與“士”因形近常被混同使用，一是爲與“士”相區別，二是由於筆勢的影響，“土”便加點成“圡”。另外，《妙法蓮華經》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皆有“圡”字形。

93. 往

便得徃生於彼無量壽……（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3）

《説文解字・彳部》：“之也。從彳，㞷聲。”[⑪]《字鑑》卷三養韻：“往，俗作徃。”[⑫]《復古編》卷上：“往，隸作徃，俗。”《碑別字新編》明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碑作“徃”。[⑬]

94. 微

奉獻自性微妙勝（勢）頭。（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3）

甚深微妙法。（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591.

②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79.

③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57.

④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61.

⑤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56.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86.

⑦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9.

⑧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2.

⑨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38 冊・形體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78.

⑩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94.

⑪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3.

⑫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23.

⑬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61.

《説文解字・彳部》:"隱行也。從彳,𢼸聲。"[①]《干禄字書》:"𢕟微,上通下正。"[②]《五經文字》卷上彳部:"微,作𢕟訛。"[③]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一百八十一卷音義:"微,經從山從歹作𢕟,俗字訛也。"[④]《敦煌俗字典》:"《王二・微韻》:'微,無非反,妙。通俗作𢕟。'"[⑤]《碑別字新編》魏安定王造象作𢕟。[⑥] 以楷書轉寫"微"的草書時産生"𢕟"。此外,"微"在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其他兩種俗寫形體𢕟妙(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08)𢕟、故過失輕𢕟(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14),《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有作"𢕟"形的。[⑦]

95. 爲

自身成光八字種,字復为空空亦空。(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10)

右件各等分为細末。(俄 Инв .No.6867 敕賜紫苑丸方 P320)

《宋元以來俗字譜》:"爲",《古今雜劇》《目連記》《嶺南逸事》作"为"。[⑧]《漢語大字典》僅説是"爲"的簡化字。無例證。從字形上可以看出,《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为"還保存着原字的輪廓而留有折筆,而《宋元以來俗字譜》中的字,已經將折筆去掉,徹底簡化了。

96. 我

𢦏爲當來末法雜染世界惡業衆生説無量壽如來陀羅尼。(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我以如來知見力故。(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9)

"𢦏"字典辭書不經見,利用文義審查的方法,初步確定爲"我"。在《妙法蓮華經卷第三》中又出現了"我"字,可以相互印證確定"我"是個增加筆畫的繁體俗字。同時,利用偏旁分析法,可以確定以"我"爲構件的字:

𠈊念誦~軌。(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2)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3.

②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3.

③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9.

④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慧琳・一切經音義 CBETA 電子版,2001,頁 18.

⑤ 張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630.

⑥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38.

⑦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8.

⑧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121.

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而說偈言。(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7)

議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阿僧祇劫。(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9)

上例中的三個字分别爲"儀"、"義"、"議"的俗字,代入原文,"儀軌"、"重宣此義"、"不可思議"都是文義允當的。

97. 喜

合掌一心唱隨喜。(俄 Φ335 供養偈 P128)

聞法歡喜。(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28)

此字字典辭書不經見。根據文義可知,應當爲"喜"之俗字。"歡喜"一詞在《戰國策·中山策》中就已經出現:"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1]此處指"快樂、高興"。梵語中亦有此語,音譯爲波牟提陀,意思是接於順情之境而感身心喜悅,亦特指衆生聽聞佛陀説法或諸佛名號,而心生歡悅,乃至信受奉行。上例中的"聞法歡喜"正是此意。作"喜",儘是將中間一竪畫延長,而作"喜"連兩點都省略了。可見,這是一個簡省俗字。

98. 悉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17)

修习佛智慧,悉是我所化。(俄 B56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P32)

《龍龕手鏡》平聲卷心部:"悉、悉、悉,三俗;悉,正。注云:《説文解字》從釆也。"[2]《正字通·心部》:"悉,古悉字。"[3]《説文解字·釆部》:"悉,詳盡也。從心從釆。"[4]"釆"爲"辨别"之意,用心辨别則爲"詳盡"。俗字將上面一撇省略掉,變"釆"爲"米","從米從心",破壞了構形理據,是一個簡體俗字。

99. 戲

金剛亥母而作戲。(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7)

《干禄字書》:"戱戲,上通下正。"[5]《正字通》舊本首卷:"戲,俗作戲。"[6]此外,在第二冊中還有兩個俗字形體與上一形體存在細微的差别,如"勇猛修習無二戲"(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7),"令設戲請夫子"(俄 TK97 南華真經 P354)。

---

[1] 劉向.戰國策(中華經典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20.

[2]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69.

[3] 張自烈.正字通.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390.

[4]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8.

[5]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35.

[6]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4.

100. 寬

而其寛大有至。(莊子義)

《説文解字・宀部》:“屋寬大也。從宀,萈聲。”[①]《正字通・宀部》:“寬,俗作寛”。[②]即俗書或省點作“寛”。

101. 宿

生生世世得命宿智。(俄 TK76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决定光明王如來陁羅尼經 P160)

《字鑑》卷五屋韻:“宿,息六切,《説文解字》止也,俗作宿。”[③]《碑別字新編》魏孫遼浮圖銘作“宿”。[④]《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列女傳》作“宿”形。[⑤]此外,還有一俗形“宿”。

102. 須

湏菩提。(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説文解字・須部》:“須,面毛也。從頁,從彡。”[⑥]《五經文字・彡部》:“從水訛。湏,火外反,物湏爛之湏”。[⑦]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九《阿毗達磨大毗沙論》第一百三十八卷音義:“須,《説文解字》從彡從頁。顧野王云,所須待之須從彡作須;從水作湏,音誨,今俗行已久,且依也。”[⑧]文獻中的俗字潰,也是如此。

103. 等

如是諸天子等各各長跪。(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干禄字書》:“等等,上通下正。”[⑨]《五經文字》卷中竹部:“等,作等訛。”[⑩]《碑別字新編》齊高僧護墓誌作“等”、魏兖州刺史元弼墓誌作“等”。[⑪]古時“竹”與“艹”常混用,此處“等”更是將下部“寺”簡省筆畫,從而使“等”字俗形作“等”。《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即有“等”形。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② 張自烈.正字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02.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38.

④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52.

⑤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21.

⑥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84.

⑦ 張參.五經文字.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頁 32.

⑧ 慧琳.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70.

⑨ 顏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34.

⑩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册・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7.

⑪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18.

104. 學

凡有語句，斈衆人無不弭伏。（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6）

爾從今后守分，莫斈依前奢。（俄 Инв .No.1237E 書信 P293）

問：如何是見在学。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7）

“學” 俗作 “斈”，“覺” 俗作 “竞”，“齊” 俗作 “斉”，在 “敦煌寫本文獻” 和 “黑水城文獻” 中經見。其中的 “文” 皆爲簡省符號，“文字（子）爲學” 很早就有了。在黑水城文獻中，“學” 還有另外一種寫法 “学”，也是對上部進行簡化，以此爲構件的 “覺” 也都有兩種寫法：

□聞之者悉障除，凡是有情成證觉。（俄 Инв .No.4270 大隨求陀羅尼 P303）

聞法速得無上正觉等菩提。（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3）

又觀十方諸佛世界所有如來成等觉者請轉法輪。（俄 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 P3）

另外，還有與此類似的字也都作此：

與　𢀳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𢀳之。（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7）

舉　挙僧卻問師意如何，師還挙拂子。（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98）

105. 筵

磨麥造酒，排喜慶筵席。（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3）

諸親喜悦置酒張筵向階前。（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9）

“筵” 字不見於字典辭書。審查文義，似爲 “筵”，代入原文，“筵席” 也允當。但是 “⺮” 寫作 “丷”，是偶然爲之，還是有規律的呢？歸納此類材料發現還有兩例：

你管有分帶盤龍九鳳冠。（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2）

甚情緒？知遠聞言淚簌簌。（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6）

這兩個字也是以 “丷” 代替 “⺮” 而達到簡化的目的。依次確定這三個字分别是 “筵”、“管”、“簌” 的俗字。

106. 宴

於佛宴寂後，宣揚助法化，一一沙弥等，所度諸衆生。（俄 B54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P27）

《龍龕手鏡》平聲宀部：“宴，俗；宴，正。一見反，安也，息也，静也。”[①] 行均認爲 “宴”

①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7.

爲俗而“宴”爲正,説明遼時“宴”、“宴”二字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説文解字》:“宴,安也。從宀,晏聲。”[①]“宴”爲形聲字。本就是“安”的意思,俗字於字形之中又加了一個“安”字,是增旁俗字。另外,所加“安”字是據草書楷化而成的俗字,即所謂“兩角女子”,在“女”字上加了兩個尖角。

107. 堯

夫堯畜畜然仁。(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3)

《干禄字書》:“尧堯,上俗下正。”[②]《正字通》舊本首卷:“堯,俗作尧。”[③]《字鑑》卷二蕭韻:“堯,俗作尧、尧。”[④]《隸辨》魏上尊號奏:“尧知天命去已。”[⑤]從《正字通》《干禄字書》《隸辨》等書可以看出,“堯”字的俗形有兩個:尧、尧,俄 TK97 只是其中的一個俗形。而在黑水城文獻中以“堯”爲聲旁的“繞”、“饒”、“燒”、“遶”等字則是分别用了“堯”的兩個俗形。如:

繞 皆有菩薩海會圍繞。(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6)

饒 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9)

遶 遶(祇)陁(園)周遍七(匝)。(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2)

以上三個文獻用例沿用了“尧”形。“燒”有兩種俗字形體:

燒 “燒香”(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7)沿用了“尧”形。

燒 “末香燒香與燈燭”(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61)則是沿用了“尧”形。

108. 葉

枝葉花果悉皆(繁)茂。(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9)

蓮花葉之上。(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7)

《正字通》舊本首卷:“枼,俗作枽。”[⑥]例中“葉”字的俗字即是在“枼”字俗形的基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0.

②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20.

③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

④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09.

⑤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9.

⑥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 3.

礎上形成的。而將“世”改爲“云”,也是因避諱皇帝名字而改變了構件形狀。

109. 隱

隨隠(顯)之相。(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43)

《干禄字書》:“隠隱隱,上俗,中通,下正。”[①]《正字通》舊本首卷:“隱,俗作隠。”[②]《字鑑》卷三隱韻:“隱,俗作隠、隠。”[③]《碑別字新編》漢衡方碑作隠。[④]《隸辨》衡方碑:“招拔隠逸。”[⑤]“隱”字此處的俗形將筆畫的走勢進行了改變,即將構件“爫”中的三點改爲兩點一竪,故而與各字書中的俗字形體有別。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這樣的現象還有很多。

110. 盈

甘露自然盈满。(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4)

《説文解字・皿部》:“滿器也。從皿、夃。”[⑥]《字鑑》卷二清韻:“盈,餘輕切,《説文解字》:‘滿器也’,俗作盈、盈,皆誤。”[⑦]《干禄字書》:“盈盈,上通下正。”[⑧]《隸辨》白石神君碑:“百姓豐盈。”[⑨]《碑別字新編》漢白石神君碑作盈。[⑩]《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亦有此俗字形體。

111. 兼

隨(喜)善根兼(與)所修。(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0)

兼八大龍天力所居者。(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39)

與護田(等)兼及八勇母。(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29)

故又舉一躰兼一心。(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43)

《説文解字》:“并也。從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⑪]《正字通》舊本首卷:“兼,俗作兼。”[⑫]《碑別字新編》魏元遙墓誌作兼、唐周志遠造象作兼。[⑬]“兼”字,在《説

①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9.
② 張自烈 . 正字通・乙部 . 清畏堂本,頁 4.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20.
④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00.
⑤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99.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4.
⑦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12.
⑧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4.
⑨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65.
⑩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99.
⑪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6.
⑫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⑬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11.

文解字》中意爲手拿穀物一類，俗字秉、秉下部之"灬"、"从"則像穀穗之形。

112. 宜

隨冝所説意趣難解。（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莊子義》中"易之者，皞天不宜"亦作此形，《説文解字・宀部》："宜，所安也。從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①]《玉篇・宀部》："宜，今作冝。"[②]《字鑑》卷一支韻："宜，俗作冝。"[③]俗書"宀"旁"冖"不分，故冝即"宜"的俗字。

113. 義

惡如當界土地，滿村裏不叫做李洪乂，一方人只呼做活太歲。（附劉知遠諸宮調P330）

洪乂不知吾發跡，猶自看人似舊時。（附劉知遠諸宮調P342）

《宋元以來俗字譜》："義"，《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作"乂"，《通俗小説》《太平樂府》《白袍記》《目連記》《金瓶梅》《嶺南逸事》作"乂"。[④]"洪信"、"洪義"是李三娘的兩個哥哥，古人取名多用"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一類的字眼，"乂"爲"義"之俗寫無疑。還有兩例：

二仪初分天地，也有聚散別離底。（附劉知遠諸宮調P337）

二人下馬入莊，聽得议論親事，意欲不許。（附劉知遠諸宮調P333）

與"乂"稍有不同的只是增加了一些點畫，這是俗書的通例。由此可知，二字分別是"儀"、"議"的俗字。

114. 叉

以右大指义左小指，以左大指义右小指。中間六指慱着手腕，如三股杵形，即成結印。（俄B2 2. 無量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P4）

义定手，前來分辨。（附劉知遠諸宮調P331）

知遠聞言，欠身义手，着言咨告。（附劉知遠諸宮調P338）

其時小衙內义手還告啓。（附劉知遠諸宮調P347）

此字比"乂"多一點，但不是"義"的俗字，通過歸納類比可知，此字爲"叉"的俗字，"叉手"，就是拱手，表示恭敬的意思，詳見《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叉手）。[⑤]而《無量

---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51.

②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209.

③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字鑑．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401.

④ 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19年2月，頁128.

⑤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53，頁744.

壽如來念誦修觀形儀軌一卷》中"以右大指叉左小指,以左大指叉右小指",這是佛教作法念經時手的姿勢。另有一例可以爲證:

取金釵分破,遂將一股與他知遠。(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2)

即"金釵",聲旁"叉"亦作"乂"。在《劉知遠諸宮調》中,乂、乂二字各司其職,沒有混亂。

115. 暫

目不蹔舍。(妙法蓮華經・受記品第六)

《說文解字》:"暫,不久也。從日,斬聲。"①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百三十七卷音義:"蹔,俗字也。正體從日作暫。"② 據《說文解字》,暫,不久也。因爲古人往往是根據日光來測定時間的,所以其字從日,但"暫"表示時間的不久又往往跟人的行動有關,所以俗字又造出一個從足的形聲字來。《玉篇・走部》:"蹔,不久也。"③

116. 栴

栴檀及沉水。(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一》有"旃"字,《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中有"旃"字。《說文解字・㫃部》:"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從㫃,丹聲。"④ 栴,是旃的换旁俗字,是受下字"檀"的影響改換偏旁而産生的。這種情況黄征先生在《敦煌俗字典》中稱爲涉下類化。"旃"爲"旃"的加點俗字。《字鑑》卷二僊韻:"旃,俗從舟作旃,誤。"⑤ 《廣碑別字》未見此俗體。

117. 珍

金剛諸珎。(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珎寶伏藏。(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60)

珎珠瓔珞。(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27)

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珎重。(俄 Φ229V Φ241V 1. 景德傳燈録十一 P101)

《佛説轉女身經》中也見此字形。《說文解字・玉部》:"珍,寶也。從玉,聲。"⑥《干禄

---

①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8.

② 慧琳 . 一切經音義(《續修四庫全書》第 19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42.

③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34.

④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0.

⑤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09.

⑥ 許慎 . 說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2.

字書》:"珎、珍,上通下正。"[①]《玉篇·玉部》:"珎,同'珍',俗。"[②]《五經文字》卷中玉部:"珍,作珎訛"。[③]《正字通》舊本首卷:"珍,俗作珎。"[④]《復古編》:"珍,寶也。從玉、㐱,别作珎,非。"[⑤] 俗書"㐱"旁皆可作"尔",《妙法蓮華經》中有胗字,應是"胗"的俗字。《字鑑》卷一真韻:"珍,俗作珎。"[⑥]《碑别字新編》魏根法師碑作珎。[⑦]《隸辨》鄭固碑:"郛后珎瑋。按:《玉篇》'珎'同'珍'。"[⑧]《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有此形。

《龍龕手鏡》無此字,但平聲卷心部有:惨,俗;慘,正。[⑨] 入聲卷糸部有:紾,俗;紾,正。[⑩] 上聲卷土部:墋,俗;墋,正。[⑪] 都是將"㐱"寫作"尒",這在敦煌俗字中也很常見。還有一例:

叅師訪道達玄微,隨機演密度群迷。(俄 Φ311 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嘆 P115)

異珠叅作地。(俄 B2 1. 往生極樂偈 P1)

根據偏旁分析法,可知此字應爲"參"。

118. 旨

(纔)观奥盲。(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P65)

何不亡詮舍盲。(俄 TK79 2. 龍論第一下半 P247)

從事華辭,以友爲盲。(俄 TK97 南華真經 P359)

《干禄字書》:"盲旨旨,上中通,下正。"[⑫]《復古編》:"旨,别作盲,非。"[⑬]《隸辨》白石神君碑:"盲酒欣欣。"[⑭]《九經字樣·匕部》:"旨盲:上《説文解字》下隸省脂、指等

---

① 顏元孫. 干禄字書. 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頁 9.

② 顧野王. 宋本玉篇.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17.

③ 張參. 五經文字. 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頁 48.

④ 張自烈. 正字通·舊本首卷. 清畏堂本,頁 3.

⑤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56.

⑥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字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05.

⑦ 秦公. 碑别字新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97.

⑧ 顧藹吉. 隸辨.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32.

⑨ 行均. 龍龕手鏡.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53.

⑩ 行均. 龍龕手鏡.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28.

⑪ 行均. 龍龕手鏡.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93.

⑫ 顏元孫. 干禄字書. 文化十四年刊,頁 27.

⑬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73.

⑭ 顧藹吉. 隸辨.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85.

字從之。”[①]《字鑑》卷三旨韻:“旨,俗作旨、亩。”[②]《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亦作此形。下面“指”、“稽”之用例即沿用了“旨”的俗寫形式。如:

并及指(環)瓔珞(等)。(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23)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俄 TK97 南華真經 P334)

119. 畫

昼竈下柴燒蘆葫葉,牛屎泥牆 ~ 醉仙。(附劉知遠諸宮調 P329)

嶀山昼出魚戲水,描成鴛鴦共鸂鶒。(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9)

此字乍看,似是晝的俗字“昼”,《宋元以來俗字譜》:“晝”,《通俗小說》《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太平樂府》等作“昼”。[③] 但是“晝醉仙”、“晝出魚戲水”晦澀難懂,不知何意。“晝”與“畫”爲形近字,此字或爲“畫”? 代入原文,“畫”與“描”相對,意思順暢。《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畫”還有其他的形體:

用毒藥、菜子、熱水將畫相洒潑。(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以人脛骨或鵄鳥翎筒內作筆,昼冤人相。(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二器內昼冤相,舌可膽臍上。(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52)

三例歸納、比勘、審查文義,可知爲“畫相”之“畫”。那麼“畫”的變化應該如此:畫—畫—昼—昼,從“畫”到“畫”,是以簡筆代替繁筆,上面的“聿”不變,下半部分只保留了大體輪廓。而從“畫”到“昼”正是從“盡”到“尽”的俗字通例,《字彙·尸部》:“尽,俗盡字。”[④]《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盡”,《列女傳》《取經詩話》《通俗小說》《三國志平話》皆作“尽”。[⑤](宋)孫奕《履齋示兒篇》卷九《文說》中的“尺二秀才”的典故,就是指“尽”字而言。[⑥] 而“昼”之書“昼”,則只是將其中的叉畫變爲竪畫,使字體變得清晰可辨。無獨有偶,“畫”從下半部分簡化的時候,一方面又從上半部分簡化,《字彙·田部》:“画,與畫同。”[⑦] 就是去掉上面“聿”的做法。《說文解字》:“畫,界也。

①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06.

② 李文仲撰,李學勤主編 . 字鑑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417.

③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26.

④ 梅膺祚 . 字彙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122.

⑤ 劉復,李家瑞 .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頁 56.

⑥ 张涌泉 . 漢語俗字研究 . 長沙:岳麓书社,1995,頁 76.

⑦ 梅膺祚 . 字彙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297.

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①] 本義爲“田四邊界”,“画”也正是“田四邊有邊界”的樣子,亦保留了構形理據。

120. 莊

我(於)彼佛庒嚴國界得受記者。(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如是最勝庒嚴具。(俄 TK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P561)

悉見彼佛國界庒嚴。(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熾(焰)寶珠庒(嚴)。(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38)

《五經文字》卷中:“莊,作庒非。”[②]《干禄字書》:“庒荘莊,上俗,中通,下正。”[③]《復古編》莊字下:“從艸壯,別作荘、庒,並非。”[④]《敦煌俗字典》:“《王二・陽韻》‘莊,通俗作庒。’”[⑤]《復古編》莊字下:“從艸壯,別作庒,非。側羊切。”[⑥]“庒”是以楷書轉寫“莊”的草書而産生。《廣碑別字》未見此俗體。

121. 足

𧾷奉此(微)妙濯水。(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36)

攝𧾷潛蹤,迤邐過桃園。(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6)

𧾷下豈不知,閉上營門,司公是一朝天子。(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8)

《干禄字書》:“𧾷足,上通下正。”[⑦]《碑別字新編》魏皇甫驎墓誌作𧾷。[⑧]《隸辨》魏上尊號:“奏於孤𧾷矣。”[⑨]“足”之俗字是將“止”的筆畫都歸並在一起只留下一個大概輪廓,看似是“之”字缺一點。

此字乍看,以爲是“之”,但是文意不妥。此字已在馬王堆漢墓中出現,爲“足”的俗字,是漢初篆文向隸書過渡時期出現的俗字,與此類似的,還有“走”和“是”:

休道是劉知遠,便是麒麟見後𧺆。(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7)

這漢合𣎴死,讎冤都報徹。(附劉知遠諸宮調 P334)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5.

②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32.

③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22.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 .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2 冊・字典部).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4.

⑤ 张涌泉 . 敦煌俗字研究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頁 508.

⑥ 張有撰,李學勤主編 . 復古編 .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164.

⑦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45.

⑧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4.

⑨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頁 165.

122. 最

其㝡後佛未出家時。(妙法蓮華經)

无上稱冣胜,扳济爲群迷。(俄 TK15814—12)

去來現在佛,於衆生冣勝。(俄 TK2455—4)

上金定爲甜美水,木裹帶酸醎水冝。(俄 TK172 六壬课秘诀)

當知是人成就,㝡上第一希有之法。(俄 TK1787—3)

《説文解字·冃部》:“最,犯而取也。”①《干禄字書》中認爲“㝡”爲通字。由上文可知,隸書中“冃”與“宀”相近混淆。“㝡勝”即“最勝”,“冣”、“㝡”、“㝡”、“最”爲同一字,“最”爲正字,其余三形爲“最”的俗字。《妙法蓮華經》中有“[illegible]”字,是“撮”的俗字。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通例研究

文字在發展過程中因爲求簡的需要,往往將一些形近或義同的部件並用或混用,這種情況在隸變之後尤爲突出,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並以“秦”、“奉”、“奏”、“泰”、“春”等字中的上半部分部件的歸併爲例進行闡釋,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肉”形部件最後被併入“月”形部件中;再如“刁”、“刀”二部件形近故而被混用,“刁鬥”寫作“刀鬥”;又如“曹劌”、“曹沫”、“曹沬”問題的爭訟,先是討論衆多異名是否爲同一人,之後又探討各種記法的合理性,最後終於確定寫作“曹劌”最爲恰當。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實質仍然是俗字問題,“劌”、“沬”音近通用,而在古籍中“末”、“未”因形體相近故被混用,所以《史記》中的“曹沫”、“曹沬”同現和《鹽鐵論》中“曹劌”、“曹沬”同現的問題得到了合理的解釋。顔師古在注《漢書·禮樂志》“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時已經解釋了這個問題:“沬沫兩通。沬者,言被面如頮也,字從水傍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也,字從水傍本末之末,音亦如之。然今書多做沬面之沬也。”② 也就是説,古籍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因文字的流變等原因形成了許多書寫特點和文字通例,了解這些通例對漢語俗字的研究和文獻的校勘整理有重要價值。這一章我們將在系統分析《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基礎上,將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在書寫上的一些相混相通的規律梳理出來,同時參采其他文獻資料加以説明,期望在辨識俗字時能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從而更好地爲整

①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7.

② 班固編,顔師古注. 漢書. 汲古閣,順治十二年補緝重鐫,第六卷.

理黑水城文獻服務，也爲其他文獻中未識别的俗字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鑒，但是這些通例是有一定的適用範圍的，絕對不可以無限地類推，必須以文意暢通爲參驗條件。

舉例説明：

1. 辰—**辰**換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辰”常被寫成“**辰**”，因而凡從“辰”的部件都被换用爲“**辰**”。如在俄 TK172(34–7)中“脣”字被寫成“**脣**”；在俄 TK167(17–16)、俄 TK174(7–2)、俄 TK206(7–4)、俄 TK206(7–5)、俄 TK243(19–9)等中“震”被寫成“**震**”；在俄 TK158(14–11)等中“耨”被寫成“**耨**”。《龍龕手鏡》中與“辰”相關的部件也多被寫成“**辰**”。

2. 旨—**㫖**換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旨”形部件常被寫成“**㫖**”，如在俄 TK166 等中“脂”字被寫成“**脂**”；在俄 TK179(27–2)中“稽”被寫成“**稽**”；在俄 TK174、俄 TK241、俄 TK242 中“指”被寫成“**指**”。

3. 匕—巳相混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匕”形部件常被寫成“巳”。如在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74、俄 TK246 中“死”就被寫成了“**死**”；再如俄 TK246(8–2)中“則爲雜染則爲死屍”，“死屍”正做“**死屍**”；再如俄 TK166(6–4)：“豬　熱煖湯**匙**抄封上遍即裹著勿見風”中有“**匙**”字不知爲何字，根據“匕”、“巳”混用的通例還原知“**匙**”即“匙”，帶入原句，文意暢通。

4. 因—曰相通例

《漢語大字典》“曰”字條引《干禄字書・平聲》：“曰”，“因”[①]的俗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很多與“因”有關的部件都被寫成了“曰”。如俄 TK172 中所有的“姻”字都被寫作“**姻**”；由通例知俄 TK240“第三生子忘憂**恩**”中的“**恩**”即“恩”。《宋元以來俗字譜》中“茵”字條的“因”形部件就寫作“曰”，可作旁證。

5. 叉—乂混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叉”形部件常被寫成“乂”，根據這個通例，我們可以推理解決很多難以考辨的俗字。如推知俄 TK172(34–28)“**奴**婢逃亡看相屬，相屬所臨方位知忽然牛馬廄”中的“**奴**”爲“奴”字；推知俄 TK161、俄 TK164、俄 TK165、俄 TK167、俄 TK174、俄 TK178、俄 TK243 等文獻中的“夜乂”、“野乂”爲“夜叉”和“野叉”。

同時，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乂”形部件常被寫成“叉”的，如俄 TK172“神臨魁罡墓上病，與土同鄉見死**凶**”中“凶”作“**凶**”，據此規律可以推知，俄

①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36.

TK172(34–27)“丁肎戊胃巳脾連”中的“肎”即爲“胷”。再如俄 TK187(16—14)“碙砂”中“碙”不知爲何字，根據混用規律還原爲“碙”，而 TK187 是藥方，所以“碙砂”是一種藥材，中藥中有“針砂”，別名“鋼砂”、“鐵砂”、“針鐵砂”，知“碙”字是承“砂”類化爲“石”旁，“碙砂”即“鋼砂”。而《龍龕手鏡·言部》中的“洶”、“訩”中也作“泅”、“訩”，可知這種混用規律也是古文獻中書寫的一種通例。

6. 木—术相通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木”形部件常被加綴點號成“术”形，如“休”字在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72、俄 TK241 等文獻中被寫作“休”。根據這個通例，我們可以推知俄 TK166(6–1)“麻葉、桑葉以泔煮，去滓，髮七遍”中“沭”爲“沐”。再如《碑別字新編》中的“休”在魏蘇屯墓誌中就作“休”。[①]

7. 兔—免相混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兔”形部件常被省去點號成“免”形，造成“兔”、“免”混用。如俄 TK166(6–4)：“免絲”即“兔絲”。又因“冖”、“宀”混用，故俄 TK164、俄 TK165、俄 TK242 中“冤”常被寫爲“寃”。由此通例推知，俄 TK267 中“逸”爲“逸”字。

8. 尔—㐱混用例

“尔”的俗字作“尒”，又因“尒”與“㐱”形近，故混用。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從“㐱”的部件多被寫作“尔”，如俄 TK161、俄 TK167、俄 TK168、俄 TK172 中的“珍”字被寫成“珎”，俄 TK172(34–27)“不須訡脈看巢源”中“訡”即“診”；俄 TK172(34–8)“更有四足相趂入”中“趂”即“趁”。《龍龕手鏡·肉部》中“胨”同“胗”，也是二旁通用的緣故。

9. 儿—口混用例

“恐”字又作“𢗚”。如俄 TK158(14–6)：“只𢗚悟他達”；俄 TK170(13–2)：“勿得𢗚怖”。因爲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口”、“儿”混用，故“𢗚”又作“𢘊”，如在與俄 TK170 同題的俄 TK167(17–4)中就有“勿得𢘊怖”語例。再如在俄 TK179、俄 TK243 中“微”作“㣲”；在俄 TK172 中“處”作“䖏”。“口”、“儿”混用不限於俄藏黑水城文獻，在吐魯番文書中也有大量混用的例子。[②]

因“口”、“儿”混用，故“殳”又作“𠬝”，所以凡從“殳”的部件又寫作“𠬝”。如“聲”爲“聲”的俗字，俄 TK167(17–4)正有“衆商人聞俱發聲號”；“設”作“設”，俄 TK167(17–5)正有“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沒”作“没”，如俄 TK170(13–10)“波

①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9.

② 陸娟娟．吐魯番出土文書俗字研究．新疆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8.

浪不能没”;“殿”作“殿”,如俄 TK243(19–10)“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在《碑別字新編》“沒”字在魏穆纂墓誌中也作“没”。[①]

另外,我們還可以用這些規律反推俗字的正體,如俄 TK178(7–6)“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中的“數”字,不知爲何字,利用“口”、“几”混用的規律反推知“數”即“數”,而“攵”、“殳”形近訛誤,又可寫作“數”,所以“數”就是“數”。

10. 叚—段不別例

詳參第五章第二節“增補新的音義”部分“叚”字條。

11. 宀—冖混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宀”、“冖”常常混用。如在俄 TK164、俄 TK165、俄 TK242 中“冤”常被寫爲“寃”;俄 TK161 中“寫”就被寫作“冩”;在俄 TK164、俄 TK165、俄 TK172、俄 TK174、俄 TK190 等文獻中“富”常被記爲“冨”;在俄 TK164、俄 TK172、俄 TK174、俄 TK190 等文獻中被寫作“冝”。俄 TK174(7–3)“大罪在於巳身,終日寘寘不覺”中“寘”不識爲何字,據此通例我們還原爲“冥”,結合句意知“冥”爲“冥”字,點號被訛化爲橫。

12. 巳—已混用例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中專門論述了上古漢語中“已”、“巳”混用,[②]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巳”、“已”也常常混用。如俄 TK172(34–21):“只爲人謀害自巳人口病患”中的“巳”即是“已”字。再如“起”在俄 TK158(14–1):“陰界六塵起”中被寫作“起”,俄 TK159、俄 TK161、俄 TK164、俄 TK165、俄 TK168、俄 TK170、俄 TK254 中的“起”也寫作“起”;在俄 TK174、俄 TK179、俄 TK186、俄 TK243 等文獻中“記”字被寫作“記”;在俄 TK172(34–19)“紀”作“紀”。有了這個通例之後,結合語意很容易辨認出俄 TK185(8–2):“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中的“改”字爲“改”字。

13. 力—刀—刃相混例

“力”、“刀”、“刃”三個部件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因形體相近經常混用。如“劫”字,《説文解字・力部》:“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③] 也就是説,正體的“劫”是從去從力的,而在俄 TK159(14–5)“萬劫體長存”,俄 TK167、俄 TK177、俄 TK178 等文獻中的“劫”都從刀;在俄 TK164(24–6)“即能超滅百千億劫生死重罪”中“劫”即從刃,俄 TK168、俄 TK170、俄 TK172、俄 TK177、俄 TK179、俄

①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41.

② 裘錫圭 . 文字學概要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226.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92.

TK185 等文獻中 "刼" 也從刃。"功" 字的俗寫也與這種通例相吻合，如在俄 TK170(13–13) "具一切功德"中 "功"即從刀，在俄 TK178、俄 TK245、俄 TK270 等文獻中 "功" 也從刀。再如俄 TK172(34–8) "家中槍釼有多年" 中 "釼" 字不從刀，從刃。

另外，"力"多寫成 "𠂊"形。如俄 TK166(6–3)"初服半合日三四夜二"等文獻中 "初" 即從 "𠂊"；再如俄 TK167(17—2)"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等文獻中 "男"字即從 "𠂊"。其實 "力" 作 "𠂊"，在現行簡體字中也有遺存，如 "黎" 字，在《説文解字・黍部》:"黎，履黏也。從黍，𥝢省聲，𥝢，古文利。"[①] "刂" 正寫作 "𠂊"。

14. 冃—冋換用例

在古文獻乃至當代很多用繁體出版的印刷物中，"冃" 形部件常被寫成 "冋" 形。如 "肯" 在俄 TK158(14–1) "誰肯著心依" 中 "肯" 字就從 "冋"，俄 TK159 中 "肯" 字就作此形。再如俄 TK159(14–1) :"無生清淨性" 中 "清" 字中的 "冃" 形部件就被寫成 "冋" 形，俄 TK166、俄 TK182、俄 TK185 等文獻中的 "清" 字，亦作此形。

15. 口—厶換用例

在古籍中，"口" 形部件常被寫成 "厶" 形，從而產生了許多俗字，如 "勾"、"句" 同音，"雄"、"碓"，"船"、"舩" 異體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如 "單" 字上面的 "吅" 被寫成 "厸"，再如《説文解字・蟲部》:"強，蚚也。從蟲弘聲。"[②] 徐鍇曰:"弘與強聲部相近，秦刻石文從口，疑從籒文省。" 秦公《碑别字新編》"強" 字條，漢代魯峻碑中 "強" 字即作 "强"，説明徐鍇的説法是對的，而《説文解字》中竟然採用了 "強" 的一個俗字做字頭。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這樣的例子也不在少數。如 TK161 中的 "圓" 字；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67、俄 TK178、俄 TK245 等文獻中的 "或" 字；俄 TK158、俄 TK164、俄 TK170、俄 TK172、俄 TK175、俄 TK185、俄 TK243、俄 TK279 等文獻中的 "唯" 字；還有 "説"、"捐"、"損"、"悦" 等字，凡從口的部件都被寫成 "厶" 形，因爲這種通例很常見，不再贅述。

16. 爪—瓜相混例

《龍龕手鏡・瓜部》字都寫作 "爪" 形，已經成爲一種通例，同樣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存在這樣的現象。如俄 TK179(27–16)"或有人聞則狂亂狐疑不信"中的 "狐" 字就將點號省去成 "爪"形；再如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72 中的 "孤"字也是將 "瓜" 形部件寫成 "爪" 形。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47.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79.

17. 木、方—扌相亂例

在一些出版物中因爲書寫工具和書體的影響，往往將從“木”、“方”的部件寫成“扌”形，這一問題被許多學者所認識，如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提道：“鄭樵在《六書略》假借字之末別列‘雙音並不爲假借’一類，所收之字大部分就是我們所說的同形字，例如‘把’字：補訝切(bà)，柭(柄)也；‘杷’，白加切(pá)，收麥器也。”[①] 其實這個也是由於“木”和“扌”兩個部件在文獻書寫時常常混用造成的。

再如《南齊書・張敬兒傳》：“秣馬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中“桉”即“按”，是出版者不識通例造成的錯訛。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極”字就被寫成“拯”，在俄 TK161、俄 TK179 等文獻中也多次出現；再如“於”字在俄 TK161、俄 TK167、俄 TK178、俄 TK177、俄 TK179 等文獻中“方”部被寫成“扌”。根據通例就很容易判定俄 TK174(7–3)“撗殺衆生犯無邊大罪”中“撗”是“横”的俗寫，顯然其音義與《漢語大字典》所引《集韻・宕韻》“横，充也。或從廣”[②] 不符。

18. 曷—昌相換例

因隸書中撇捺可以連寫成横，所以“曷”常被寫成“昌”形，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凡從“曷”的字，多被寫成從“昌”，這是漢字隸變的遺存。如俄 TK161、俄 TK167、俄 TK170、俄 TK177、俄 TK179、俄 TK242、俄 TK243 中的“偈”就被寫成“倡”；再如俄 TK164、俄 TK165 等文獻中的“竭”被寫成“竭”；再如俄 TK166(6–1) 中“葛根”就被寫成“葛根”。《碑別字新編》隋張盈墓誌中的“曷”即作“昌”。[③]

19. ⺮—艸混用例

曾良認爲“⺮”與“艸”混用大概從隸書時代就已開始[④]，因隸書撇捺可以連寫成横，如“陳”與“陣”、“幸”與“幸”的關係。“⺮”與“艸”混用的例子很多，如《隸釋》卷一《帝堯碑》：“功綿日月，名勒菅弦”[⑤] 中的“菅”即是“管”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如俄 TK178(7–4)“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中“等”就從“艸”，再如俄 TK206、俄 TK241 等文獻中的“答”就被寫成“荅”。

20. 㔾—巳混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中“㔾”形部件常被寫成“巳”形，如俄 TK158、俄

---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210.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365.

③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93.

④ 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頁 122.

⑤ 洪适．隸釋．卷一《帝堯碑》，頁 21.

TK159、俄 TK165、俄 TK167、俄 TK172 等文獻中的“厄”字就被寫作“厄”,再如俄 TK172、俄 TK174 中的“危”字就被寫成“危”。俄 TK172(34–3)“中央若與勾空犯,後婦須多絕子孫”中的“犯”字就作“犯”,俄 TK245 中的“犯”字亦作此形;另外,俄 TK167、俄 TK170、俄 TK174 中的“怨”字也作“怨”。曾良談到古籍中“氾”、“氾”混同不別[①],實際就是“巳”、“巳”不別。

21. 悤—怱通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悤”、“怱”經常通用。如俄 TK172(34–18)“子孫稟性各聰明”中“聰”即“聰”字,俄 TK172(34–20)同此;再如俄 TK172(34–17)“縱有兒孫揔屢貧”中“揔”就是“總”字的俗寫;又如俄 TK263“敕授將仕郎亦集乃路總管府事”,“總”即“總”,《字彙・糸部》:“總,俗總字。”[②]此條通例不限于黑水城文獻,如《正字通・人部》:“傯,俗傯字。”[③]《碑別字新編》“總”字條下所列字形也多從“怱”。

22. 彡—乙、氵相混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彡”部常被寫成“乙”、“氵”形。例如俄 TK165(20–16)“遇影蒙塵暫一見者亦復不生”中“影”字就寫作“影”;俄 TK164、俄 TK164、俄 TK172 等文獻中的“影”亦作此;俄 TK186、俄 TK243 等文獻中“須”作“湏”;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67、俄 TK168、俄 TK170、俄 TK172 等文獻中的“形”均作“形”。

23. 人—口互換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往往將“吅”形部件中的一個“口”形部件寫成“人”形,如俄 TK172(34–19)“此課有克家母喪”中的“喪”字就被寫成“喪”;或者將“從”形部件中的一個“人”形部件寫成“口”,如俄 TK292“夫修習者端身正坐具嚴六印”中“坐”被寫成“坐”,“嚴”被寫成“嚴”。根據這個混用規律,我們就很容易辨識俄 TK167(17–4)“有一商主將諸商人賫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的“賫”即是“賫”字。

24. 大—火相混例

因爲“大”和“火”形體相近,在黑水城文獻中常將“大”、“火”相混,如俄 TK161(18–18)“以汝舌讚美真乘”中的“美”即“美”,《説文解字・羊部》:“美,甘也。從羊從大。”[④]此處將“大”寫成“火”。再如第一冊俄 TK7(37–17):“餤,餤餤大初著也。”而《説

---

① 曾良.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頁 105.

② 梅膺祚. 字彙.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359.

③ 張自烈. 正字通. 清畏堂本,頁 1555.

④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8 .

文解字·炎部》爲:"餤,火行微餤餤也。"[①] 周祖謨《廣韻校本》:"餤,餤餤火初著也。"[②] 可證"大"即"火"。又如第一冊俄 TK7(37–31):"羕,長火也。"根據通例再結合語例,我們知道,"火"應爲"大",檢之《説文解字·羊部》:"羕,水長也。從永羊聲。"[③] 再查《廣韻校本》:"羕,長大也。"[④] 可知通例所推結果無誤。

25. **𦥑**、**𦦒**—文換用例

在古籍文獻中常有這麼一種通例,"**𦥑**"、"**𦦒**"等複雜的字頭常被用簡化符號"文"代替,如清吳貽先《風月鑒》第十一回:"你一時高**𡗗**,跑我們園裡,把娉婷千方百計買了來。"[⑤] 第十五回"無可奈何了,反作了個《秋**𡗗**》八首"[⑥] 中的"**𡗗**"即"興"字。再如古籍中"學"常被寫爲"**斈**","譽"寫作"**𫍢**"。這種通例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體現,如俄 TK166(6–1)"右三味熟研內泔中一宿漬去滓**撹**五徧淋沐頭髮"中"**撹**"即"攪"字。

26. 支—攴相混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支"與"攴"常混用。如在俄 TK166(6–6)"岐伯對曰:少陰者,主五藏六腑之大主也"中的"岐"字寫作"**岐**";再如俄 TK243(19–16)"伎樂塗香及傘蓋"中"伎"寫作"**伎**"。《碑別字新編》"岐"字條齊石信墓誌也作"**岐**"。[⑦]

27. 臣—目相混例

"臣"書寫變異之後形體與"目"相近,所以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臣"形部件常被寫作"目"形。如俄 TK168(13–12)"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中"臨"即寫成"**臨**";再如俄 TK167 中的"緊"字就被寫成"**緊**";俄 TK166、俄 TK251 中的"堅"字就被寫成"**堅**"。

28. 冎—**冎**相換例

在古碑銘文中常將"冎"形部件寫成"**冎**",如《隸辨》中"體"字就被寫成"**體**"[⑧]。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這種規律,如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64、俄 TK165、俄 TK172、俄 TK243、俄 TK258 中的"骨"字就被寫成"**骨**";從"骨"的部件也多寫成"**骨**"形,如俄 TK164、俄 TK165、俄 TK241 中的"骸"寫作"**骸**",俄 TK172 中的"滑"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10.

② 周祖謨 . 廣韻校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335.

③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40.

④ 周祖謨 . 廣韻校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425.

⑤ 吳貽先 . 風月鑒 . 古本小説集成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281.

⑥ 吳貽先 . 風月鑒 . 古本小説集成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409.

⑦ 秦公 . 碑別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36.

⑧ 顧藹吉 . 隸辨 .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95.

字被寫成“**滑**”。

29. 氺—**⺗**—小相混例

在古籍中“氺”、“**⺗**”、“小”三個部件常因形近被混用,如《隸辨》中“體”字條下引尹宙碑“君體溫良恭儉之德”[①] 中的“恭”字就被寫成“**恭**”。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這種通例,如俄 TK178(7–4)“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中“恭”也作“**恭**”。根據這個通例可以推出俄 TK164(24–12)“若人乘舡入海中,**暴**風毒龍摩竭獸”和“或中**暴**惡毒龍氣,熱病侵身受極苦”中的“**暴**”、“**暴**”都是“暴”字,在同題文獻俄 TK165(20–9)中也有這兩個形體,再如俄 TK172 中的“爆”字被寫成“**爆**”。

30. 刀—口混用例

“刀”、“口”二部件因形體相近,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常被混用,如:俄 TK158(14–7)“欲知成佛處,心上莫留停”中的“留”字被寫成“**留**”,同題文獻俄 TK159(14–9)中亦作此形。根據這個通例,結合文意可以推知俄 TK158(14–1)“佛行平等意,時到自**超**群”中的“**超**”就是“超”,俄 TK159 中的“超”亦作此形。“刀”、“口”相混的通例在其他文獻中也有體現,如隋晉王祭酒車詵墓誌中“沼”字就被寫作“**沼**”[②]。

31. 氏—**氏**相換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氏”常被加綴點符作“**氏**”。根據這個通例可以推知俄 TK161(18–5)“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中“**紙**”即“紙”字,俄 TK172、俄 TK243 也被寫成此形;俄 TK172(34–3)“鹹合**婚**姻事求就”中的“**婚**”即“婚”字。

32. 示—禾混用例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示”、“禾”因形體相近常被混用。根據這個通例可以辨識相關的俗字,如俄 TK174(7–7)“捨命向**秦**國化成男子之身”中的“**秦**”根據通例和文意即可定爲“秦”字,再如俄 TK166(6–1)“慎豬魚**蒜**酢”中的“**蒜**”即“蒜”,而《玉篇·艸部》“蒜,葷菜也。俗作**蒜**”[③] 剛好驗證我們利用通例推斷的正確。

33. **悳**—**惪**相混例

在古籍中“**悳**”形部件常被省去中間的一横,寫作“**惪**”,如《隸辨》“體”字下引魯峻碑所言“體純龢之德”中的“德”即作“**德**”,這樣的例子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很多,例如俄 TK167、俄 TK168、俄 TK170、俄 TK174、俄 TK177、俄 TK178 中的“德”就寫成“**德**”。根據這個通例,我們很容易推知俄 TK170(13–10)“汝**聽**觀音行,善應諸

---

①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5.

②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68.

③ 顧野王.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252.

方所”中的“聴”即“聽”字。

34. 灬——一相换例

因爲書寫求簡的需要，在文獻中常將“灬”寫成“一”形部件。在《碑别字新編》中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然”字在魏元肅墓誌、魏李謀墓誌、隋王曜墓誌等就寫作“然”；再如“爲”字，在魏奚智墓誌、魏張僧安等墓誌中“爲”的四點也被寫成了一横。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存在這種現象，如俄TK206(7–3)中的“騪”被寫成“騪”，俄TK166(6–1)中的“煎”下面的點也被連成一横，俄TK166(6–1)中的“魚”被寫成“鱼”。

35. 灬—从换用例

遮　如今世尊毗(盧)遮那。(俄TK61《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P58)

直饒珠寶如山岳，遮不綾羅滿殿堂：煞鬼忽然來到後，阿誰能替我無常？(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P545)

庶　譬如庶子有二。(俄TK77《釋摩訶衍論卷第二》P183)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于周。(S.799《隸古定尚書》P376)

兼　隨(喜)善根兼(與)所修。(俄TK74《大集編□□□聲頌一本》P110)

“何謂爲護？”曰：“兼利之。”(敦研008《維摩詰經》P185)

36. 荼—茶相混例

因爲“荼”與“茶”形體相近，故而經常被混用，如俄TK161(18–12)“天龍夜義鳩槃荼，乃至人與非人等”中“鳩槃荼”即“鳩槃茶”，是佛教中增長天二部鬼類之一，“荼”被省去一横作“茶”，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也談到了“茶”與“荼”的混用和分化問題。[①]

37. 土—圡换用例

正(覺)圡。(俄TK75 文殊菩薩修行儀軌 P152)

其圡平正。(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干禄字書》：“圡土：上通下正。”[②]《正字通》舊本首卷：“土，俗作圡。”[③]《隸釋・卷第三》老子銘：“其圡地爵塥高敞。”[④]《隸辨》白石神君碑：“白圡樊瑋。”[⑤]“土”與“士”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226.

②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29.

③ 張自烈．正字通・舊本首卷．清畏堂本，頁2.

④ 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38冊・形體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178.

⑤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重印)，頁94.

因形近常被混同使用，一是爲與“士”相區别，二是由於筆勢的影響，“土”便加點成“圡”。另外，《妙法蓮華經》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皆有“土”字形。

“土”的俗字爲“圡”，因此以“土”爲構件的字大多從“圡”。如下表：

正字	土	壓	莊	竪	塵	壁	杜	掛	桂
俗字	圡	壓	荘	竪	塵	壁	杜	掛	桂
現行簡化字	土	压	庄	竖	尘	壁	杜	挂	桂
正字	陸	睦	輕	塑	墅	吐	崖	煙	堂
俗字	陸	睦	軽	塑	墅	吐	崖	煙	堂
現行簡化字	陆	睦	轻	塑	墅	吐	崖	烟	堂
正字	墨	墮	至	室	壘	墓	肚	壯	塗
俗字	墨	墮	至	室	壘	墓	肚	壯	塗
現行簡化字	墨	墮	至	室	垒	墓	肚	壮	途

38. 氵—冫換用例

決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俄 TK21 佛説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P1)

　　來世決定成道。(太玄真一本際經・聖行品 P214)

染　無能所執垢染。(俄 TK74 大集編□□□聲頌一本 P112)

　　一者染，二者塵，三者黑。(敦研 033 3–2 大般涅槃經 P337)

梁　其水上涌(遊)梁棟間。(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4)

　　河梁。(P.2524 語對)

39. 支—攴換用例

“支”的俗字加一點，因此以“支”爲部件的字也都作此。如：枝、鼓、伎、數分别是枝、鼓、伎、數的俗字。

40. 巾—忄混用例

幡、帽、幀、帙分别是幡、帽、幀、帙的俗字。也是因爲“巾”、“忄”形似且簡單易寫的緣故。

41. 婁—婁換用例

數—數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如恒河沙數。(俄 TK107.23–1)

樓—樓　所有如來於大莊嚴樓閣無量寶莊嚴師子座上説法。(俄 TK107.23–1)

數—數　上方無數精進寶首佛。(俄 TK118.3–3)

這幾個字都包含有“婁”這個構件，它與正字之間有所區别。正字的起筆一横貫穿了第一個“口”，而俗字形的這一横寫在兩個“口”之間。這個寫法較正字更加明瞭，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出現的頻率較高。

42. 門—门換用例

門—门 各有二萬一千恕爲八萬四千法门,僧鬼皆可修學。(俄 TK150.64–9)

開—閞 閞成七也,爲凡所造。(俄 TK150.64–6)

問—问 犯則问心。(俄 TK150.64–3)

間—间 經人间歲數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年。(俄 TK150.64–6)

潤—润 冰潔其心,玉润其德。(俄 TK150.64–2)

以上從“门”的字,都出自編號 TK150 寫本《四分律行事集要顯用記卷第四》,特點是將“門”上的類似於兩個“日”的部分省略爲兩點,可以大大提高書寫速度,這樣的俗體在當時非常流行,可以看作我們今天的簡體“門”字的過渡寫法。

43. 衣—示混用例

福 褔德亦複如是不可思量。(俄 TK4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28)

初 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P32)

初笄。(P.2524 語對 P58)

補 爲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故。(俄 TK58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P43)

補處極喜與明增,開釋此教諸菩薩。(P.2173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上 P31)

被 一切不空被空(染)。(俄 TK77 釋摩訶衍論卷第二 P180)

問辯答款,著枷被鎖。(S.462 金光明經果報記 P14)

因“衣”與“示”在做形符時字形非常相像,故而在漢字的書寫過程中,很容易將兩個偏旁混淆混用,從而形成俗字。“福”本從“示”,俗字將其改爲“衣”,而“初”、“補”本從“衣”,構成俗字后則變爲從“示”。

44. 釆—米混用例

番—畨 開闡畨漢大藏經各一遍。(俄 TK120.4–4)

翻—翻 及其長成,翻爲不孝。(俄 TK119.9–5)

番—畨 親者貧而不秋頓弃,踈者富而曲奉多畨。(俄 TK132.45–44)

审—審 所服湯藥,審而後進。(俄 TK132.45–25)

藩—藩 其庶幾曆其藩乎? (俄 TK133.38–1)

悉—悉 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俄 TK110.4–1)

釋—釋 釋迦牟尼(俄 TK28《金剛般若波羅蜜經》P17)

幡—幡 花蓋百千幢幡以爲導引。(俄 TK58《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P44)

俗字“番”省去了起筆的一撇，使字左邊的構件變成了上“米”下“田”，《五經文字・米部》：“番、畨，上《説文解字》，下經典相承隸省。凡播、審之類皆從畨。”①《宋元以來俗字譜》中所舉“番”的俗寫均如此。可见“畨”被使用的频率之高。

45. 凡—九、几混用例

凡　九所有相皆是虚妄。（俄 TK2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P15）

宣令國土，九有所要，不逆其意。（Φ096《雙恩記》P106）

梵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俄 TK90《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P327）

修梵行。（Φ096《雙恩記》P108）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諸如上述的偏旁或構件混用、换用的現象還有很多。《干禄字書》：“九凡，上俗下正。”②《漢語大字典》：“九，同‘凡’。③《字彙》：‘凡，俗作九。’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起義旗，至發引，九四十八日。’”④可知，“凡”俗作“九”字形唐已經有之，後去掉“九”字上部點筆，形與“几”同。從“凡”的“梵”字，在俗字形中也從“凡”的俗字形作“梵”字形，《俗書刊誤》：“梵，俗作梵。”《廣碑别字・十一畫・梵字》引《魏鎮遠將軍洛州騎兵参軍常焕造五級浮圖銘》中，“梵”亦俗作“梵”字形。

“凡”又俗作“凣”字形，《金石文字變異》：“凣，唐高延貴《造彌陁像記》。”⑤

46. 虍—严、雨换用例

處　遍舍衛國處處皆雨金色蓮華。（俄 TK58《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P42）

伏聽處分。（S.76V《長興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陳魯修牒》P59）

虚　虚空界（俄 TK61《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P56）

甜瓜：寒……案經：多食令人羸惙虚弱，脚手少力。（S.76《食療本草》P463）

盧　毗盧（遮）那如来。（俄 TK61《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P58）

旋迎法寶，開妙袟以先浮；啓召聖僧，賓頭盧而降趾。（S.4642《發願文範本等》P254）

虔　我今虔（誠）合掌（俄 TK74《大集編□□□聲頌一本》P110）

① 張參．五經文字影印本（上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 20.

② 顔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頁 10.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03.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03.

⑤ 邢澍撰．金石文字辨異（卷六）．清嘉慶十五年刻本（1860）：29.

大衆虔誠,一切普誦。(S.223《發願文》P319)

《説文解字》:"虍,虎文也。象形。凡虍之屬皆从虍。"[1] 徐鍇説:"虍,象其文章屈曲也。"孔廣居疑認爲"虍"即"虎"的省文。篆文作"虍"字形,隸作"虍"字形,隸書上部形近"止"字,后楷書中作"虍"形。俗字形中上部變爲一長横,俗作"虍"、"虍"。從"虍"字,也從"虍"字俗字形,形成了一批從"虍"、從"虍"的俗字。

虔,《説文解字》:"虔,虎行皃。从虍文聲。讀若矜。"[2]《干禄字書》:"虔虔,上通下正。"[3]《隸變》引《鄭固碑・恭竭力》作"虔"字形,引《桐柏廟碑・恭禮記》作"虔"字形。

通過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和俗字書寫通例進行整理研究,我們很容易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目前,學界對俗字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問題。通過對俗字和正字的關係以及適用範圍等討論再結合各家的論述,我們將俗字界定爲:各個時期寫法與正字相别,流通於當時社會,成體系且隨時間地域變化的不規範字體,是異體字的一種。

第二,俗字是有系統的。要正確認識俗字在整個漢字發展史上的作用就要將俗字歸入到漢字這個大系統;同時俗字内部也是有系統的,是可以類推的,這裏所論及的 46 個書寫通例就是明證,而且這些通例並不限於俄藏黑水城文獻。

第三,正字和俗字是互動演化的。俗字作爲正字的備用字形檔,從有漢字以來,正字就和俗字在不斷互動,俗字表意顯著化、示音準確化、形體簡單化、結構合理化等特點不斷影響着漢字的發展。

第四,在黑水城文獻時代,漢字的音義功能已經成熟。從《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俗字書寫通例可以看出隸變之後漢字結構變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偏旁的大量同化。《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中增符型的俗字增加音符、意符的情況很少,這表明在黑水城文獻時代,漢字的表意、表音功能已經成熟,漢字已經進入了内部結構的微調階段。

---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3.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3.

③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頁 18.

第三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的特點

統計來看,《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數量較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種:一是其時代性。《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文獻都屬於 11 至 14 世紀,正處於中國的宋元時期,這一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逐漸增多,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有能力使用文字的人也在增多,這固然有利於文化的傳播,然而卻也爲"俗字"這種流行於民間的文字現象提供了更爲豐富的"養料"。西夏王朝作爲積極學習中原文化的典範,他們所使用的漢字必然受到中原地區的影響,我們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見到了很多常見的俗字,如:所 TK107.23–1、能 TK110.4–4、霧 TK118.3–2、辞 TK119.9–3、丰 TK128.9–7,以上字形都可以在《原本玉篇殘卷》中找到,足可證明西夏與中原的交流之盛。二是其地域性。黑水城地處西夏一隅,屬於各民族融合聚居的地區,這點從黑水城出土的各類語言不同的文獻就能窺見一二,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肯定也會有差別,這些差別的存在也是促使俗字盛行的温床。三是其社會性。《俄藏黑水城文獻》所收文獻絕大部分是佛教經典。從受衆來説,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有,因此無論是版刻的還是傳抄的佛經,從佛經的用途來説,一般都是用來誦讀的,人們可能不會特别注重其文字的規範性,這也是導致《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俗字數量較大的一個原因。在進行了窮盡式搜集的步驟以後,我們發現絕大多數字形都可以考辯出其正字,而且可以在各種字書中找到同形或基本同形的俗字字形。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俗字類型非常豐富,幾乎囊括了所有常見的類型。我們根據這些類型來區分俗字,從構形的角度來觀察其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因改换構件而形成的俗字所占比例最大。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書寫隨意造成的。第二,簡省和增繁俗字的數量也較多,原因也是由於對正字字形識記不准。第三,構形完全創新及以會意的方法創造的俗字數量極少,只有"萬"、"甦"、"臯"等少數字。但從大的方面來考察,《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最值得研究的特點有二:一是同字多形並存,二是文獻内部俗字結構具有一定的系統性。

一、同字多形並存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同字多形的情況比較普遍。有些同字多形出現在不同的文獻中,更有甚者在同一篇文獻中不同字形的俗字也非常多,舉例説明。

1. 寧

寧　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甚多。（俄 TK112.3–2）

寧　寧碎此身，由如微塵，終不違如來聖教。（俄 TK120.4–2）

寧　誤觸憲章，寧無分免。（俄 TK132.45–37）

以上三字形都是“寧”字的俗寫。第一個用構件“工”替換了構件“心”；第二個將字下部的“皿”與“丁”粘連在了一起；第三個用構件“吅”替換了構件“皿”。

2. 歸

帰　諸佛正法菩薩僧，直至菩提我帰依。（俄 TK128.9–6 ）

歸　耽戀娑婆，掩目空歸。（俄 TK132.45–5）

歸　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俄 TK132.45–6）

歸　歸堂問取聖僧。（俄 TK133.38–6）

以上四字字形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字右邊的構件和正字一樣，沒什麼變化，而左邊卻各有寫法。第一個直接將左邊構件省去了“𠂤”，只剩下“止”；第二個是將“止”替換爲“廾”；第三個將“止”替換爲“厶”；第四個將“止”替换爲“大”。

3. 辭

辞　但令孩子飽，慈母不辞饑。（俄 TK119.9–3）

辤　亦以利刃割其心肝，不辤痛苦。（俄 TK119.9–7）

辭　忍熱忍寒，不辭辛苦。（俄 TK120.4–1）

以上三個字形較正字字形都有所簡省，而且簡省的都是字形左邊的構件。第一個是直接用寫法較簡單的“台”替換了原構件；第二個是用“受”替換原構件，在寫法上較第一個更爲接近正字字形；第三个与正字字形最爲相近，但寫法上仍舊較正字字形簡略。

4. 穩

穏　一切衆生，各令安穏。（俄 TK117.6–5）

穏　軟穏氈上，蹦跪合掌。（俄 TK128.9–5）

以上兩字形都是右邊構件與正字有所區別。第一個是將構件上部“爪”、“工”合爲一個類似於“正”的部分，較正字笔畫有所減省；第二個將構件“工”改寫成反“匚”，根據筆勢，極有可能是因爲草書楷化而形成這樣的字形。

5. 爾

尒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俄 TK106.4–3）

尒 故龍樹菩薩見此功德,依彼佛勑,集成一本《聖佛母多心經觀行要門》,祖祖相傳至於今,**尒**廣或其益矣。(俄 TK128.9–4)

"**尒**",同"爾"。《仲秋下旬碑》:"背尒嬪儷,孤嗣禪縈。"① 尒,同爾。《玉篇·人部》:"尒,亦作爾。"②《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尒時居士種種説法,教化王孫,令往菴園。"③

除了以上五例,《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在此不一一贅舉。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版刻印刷水準雖然很高,内容也大部分都是佛教經典,而且相當一部分佛教經典都是官方印製的,但這些文獻在書寫傳抄的過程中不甚講究,不僅一字多形的情況比較普遍,而且有相當數量的一字多形都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之中,可見書寫的隨意性也是《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特點之一。

二、俗字内部具有一定的系統性

作爲記録語言的符號,文字必須要與語言的發展相適應。在語言的三要素中,詞彙是最活躍的,總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由於詞彙的發展,新的義項不斷出現,意義的增多需要有相應的字進行表達,這樣就給人們的記憶造成很大的負擔。我們希望能夠以有限的記憶力記住大量的漢字,這就要求漢字有一定的規律性、系統性。自小篆始,漢字逐漸形成了一批兼有義符和聲符雙重身份的獨體字,這些獨體字音義的固定,成爲小篆構形的基礎,並一直沿用下來。如,在小篆之前表祭祀意義的字大部分都是用一個標示宗主或木表的形體來表示,既不能單用,也沒有讀音,並且形體不一,到小篆時統一爲"示"字,表示上天垂示徵兆的意思,這一個字就把原先的種種象形字和借音字都類化了,並由這一個音義兼表的構件衍生出許多字④,方便了記憶書寫,也使得漢字系統更加嚴密整齊。其後雖然經過隸定、楷變,有些構件已經似是而非了,但並不損害其作爲構形基礎的作用。漢字系統中正是因爲形成了這樣一批基礎構件,才使得漢字以簡馭繁,用少量構件拼合出大量的漢字,減少了記憶的負荷。同樣的,俗字之所以能夠大量被人們使用,流通於民間,雖然其不可能有如正字這般系統明顯的基礎構件,但必定有一些構形上的特點。

俗字産生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爲了書寫簡便,省時省力,因而人們在改造正

---

① 張元濟 . 四部叢刊三編史部隸釋·卷十八 .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 民國 25 年 .

② 顧野王 . 宋本玉篇 . 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 59.

③ 王重民 . 敦煌變文集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頁 517.

④ 王寧 . 漢字的優化與簡化 . 中國社會科學,1991(01),頁 8.

字的時候,最初可能是無意識地把一些形似構件寫作一個形體,隨著使用的增多,久而久之,這些俗寫的構件也就成爲人們在書寫時最先考慮的俗化構形,雖然理據不一定充分,但在俗字系統内部使構形統一化了。掌握這些構件無疑有利於我們對俗字的分析和識别,因此在對俄藏黑水城俗字進行分析的過程中,發現以下一些比較有特點的俗化統一構件,略舉例如下。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從“辰”的字都寫作“辰”。如:

震　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俄 TK121.8–4)

振　覺路真乘誠振溺之要津,乃指迷之快捷方式。(俄 TK121.8–6)

辱　波羅蜜須菩提忍辱。(俄 TK124.29–13)

晨　每日早晨或空閑時於寂靜處掃室令淨。(俄 TK128.9–4)

唇　舌柱上顎,唇齒相著。(俄 TK132.45–21)

以上幾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很多,並且經常出現在不同篇目中,書寫極爲廣泛,不僅如此,一些從“辱”的字也將其中的構件“辰”寫作“辰”。如:

耨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俄 TK116.14–9)

由此可見,“辰”這個構形已具有一定的使用頻率,可以作爲黑水城文獻俗字一個“基礎構件”,爲我們進一步研究俗字提供了方便。

我們在上一節中總結出的 46 條通例規律就是俗字内部繫統性的反映。

第四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整理與匯總

本章所匯總收録的俗字均是從《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截取的，按正字的音序排列，以現代漢語的讀音爲準。正字是以宋元時期的通行正字為標準的，以《説文解字》《玉篇》《廣韻》《集韻》等字書韻書爲正字標準，如果《説文解字》中有此字，不再列其他字書中的字體。因此在正字一列，如不特別標明出處者，則爲《説文解字》中的字，由於漢語的發展，一些詞語逐漸消失，那么記録這些詞語的字也逐漸淘汰。后經漢字規範和漢字簡化，將部分異體字歸並，因此有些字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使用了，所以這樣的字在“現行簡化字”這一欄不再標出。

對同一形體的不同俗字，類型差異較大的亦單列一行歸為不同類，以便説明這一形體的不同類型。把所整理出《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與《敦煌俗字典》進行對比。《敦煌俗字典》收録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手寫本經卷和文書，内容豐富，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書爲主，這與《俄藏黑水城文獻》在内容上有相似之處，與此書的對比意義在於觀察兩種文獻俗字的異同與互補。《敦煌俗字典》一列中的“無”（后面無其他内容的），表示該正字在《敦煌俗字典》中沒有列出俗字；《敦煌俗字典》一列中的俗字形，表示該正字在《敦煌俗字典》相應的俗字形，有的俗字形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字形是一樣的，但有的與本附録中所收録的俗字字形並不完全一致，為了研究的便利性，相似的俗字形亦摘録。

我們將匯總表列於下：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A	阿	[illegible]	草書楷化	[illegible]	阿
	哀	[illegible]	增加筆畫	[illegible]	哀
	愛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爱
	礙	㝵㝵㝵㝵	構件換用 構件簡化 筆畫變異	㝵㝵	碍
	靉	[illegible]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無	叆
	安	安	筆畫分合變化	安	安
	闇	[illegible]	構件簡化	無	闇
	熬	[illegible]	構件位移	[illegible]	熬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B	癹	癹	構件簡化	無	癹
	拔	拔拔拔拔	筆畫位置變化 增加筆畫	拔拔拔	拔
	跋	跋	減省筆畫	跋跋	跋
	罷	罷罷罷	減省構件 構件簡化	罷罷	罢
	柏	栢	增加筆畫	栢	柏
	擺	擺擺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擺	摆
	拜	拜拜	增加筆畫	拜拜	拜
		拜	減省筆畫	拜	拜
	般	般般般	筆畫變異	般般	般
	扮	扮	形近換用	無	扮
	榜	牓	構件換用	牓牓	榜
	傍	傍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傍	傍
	謗	謗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謗	谤
	褒	褒	構件簡化	褒褒	褒
	保	保	筆畫變異	保	保
	飽	飽	筆畫長短變化	無	饱
	寶	寶	筆畫變異	寶寶寶	宝
		宝宝宝	整體簡化	宝	宝
	報	報	筆畫變異	報	报
	暴	暴	構件簡化	暴	暴
		暴暴	筆畫變異	暴	暴
		暴	增加筆畫	暴	暴
	爆	爆	筆畫變異	無	爆
	薄	薄薄	減省筆畫	薄	薄
		薄	構件簡化	薄	薄
		薄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薄
	卑	卑卑	減省筆畫	卑卑卑	卑
	碑	碑碑	減省筆畫	無	碑
	悲	悲	減省筆畫	悲	悲
	北	北北	筆畫變異	北北	北
	被	被被被	形近換用	無	被
	背	背	筆畫變異	無	背
	輩	輩輩	構件換用	輩輩	辈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B	備	備備備	構件換用	備	备
		備備	構件簡化	備備	备
		俻	構件換用	俻	备
	奔	倴	增加構件	奔	奔
	本	夲本	筆畫變異	夲	本
		夲本	筆畫變異	本	本
	鼻	鼻鼻鼻	構件簡化	鼻	鼻
		鼻	構件簡化	鼻鼻	鼻
	彼	彼彼	筆畫變異	彼	彼
	俾	俾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俾	俾
	畢	畢	減省筆畫	畢	毕
	閉	閇閇	構件換用	閇	闭
		閉閉閉	筆畫變異	無	闭
	婢	婢婢婢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婢婢	婢
	鄙	鄙	筆畫長短變化	鄙鄙	鄙
	弊	弊	構件簡化	弊弊	弊
	壁	壁	增加筆畫	壁壁	壁
		壁	構件位置變化	壁壁	壁
	避	避	增加筆畫	避	避
	臂	臂臂臂	增加筆畫	臂	臂
		臂	構件位置變化	臂臂	臂
	斃	斃	構件簡化	斃	毙
	鞞	鞞	減省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鞞鞞	鞞
	髀	髀	減省筆畫 構件繁化	髀髀	髀
		髀	構件換用	髀髀	髀
	邊	邊邊邊	草書楷化	邊邊	边
	徧	徧	構件換用	無	徧
	遍	遍	減省筆畫	遍遍	遍
	變	變變變變變變變變變	草書楷化	變變變	变
	飈	飈	構件簡化	無	飈
	標	標標標標標標	減省構件	標標	标
		標標標	筆畫變異	標標	标
		標標	減省構件	無	标
	摽	摽	筆畫變異	無	摽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B	鼈	鼈	構件簡化	鼈	鳖
	別	别	筆畫變異	别	别
	賓	賔	構件換用	賔賔	宾
	儐	儐	構件換用	儐	傧
	擯	擯	構件換用	擯	摈
	濱	濵	構件換用	無	滨
	檳	檳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檳	槟
	繽	繽	構件換用	繽繽	缤
	鬢	鬢鬢鬢	構件位置變化	鬢鬢	鬓
	冰	氷	符號代替	氷氷	冰
	並	併	增加構件	併竝	并
	鉢	鉢	筆畫變異	鉢	钵
	剝	剥	構件簡化	剥	剥
	撥	撥	構件簡化	撥撥	拨
	博	愽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愽博	博
	搏	搏	構件簡化	無	搏
	簸	簸	構件位置變化	簸簸	簸
	醭	醭	筆畫變異	無	醭
	哺	哺	減省筆畫	無	哺
	補	補補	構件換用 筆畫位置變化	補	补
		補	構件換用 減省筆畫	補	补
	不	不	筆畫變異	不不	不
C	才	才	筆畫變異	才才才	才
	材	材	筆畫變異	無	材
	財	財財	筆畫變異	財財	财
	纔	纔	構件換用 減省筆畫	纔	才
		纔纔	簡單符號代替	纔纔	才
	采	采	筆畫變異	采	采
		採	增加構件	採採	采
	參	參參參參	構件簡化	參參	参
		參	構件簡化	無	参
	殘	殘残	構件簡化	殘残	残
	慚	慙慚	構件位置變化	慙慙	惭
	蠶	蚕	減省構件	蠶蠶蠶	蚕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C	慘	惨	構件簡化	惨	惨
	黲	黪黲	構件簡化	無	黪
	藏	蔵藏藏藏蔵蔵	筆畫位置變化	蔵藏	藏
	操	操	筆畫變異	操	操
	冊	冊册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册
	策	筞	筆畫變異	策筞	策
	曾	曽	筆畫組合簡化	曽曽	曾
	叉	㕚叉	構件換用	㕚㕚叉	叉
	層	曽	構件位置變化	無	曾
	扠	扠	構件換用	扠扠	扠
	察	察察	構件簡化	察	察
	剎	剎剎剎剎	構件繁化	剎剎	刹
	釵	釵	構件換用	無	钗
	柴	柴	筆畫變異	柴	柴
	澶	澶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澶
	禪	禅禪禪禪禪	構件簡化	禪禪禪禪	禅
	闡	闡闡	構件簡化	無	阐
	饞	饞饞	構件換用	饞	馋
	纏	纒纒纒纒	減省筆畫	纒纒纒	缠
	諂	諂諂諂	筆畫組合簡化	諂諂諂	谄
	產	産	構件簡化	無	产
	常	常	簡單符號代替	無	常
	腸	膓	增加構件	無	肠
	嘗	甞甞	構件簡化	甞	尝
	場	塲塲	增加構件	塲壊	场
	硨	[illegible]	構件換用	無	砗
	徹	徹	構件繁化	徹徹徹徹	彻
	瞋	瞋瞋	構件位置變化	瞋瞋瞋	瞋
	辰	辰辰	增加筆畫	辰辰辰	辰
	晨	晨晨	增加筆畫	晨晨	晨
	沉	沉沉	增加筆畫	沉沉	沉
	塵	塵塵塵	增加筆畫	塵塵	尘
	趁	趂趂	筆畫變異	趂趂	趁
	稱	稱稱稱	筆畫長短變化	稱稱稱	称
	成	成成成成	筆畫位置變化	成成成	成
	承	承承承承承	減省筆畫	承承承	承
	城	城	筆畫位置變化	城	城
	乘	乗乗乗	筆畫長短變化	乗乗乗	乘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C	誠	誠	筆畫位置變化	誠	诚
	吃	喫	構件換用	喫喫	吃
	齒	齒	減省筆畫	齒齒齒	齿
	持	持	減省筆畫	持持持	持
	遲	遲遲	構件位置變化	遲遲	迟
	恥	耻	構件換用	耻耻	耻
	敕	勑勑	新造字	勑勑	敕
	熾	熾	減省筆畫	熾熾	炽
	充	充充	構件簡化	充	充
		充充	增加筆畫	充充	充
	蟲	蟲	增加筆畫	蟲蟲	虫
		虫虫	減省構件 增加筆畫	虫虫	虫
	崇	崈	構件換用	崈崈	崇
	讎	讎讎讎	構件簡化	無	仇
	醜	醜醜	減省筆畫	醜醜	丑
		丑	簡字代替	丑丑	丑
	臭	臰臰臰	構件換用	臰臰	臭
	出	出出出	構件簡化	出	出
	初	初初	增加筆畫	初	初
		初	構件換用	初	初
		初	增加筆畫	初	初
	除	除	筆畫長短變化	除	除
		除除	構件換用	除	除
	廚	廚	減省筆畫 構件換用	無	厨
	躇	躇	減省構件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躇
	杵	杵杵杵	筆畫長短變化	杵	杵
	楚	楚	構件簡化	楚楚	楚
	檚	檚	筆畫變異	無	檚
	怵	怵	減省筆畫 筆畫變異	無	怵
	處	處處處處處	構件位置變化	處	处
		處	構件換用	處處處	处
		処処	減省構件	無	处
	觸	觸	構件繁化	觸觸	触
	船	船船	構件簡化	船船船	船
	傳	傳	構件簡化	傳傳	传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C	窗	窻窓窓	構件換用 增加構件	窓窻窓	窗
	牀	林床床	構件換用 增加筆畫	床床牀	床
	垂	垂垂垂	筆畫組合簡化	埀垂垂	垂
	棰	棰	筆畫組合簡化	棰	棰
	純	純純	構件簡化	純純	纯
	脣	脣唇脣	增加筆畫 構件簡化	無	唇
	瓷	瓷瓷	構件換用	無	瓷
	慈	慈	構件簡化	慈慈	慈
	辭	辭辭辞辞	構件簡化	辭辭辞	辞
	此	此此此此此此	構件簡化	此此此	此
	刺	刾刺	筆畫變異	刾刺	刺
	悤	怱	構件換用	怱悤	悤
	聰	聡聰聡聰	構件換用	聡聰	聪
	蓯	蓯	構件簡化	無	苁
	從	從從從	構件簡化	從從從	从
	叢	叢叢	筆畫組合簡化 構件簡化	叢叢	丛
	麤	麁麁麁麁麁麁	構件簡化	麁麁麁	粗
	蹙	蹙蹙	構件換用	蹙蹴	蹙
	蹴	蹵	構件位置變化	蹴蹴蹴	蹴
	篡	篡	構件簡化	篡	篡
	竄	竄竄	筆畫變異	竄竄	窜
	翠	翠	筆畫變異	翠	翠
	摧	摧	構件簡化	摧摧	摧
	撮	撮	構件簡化	撮撮	撮
D	怛	怛	筆畫長短變化	怛	怛
	答	荅荅荅荅	構件換用	荅荅荅	答
		荅	增加構件	無	答
	達	達達	減省筆畫	無	达
	大	大	增加筆畫	無	大
	帶	帯帯	構件簡化	帯	带
	韃	韃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鞑
	單	单单	構件簡化	单	单
	擔	擔擔擔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擔擔擔	担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D	聃	耼	筆畫長短變化 減省筆畫	耼聃	聃
	聃	聃	筆畫長短變化 增加筆畫	無	聃
	旦	且	筆畫長短變化	旦旦	旦
	但	伹伹	筆畫長短變化	伹伹	但
	啖	噉	構件換用 構件位置變化	噉噉噉	啖
	黮	黮	筆畫組合簡化	無	黮
	當	當	筆畫長短變化	當當	当
	黨	黨	筆畫組合簡化	黨黨	党
	蕩	蕩蕩	構件簡化	湯	荡
	蹈	蹈	筆畫變異 筆畫組合簡化	蹈蹈	蹈
	稻	稻	筆畫變異 筆畫組合簡化	稻	稻
	道	道道道	構件位置变化	道道	道
	得	淂㝵得	構件換用	得淂淂得	得
	德	悳德	構件位置變化 減省筆畫	悳德	德
	燈	灯	構件換用	燈燈	灯
	等	寺等等	構件簡化	寺	等
	等	寺等	構件換用	寺等	等
	等	等廿寸寸	整字簡化	等	等
	低	仾仾	構件位置變化	仾仾	低
	滴	滴	構件換用	滴滴	滴
	滴	嫡	構件換用	無	滴
	底	底	減省筆畫	底	底
	底	底	構件位置變化	底	底
	底	底	增加筆畫	底	底
	底	底底	筆畫變異	無	底
	第	第苐第苐苐第	簡單符號代替 筆畫長短變化 構件換用	第苐苐	第
	遞	逓	構件換用	逓	递
	顛	顛	減省筆畫	顛	颠
	點	點	構件位置變化	點	点
	殿	殿殿	筆畫變異	殿殿	殿
	吊	弔	沿用舊體	弔弔	吊
	跌	跌	減省筆畫	無	跌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D	蝶	蝶	構件簡化	蝶蝶	蝶
	諜	諜	構件簡化	諜	谍
	頂	頂	構件簡化	頂頂	顶
	定	𡦼定定定定定	構件換用	定定	定
	兜	兜兜	構件繁化	兜	兜
		兜	構件換用	無	兜
	鬥	鬦鬦	增加構件	鬦鬦	斗
	豆	豆	構件換用	豆	豆
	鬥	斗閗閗	增加構件	斗斗	斗
	鬬	鬬鬬	構件簡化	鬬鬬	斗
	毒	毒	筆畫組合簡化	毒毒	毒
	髑	髑	筆畫繁化	髑	髑
	睹	覩覩	構件意近換用	覩覩	睹
	杜	杜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杜杜	杜
	肚	肚	增加筆畫	肚	肚
	妒	妬	構件換用	妬妬	妒
	度	度度度度	筆畫長短變化 構件換用	度度	度
	端	端	構件位置變化	端	端
	段	叚段	筆畫變異 構件換用	叚段段	段
		段段	筆畫變異 構件換用	無	段
		段	筆畫變異 構件換用	段	段
	斷	斷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斷	断
		斷斷斷斷	構件簡化	斷斷斷	断
	堆	堆	構件換用	堆	堆
	兌	兊	構件簡化	兊	兑
	對	對對對	筆畫組合簡化	對對	对
	鈍	鈍鈍	構件簡化	鈍鈍	钝
	頓	頓頓頓頓	構件簡化	頓頓	顿
	奪	奪奪	構件簡化	奪	夺
	朵	朶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朶	朵
	躲	躲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無	躲
	墮	墮墮	構件位置變化 筆畫變異	墮	堕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E	峩	峩	構件位置變化	峨	峨
	俄	俄	筆畫位置變化	俄	俄
	惡	惡惡惡	構件換用	惡惡	恶
		恶恶恶	筆畫變異	恶恶	恶
	戹	戹	筆畫變異	戹戹	戹
	遏	遏遏	筆畫變異	無	遏
	愕	愕	筆畫長短變化	愕	愕
	餓	餓餓	構件簡化 筆畫位置變化	餓餓	饿
	顎	顎	構件換用	無	颚
	恩	恩恩恩	構件簡化	恩	恩
	兒	兒兒	筆畫組合簡化	兒兒	儿
	爾	尒尒尒尒	筆畫變異 減省構件	尒尒尒	尔
	貳	貳弍	減省構件 筆畫位置變化	貳貳	贰
F	發	發發發發發	構件簡化	發發發	发
		发发	草書楷化	無	发
	伐	伐	省略點筆	伐	伐
	罰	罰罰罰	構件簡化	罰	罚
	灋	法法	減省構件	法法	法
	髮	髮髮髮	構件位置變化	髮髮髮	发
	凡	凡凡	減省筆畫	凡凡凡	凡
	帆	帆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無	帆
	番	番	減省筆畫	無	番
		番	增加構件	無	番
	幡	幡幡	減省筆畫	幡幡	幡
	翻	翻翻翻	減省筆畫	翻翻	翻
	蕃	蕃	減省筆畫	無	蕃
	藩	藩	減省筆畫	藩	藩
	樊	樊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樊	樊
	繁	繁繁	筆畫組合簡化	繁	繁
	反	反	筆畫變異	無	反
	返	返	筆畫變異	返返	返
	犯	犯	筆畫變異	犯犯	犯
	汎	汎	增加筆畫	無	汎
		汎	減省筆畫	無	汎
	梵	梵梵	減省筆畫	梵梵梵	梵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F	飯	飰飵	構件換用	飰飯	饭
	方	方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方
	肪	肪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肪
	仿	倣	增加構件	無	仿
	舫	舫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無	舫
	妃	妃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妃
	肥	肥	筆畫長短變化	肥肥	肥
	剕	剕	筆畫變異	無	剕
	分	分分分	筆畫變異 筆畫長短變化	分分	分
	忿	忿	筆畫變異	忿忿	忿
	豐	豊	構件簡化	豊豐豊	丰
	峯	峯峯峯	構件位置變化	峯峯	峰
	風	凮凮	構件簡化	凮凮	风
		凬凬凬	構件簡化	無	风
	逢	逢逢逢	構件換用 增加筆畫	逢逢	逢
		逢	筆畫長短變化	逢	逢
	佛	佛佛	構件換用	佛佛	佛
		仏仏	筆畫變異	仏仏	佛
	膚	膚	筆畫變異	膚膚	肤
		膚	筆畫增加	無	肤
	敷	敷	構件位置變化	敷敷	敷
	服	服服服	筆畫變異	服服	服
	伏	伏	減省筆畫	伏伏伏	伏
		犮	增加筆畫	伏	伏
	福	福	形近換用	福福福	福
		福	構件換用	福	福
	棴	棴	構件位移	無	棴
	負	負	筆畫變異	負負	负
	阜	阜	增加構件 增加筆畫	阜阜	阜
	咐	付	省略構件	無	付
	赴	赴	構件換用	赴	赴
	富	冨冨	省略點筆	冨冨	富
	婦	婦	構件換用	無	妇
	復	復復復復	筆畫變異	復復	复
	蝮	蝮	構件位置變化	蝮	蝮
	縛	縛	筆畫位置變化	縛縛	缚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G	改	攺攺	筆畫長短變化	攺攺	改
	蓋	盖	構件簡化	盖盖	盖
	甘	甘甘	筆畫長短變化	甘	甘
	趕	赶赶	省略構件	無	赶
	感	感感	構件位移	感	感
	剛	剛剛	筆畫變異	剛剛	刚
		刚刚	構件簡化	無	刚
	綱	網	構件換用	網	网
	高	髙	筆畫長短變化	髙	高
	歌	歌	構件簡化	歌歌歌	歌
		謌	構件換用	謌	歌
	割	割割割割	筆畫長短變化	割割割	割
	隔	隔	增加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隔隔	隔
	葛	葛葛	筆畫簡化	無	葛
	閣	閣	構件簡化	閣閣	阁
	臈	臈	筆畫簡化	無	臈
	庚	庚	筆畫變異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庚
	功	切切	筆畫變異	切切	功
	肱	胘肱	構件換用	無	肱
	恭	恭	減省筆畫	恭	恭
		恭	構件換用	無	恭
	供	供供	減省筆畫	無	供
	鞏	鞏	減省筆畫	無	巩
	垢	垢	構件換用	垢垢	垢
	瞉	瞉	減省筆畫	無	瞉
	瓜	苽	增加構件	苽苽	瓜
	孤	孤孤	減省筆畫	孤孤	孤
	骨	骨	構件繁化	骨骨	骨
	鼓	皷鼓	增加筆畫	皷鼓	鼓
		皷	構件繁化	皷皷	鼓
		鼓皷	構件換用	無	鼓
	故	故	構件換用	故	故
	梏	誥	構件換用	無	梏
	顧	顧顧	構件換用 構件位置變化	顧顧顧	顾
	寡	寡寡	構件換用	寡寡	寡
	掛	罣掛	筆畫變異 構件位置變化	掛掛	挂
		挂	省略構件	挂挂	挂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G	怪	恠恠	構件換用	恠恠	怪
	觀	覌歡䙆覌観觀	構件簡化	観覌覌	观
	關	関関	構件換用	開関	关
		閞	構件簡化	無	关
	管	菅菅官	構件簡化	宫官	管
	冠	冦冦	增加筆畫	冦寇	冠
	盥	盥	構件換用	無	盥
	灌	灌灌灌	構件簡化	灌灌	灌
	罐	鑵	構件繁化	無	罐
	廣	廣	筆畫長短變化	廣廣	广
	龜	龜	構件簡化 筆畫變異	龜龜	龟
	規	規	筆畫繁化	規規	规
	瑰	瑰	減省筆畫	瑰瑰	瑰
	歸	歸歸歸歸	構件換用	歸	归
		歸歸	構件換用	歸歸	归
		婦婦婦	構件換用	婦	归
	鬼	鬼鬼	減省筆畫	鬼鬼鬼	鬼
	桂	桂	增加筆畫	桂	桂
	跪	跪	筆畫變異	跪跪	跪
	劌	劌	筆畫變異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刿
	郭	郭	筆畫長短變化	無	郭
	國	國國國	點筆位移 省略點筆	國國	国
		国	新造	国	国
	果	菓菓	增加構件	菓菓	果
	裹	褁褁	減省構件	褁褁	裹
	過	過	筆畫繁化	過	过
H	骸	骸	筆畫繁化	骸	骸
	害	害害害害	構件換用	害害害	害
	含	含含	筆畫變異	含含含	含
	寒	寒	減省筆畫	寒	寒
	漢	漢	減省筆畫	漢漢	汉
	行	行	構件換用	無	行
	號	号号号	省略構件	号号	号
		號	構件換用	號	号
	暤	暤	增加筆畫	無	暤
	曷	曷	筆畫簡化	曷曷	曷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H	喝	喝	筆畫簡化	喝	喝
	褐	褐	筆畫簡化	無	褐
	鶴	鸖鶴	構件簡化	無	鹤
		鶴	增加筆畫	鶴鶴	鹤
	壑	壑壑	構件簡化	壑壑	壑
	黑	黑	筆畫組合簡化	黒	黑
	痕	痕	增加筆畫	無	痕
	狠	佷	構件換用	無	狠
	恒	恒恒恒	筆畫變異	恒	恒
	横	横横横	構件簡化	横横	横
	弘	弘	構件繁化	弘	弘
		弘引弘	構件換用	弘	弘
	紅	红红	構件簡化	紅紅	红
	侯	侯侯	構件簡化	侯侯	侯
	猴	猴	構件簡化	猴	猴
	厚	厚	增加筆畫	厚厚	厚
	後	後	構件換用	後後	后
	候	候	筆畫繁化	候候	候
	狐	狐狐	省略點筆	狐狐	狐
	壺	壷壷	筆畫長短變化	壷壷	壶
	琥	琥琥	構件換用	琥琥	琥
	虎	虎虎虎	筆畫變異	虎	虎
	互	互互互	筆畫變異	互互互	互
	護	護護護	構件位置變化 構件簡化	護護	护
	花	花花	筆畫長短變化	花、花	花
	滑	滑	構件繁化	無	滑
	化	化	筆畫長短變化	化化	化
	畫	畫畫畫畫	筆畫繁化	畫畫	画
	槐	槐	省略筆畫	槐	槐
	懷	懷懷	構件簡化	懷懷	怀
		懷	構件簡化 構件換用	無	怀
	壞	壞壞	筆畫變長 構件簡化	壞壞壞	坏
	歡	歡歡歡	構件簡化	歡歡	欢
	還	還還還還	構件簡化	還還	还
	嬛	嬛	構件簡化	無	嬛
	寰	寰	構件簡化	寰寰	寰
	環	環環	構件簡化	環環	环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H	鐶	[illegible]	構件簡化	無	镮
	鬟	[illegible]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鬟
	宦	[illegible]	增加筆畫	[illegible]	宦
	患	[illegible]	構件簡化	[illegible]	患
	喚	[illegible]	增加筆畫	[illegible]	唤
	換	[illegible]	增加筆畫	[illegible]	换
	黄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黄
	灰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灰
	恢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恢
	輝	[illegible]	構件位置變化	[illegible]	辉
	迴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回
	悔	[illegible]	筆畫組合簡化	[illegible]	悔
	毀	[illegible]	筆畫組合簡化	[illegible]	毁
	誨	[illegible]	筆畫組合簡化	[illegible]	诲
	惠	[illegible]	構件簡化	無	惠
	會	[illegible]	筆畫組合簡化	[illegible]	会
	慧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慧
	穢	[illegible]	筆畫變異	無	秽
	昏	[illegible]	構件繁化	[illegible]	昏
	婚	[illegible]	構件繁化 增加點筆	[illegible]	婚
	魂	[illegible]	省略筆畫 構件位移	[illegible]	魂
	或	[illegible]	構件簡化	[illegible]	或
	貨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货
	豁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豁
	獲	[illegible]	構件位置變化	[illegible]	获
	禍	[illegible]	筆畫繁化	[illegible]	祸
	惑	[illegible]	構件位移	[illegible]	惑
J	畸	[illegible]	構件位置變化	無	畸
	稽	[illegible]	構件位置變化	[illegible]	稽
	機	[illegible]	構件簡化	[illegible]	机
	賷	[illegible]	構件換用	[illegible]	赍
	谿	[illegible]	構件位移	無	谿
	吉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增加點筆	無	吉
	急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急
	即	[illegible]	增加構件	[illegible]	即
	疾	[illegible]	筆畫長短變化	[illegible]	疾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J	集	隼	構件換用	集集	集
	嫉	㑵	構件位置變化	嫉㛗	嫉
	髻	髻髻髻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髻
	己	巳	筆畫長短變化	巳己	己
	給	給	筆畫組合簡化	給	给
	幾	戎戔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幾	几
	濟	済濟	草書楷化	濟濟濟	济
	紀	紀	筆畫長短變化	無	纪
	既	既既既	構件繁化	既既	既
	偈	偈偈	筆畫簡化	偈偈	偈
	薺	荠	草書楷化	無	荠
	寄	寄寄	筆畫變異	寄	寄
	伎	伎伎	增加筆畫 構件換用	伎伎	伎
	妓	妓	構件換用	無	妓
	既	旣既	構件繁化	既既	既
	跡	跡迹	構件換用	跡迹	迹
	際	際際	減省筆畫	際	际
	髻	髻	構件位移	髻	髻
	冀	兾	構件簡化	兾兾	冀
	劑	剤	草書楷化	無	剂
	罽	罽	減省構件	無	罽
	繼	継	構件簡化	繼継	继
	家	家	減省筆畫	家	家
	嘉	嘉	筆畫長短變化 省略點筆	無	嘉
	假	假假	構件簡化	假假	假
	價	價	構件簡化	價	价
	奸	奸	增加構件	奸姦	奸
	兼	兼兼	構件簡化	兼兼兼	兼
	堅	堅堅	筆畫組合簡化	堅	坚
		坚坚	簡單符號代替 增加點筆	坚	坚
	間	閒	構件換用	閒閒	间
		间	構件簡化	间	间
	煎	煎	筆畫組合簡化	無	煎
	鑯	鑯	構件簡化	無	尖
	減	減减	意近換用	减	减
		減	點筆位移	無	减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J	撿	撿揀	減省構件	撿揜	捡
	揀	揀揀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揀楝	拣
	繭	蠒	增加構件	無	茧
	見	见	構件簡化	見凡	见
		見	構件繁化	無	见
	建	逮	增加筆畫	建	建
	健	徤	構件換用	健徤	健
	賤	賎	構件換用	賤賎	贱
	鑒	鑒鍳鑒	構件簡化	鍳	鉴
	箭	前	減省構件	箭箭	箭
	澗	涧	構件簡化	無	涧
	諫	谏	構件簡化	無	谏
	將	将将	構件簡化	将捋将	将
	疆	疆	增加構件	彊壃	疆
	漿	浆	構件簡化	浆浆	浆
	獎	奨	構件簡化	無	奖
	講	講	構件換用	講講講	讲
	降	降降	增加筆畫	降	降
	教	教	構件簡化	敎	教
	焦	燋	增加構件	燋燋	焦
	椒	椒	筆畫變異 構件位置變化	椒	椒
	憍	憍憍	構件換用	憍憍	㤭
	僥	僥	筆畫組合簡化	無	侥
	攪	攪	構件換用	無	搅
	叫	呌叫	構件換用	叫吋	叫
	醮	醮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醮
	皆	皆皆皆	減省筆畫	皆皆	皆
	接	接	筆畫變異	接	接
	揭	揭	筆畫變異	揭	揭
	階	堦	構件換用	階堦	阶
	劫	刧刼刦	構件換用	刧刼	劫
	節	節節	構件位移 構件意近換用	節節	节
		節節	構件簡化	節	节
	詰	詰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诘
	竭	竭	筆畫簡化	竭	竭
	截	截截	減省筆畫	無	截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J	羯	羯	筆畫簡化	無	羯
	潔	潔	構件換用 構件位置變化	絜	洁
	解	觧解	構件簡繁變化	觧	解
		觧解觧	增加點筆	觧觧	解
	戒	戒	筆畫位置變化	無	戒
	借	借	構件換用	無	借
	裓	裓	筆畫位置變化	裓	裓
	今	今今今	筆畫變異	今今	今
	津	津	增加點筆	無	津
	筋	筋	構件位置變化	筋	筋
	謹	謹謹	減少筆畫	謹謹	谨
	晉	晉	構件繁化	晉	晋
	盡	尽尽尽	草書楷化	盡尽	尽
	經	經經	構件簡化	經經經經	经
	驚	驚驚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無	惊
	脛	脛	構件簡化	脛脛	胫
	淨	净净	筆畫長短變化	淨淨	净
	敬	敬敬	構件簡化	敬敬敬	敬
	境	境	構件位置變化	境境	境
	靜	靜靜靜靜	筆畫變異	靜	静
	競	競	省略構件	競競競	竞
	迥	迥	增加筆畫	迥迥	迥
	究	究	增加筆畫	究究	究
	疚	疚	筆畫長短變化	無	疚
	鳩	鳩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鸠
		久	筆畫變異	無	久
	救	救救	省略點筆	救救	救
	就	就就	增加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就就	就
	舊	舊舊	構件位置變化 構件簡化	舊舊	旧
	鷲	鷲	增加筆畫	無	鹫
	居	居	筆畫長短變化	居居	居
	局	局	增加筆畫	局局局	局
	舉	舉舉	構件換用	舉舉舉	举
	具	具具	筆畫變異	具	具
	俱	俱	減省筆畫 構件繁化	俱俱	俱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J	聚	聚	筆畫變異	衆聚	聚
	捐	捐	構件簡化	捐	捐
	絹	絹絹	構件簡化	絹絹	绢
	卷	巻	筆畫長短變化	巻巻	卷
	捲	捲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卷
	倦	倦	筆畫長短變化	倦倦	倦
	決	決决決	減省筆畫 筆畫變異	决決	决
	橛	橛	構件換用	橛橛	橛
	蹶	蹷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蹶
	覺	覚覚覚覚覚	構件換用	覚	觉
		覚覚覚覚覚	構件簡化	覚	觉
K	開	开開開開開	構件簡化	開開開	开
	看	看	筆畫變異	看看	看
	堪	堪	減省筆畫	堪堪	堪
	亢	亢	筆畫變異	亢亢	亢
	渴	渇	構件換用	渇渇	渴
	刻	刻	構件簡化	刻刻	刻
	剋	剋	構件換用	克	克
	肯	肯肯	構件繁化	肯肯	肯
	坑	坑坑坑坑	構件換用	坑坑	坑
	恐	恐恐	構件換用	恐恐	恐
		恐	減少筆畫	無	恐
		恐	增加構件	無	恐
	寇	寇寇	構件換用	寇寇	寇
	哭	哭哭哭	筆畫位置變化 構件簡化	哭哭	哭
	苦	苦苦苦苦	減省筆畫	苦苦	苦
	刳	刳	筆畫增加	無	刳
	胯	胯胯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胯
	快	快快	筆畫位置變化	快快快	快
	塊	塊	減省筆畫	無	块
	膾	膾	減省筆畫	無	脍
	款	款	筆畫變異	款款	款
	匡	匡	減省筆畫	匡匡	匡
	筐	筐	減省筆畫	無	筐
	虧	虧虧	構件簡化	虧虧	亏
		亏	減省構件	無	亏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K	奎	奎	增加筆畫	無	奎
	魁	魁魁	減省筆畫	無	魁
	愧	愧愧愧	減省筆畫 簡單符號代替	愧愧	愧
	媿	媿	減省筆畫	媿	媿
	困	困	減省筆畫	無	困
L	辣	辣	構件換用	辢辣	辣
	臘	臘	構件簡化	臘臘	腊
	來	来	筆畫組合簡化	来来	来
	賴	頼	筆畫變異	頼賴	赖
	榔	榔	筆畫變異 增加筆畫	無	榔
	勞	劳	構件換用	勞勞	劳
	老	老	構件換用	老老老	老
	勒	勒	減省筆畫	勒	勒
	樂	樂樂	筆畫變異	樂樂	乐
		楽楽楽	構件簡化	楽	乐
	雷	雷	構件簡化	雷	雷
	壘	壘	增加點筆	壘	垒
	淚	淚淚	增加筆畫	淚淚	泪
		泪	構件換用	無	泪
	類	類類	構件簡化 草書楷化	類類類	类
	狸	貍	構件繁化	貍	狸
	禮	禮	減省筆畫	禮禮	礼
		礼	構件換用	礼	礼
	黎	黎	筆畫變異	黎	黎
	黧	黧	筆畫變異	無	黧
	離	離離	構件簡化	離離	离
		離離	減省構件 減省筆畫	無	离
	裏	[illegible]	增加構件	無	里
	哩	哩	構件位置變化 構件簡化	無	哩
	裹	裹	筆畫變異	裹裹	里
	戾	戾	增加筆畫	戾戾	戾
	歷	歴厂	增加筆畫 構件簡化	歷歴歷	历
	隸	隷隷	構件換用	隷隷	隶
	簾	簾	構件簡化	簾簾	帘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L	臉	脸	減省構件	無	脸
	戀	恋戀	構件換用	恋戀	恋
	梁	樑樑	增加構件	樑樑	梁
		梁梁	筆畫變異	梁梁	梁
	量	量量	筆畫變異	量量量	量
	鄰	隣隣	增加筆畫 構件位置變化	鄰隣隣	邻
	臨	臨臨	構件增加 構件簡化	臨臨	临
	鱗	鳞	構件換用	鳞鳞	鳞
	麟	麟	構件換用	麟	麟
	悋	悋悋悋悋	構件換用 構件繁化	悋悋	悋
	靈	霊霊	構件簡化	霊霊靈	灵
	令	令	筆畫變異	無	令
	劉	劉劉	古字遺留	劉	刘
		刘	構件換用	無	刘
		劉	古字遺留	無	刘
	留	留留留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留留留	留
	琉	琉瑠	減省筆畫 構件換用	無	琉
	柳	栁	構件換用	栁栁	柳
	隆	隆	減省筆畫	隆	隆
	龍	龍	筆畫長短變化	龍龍龍	龙
		龍龍龍龍	構件簡化	龍龍龍	龙
		龙	構件減省	無	龙
	聾	聾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聋
	籠	篭籠	構件換用	籠	笼
	婁	婁	筆畫位置變化	無	娄
	樓	樓樓	筆畫位置變化	樓樓	楼
		楼	構件簡化	無	楼
	髏	髏	筆畫位置變化	髏	髅
	盧	盧盧	筆畫變異	盧	卢
	蘆	蘆芦	構件換用	無	芦
	爐	爐炉	筆畫變異 構件換用	爐	炉
	鹿	鹿鹿	筆畫變異	鹿	鹿
	録	録録	構件簡化	無	录
	戮	戮	筆畫變異	戮戮	戮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L	露	露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露	露
	驢	馿	構件換用	驢	驴
	履	履履	構件位置變化	履	履
	律	律	增加筆畫	律	律
	緑	緑	構件簡化	無	绿
	慮	慮慮慮	筆畫變異	無	虑
	臠	臠	構件簡化	臠臠	脔
	鸞	鸞	構件簡化	鸞鸞	鸾
	卵	卵卵卵卵	構件換用	卵卵卵	卵
	亂	亂亂	構件簡化	亂	乱
		乱乱	草書楷化	乱	乱
	論	論論論	構件簡化	論	论
	羅	羅罗	構件簡化	羅罗	罗
	囉	囉囉囉	構件位置變化 減省構件	囉	啰
	裸	躶	構件換用	裸	裸
	絡	絡	構件位置變化	絡	络
	落	落落	構件簡化	落	落
M	瑪	瑪	構件位置變化	瑪	玛
	麻	麻麻	筆畫組合簡化	無	麻
	埋	埋	筆畫變異	埋	埋
	買	买	構件簡化	無	买
	麥	麦	筆畫組合簡化	麦麦麦	麦
	滿	滿滿	構件位置變化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满
		滿	筆畫變異	滿滿	满
	曼	曼曼曼	構件換用	曼曼	曼
	慢	慢慢慢	構件換用	慢慢	慢
	蔓	蔓	構件換用	蔓蔓	蔓
	幔	幔幔	構件換用	無	幔
	鬘	鬘鬘鬘	構件位置變化	鬘鬘	鬘
	芒	鋩	增加構件	無	芒
	卯	卯卯	構件換用	無	卯
	茂	茂	筆畫變異	茂茂	茂
	帽	帽	構件換用	帽	帽
	貌	貌貌	構件繁化	貌	貌
		皃	構件減省	皃皃	貌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M	沒	没沒	筆畫變異	没沒	没
	梅	梅	筆畫變異 筆畫組合簡化	無	梅
	每	每每	筆畫組合簡化	無	每
	美	美美美	筆畫變異	美美	美
		美	減省筆畫	美	美
	魅	魅	減省筆畫 減省構件	無	魅
	悶	悶门门	構件簡化	無	闷
	門	門	構件簡化	们门	门
	捫	扪	構件簡化	無	扪
	虻	蝱	構件位置變化	蝱虻	虻
	萌	萌	增加筆畫	無	萌
	夢	夢夢夢夢	構件減省 筆畫長短變化	夢夢	梦
	迷	迷	減省筆畫	迷	迷
	彌	弥	構件減省	彌弥	弥
	密	密密密	構件繁化	密密	密
	祕	秘	構件換用	秘秘	秘
	覓	覔	筆畫變異	覔覓	觅
	蜜	蜜蜜	構件繁化	蜜蜜	蜜
	眠	眠	筆畫增加	眠眠	眠
	綿	绵	筆畫組合簡化	無	绵
	湎	湎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湎
	面	靣面	構件簡化	靣靣	面
		麵靣面	構件簡化	麵	面
	藐	藐藐藐藐	筆畫變異	藐藐	藐
	妙	妙妙	筆畫位置變化	妙	妙
	廟	庿	構件換用	庿廟	庙
	滅	滅滅	減省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滅滅	灭
	篾	篾篾	構件意近換用	篾	篾
	民	民民民	增加點筆 筆畫長短變化	民	民
	泯	泯	增加點筆	泯	泯
	敏	敏	筆畫組合簡化	無	敏
	閩	閩	構件簡化	無	闽
	湣	愍愍	構件簡化	愍愍	愍
	名	名名	增加點筆	名名	名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M	明	明明	增加橫筆	明朙	明
		明明	減省筆畫	無	明
	冥	冥寘	意近換用 構件換用	寘寘	冥
	溟	溟溟	構件換用	溟	溟
	瞑	瞑瞑	構件換用	瞑	瞑
	鳴	鳴	筆畫組合簡化	鸣鳴	鸣
	謬	謬謬	筆畫變異 構件繁化	謬謬	谬
	魔	魔魔	簡單符號代替	魔魔	魔
	莫	莫莫	構件簡化	莫莫	莫
	謨	謩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谟
	墨	墨墨	筆畫組合簡化 增加點筆	無	墨
	默	黙	筆畫位置變化	默嘿	默
	牟	牟	筆畫長短變化	牟牟牟	牟
	侔	侔	筆畫長短變化	無	侔
	某	某	點筆變異	厶某	某
	謀	謀	構件簡化	無	谋
	母	毋母毋	筆畫組合簡化	無	母
	畝	畝	構件簡化	畆畝	亩
	沐	沐沐	增加點筆 構件意近換用	沐沐	沐
	睦	睦	增加點筆	無	睦
	墓	墓	增加點筆	墓	墓
N	那	那	筆畫增加 筆畫長短變化	那那	那
	奈	柰奈	增加筆畫	無	奈
	男	男	筆畫變異	男男	男
	難	難難難	構件轉化 筆畫變異	難難	难
	南	南	筆畫長短變化	南南	南
	囊	囊	構件簡化	囊囊	囊
	鐃	鐃	筆畫組合簡化	無	铙
	惱	惱惱	構件簡化	無	恼
		惱惱	構件換用	惱惱	恼
		惱	減省筆畫	惱	恼
	腦	腦腦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無	脑
		腦	構件換用	腦	脑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N	瑙	瑙碯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瑙碯	瑙
	鬧	閙	草書楷化	閙	闹
	能	䏻能能	構件簡化	能能能	能
	尼	尼	構件形近換用	尼尼	尼
	泥	埿埿泥	增加構件	埿埿	泥
	倪	倪	筆畫組合簡化	無	倪
	鯢	鯢	筆畫組合簡化	無	鲵
	抳	抳	筆畫變異	無	抳
	逆	逆逆逆	筆畫變異 構件方向變化	逆逆	逆
	溺	溺	構件簡化	無	溺
	膩	膩膩	點筆位置變化	膩膩	腻
	年	年年年	筆畫長短變化	年年	年
	念	念念念	筆畫變異	念念	念
	鳥	鳥	筆畫組合簡化	鳥鳥	鸟
	涅	涅涅	筆畫長短變化	涅涅	涅
	寧	寧寧寧寧	構件簡化	寧寧	宁
	凝	凝	構件位置變化	凝凝	凝
	杻	杻	筆畫變異	無	杻
	農	農	筆畫變異	農農	农
	膿	膿	增加筆畫	膿膿	脓
	拼	拼	增加筆畫	無	拼
	耨	耨耨耨耨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耨耨	耨
	怒	怒	構件簡化	怒	怒
	暖	暖煖煖	筆畫變異	暖暖煖	暖
	諾	諾	構件簡化	諾	诺
P	排	排排	筆畫變異	排	排
	牌	牌	筆畫增減	無	牌
	派	派	構件簡化	無	派
	槃	槃盤槃	構件位置變化 筆畫變異	槃	盘
		盤盤	構件換用	盤	盘
	胮	胮	增加構件	胮	胮
	抛	抛	構件位置變化	抛	抛
	帔	帔	構件簡化	帔	帔
	配	配	筆畫變異 筆畫長短變化	配配	配
	砒	砒	構件簡化	無	砒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P	譬	辟言辟言辟言	構件位置變化	辟言辟言	譬
	篇	萹	構件簡化	篇篇	篇
	顰	頻	構件位置變化	頻	嚬
	僒	僒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減省	無	僒
	瓶	瓶	增加筆畫	缾	瓶
	憑	凴	構件減省 構件位置變化	凴凭凭	凭
	婆	婆	減省筆畫	婆	婆
	叵	叵	增加構件	叵	叵
	魄	魄	減省筆畫	魄	魄
	菩	菩	減省筆畫	菩菩	菩
	蒲	蒲	減省筆畫	蒲	蒲
Q	妻	妻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妻
	柒	柒	減省筆畫 筆畫變異	七	七
	棲	棲	筆畫變異	棲栖	栖
	漆	漆	構件繁化	漆涞	漆
	起	起	筆畫長短變化	起起	起
	慼	慼	構件位置變化	無	慼
	奇	竒	構件換用	竒	奇
	其	其	筆畫變異	其其	其
	岐	岐	構件換用	岐岐	岐
	跂	跂	構件換用	跂跂	跂
	齊	斉	構件換用	斉斉	齐
	臍	臍臍	構件換用	臍	脐
	蘄	蘄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蕲
	豈	豈	筆畫減省 構件方向變化	豈	岂
	啟	啟	構件位置變化 構件換用	启启	启
	綺	綺綺綺	構件換用	無	绮
	氣	気	減省筆畫	氣氣	气
	棄	弃	減省構件	弃棄	弃
	器	器器	減省筆畫	器	器
		器器器	構件換用	器	器
	洽	洽	筆畫減省 構件位置變化	洽洽	洽
	阡	僊	構件換用	無	阡
	牽	牽牽	構件換用	牽牽	牵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Q	愆	僁僁	構件換用	僁	愆
	鉛	鈆	構件換用	無	铅
	慳	悭	簡單符號換用	悭	悭
	謙	謙	筆畫變異	無	谦
	前	前 歬	草書楷化	前 歬	前
	虔	虔	筆畫變異	虔 虔	虔
	乾	乹	構件換用	乹 乹	干
	潛	潜	筆畫長短變化	潜 潜	潜
	錢	钱 𫝆	構件簡化 音近代替	钱	钱
	淺	浅 淺	構件簡化	浅	浅
	遣	遣	構件位置變化	遣	遣
	強	弜	構件簡化	強	强
	牆	墻 墻 墙	構件換用 筆畫長短變化	墻 墙	墙
	敲	敲	筆畫長短變化 構件換用	無	敲
	樵	樵	構件位置變化 筆畫變異	樵	樵
	切	切 切	構件簡化 筆畫長短變化	切 切	切
	竊	竊 竊 竊	筆畫組合簡化 構件簡化	竊	窃
	秦	秦	構件換用	秦	秦
	噙	噙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噙
	勤	勤 勤 勤 勤	筆畫長短變化 減省筆畫	勤 勤	勤
	擒	擒	筆畫變異	擒	擒
	青	青 青	筆畫變異	無	青
	清	清	筆畫變異	清	清
	輕	輕 軽	構件簡化	輕 軽	轻
	頃	頃	增加筆畫	頃	顷
	擎	擎	構件位置變化	無	擎
	黥	黥	筆畫組合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黥
	罄	罄	構件換用	罄	罄
	窮	窮	構件簡化	無	穷
	求	求	減省筆畫	求	求
	裘	裘	筆畫變異 筆畫位置變化	裘 裘	裘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Q	趣	趣趣	構件簡化	無	趣
	勸	勸勸勸	構件簡化	勸勸勸	劝
	缺	缺缺	構件繁化	缺缺	缺
	闕	闕	構件方向變化	闕闕	阙
	群	羣	構件位置變化	羣羣	群
R	然	然然然	筆畫組合簡化	然然然	然
	燃	燃	構件位置變化	燃	燃
	冉	冉	筆畫長短變化	冉	冉
	染	染染	構件位置變化	染染染	染
	讓	讓	構件簡化	無	让
	撓	撓	筆畫組合簡化	撓	扰
	饒	饒饒	構件簡化	饒饒	饶
	遶	遶遶	構件簡化	遶遶	绕
	繞	繞繞繞	構件簡化	繞遶	绕
	熱	熱熱熱	減省筆畫	熱熱	热
		熱	構件換用	熱	热
	忍	忍忍	筆畫變異	忍忍	忍
	刃	刃	筆畫變異	無	刃
	仞	仞	筆畫變異	仞	仞
	任	任	筆畫變異	任	任
	釖	釖	增加筆畫	無	釖
	認	認	構件簡化	無	认
	容	容	筆畫變異	容容	容
	融	融融	筆畫長短變化 構件繁化	融	融
	榮	榮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榮榮	荣
	肉	肉肉肉肉	筆畫變異	肉肉肉	肉
	汝	汝汝	筆畫長短變化	汝	汝
	如	如如	構件簡化	無	如
	辱	辱辱	構件位置變化	辱辱	辱
	噃	噃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噃
	褥	褥褥褥	構件換用 構件位置變化	褥褥	褥
	蕊	蕊	增加構件	蕊蕊	蕊
	鋭	鋭	構件簡化	鋭	锐
	睿	睿	構件換用	睿睿	睿
	潤	潤潤	構件簡化	潤潤	润
	若	若若若	構件簡化 筆畫長短變化	若若若	若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R	爇	爇	構件位置變化	爇爇	爇
S	薩	薩薩薩薩	構件簡化	薩薩	萨
	灑	洒	構件換用	灑	洒
	傘	傘傘傘傘	增加筆畫	傘傘	伞
	桑	桑	構件簡化	桑桑	桑
	喪	喪喪喪喪喪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喪喪	丧
	搔	搔搔	增加筆畫	無	搔
	嫂	嫂	筆畫組合簡化	嫂嫂	嫂
	色	色	筆畫變異	色色	色
	澀	澀	減省構件	澀澀	涩
	僧	僧	筆畫組合簡化	僧僧	僧
	沙	沙沙	筆畫位置變化	沙	沙
	砂	砂	筆畫位置變化	砂	砂
	煞	煞煞	增加構件	煞煞	煞
	刹	刹	構件換用	無	刹
	珊	珊珊	筆畫長短變化	珊珊	珊
	閃	閃閃	構件簡化	無	闪
	善	善善善善	筆畫長短變化 減省筆畫	善善善	善
	膳	膳	減省筆畫	無	膳
	擅	擅	筆畫長短變化	擅擅	擅
	商	商商商	筆畫變異	商商商	商
	傷	傷	筆畫長短變化	傷傷	伤
	上	上	筆畫變異	上上	上
	燒	燒燒燒燒	筆畫組合簡化	燒	烧
	少	少少	筆畫位置變化	少	少
	蛇	蛇	構件換用	蛇蛇	蛇
	舍	舍舍	筆畫長短變化	舍舍	舍
	捨	捨捨	筆畫長短變化 筆畫變異	捨捨	舍
	設	設設設	筆畫變異	設設設	设
	攝	攝攝	構件簡化	攝攝	摄
	身	身身身	筆畫變異	身身身	身
	參	參	構件簡化	參參	参
	深	深深深	減省筆畫	深深深	深
	神	神	減省筆畫	神神	神
	審	審審審	減省筆畫	審	审
	甚	甚	增加構件	甚甚	甚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S	蜄	蜄	增加筆畫	無	蜄
	滲	滲	筆畫換用	無	渗
	升	升外外	增加點筆	外外	升
	昇	昇昇昇	增加構件	昇昇	升
	生	生	增加筆畫	生生	生
	陞	陞	增加筆畫	無	陞
	聲	聲殸声	減省構件 構件位置變化	聲声	声
	繩	繩繩繩繩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繩繩	绳
	盛	盛盛	構件位置變化	盛盛	盛
		盛	筆畫位置變化	無	盛
		盛	增加構件	無	盛
	勝	勝	草書楷化	勝勝	胜
	聖	聖聖	構件位置變化	聖聖	圣
	屍	屍屍尸	增加構件	無	尸
	施	施施	形近換用	施施	施
	匙	匙	構件繁化	無	匙
	師	師師	減省筆畫	師師	师
	濕	濕湿湿	構件簡化	湿湿	湿
	食	飡食	增加構件 增加筆畫	食食	食
	時	時時時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時	时
	實	實	構件簡化	實實	实
	識	識識	筆畫變異	無	识
	氏	氏	增加筆畫	氏氏	氏
	世	世世卅	減省筆畫	世世	世
		世	增加筆畫	世	世
	市	市	筆畫變異	市市	市
	似	似	減省筆畫	無	似
	是	是是是	筆畫變異	是是	是
	事	事事事事亊	構件簡化	亊亊	事
	視	視視	構件換用	視視視	视
	室	室室	增加筆畫	無	室
	嗜	嗜	構件位置變化	刃	嗜
	誓	誓誓諬諬	構件位置變化	諬諬	誓
	勢	勢勢勢勢	構件位置變化	勢勢	势
	釋	釋釋釋釋	減省筆畫	釋釋	释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S	收	収	構件簡化	収	收
		収	構件換用	収収	收
	首	首	減省筆畫	首首	首
	受	受受	筆畫變異	受受	受
	瘦	瘦	筆畫組合簡化	瘦瘦	瘦
	獸	獸	構件簡化	獸獸	兽
		獸獸獸獸	構件換用	獸	兽
	壽	壽壽	構件簡化	壽壽	寿
	殊	殊	構件簡化	殊殊	殊
	書	書	減省筆畫	書	书
	疏	踈疏	構件換用 減省筆畫	疏疏	疏
		疏	增加構件 減省筆畫	無	疏
		踈	構件換用	踈	疏
	舒	舒	筆畫長短變化	舒	舒
	儵	儵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儵
	熟	熟熟熟	筆畫長短變化	熟熟	熟
	鼠	鼠鼠	筆畫變異	鼠鼠	鼠
	屬	屬屬屬屬	構件簡化	無	属
	戍	戍	減省筆畫	無	戍
	述	述	增加筆畫	述	述
	庶	庶庶	筆畫繁化	庶庶	庶
	墅	墅	增加筆畫	無	墅
	數	數數數數	筆畫位置變化	數數	数
		數數	構件換用 筆畫增加	數	数
		数	構件簡化	数	数
	樹	樹樹	意近換用	樹	树
	衰	衰衰衰	構件簡化	衰衰	衰
	栓	栓	增加筆畫	栓	栓
	霜	霜	筆畫變異	霜	霜
	誰	誰	構件簡化	無	谁
	稅	稅	構件簡化	稅	税
	睡	睡睡	筆畫長短變化	睡	睡
	雙	雙雙	構件簡化	雙	双
	爽	爽	構件繁化	爽爽	爽
	舜	舜	增加筆畫	舜	舜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S	説	説説説説	構件簡化	説説説	说
		説説説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無	说
	私	私私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私	私
	斯	斯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斯斯	斯
	絲	絲丝	增加筆畫 構件簡化	絲糸	丝
	死	死死死死死	構件繁化	死死死	死
	四	罒四	筆畫變異	罒	四
	松	松	構件簡化	無	松
	聳	聳	構件簡化	聳	耸
	送	送	減省筆畫	送	送
	誦	誦誦	筆畫變異	誦	诵
	蘇	甦	另造新字	甦蘇	苏
	俗	俗	筆畫變異	俗俗	俗
	宿	宿宿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宿宿	宿
	簌	簌	構件簡化	無	簌
	訴	訴	構件簡化	訴	诉
	塑	塑	增加筆畫	塑	塑
	算	筭筭	構件換用	筭	算
		笇笇	構件換用	笇笇	算
	蒜	蒜	構件換用	蒜蒜	蒜
	睢	睢	筆畫變異	無	睢
	雖	雖雖雖	構件簡化 筆畫變異	雖雖	虽
	隨	隨隨隨隨	筆畫變異	隨隨	随
	碎	碎碎	筆畫長短變化	碎碎	碎
	祟	祟	構件換用	祟	祟
	歲	歲歲歲歲	減省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歲歲歲	岁
		歲歲歲	筆畫變異 筆畫位置變化	歲歲	岁
	損	損損	構件簡化	損損	损
	索	索	增加筆畫	索索	索
	所	所所所所所	減省筆畫	所所所	所
		所所所所	筆畫變異	無	所
		所所	草書楷化	所	所
	鎖	鏁	構件換用	鏁鎖鏁	锁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T	塔	塔塔塔	構件簡化	塔	塔
	踏	踏	減省筆畫	踏踏	踏
	闥	闥	減省筆畫	闥	闼
	胎	胎	構件繁化	胎	胎
	臺	臺	形近換用	臺臺	台
	擡	擡	形近換用 筆畫變異	無	抬
	貪	貪貪貪貪	減省筆畫	貪貪	贪
	壇	壇壇壇壇	減省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坛
	檀	檀檀	減省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檀檀	檀
	毯	毯	構件換用	無	毯
	歎	歎歎	增加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歎嘆歎	叹
		嘆	構件換用	嘆嘆	叹
	湯	湯	構件簡化	湯	汤
	唐	唐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唐
	塘	塘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塘
	糖	糖	構件簡化	無	糖
	堂	堂	增加筆畫	堂堂	堂
	儻	儻	筆畫組合簡化	儻儻	傥
	謟	謟	筆畫組合簡化	無	谄
	逃	逃	構件換用	逃逃	逃
	桃	桃桃	增加筆畫 構件簡化	桃桃桃	桃
	提	提提提	筆畫變異	提提	提
	體	躰躰	構件換用	躰	体
		體	構件繁化	體體	体
		体	草書楷化	無	体
	剔	剔	筆畫變異	剔	剔
	添	添添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添	添
	填	填	減省筆畫 構件位置變化	填	填
	糶	粜	減省構件	糶	粜
	鐵	鐵	構件簡化 筆畫變異	鐵	铁
	聽	聽聽聽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聽聽	听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T	聽	聴𦗟	構件減省 構件簡化	聴聽	听
		听	構件换用	無	听
	停	停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停
	廷	廷	筆畫長短變化 筆畫變異	無	廷
	庭	庭	筆畫長短變化 筆畫變異	庭庭	庭
	霆	霆	筆畫長短變化 筆畫變異	霆	霆
	通	通通	減省筆畫	通通	通
	頭	頭頭頭	構件簡化	頭頭	头
	突	突	增加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突突	突
	途	途	筆畫長短變化	途	途
	圖	圖	構件簡化	圖圖	图
	塗	塗塗	增加筆畫	塗	涂
		垫	構件换用	土土	涂
	土	土	增加筆畫	吐	土
	吐	吐	增加筆畫	兔兔	吐
	兔	兔	構件簡化	推	兔
	團	團	構件簡化	無	团
	慱	慱	構件换用	無	慱
	推	推	構件簡化	無	推
	托	托	筆畫變異	無	托
		托	增加筆畫	無	托
	脫	脫脫脫	構件簡化	脫	脱
		脫脫	筆畫變異	脫	脱
	陀	陀陀陀	構件换用	陀陀	陀
	馱	馱	增加筆畫	馱馱	驮
	駝	駝	構件换用	駝	驼
	唾	唾	筆畫變異 構件繁化	唾唾	唾
W	瓦	瓦瓦瓦	增加筆畫	瓦瓦	瓦
	彎	彎宛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弯
	宛	宛宛	構件簡化	宛宛	宛
	豌	豌	構件换用	無	豌
	婉	婉	構件簡化	婉	婉
	丸	丸丸	筆畫位置變化	丸	丸
	萬	萬	構件簡化	萬	万
		万万	聲近换用	万万	万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網	網絧	簡單符號換用	絧網	网
		冈	構件減省	罔冈	网
	往	徃往	筆畫變異 筆畫增加	徃往	往
	枉	任	構件換用	無	枉
	望	望朢	構件換用	望望	望
	危	危	筆畫變異	危危	危
	威	威威	筆畫位置變化	威威	威
	微	微微微	筆畫變異	微	微
		微微微	構件換用	微	微
	巍	巍巍	構件位置變化 減省筆畫 減省構件	巍	巍
	唯	唯唯唯	構件簡化	唯唯	唯
	違	違違	筆畫長短變化 減省筆畫	違違	违
	爲	爲爲爲爲爲	構件簡化	爲	为
		為爲為為爲	減省構件	為爲	为
		为為为为	草書楷化	为	为
	畏	畏	增加筆畫	畏畏	畏
W	魏	魏	減省筆畫	無	魏
	蚊	蚉	構件位置變化	蚊蚊蚉	蚊
	聞	闻聞	構件簡化	聞闻	闻
	穩	穩穩穩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穩隱	稳
	問	问	構件簡化	问问	问
	甕	甕甕	構件換用	瓮甕	瓮
	蝸	蝸	筆畫繁化	蝸蝸	蜗
	我	我我我	筆畫變異 筆畫位置變化	我我	我
	臥	卧卧卧	構件換用	卧臥	卧
	沃	沃	增加筆畫	沃沃	沃
	嗚	鸣	筆畫變異 構件位置變化	嗚鸣	呜
	無	無無無無	構件簡化 筆畫變異	無	无
		无无	草書楷化	无无	无
	舞	儛	增加構件	儛儛	舞
		舞舞舞舞	增減筆畫	舞	舞
	戊	戊	減省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無	戊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W	悟	悎悟	筆畫變異	悞	悟
X	兮	兮兮	構件簡化	兮兮	兮
	希	希希	筆畫變異	希希	希
	昔	昔	增加構件	昔昔	昔
	悉	悉悉悉	減省筆畫	悉	悉
		悉	構件換用	悉	悉
	稀	稀	筆畫變異	無	稀
	溪	谿	構件換用	磎谿	溪
	膝	膝膝膝	筆畫變異	膝膝	膝
		脒	構件換用	膝	膝
	羲	羲羲	構件換用	羲	羲
	犧	犧	構件換用	無	牺
	鼷	鼷	構件位置變化 筆畫變異	無	鼷
	席	席	增加構件	席	席
	習	習習	筆畫變異	習	习
		習	增加構件	槢	习
	洗	洗	筆畫長短變化	洗	洗
	徙	徙	構件簡化	徙	徙
	喜	喜喜喜喜	筆畫長短變化	喜喜	喜
		憙	增加構件	憙	喜
	細	細	筆畫組合簡化	細細	细
	戲	戲戲戲戲	筆畫長短變化 構件換用	戲戲	戏
		戏	簡單構件換用	無	戏
	繫	繫	增加筆畫	繫繫	系
	誠	誠誠	構件繁化	無	誠
	匣	柙	增加構件	鉀	匣
	狹	狹	構件簡化	狹	狭
		㥦	另造新字	無	狭
	黠	黠	筆畫組合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黠	黠
	鮮	鮮鱻	構件換用	鮮	鲜
	嫌	嫌	構件簡化	嫌嫌	嫌
	鹹	咸	減省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無	咸
	閑	閑閑	構件簡化	無	闲
	銜	啣	增加構件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衔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X	賢	賢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賢資	贤
		賢賢貿贤	簡單符號代替 筆畫變異	賢	贤
	險	険険	構件簡化	嶮	险
		㕯	減省構件	無	险
	蘚	蘚	構件換用	無	藓
	顯	顕㬎頭	構件簡化	顕顯	显
	限	限	筆畫變異	無	限
	憲	憲	減省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憲	宪
	襄	襄	構件簡化	無	襄
	鄉	郷鄉	減省筆畫	鄉[illegible]	乡
	想	想想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無	想
	巷	巷	筆畫長短變化	𨞚	巷
	象	為	筆畫繁化	象	象
	鄉	鄉	構件換用 減省筆畫	無	向
	肖	肖	筆畫變異	無	肖
	消	消消	減省筆畫 筆畫變異	消	消
	霄	霄霄	構件繁化 筆畫變異	霄霄	霄
	鴞	鴞	筆畫組合簡化	無	鸮
	曉	暁	構件簡化	暁	晓
	笑	笑笑笑	構件簡化 減省筆畫	笑㗛	笑
	傚	傚	構件換用	無	效
	效	効	構件換用	効効	效
	哮	哮	減省筆畫	㗛	哮
	些	些	筆畫變異	些	些
	攜	携携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携	携
		擕	減省構件	無	携
	寫	冩寫冩冩	減省筆畫 筆畫組合簡化	冩寫寫	写
	泄	泄	構件簡化	洩	泄
	瀉	瀉	減省筆畫 筆畫組合簡化	無	泻
	心	心[illegible]	筆畫組合簡化	無	心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X	形	𢒈形形	筆畫變異	形形	形
	醒	醒	構件簡化	醒	醒
	性	性	筆畫變異	性	性
	興	兴興興興興	構件簡化	興兴	兴
	兇	兇兇兇	構件繁化	兇	凶
	兇	凶	構件簡化	凶	凶
	胸	胷胷	構件位置變化	胷	胸
	胸	肖肖	構件減省	肖	胸
	雄	雄	構件換用	雄	雄
	休	休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休	休
	羞	羞	筆畫長短變化	無	羞
	脩	脩脩脩脩	構件換用	脩脩脩	修
	羞	羞羞	筆畫長短變化	羞羞	羞
	饈	饈饈	構件位置變化	無	馐
	須	須須須	筆畫變異	須須	须
	須	汃	草書楷化	無	须
	虚	虚虚虚虚虚	筆畫長短變化	虚虚虚	虚
	鬚	鬚	構件位置變化	鬚	须
	徐	徐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徐
	許	許	構件簡化	無	许
	壻	壻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壻
	宣	宣	筆畫長短變化	宣	宣
	玄	玄玄玄	減省筆畫	無	玄
	旋	旋旋旋	筆畫變異	旋	旋
	懸	懸懸	構件繁化	懸懸	悬
	選	選	構件簡化	選	选
	眩	眩	簡省筆畫	眩	眩
	鞾	鞾	增加構件	鞾	靴
	學	学學学學學	構件簡化	學	学
	學	斈斈斈斈	構件換用	斈斈	学
	熏	熏	筆畫組合簡化	熏	熏
	勳	勳	筆畫組合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勳	勋
	迅	迅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迅
	訊	訊訊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讯
	尋	尋	減省筆畫	尋尋	寻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Y	鴉	鵶	構件換用	鵶鴉	鸦
	壓	壓壓壓	減省構件 增加筆畫	壓壓	压
		壓	減省筆畫 構件位置變化	壓	压
	崖	崖	增加筆畫	崖	崖
	啞	啞啞啞	筆畫變異	啞啞	哑
	煙	煙煙	增加筆畫	煙	烟
		烟	構件換用	烟	烟
		[illegible]	合體字	無	烟
	焉	焉焉	筆畫組合簡化	焉	焉
	延	延	筆畫長短變化	延延	延
	彥	彥	筆畫組合簡化	彥	彦
	巖	嵒	構件換用	巖巖	岩
	閻	閻	形近換用	閻閻閻	阎
	顏	顔	筆畫組合簡化	顔顔	颜
	嚴	嚴嚴嚴嚴	構件簡化	嚴嚴	严
	鹽	塩塩塩	構件簡化 構件換用	塩塩	盐
	眼	眼	筆畫組合簡化	眼眼	眼
	咽	咽	構件簡化	咽	咽
	艷	艶	構件簡化	艶艶	艳
	筵	筵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無	筵
	宴	宴	增加構件	宴	宴
	厭	猒猒猒猒	減省構件	猒猒	厌
	驗	驗驗	構件簡化	驗	验
		驗驗	減省構件	無	验
	焰	焰焰焰	筆畫組合簡化	焰	焰
		燄燄	增加構件	無	焰
	陽	陽	筆畫長短變化	陽	阳
	揚	揚	筆畫變異	揚	扬
	仰	仰	增加筆畫	仰	仰
	養	養養養養養	筆畫長短變化	養養	养
	恙	恙	減省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無	恙
	樣	樣	構件簡化	樣	样
	夭	夭	增加筆畫	無	夭
	腰	腰	構件位置變化	無	腰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妖	妖㚢	增加筆畫	𡝤	妖
	窈	窈窈窈	減省筆畫 構件換用	無	窈
	媱	媱媱媱	構件簡化	無	媱
	堯	尭尭	筆畫組合簡化	尭	尧
	搖	揺揺	構件簡化	揺揺	摇
	遙	遥	構件簡化	遥	遥
	謠	謡	構件簡化	無	谣
	咬	㕧	構件簡化	無	咬
	藥	藥藥薬薬	構件簡化	藥藥	药
	耀	燿燿	構件位置變化	燿	耀
	爺	耶	減省構件	無	爷
	曳	曵	構件方向變化	無	曳
	夜	夜	筆畫變異	夜夜	夜
	葉	葉葉	構件換用	葉葉葉	叶
		葉葉葉	構件換用	葉葉	叶
	業	業業業	構件簡化	無	业
	衣	衣	筆畫變異	衣衣	衣
Y	依	依	筆畫變異	依	依
	醫	毉毉	構件換用	毉	医
		瞖	構件簡化	醫	医
	儀	仪仪	構件換用	儀	仪
	夷	夷夷夷	構件方向變化	夷夷	夷
	宜	冝	構件換用	冝	宜
	姨	姨	構件方向變化	姨	姨
	疑	疑疑疑	筆畫變異	疑	疑
	已	巳	筆畫長短變化	巳	已
	以	以以以以	筆畫簡化	以以	以
	矣	矣	減省筆畫	矣矣	矣
	倚	倚	構件換用	無	倚
	踦	踦	構件換用	無	踦
	役	役	減省筆畫	役	役
	抑	抑	增加筆畫	抑	抑
	邑	邑	減省筆畫	邑邑	邑
	易	易	增加筆畫 筆畫長短變化	易易	易
	逸	逸逸	減省筆畫	逸逸	逸
	益	益益	增加筆畫	益益	益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Y	詣	詣詣詣	構件簡化	詣	诣
	意	意意	構件簡化	意意	意
	義	義義義	筆畫位置變化 構件簡化	义	义
		乂	構件換用	議儀	义
	議	議	構件簡化	議儀	议
		誐	構件換用	無	议
	異	異	筆畫長短變化	異异	异
	嗌	嗌	構件位置變化	無	嗌
	因	囙	構件簡化	囙	因
	姻	姻姻姻	構件簡化	姻	姻
	茵	茵	構件換用 構件簡化	無	茵
	殷	殷	筆畫長短變化 減省筆畫	殷	殷
		慇	增加構件	慇	殷
	陰	陰	構件繁化	陰	阴
	淫	婬婬婬	構件換用 構件繁化	淫淫婬	淫
	寅	寅	增加筆畫	寅	寅
	引	引	筆畫變異	引	引
	隱	隱隱隱	筆畫變異	隱隱	隐
	印	印印	增加筆畫	印印	印
	癊	癊	構件繁化	無	癊
	嬰	嬰	增加構件	嬰	婴
	瓔	瓔	構件簡化	瓔	璎
	迎	迎迎	增加筆畫	迎迎	迎
		迎	構件簡化	迎	迎
	盈	盈盈	筆畫變異	盈盈	盈
	瑩	瑩	減省筆畫	無	莹
	影	影	筆畫變異	影影	影
	應	應應應	構件位置變化	應	应
	庸	庸	增加筆畫	無	庸
	擁	擁	筆畫變異 減省筆畫	擁	拥
	永	永永	筆畫變異	永	永
	勇	勇勇	構件換用	勇勇	勇
	幽	幽	構件簡化	無	幽
	憂	憂	構件簡化	憂	忧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Y	優	憂憂優優	構件簡化	優	优
	尤	尤	增加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尤尤	尤
	猶	猶	構件簡化	猶猶	犹
	遊	游	構件換用	無	游
	遊	遊遊遊	構件換用	遊遊	游
	有	有有	減省筆畫	有有	有
	酉	酉酉	筆畫變異	酉	酉
	幼	幼	構件換用	幼幼	幼
	於	扵扵扵	筆畫變異	扵扵扵	于
		於	筆畫長短變化	無	于
		於於	構件繁化	扵	于
	魚	魚	筆畫組合簡化	魚魚	鱼
	臾	臾臾臾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臾臾	臾
	萸	萸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萸	萸
	娛	娛娛娛	構件簡化	娛	娱
	諛	諛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無	谀
	餘	餘	筆畫變異 筆畫長短變化	餘餘	余
	輿	輿	構件簡化 減省構件	輿轝	輿
	歟	歟	減省構件	歟	与
	雨	雨	筆畫變異	雨	雨
	語	語語	構件簡化	语	语
	與	與與與與與	構件簡化	與與	与
		与与与与	減省構件	与与	与
	欲	欲欲	筆畫變異	欲欲	欲
		慾	增加構件	慾	欲
	域	域	筆畫位置變化 減省筆畫	無	域
	喻	喻喻	構件位置變化	喻	喻
	禦	御御	筆畫變異	御御御禦	御
	譽	譽	增加筆畫	譽	誉
	鴛	鴛	構件簡化	鴛	鸳
	冤	寃	構件換用 減少筆畫	冤	冤
	原	原	減少筆畫	原原	原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Y	員	貟貟	構件簡化	夂	员
		賔	增加構件	圓囩	员
	圓	圎圎圎圎	構件簡化	圎囩	圆
	猿	猨	構件換用	無	猿
	源	湶湶	減省筆畫	湶源	源
	園	園園園	構件簡化	薗薗	园
		薗	增加構件	無	园
	緣	緣緣緣緣	構件簡化	緣緣	缘
	轅	轅	構件簡化	無	辕
	遠	遠遠逺	構件簡化	逺遠	远
	苑	苑	筆畫變異	苑苑	苑
	怨	怨	筆畫變異	怨怨	怨
	願	願願願願願	構件簡化	願願	愿
		願	筆畫變異	願	愿
		愿	構件換用	無	愿
	月	月	筆畫變異	㋀	月
	悅	悅悅悅	構件簡化	悅	悦
	樂	楽楽楽楽	構件簡化	楽楽	乐
	閱	閲閲	構件簡化	閲	阅
	縜	縜	構件簡化	無	缜
	隕	隕	構件簡化	郥	陨
	韻	韻韻韻	構件簡化	韻韻	韵
Z	雜	雜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雜雜	杂
	匝	迊	增加構件	帀迊迊	匝
	拶	拶	筆畫變異	無	拶
	災	灾灾	構件換用	灾灾	灾
		災	筆畫組合簡化	災	灾
	宰	宰宰	筆畫變異 增加筆畫	宰	宰
	在	在	筆畫長短變化	在在	在
	再	再再再	筆畫長短變化	再再	再
	贊	賛賛	構件換用	賛	赞
	暫	暫	構件位置變化	暫	暂
		蹔	構件換用	蹔蹔	暂
	讚	讃讃讃	構件換用	讃讃	赞
	遭	遭遭遭	減省筆畫	遭	遭
	糟	糟	減省筆畫 筆畫變異	無	糟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Z	造	造造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造造	造
	則	則則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無	则
	賾	賾	構件繁化	賾	赜
	賊	賊賊	構件位置變化	賊賊	贼
	增	增增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變異	增	增
	矰	矰	筆畫組合簡化	無	矰
	繒	繒繒	筆畫組合簡化	無	缯
	憎	憎憎	筆畫組合簡化	憎	憎
	旃	旃旃旃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旃旃	旃
	颭	颭	構件簡化	無	飐
	瞻	瞻	構件簡化	瞻瞻	瞻
	盞	盞	減省筆畫 筆畫位置變化	盞	盏
	展	展展展	構件簡化	展展	展
	戰	戰戰	構件簡化	無	战
	彰	彰	筆畫變異 筆畫長短變化	彰	彰
	杖	杖杖	筆畫變異	杖杖	杖
	障	障障障	筆畫長短變化	鄣鄣	障
	嶂	嶂	筆畫長短變化	嶂	嶂
	著	着着著	筆畫變異	無	着
	治	治	筆畫變異	無	治
	祐	祐	構件換用	無	祐
	照	照照照照	構件簡化	照照	照
	遮	遮	構件繁化	遮遮	遮
	者	者	筆畫變異	者者者	者
	珍	珎珎	筆畫變異	珎珎	珍
		珍	增加構件	無	珍
	胗	胗	筆畫變異	無	胗
	真	真真真	筆畫變異	真真	真
	甄	甄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無	甄
	幀	幀	筆畫變異	無	帧
	振	振振	增加筆畫	振振	振
	震	震震震震	增加筆畫	震震	震
	爭	争	筆畫組合簡化	爭	争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Z	睜	睁	筆畫組合簡化 筆畫長短變化	無	睁
	整	整整整整	構件簡化	整整	整
	正	正	筆畫變異	正正	正
	諍	諍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诤
	支	支	增加筆畫	支	支
	巵	巵	構件換用	無	卮
	枝	枝枝枝枝	筆畫變異 增加筆畫	枝枝	枝
	知	知知	構件簡化	知知	知
	肢	肢	增加筆畫	無	肢
	祗	祗	減省筆畫	無	祗
	祗	祗	筆畫位置變化	祗	祗
	胝	胝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胝	胝
	脂	脂脂	增加筆畫 筆畫變異	脂	脂
	直	直	減省筆畫	直直	直
	值	值	減省筆畫	值值	值
	執	執	筆畫位置變化	執執	执
	植	植	筆畫變異	無	植
	蹠	跖	構件換用	無	跖
	止	止	筆畫變異	止	止
	旨	旨旨旨旨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旨	旨
	指	指指指指指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指指	指
	紙	紙紙	增加筆畫	紙	纸
	紙	紙	增加構件	紙	纸
	衹	衹衹	增加筆畫	衹衹衹	衹
	至	至	增加筆畫	至	至
	治	治	筆畫變異	治	治
	炙	炙炙	減省筆畫	炙	炙
	致	致致	構件換用 增加筆畫	致致	致
	志	志	筆畫長短變化	無	志
	帙	帙	構件簡化	帙	帙
	擲	擲擲	構件位置變化	擲	掷
	終	終終	構件換用	終終	终
	塚	塚	減省構件	無	冢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Z	塚	塜	增加筆畫	塚㙛冢	冢
	衆	衆衆衆衆	減省筆畫 構件簡化	衆衆衆	众
	舟	舟	筆畫組合簡化	舟	舟
	咒	咒呪呪	減省筆畫	呪呪	咒
	皺	皺	筆畫變異	皺皺	皱
	諸	諸諸	筆畫變異 構件簡化	諸諸	诸
	竹	竹	筆畫變異	竹	竹
	竺	竺竺竺	增加筆畫	竺	竺
	煮	煑煑	構件換用	煑煑	煮
	囑	嘱囑囑	構件簡化 構件位置變化	囑	嘱
	註	註	筆畫變異	無	注
	專	專專專	構件簡化	無	专
	縛	縛縛	構件簡化 筆畫位置變化	無	缚
	轉	轉轉轉	構件簡化	轉	转
	賺	賺	構件簡化	賺	赚
	妝	粧	構件換用 筆畫變異	無	妆
	莊	莊荘	增加筆畫	荘	庄
		荘荘荘荘	增加筆畫 筆畫組合簡化	荘	庄
	壯	壯	增加筆畫	壯壯壯	壮
	狀	狀狀	構件簡化	狀狀	状
	錐	錐	構件簡化	無	锥
	迍	迍	筆畫長短變化	無	迍
	桌	棹	增加構件 筆畫變異	無	桌
	啄	啄啄	構件位置變化 增加構件	啄	啄
	琢	琢	減省筆畫	琢	琢
	咨	諮	增加構件	咨諮	咨
	滋	滋	增加構件 構件位置變化	無	滋
	髭	髭髭	構件位置變化	髭髭	髭
	姊	姉	構件換用	姉姉	姊
	蹤	蹤	構件簡化	無	踪
	總	摠惣總惣惣	構件換用 構件位置變化 減省筆畫	惣惣惣	总

續表

音序	正字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	俗字類型	《敦煌俗字典》	現行簡化字
Z	縱	縦	構件簡化	緃	纵
	走	赱赱赱	構件換用	赱	走
	足	[illegible]	構件換用	[illegible]	足
	卒	卆	筆畫長短變化	卆	卒
	族	族族族	筆畫變異	族族	族
	嘴	咀	構件換用	[illegible]	嘴
	最	[illegible]	構件換用 增加筆畫	[illegible]	最
	尊	尊尊尊尊	筆畫變異	尊尊	尊
	坐	坐坐	構件繁化	坐坐	坐
		坐	筆畫變異	無	坐
	作	作作作	筆畫變異	作作	作
	座	座	構件繁化	座座	座

第五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比較研究

第一節　敦煌文獻與《敦煌俗字典》

1900年,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發現了第17窟,洞内包括總數五萬件以上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這批古代文獻多數爲手寫本,也有極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態有卷子、本(包括褶葉裝、旋風裝、蝴蝶裝)、冊葉本和單片紙葉等。敦煌文獻文字多爲漢文,古藏文、回鶻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獻亦不少,其内容極爲豐富,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書爲主,敦煌文獻主要是指這批古代文獻(1944年在敦煌土地廟出土的文書,一般也被包括在敦煌文獻中)。不論從數量還是從文化内涵來看,敦煌文獻的出土都可以説是二十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文化發現。①

敦煌文獻中的大部分先後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國,我國學術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獻之時起,即開始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經過我國學者和日、法、英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爲發端的學術研究領域逐漸擴大,並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敦煌文獻又稱爲敦煌卷子、敦煌遺書、敦煌文書等,跨越四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六百餘年,是漢字字體由隸變楷完成的階段,篆、隸、楷、行、草諸體皆備,異體俗字、異本異文非常豐富,爲這個時期的文字學研究提供了大量鮮活的資料。

敦煌文書的絕大部分已被劫往國外,就是藏在國内各圖書館、博物館中的敦煌文獻,也是作爲原始文獻及文物而收藏,並不是作爲圖書資料而利用。根據原件照相拍攝進行影印出版,有利於在保存原狀的前提下,爲敦煌學的研究提供資料。如《英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共17冊18 000餘號),《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等,内容龐大,材料豐富。

① 郝春文.敦煌文獻與歷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歷史研究,頁112.

2005 年,上海出版社出版了黄征的《敦煌俗字典》,收釋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寫本文獻中所見的異體俗字真迹及其文句,輯録了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及日本等國家所藏的敦煌文獻,是當前收録敦煌俗字最爲全面的材料,另外,吐魯番、黑水城、樓蘭等地出土文獻只作備考用。《敦煌俗字典》以敦煌出土寫本文獻異體俗字爲主,兼收隸、草、楷等各種書體俗字,並結合傳世字書材料,解釋部分難解難認的俗字,代表了當前敦煌俗字研究的最高成就。該字典具有突出的開創意義和應用價值,爲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古代寫本文獻的解讀提供了專用工具,爲《漢語大字典》等大型辭書的修訂、補充提供了可靠依據,也爲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我們前面介紹到,《俄藏黑水城文獻》多爲佛教文獻,而《敦煌俗字典》中所收録的俗字也大多來自佛教文獻;此外,《敦煌俗字典》一書即可爲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古代寫本文獻提供解讀方面的幫助,那麼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研究,就可以將《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形作爲參照,從而兩書在俗字的形體方面也相應具有了可比性。綜上,我們對兩書中的俗字進行了整理和對比,並作分析是有必要的。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俗字典》俗字對比研究

通過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與《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進行搜索和對比,其中有的俗字字形兩書中均有,有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而《敦煌俗字典》未收。以下將作簡單的分析。

一、兩書中均有的俗字

(一)俗字形完全相同的

在這一類中,因每個漢字都至少有一個俗字形,有的甚至有好幾種俗字形,筆者所遵循的原則是只要兩書中有一種俗字形是完全相同的,就算作是俗字形相同,其他形體不再考慮,因爲俗字形形體、意義基本一致,就不再進行分析。

如:

《俄藏黑水城文獻》(以下簡稱《黑水城》)、《敦煌俗字典》(以下簡稱《俗字典》)仅列举部分,详看文后附表。

正　字	拜	卑	標	采	叉	狐	惡	翻	佛
《黑水城》	拜	𤰞	檦	来	义	狐	悪	翻	仏
《俗字典》	拜	𤰞	摽	来	义	狐	悪	翻	仏
現行簡化字	拜	卑	标	采	叉	狐	恶	翻	佛

續表

正　字	鬼	念	深	往	願	關	礙	安	柏
《黑水城》	鬼	念	深	徃	㦗	関	㝵	安	栢
《俗字典》	鬼	念	深	徃	㦗	関	㝵	安	栢
現行簡化字	鬼	念	深	往	愿	关	碍	安	柏

（二）俗字形相近的

在這一類俗字中，兩書的俗字形不同主要表現爲構字的構件或偏旁相同，但成爲俗字后有的構件或偏旁所處的位置和方向不同，有的構件或偏旁稍有差异等。如：

正　字	祇	韻	途	齒	舍	畝	曼	奔	堅
《黑水城》	祇	韻	途	齒	舍	畝	曼	奔	坚
《俗字典》	祇	韻	途	齒	舍	畝	曼	奔	坚
現行簡化字	祇	韵	途	齿	舍	亩	曼	奔	坚
正　字	榜	分	暴	恐	彼	婢	别	剝	辰
《黑水城》	榜	分	暴暴	恐	彼	婢婢	别	剝	辰
《俗字典》	榜	分	暴暴	恐恐	彼	婢婢	别	剝	辰
現行簡化字	榜	分	暴	恐	彼	婢	别	剥	辰

（三）俗字形完全不同的

這類俗字，是指兩書中的俗字形體從構字的主要構件、偏旁，到字形的構造、筆畫方向都不同的俗字。如：

正　字	伏	恥	標	聰	兜	冰	唊	坑	冉
《黑水城》	伏	耻	標	聰	兜	氷	唊	坑	冉
《俗字典》	伏	恥	標	聦	兜	冰	唊	坑	冉
現行簡化字	伏	耻	标	聪	兜	冰	唊	坑	冉
正　字	慚	歌	即	船	終	邊	不	蝶	某
《黑水城》	慚	歌	即	舡	終	邊	不	蝶	某
《俗字典》	慙	歌哥	即即	船舩	終終	邊	不不	蝶蝶	厶
現行簡化字	惭	歌	即	船	终	边	不	蝶	某

在這一組對比中，可以看到兩書的俗字形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慚”，《説文解字》：“慙，從心，斬聲。”[①] 在《黑水城》中作“慚”，是將形符“心”放在左邊，成爲左右結構，且構件“斤”由一個簡單的符號“ㄅ”代替，文獻中這樣的寫法還有很多，例如“斬”、“門”等。而在《敦煌俗字典》一書中作“慙”、“慙”，是在正字的基礎上將構件“車”的下横拉長，或將構件“斤”的一竪延長産生折筆，這樣的俗字與正字相比較沒有很明顯的變化，從而導致兩書對於同一個正字産生了不同的俗字形體。

①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23.

同樣,“歌”在《俗字典》中俗字形體有加“⺌”的、有加“言”的,甚至還有俗字形與正字形沒有什麼區别,在第二冊文獻里,則是將聲符“哥”簡省了筆畫,《正字通》舊本首卷:“哥,俗作哥。”[1]《宋元以來俗字譜》中也有作“歌”形,由此,“歌”的俗字形又可以增加一種。

二、《俄藏黑水城文獻》有《敦煌俗字典》未收的俗字

正　字	碑	畢	遏	汎	久	壇	婁	每
《黑水城》	碑	畢	遏	汎	久	壇	婁	每
《俗字典》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現行簡化字	碑	毕	遏	汎	久	坛	娄	每
正　字	諛	剎	奈	鐃	扼	杻	拼	譬
《黑水城》	諛	剎	柰奈	鐃	扼	杻	拼	譬
《俗字典》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現行簡化字	谀	刹	奈	铙	扼	杻	拼	譬

碑:《黑水城》作“碑”,《俗字典》無此正字與俗字形,但是兩書的“卑”字俗字形作“卑”、“卑”,是相同的,加上形符“石”後俗字自然作“碑”形。

壇:《黑水城》作“壇”,《俗字典》無此正字與俗字形,但收有“檀”字的俗字形,作“檀”,與黑水城文獻中“檀”的俗字形“檀”相同。兩書聲符的俗字形相同,黑水城文獻中的“壇”只是將形符“木”改换爲“土”,聲符没有發生變化。

婁:《黑水城》作“婁”;《俗字典》無。兩書共有“樓”字之俗字形,黑水城文獻作“樓”,《俗字典》作“樓”。既然兩書加形符之後的俗字形體相同,那麽去掉形符後的“婁”字,其俗字形體應該也相同。

諛:《黑水城》作“諛”;《俗字典》無。但兩書中的“臾”字的俗字形相同,作“臾”、“臾”,加形符“言”後俗字形體應該均作“諛”。

以上分析可以説明,《黑水城》有而《俗字典》中没有收進的正字及其俗字形,并不是這些字不存在,而是由于種種原因,或許是敦煌寫本文獻中没有這些字的用例,也有可能是作者在收録敦煌寫本文獻俗字的時候因爲疏忽或其他原因而漏收了這些字形,還有可能這些俗字是宋代中后期新出現的字形,而在《俗字典》所收俗字的年代,這些字形還没有出現或還不是俗字,等等。

① 張自烈 . 正字通・舊本首卷 . 清畏堂本,頁 3.

第三節　兩書俗字比較研究的價值

一、補充漢語俗字的數量與俗字形體

首先,《敦煌俗字典》所收俗字來源於英、法、俄、日等國和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甘肅、浙江等地所藏的敦煌寫本文獻,而敦煌寫本文獻大概是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五代宋初期間,其俗字自然也是這一時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文獻有西夏刻本與寫本,金代刻本以及元代寫本,從時代上斷定,無論西夏(1038—1227年)、金代(1115—1234年)還是元代(1206—1368年),都處於宋代(960—1279年)中期以後,所以,通過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存在而《敦煌俗字典》中未收的俗字進行考證和研究,不僅使我們對宋代中後期存在的俗字有所瞭解,而且這些俗字的發現也在整個漢語俗字的數量上起到了增加和補充的作用。

其次,兩書中存在這樣的現象:正字相同,但其俗字形體有差異或完全不同。可以說明,同一正字,隨著時代的變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俗字形體,且通過對兩書中相同正字的不同俗字形體進行整合,更能證明俗字的隨意性和時代性,并且可以進一步完善這些正字的俗字形體。

二、總結俗字的書寫現象和規律

通過對兩書文獻中出現的俗字進行系統的研究和對比,從中總結了敦煌寫本文獻和黑水城文獻所共有的俗字的一般性書寫現象和規律。第三章《〈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匯考與通例研究》中已經詳盡論述。

三、發現俗字對漢字簡化的作用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交際工具,這一性質决定了漢字形體簡化的必要性。張涌泉先生在其《漢語俗字研究》一書中曾引唐蘭先生的一句話:"新文字總是舊文字的簡俗字。"[①] 漢字由繁到簡發展,是漢字本身發展的規律,也是推行簡體字的重要依據。六朝碑刻、各地出土寫本文獻,以及宋元以來文學刻本中簡體俗字的大量出現,也顯示了人民群衆對於漢字簡化的必然要求,促使漢字必然趨于簡

①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186.

化。從兩書中的俗字形體可以看出,有很多俗字形體與現行簡化字的寫法相似或完全相同,例如:

寫法相似的有:剛—刚—刚、間—间—间、門—门—门、淺—浅—浅、牆—墙—墙、爲—为—为、賢—贤—贤、須—须—须等,這些俗字形體与簡化字之間雖然還有細微的差別,但對俗字稍作構件上的改變,或增減筆畫,或連接筆畫,便構成了現行簡化字。

寫法完全相同的有:變—变—变、斷—断—断、堅—坚—坚、將—将—将、盡—尽—尽、禮—礼—礼、亂—乱—乱、隨—随—随、萬—万—万、無—无—无、於—于—于、與—与—与、願—愿—愿等,在這一類中,俗字与現行簡化字在形體上是完全相同的。

可以說,俗字形體的出現和使用有助于漢字的簡化。古代的俗字不僅爲漢字簡化提供了理論依據,更是用實實在在的形體作爲"模板"呈現出來,爲漢字簡化起到了參考和借鑒的作用。

第六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的價值

《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對文獻自身和宋元時期文字書寫的演變都有一個整體觀照，它和敦煌文獻及其他文獻中的俗字共同構築了唐五代至宋元俗字發展的譜系，對整個俗文字學的發展也是一種充實，同時對《漢語大字典》等大型工具書中收字的缺失和有字無例等情況都有很好的訂補。

第一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研究價值的整體觀照

《俄藏黑水城文獻》不僅時間跨度大（從五代至元），而且涉及範圍廣，除所謂的正統王朝的文獻外，又有大量地方政權如西夏王朝印製刊刻的文獻，這是黑水城文獻的一個特色，而俗字又具有地域特點，所以涉及的地域越廣，就能更爲完整地反映當時的俗字使用情況，因而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又超越了文獻本身，具有更爲廣泛的意義。

一、俗字研究與《俄藏黑水城文獻》校讀

（一）填補《俄藏黑水城文獻》文字研究的空白，爲俗字研究增添新的材料

六朝碑刻、敦煌寫卷、宋元以來通俗文學刻本中簡體俗字的研究是俗字研究的內容與成果，但這些研究還遠遠不夠。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存在著大量的俗字，由於各種原因，目前還沒有人進行整理。通過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研究現狀進行總結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對於該文獻在文字學方面的研究還幾乎是一個空白，大家更注重對於文獻的研究，更沒有人對其中的俗字進行研究。因此，該研究有重大意義。

首先，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俗字的類型、特點、與正字之間的關係有初步的研究，發掘俗字的淵源流變，增補未曾出現過的俗字，同時也爲漢語俗字的研究增添新的材料。其次，對漢語研究的完整性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傳統的文字學歷來都重視所謂的“正字”以及古字的研究，俗字被作爲不能登大雅之堂之物而輕視且批判，對

敦煌寫卷和出土碑銘中數量繁多的俗訛別字,爲俗字研究的昌盛,爲建立完整的漢語文字學體系準備了條件。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研究,更爲俗字研究的昌盛、建立完整的漢語文字學體系提供更豐富的材料和有力的證據。

(二)俗字研究有利於《俄藏黑水城文獻》自身的校録

目前,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研究只是少數學者針對個別的篇目研究,從《俄藏黑水城文獻》出版至今也未見系統的研究成果或專著出現,至於文獻數字化處理更是無從談起,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文獻出版的問題。因爲黑水城文獻被分裂爲幾份,雖然俄藏、英藏、中藏都有出版,但他們是按國屬出版,同題、同時,甚至同一文獻被人爲割裂,編目順序也是按照所屬國的原有編目進行編排,排列混亂,這些文獻中又有大量的未識文獻和殘片,整理起來異常困難,非一人一時一國所能完成。另一方面是文字問題。俗字中錯、訛、混、通、省等多種情況並存又沒有人專門研究,沒有直接可以利用的成果,加上俗字形體各異,已有的字形檔無法滿足俗字整理和輸入的需要,需要大量的新造字形,使得研究者望而卻步。《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系統研究和整理能很好地解決文字上的問題,至少使研究者有一個文字辨識上的參照和依據。同時,《俄藏黑水城文獻》作爲黑水城文獻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對中藏、英藏的研究具有帶動作用和借鑒意義。

俄藏黑水城文獻自發現以來,研究整理工作已做了很多,尤其是《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爲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資料,但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人對其中的俗字進行整理研究。如果不先把文字的工作搞清楚,尤其是不將其中貯藏的大量俗字搞清楚,就不能準確釋讀文獻,這對以黑水城漢文文獻爲研究對象的研究者們來説無疑是個“攔路虎”。因而對俗字的研究是研究黑水城文獻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例如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呂觀文進莊子義》一文中,這些俗字釋讀正確與否就直接影響着人們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理解,因此,對俗字的研究是解讀該文獻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另外,在梳理文獻俗字的同時可以發現俄藏黑水城文獻在整理出版時因爲疏忽等造成的拼版錯誤,如:俄 TK7(37–6)文獻中右欄爲《廣韻》下平韻的第四宵部的蹻小韻中的“繑”字,左欄卻爲下平韻的第九部的衺小韻,且衺小韻裡只有“衺”下注解的“也似嗟切四”五字,其餘則未見,中間明顯有缺失,整理出版者卻想當然將兩個半頁綴合爲一整頁。

(三)《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研究有助於文獻的釋讀

自黑水城文獻出土以來,很多專家、學者對其進行了整理研究,出土的《俄藏黑

水城文獻》許多文獻材料往往是在民間傳刻、傳抄的作品，存在著大量的俗字，這些俗字釋讀正確與否會直接影響人們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內容的理解，因此對俗字的研究是解讀《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獻內容的重要工作之一。

例如張廷傑先生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一文，從內容上分析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中《大聖樂》等九調十首詞，並對這幾首詞的相關字詞進行了釋讀，我們在整理俗字的過程中就發現對文字釋讀的不同，必然影響到對文獻內容的理解。

1. 話—恬

話—恬　嵌空廖豁，恬靜屏喧嘩，陪浩月，揖清風，三友欣相愛。[①]

此處的俗字張廷傑先生釋讀爲話，但根據句意也是講不通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忄"常俗寫作"十"，例如：

悔—悔　心悔則其失物等回。(P24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1)

情—情　有情故而作此法。(P20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13)

悟—悟　在悟在迷不離息者。(P3 俄 TK303 十子歌等 3–2)

所以"恬"應該是"恬"字，而不是"話"字，"恬靜"則符合句意，怡然理順。

2. 舍

舍—含　方丈普包含。[②]

"舍"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俗寫作"舍"，短豎也是向上發展的，即使作爲構字成分，也沒有寫作"含"的，例如：

捨—捨　又捨惡貪言惡貪者。(P8 俄 TK310A 佛經)

舍—舍　於黑舍內，勿令追於內。(P27 俄 TK321 1. 密教儀軌 41–27)

所以，"含"不應是"舍"字，應是"含"字，"方丈普包含，今類古，古猶今，風範依前在"。也符合句意，文意暢通。

二、俗字研究與漢字學體系的完整構築

按歷史時期分，漢語言文字的研究可以劃分爲五個方面：先秦古文字研究、秦漢篆隸文字研究、魏晉以後行書、楷書研究；六朝唐宋以來的俗字、簡體字研究；近代方言字研究。张涌泉認爲這些可以概括爲兩個方面：古文字學，研究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近代文字學，研究隸書以下的近代文字。漢字因形體的變化，分作古文和今文，

① 張廷杰．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② 張廷杰．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自漢代開始把秦以前通行的篆體字稱作古文,把秦以後通行的隸書稱爲今文,所以文字學研究也分爲“古文字學”和“今文字學”兩大內容。由於甲骨文的發掘以及青銅器的大量出土,對於古文字的研究比較充分,而對於今文字的研究則不夠重視,學界一直有着厚古薄今的現象,看重古文字源流的探討研究,對近代文字的研究重視不夠,研究者和專著都極其稀少。這一方面是因爲對俗字的鄙薄和輕視,認爲俗字過於隨意,難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是因爲雕版印刷後遍滿經傳的俗字被刊刻者改正,印刷物中的俗字就難以生存,從而造成俗字研究資料的缺失。近代文字的研究重點就是俗字的研究,雖有蔣禮鴻、周祖謨、李榮、裘錫圭等學者的呼籲,又經张涌泉、黃征等學者的發掘研究,在俗字的研究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近代文字發展空間仍然很大。諸多文獻的發現和出版爲近代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契機,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說:“舊時的文字學,所研究的對象,只有小篆,隸書以下,是學者們懶得去研究的,所以,範圍是很窄的……所謂文字學,只存了小篆的研究,永遠去鑽陳腐的六書說的牛犄角,而找不到出路……在我要創立的新文字學裏所要研究的,是從文字起源,一直到現代楷書,或俗字、簡字的歷史。這範圍是極廣泛的。”[①] 又在《中國文字學》中言:“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隸書、草書、楷書,都有人做過蒐集的工作。楷書的問題最多,別字問題,唐人所隸定的字樣,唐以後的簡體字,刻板流行以後的印刷體,都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西陲所出木簡殘牘,敦煌石室所出古寫本經籍文書,也都是極重要的材料。”[②]

唐蘭先生針對文字學研究重古輕今的現象,提出“新文字學”的概念,其重點強調的是近代文字學。所以,唐蘭先生的文字學體系,是從文字起源問題開始,一直到現代楷書,或俗字、簡體字的歷史。企圖從歷時的角度對中國文字的發展變遷作完整的系統的描述。所以,俗字是中國文字學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鎖鏈。對于俗字的研究,有助于將整個漢語文字體系的流變梳理清楚。因此,裘錫圭先生對于張涌泉的《漢語俗字研究》非常贊賞。他在“序”中這樣說:“俗字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要想建立起完整的、高水平的漢字學,必須先深入研究各個時代的俗字。但是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裏,文字學者卻並沒有給予俗字研究以應有的重視。近年來情況纔稍有改變。本書是第一部俗文字學的概論性著作。它的出版無疑會有力地推動漢語俗字學和漢字學的發展。”[③]

---

① 唐蘭 . 古文字學導論 . 濟南:齊魯書社,1981,頁 134—137.

② 唐蘭 . 中國文字學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8.

③ 張涌泉 . 漢語俗字研究 . 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2.

從殷商甲骨文算起,漢字已經經歷了3600多年的歷史,書寫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從古至今承擔着數億人書面交流的任務,並且其自身又生發出許多其他的藝術,如書法藝術,可以説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石,因而我國研究漢字的學問也是源遠流長的。漢語文字學,又叫做"小學",是研究漢字産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科學,一般我們根據歷史分期劃分漢字的研究狀況,其實更概括些也就是以小篆爲分野把漢字研究分爲古文字學和近代文字學,前者研究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後者研究隸書以下的近代文字。[1]

綜觀整個漢字的研究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領域中,一直都是古文字的研究一枝獨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對於近代漢字的研究,尤其是俗文字的研究是少之又少的,這一方面是因爲俗文字研究資料的匱乏,但更重要的是傳統文字學向來所重視的是正字,俗字被認爲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訛俗字體,自然是不會被列爲研究物件的。但不可忽視的是,在雕版刻本没有出現以前,書皆手書,俗字作爲一種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字體,其産生是必然的,並且從使用範圍上看,應用也是極廣的,從日常書信到字書碑刻無不有俗字的影子,所以對於俗字的研究應該是文字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清楚地描繪出漢字從甲骨文發展到今天現代漢字的歷史演變過程,否則漢語文字學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最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這一性質決定了文字形體的簡化趨勢。漢字由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又到隸書、楷書,漢字在不斷向著簡省的方向發展,這種由繁到簡的發展,是漢字發展的主要規律。而在民間廣泛出現的簡俗字體,也顯示了這一必然趨勢以及群眾對漢字簡化的要求,所以研究俗字的發展情況無疑會對簡化漢字提供參考和借鑒。雖然俗字的理據性不高,但今天通行的簡化字不乏從俗字中演變來的,這一情況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也有表現,我們在其中發現了一些字形,與現在通行的簡化字要麼寫法相同,要麼有相通之處。

黑水城文獻作爲近代文字的一種載體,載存於其中的俗字對近代文字發展和嬗變的記録是客觀而具體的。對宋元俗字的研究雖然有《宋元以來俗字譜》,但《宋元以來俗字譜》俗字的取材範圍僅限於宋元以來刊刻的一些話本小説,與《宋元以來俗字譜》同時代的黑水城俗字將承接敦煌俗字同時參證補充《宋元以來俗字譜》,它們將共同構築俗文字學發展的譜系,全面反映近代文字的使用情況。因此,《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也在近代文字的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價值。下面舉例説明:

---

① 陸娟娟.吐魯番出土文書俗字研究.新疆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1. 號—号

執持名号。(俄 TK108.3–3)

《説文解字》:“号,痛聲也。從口,在丂上。”[①] 段注:“凡嘑號字古作号……今字則號行而号廢矣。”[②] 鈕樹玉校録:“《玉篇》以號當号,則号當讀平聲。”[③]《説文解字》:“號,呼也。從号,從虎。”[④] 段注:“嘑号聲高,故從号;虎哮聲厲,故從虎。号亦聲。”[⑤] 因此,可以認爲“号”是“號”的古字。從文本中“名號”這個意思看,“號”確是正字,而“号”則是爲了簡單而寫的俗字。在現代漢語簡化字中,我們已經將這兩個字統一爲“号”了。

2. 願—⿰原页

即語典刑之人,⿰原页與一刀,勿使苦楚。(俄 TK150.64—12)

此字形的一大特點便是將構件(意符)“頁”簡寫爲“页”。“頁”與我們現在的簡化字寫法相同,可是我們現在所用的簡化後的“願”卻沒有襲承這種寫法,而是將意符“頁”替换爲“心”,更增加了其理據性。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忽視此字形中“頁”的寫法,因爲此寫法正是簡化後的“页”。另外,我們在《漢語大字典》發現有一些聲符相同、意符分别爲“頁”“页”的異形字同時被收録,因此我們認爲,作爲一個能夠表現漢字發展過程的俗字,⿰原页有必要收録進《漢語大字典》。與此類似的還有[illegible] T 俄 K150.64—13“業成在無記心中,故言感報,而實無記,非記果也。”也是將構件“頁”寫爲“页”。

3. 寶—宝

所以三宝隆安,六道歸憑,能生衆行,聖賢依止者,必宗於戒。(俄 TK150.64–19)

根據上下文可知此字爲“寶”,與現代漢語簡化字“宝”形義相同。《説文解字》:“寶,珍也。從宀,從王,從貝,缶聲。𡧖,古文寶省貝。”[⑥]“玉”有精美、珍貴之意,此“寶”以“玉”替换正字中“王”、“缶”、“貝”三個構件,雖省去了聲符,但於字的本義沒有絲毫減損,既順應了漢字發展“趨簡”的大潮,同時也符合字的理據性。

4. 盡—尽

二戒通收,無境不尽。(俄 TK150.64–21)

①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1.

②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04.

③ 丁福保 . 説文解字詁林 . 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5082.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1.

⑤ 段玉裁 . 説文解字注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04.

⑥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51.

《篇海類編・數目類・尺部》:"尽,音盡,俗用。"[①]《字彙・尸部》:"尽,俗盡字。"[②]《宋元以來俗字譜》:"盡",《烈女傳》《取經詩話》《通俗小説》《三國志平話》皆作"尽"。"尽"作爲"盡"的俗體由來已久,由於其書寫簡便,被採用爲現代漢語簡體字。

通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約定俗成的一些俗字是可以納入正字系統內的,俗字的研究也可以爲今天的漢字簡化提供可資參考的字形和經驗教訓。反過來説,俗字流行於民間,書者任意而爲,異體紛呈,造成"訛俗滿紙"的現象,這既不利於文字的發展,也不利於人們的使用,也正是因爲這種"亂",歷朝歷代都會有正文字的工作,也就是字樣之學,規範文字的形體,整個漢字系統也正是在這種正俗的不斷交替選擇,不斷鬥爭中越來越規範的。俗字雖然對漢字系統而言是一種不合理據的"威脅",但其也用自身的發展促進了漢字系統的發展,所以研究俗字有助於我們簡化漢字工作的開展,同時對漢字的規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出土,爲我們研究俗字提供了大量的可資參考的資料,彌補了資料上的不足,雖然俄藏黑水城文獻在數量上沒有敦煌文獻那麼多,但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文獻所處時代相近,並且很多文獻可以互相比勘互證,這對於俗字研究的開展是十分有利的,漢字系統也必將在這些材料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三、俗字研究與漢字發展规律的正確認識

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研究會讓我們對漢字繁簡變化發展及正俗互動規律有更清楚的認識和理解,從而爲考量和制定文字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據。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研究屬於斷代研究,上接漢魏楷行,下啟五四簡化字,時間跨度大,在漢字發展史上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從字形上看,《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與現代簡化字有着密切的關係,許多簡化字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根源,這種密切的關係爲漢字簡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其次,整體觀照《俄藏黑水城文獻》的俗字,再結合漢字發展史來看,漢字形體的演變是一個繁簡並存的過程,隸變以後簡化趨勢日益明顯,這是出於實用的需要也是漢字作爲語言的輔助工具的內在要求,也就是説,漢字的簡化是伴隨着漢字的產生而產生,自古就有的,簡化是一種歷史趨勢,只是這種簡化是個歷史淘汰和群眾使用驗證的過程,所以對漢字的簡化也應儘量保存漢字的理據性,不應盲目推行。同時,主張全盤恢復繁體字也是一種過於極端的做法,沒有考慮漢字的使用現狀和自身的發

① 宋濂 . 篇海類編 . 明刻本 . 卷十六・尺部第九,頁 43.

② 梅膺祚 . 字彙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122.

展規律。總之,俄藏黑水城俗字的研究對《俄藏黑水城文獻》自身的研究和漢語言文字體系的完整構築,特别是近代漢字的研究,以及漢字發展繁簡變化、正俗互動規律的探討,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关于探明源流演變,有一些現行簡化字,看似與繁體字沒有太大聯繫,以致很多人一再“詬病”簡化字,認爲“人爲”的簡化破壞了漢字原來的構字理據,因此“恢復繁體字”的呼聲群起。之所以這樣説,就是對俗字缺乏研究與認識,不知道其實很多現行簡化字是由俗字一步步演化而來的。簡化是既有理論依據,又有實踐基礎的漢字發展的必然之路,在漢字發展的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存在,並不是輕率爲之的。通過對俗字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漢字從甲骨文直到現行簡化字發展演變的脉絡。舉兩例略作討論。

1. 從“聽”到“听”的演變

《漢語大字典》口部有“听”字。下有三個讀音,分别是:yin 笑貌、口大貌、仰鼻;yi 口開貌;ting 同“聽”。[①]《正字通・口部》:“听,俗借爲聽字省文。”[②] 今爲“聽”的簡化字。[③]

但是,“听”《廣韻》二音:宜引切,上聲軫韻疑母。又牛謹切。《集韻》二音:“魚其切,平聲之韻疑母。又魚衣切,平聲微韻疑母。”[④] 而“聽”爲他丁切,平聲青韻透母。二字根本不具備假借的音理基礎,怎麼“借爲聽字省文”呢?因此《正字通》誤,《漢語大字典》亦誤。那麼,從“聽”到“听”,究竟是怎麼演變的呢?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册中有三例:

大唐二十一朝帝王,僖宗⿱亠斤讒言。(附劉知遠諸宫調 P329)

劉即問因何來,沙三道:您妻子交(教)來打⿱亠斤消息。(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9)

言村漢⿱亠斤我語,雖然你不讀書,也合思慮,尊卑大小,學人做處。(附劉知遠諸宫調 P330)

通過歸納類比和審查文義的方法,可知“⿱亠斤”應當爲“聽”。《宋元以來俗字譜》:“廳”,《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作“庁”,《古今雜劇》作“厅”,《嬌紅記》作“斤”,[⑤] 可知“庁”、“厅”、“斤”都是“廳”之俗字。“廳”與“聽”音同形似,以“⿱亠斤”爲“聽”,顯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591.

② 張自烈. 正字通. 康熙二十四年刊本,頁 285.

③ 陳彭年等. 宋本广韻・附韻镜. 七音略.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頁 78—80.

④ 丁度等編. 集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57.

⑤ 劉復,李家瑞. 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 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

然是通過同音假借。同時還有兩例：

听你～祝付（囑咐）。（附劉知遠諸宮調 P341）

如今～信我，重鎮官封長山河，四方國柄我權握。（同頁）

"听"字，應當是爲了加强區別性而加注符號後形成的俗字。綜上所述，"听"的演變過程應該是這樣：

廳—俗（庁、斤、厅）—假借爲（聽）—加區別符號—听、听。

至此，借助於俗字听，才理清了從"聽"到"听"的關係。

2. 從"鬥"到"斗"的演變

張涌泉先生考證"鬭"字時是這樣説的：鬭，從鬥，斲聲，不但筆畫複雜，而且曲曲折折，頗不便書寫，俗書遂把外邊的形旁簡化爲"門"或"门"，其聲旁則借用音近的"斗"字來表示。近代俗字以"斗"爲"鬭"，其實也是借用了"閗"（或"[门斗]"）這個俗字的聲旁。裘錫圭先生在《漢語俗字研究》"序"中特意提出了這個例子，認爲此例讓他"得到了很多關於具體的俗字的新知"[1]而加以贊賞。但是仔細考察一下資料，這樣的説法是有些小問題的。

按照張涌泉先生的意思，這個字的變化過程是這樣：

鬭—形旁簡化爲"門"、"门"；聲旁借用斗形成閗、[门斗]—借聲旁簡化—斗。

這樣的説法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作爲"鬥爭"義的本字"鬥"以及在此基礎上産生的俗字"鬦"。

鬭，《説文解字·鬥部》："鬭，遇也。"[2]段玉裁注："凡今人云鬭接者是遇之理也。"[3]意爲遇合，拼合。也作"鬥"，是戰鬥、爭鬥的意思。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鬭，爭也。"

鬥，《説文解字・鬥部》："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4]段玉裁注："當云爭也。"[5]

鬦，《漢語大字典》：同"鬭"。[6]《改併四聲篇海·鬥部》引《俗字背篇》："鬦，鬦爭。"[7]《字彙・鬥部》："鬦，俗鬭字。"[8]

① 裘錫圭《漢語俗字研究》"序". 古漢語研究，1994(02).
②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3.
③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14.
④ 許慎. 説文解字.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3.
⑤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14.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685.
⑦ 韓孝彦. 改併四聲篇海. 大明萬歷本. 第四篇. 頁 16.
⑧ 梅膺祚. 字彙.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560.

因此，筆者認爲，這個字的發展脉絡應該是這樣：

鬥—加註聲符“斗”形成“鬪”—“鬥”、“門”形旁形近換用—閗—“門”簡省形成“閗”—省形符留聲符—斗。

雖然這兩種説法不太一致，但都是充分借助了“閗”、“閗”（見于《劉知遠諸宮調》343、346頁）這兩個俗字，才理清了文字關係。

下面還有一例，更能補充説明上面的問題。

火巷里闹悠悠。（附劉知遠諸宮調P339）

利用“門”字簡化的條例可知此字应当是“閙”。《廣韻·效韻》：“閙，同吏。”[①] 周祖謨校勘記：“閙，當作閙。”[②] 而《集韻·效韻》正作“閙”。《正字通·門部》：“閙，鬧字之譌。《説文解字》載《鬥部》，舊本音義同鬧，附《門部》，非。”[③]“鬧”。《説文解字·新附》：“鬧，不靜也。從市、鬥。”[④] 代入原文“火巷里鬧悠悠”文義允當。將“鬧”寫成“閙”，其實是形近換旁的俗字。即：

鬧—形旁形近换用爲“閙”—“門”簡化爲“门”—闹—闹。

總之，無論是對《俄藏黑水城文獻》本身的研究還是對漢語言文字體系的完整構築，特别是近代漢字的研究，及對漢字發展繁簡變化、正俗互動規律的探討把握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二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俗字對《漢語大字典》的訂補

字典辭書是進行語言文字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現代的大型工具書，都以收字多、釋義全面爲衡量一部字書質量高低的標準。大型字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收字多，而那些增多的字相當一部分就是俗字。“所以收録、辨析俗字的情况如何，就成了檢驗一部大型字典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現有的幾部大型字典如《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漢語大字典》在收録、考辨俗字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後者，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又汲取了今人的一些成果，成就尤爲突出。”[⑤]

俗字在以前並沒有引起字典編纂者的足夠重視。“大型字典所依據的材料，主要

---

① 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21.

② 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585.

③ 張自烈．正字通．康熙二十四年刊本，頁788.

④ 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4.

⑤ 张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书社，1995，頁159.

是傳世經典和歷代字書。經典本俗字較少,在傳抄翻刻過程中,又不斷被校訂。字書一般比較保守,很少收俗字,收得較多的,同俗字的海洋相比,也是掛一而漏百十,並且不出用例。有的僅是編纂者手邊的字,流行時間和範圍都很有限。”[①] 随着俗字整理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俗字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别是在字典編纂領域。张涌泉認爲,俗字研究可以對大型字書匡糾辨析之誤、提供適當例證、增補漏收俗字、探明源流演變和考辨疑難俗字。[②] 曾良認爲俗字對辭書編纂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通過俗字知識,解決大型辭書中的疑難字詞;爲辭書增補俗字語例;增補失收俗字或俗字義項。[③] 由此可見其在大型字書編纂方面的意義和價值。

以《漢語大字典》爲例。20 世紀出版的大型字書以《漢語大字典》使用範圍最廣,影響也最大。1990 年編成的《漢語大字典》全書共有 2000 多萬字,收楷書字形 56000 多個,並在相關楷字之後列出古文字形體。然而由于受整個俗字研究水平的限制,《漢語大字典》力圖包舉古今,按字形數收字,雖然收録了大量的古文字字形,但是在今文字字形特别是楷書字形的收録上卻稍有遺憾,一些具有典型特徵的俗字形沒有被收録進去。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貯藏着豐富的俗字形資源。這些俗字反映了十一至十四世紀西夏地區特殊的用字面貌,對於當今通行的字典辭書的編纂和修訂具有重要的價值。許多具有鮮明特點、能夠反映漢字演變軌跡的代表性俗字形在《漢語大字典》中沒有收録。本节通過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整理,並與《漢語大字典》所收字形進行比較,認爲有一些字形應該收入其中。

一、增補漏收俗字

《漢语大字典》在收字上力圖包舉古今,不考慮字種數,按字形數來收字,但漢字俗異體繁多,導致它在收字時難免會有紕漏,失收一些俗字形體,可以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部分俗字對《漢语大字典》加以訂補。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有“斉”、“脐”、“済”、“荠”四字,在上面俗字匯考中已經考釋出分别爲“齊”、“臍”、“濟”、“薺”四個字的俗字。《漢語大字典》中僅收録“斉”:同“齊”。《改併四聲篇海·文部》引《俗字背篇》:“斉,音齊,義同。俗用。”《劉知遠諸宫調·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

① 歐昌俊,李海霞 .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 . 成都:巴蜀書社,頁 2004.

② 张涌泉 . 漢語俗字研究 . 長沙:岳麓書社 .1995, 頁 159.

③ 曾良 .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

"只有一般憑不得,南山依舊與斉雲。"[1] 而以此爲聲旁的"脐"、"济"、"荠"三字均不收。

又如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所附的《劉知遠諸宮調》中,有一系列的簡體俗字,規律性很强,但是亦不見收於《漢語大字典》。如:"⿱丷延"、"⿱丷官"、"⿱丷欽",分別是"筵"、"管"、"簌"的俗字,都是以"丷"代替"⺮"的簡體俗字,但是《漢語大字典》不收。而像"顶"、"为"、"床"這樣從宋元以來流傳至今的俗字,在《漢語大字典》中儘注明爲現行簡化字,而不知爲俗字,更無例證。

1. ⿰月来

見於俄 TK172(34–31):"亥寅伏⿰月来在下裳,或上克下,或下克上"和俄 TK179(27–3):"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月来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不知爲何字,《漢語大字典》不載,《龍龕手鏡》亦未收,斟酌文例疑"⿰月来"爲"膝"字,"来"與"桼"形似而誤。檢之《碑別字新編》"漆"字條,"桼"正與"来"形相近,"膝"字條下,漢代鄭固碑就作"⿰月来",魏中嶽嵩陽寺碑與"⿰月来"形近。黃征編著《敦煌俗字典》"膝"字條下,亦有"⿰月来"形,所舉例文字與俄 TK179《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例相同。

2. 舎

《漢語大字典》未見此形。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61、俄 TK172、俄 TK179 中多次出現,據俄 TK158 加頌心經一卷:"舎利子"、"説舎論身相,利言一種心"、"塵舎清淨體,無相本來真";俄 TK161(18–18):"舎利弗摩訶自揵連等"等知"舎"爲"舍"的俗字,土、干形近,"舎利子"就是"舍利子",又名靈骨,由高僧修戒定慧之功德結晶而成;"舎利弗"是佛名,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稱。

3. 觧、⿰角⿱口羊

《漢語大字典》未見,此二形《敦煌俗字典》亦未見。據俄 TK158(14–1):"智慧心觧脱,達彼岸頭人";俄 TK159(14–2):"智慧心觧脱,達彼岸頭人";俄 TK167(17–5):"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觧脱"語例知,"觧脱"即"解脱",在佛教詞彙中指脱離束縛而得自在的意思,又爲涅槃的別名,"觧"就是"解"的俗字,可能是由"鲜"訛變而成,另外"解"又作"⿰角⿱口羊",俄 TK174(7–5):"令慈母至生産之時分⿰角⿱口羊不得萬死萬生。""分⿰角⿱口羊"即"分解"。

4. 叩

《漢語大字典》未見,俄 TK243(19–15):"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叩見阿彌陀佛。"有此字,根據同名文獻俄 TK1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 867.

行願品:"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巳即見阿彌陁陀佛。" 知道 "**即**" 爲 "即" 的俗字,由 "即" 右部的 "卩" 書寫過短造成。

5. **就**、**就**、**就**

就,《漢語大字典》未見,根據俄 TK178(7–4):"如來説非微塵,是名微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例知"成**就**"即"成就",爲佛教文獻中的習語。另外,在俄 TK178(7–3) "當知是人成**就**,**㝡**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中 "就" 字又被寫爲 "**就**";在俄 TK243(19–2) "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不夂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 中 "就" 又被寫爲 "**就**"。《敦煌俗字典》"就" 字條下也收有 "**就**" 形。

6. **獨**

《漢語大字典》未見,《敦煌俗字典》亦未見,據俄 TK158(14–2) "**獨**超三界外,更不戀娑婆" 語例推斷,"**獨**" 爲 "獨" 之俗。

7. **死**

《漢語大字典》未見,據俄 TK158(14–6):"生**死休**生,菩提證此時";俄 TK158(14–7):"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俄 TK159(14–8):"生□(死)**休**生**死**,菩提證此時";俄 TK174(7–5):"令慈母至生産之時分**解死**不得萬**死**萬生" 語例知 "生**死**" 即 "生死","老**死**" 即爲 "老死","**死**" 爲 "死" 之俗訛字,由 "匕" 誤爲 "巳" 而成,另外,俄 TK246(8–2):"則爲不淨,則爲可厭,則爲違逆,則爲雜染,則爲**死屍**"中"死屍"就被寫成 "**死屍**" 可爲佐證。

8. **㓛**

《漢語大字典》未見,據俄 TK170(13–13):"具一切**㓛**德,慈眼視眾生"、俄 TK178(7–4):"不可思議**㓛**德如是人等"、俄 TK245(5–2):"南無**㓛**德花佛" 據文證字知 "**㓛**德" 即 "功德","**㓛**" 爲 "功" 之俗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力、刀二部件經常混用,例如俄 TK159(14–5):"如空皆惣遍,萬刧體長存"、俄 TK159(14–7):"六處貪愛斷,萬刧不輪迴" 中的 "刧" 字,《廣韻・業韻》:"劫,強取也。俗作刧。" ①

9. **寘**

《漢語大字典》未見,俄 TK174(7–3):"或三朝滿月,嫁女婚男,殺衆生犯無邊,大罪在於巳身,終日**寘寘**不覺。" 另外,俄 TK174(7–6):"此女人雨淚交流禮拜菩薩便即歸家,**寘**心發願,貨買賣衣裳更請人書寫此經一千卷,倍加受持。"《漢語大字典》認

①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59.

定 "寘" 同 "冥",[1] 另外，我們據俄 TK161(18–18)："有一使者追至寘司引送地獄忽見一僧" 知 "寘司" 即爲 "冥司",《漢語大字典》無誤,但 "寘" 爲何字? 卻值得思索。據曾良先生考證[2]"具" 的俗字少掉一橫,那麼 "寘" "寘" 就是同爲一字,都是 "冥" 字的俗寫。

10. ⿰月⿺辶夅

無人救療,⿰月⿺辶夅脹壞爛。(俄 TK119.9–5)

此字形在《漢語大字典》《敦煌俗字典》及《龍龕手鏡》中均未見。但根據上下文,我們知道其意思是跟人的身體某部分有關。而與之字形相似、意義相關的字,有 "膖"、"胮" 二字。膖,《字彙・肉部》:"膖,脹也。"[3]《八相變文》:"臥在荒郊,膖脹壞爛。" 胮,《廣雅・釋詁二》:"胮,腫也。"[4]《龍龕手鏡・肉部》:"胮,胮脹,腹滿也。"[5]《集韻・江韻》:"胮,胮肛,腫也,或作膖。"[6] 由此可見,"胮"、"膖" 二字一正一俗。文本中的字形⿰月⿺辶夅,將 "胮"、"膖" 二字結合在了一起,取 "胮" 的聲符替換了 "膖" 的構件 "夆",組合成了一個新的字形。

11. ⿱⿱宀夂虫

摩珂般若波羅⿱⿱宀夂虫多心經。(俄 TK116.14–1)

正字與此字形的區別在於,正字中間的構件爲 "必",而此字形中間的構件是 "夂",與此類似的還有⿱⿱宀夂山俄 TK115 "願佛開微⿱⿱宀夂山,廣爲眾生説"。在黑水城文獻中這樣的寫法極其普遍,敦煌文獻及宋元時期中原文獻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是《漢語大字典》卻未收録,似有不妥。

12. ⿱⿰彳⿰氵亍心

不孝之⿱⿰彳⿰氵亍心,卒難陳盡。(俄 TK119.9–6)

此字形未見出處,但根據字形及上下文意思,與之相近或相似的正字有 "愆"。《説文解字》:"愆,過也。從心,衍聲。"[7]"愆" 還有幾種俗字形,分別是:⿱⿰彳⿰氵干心、⿱⿰彳⿰氵于心、㥶、⿰亻⿱衍心。《集韻・仟韻》:"愆,亦作⿱⿰彳⿰氵干心。" "愆,《説文解字》過也。亦作⿱⿰彳⿰氵于心。"[8]《廣韻・仙韻》:"⿰亻⿱衍心,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04.
② 曾良 .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 .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頁 138.
③ 梅膺祚 . 字彙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174.
④ 王念孫 . 廣雅疏證 . 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57.
⑤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405.
⑥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22.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21.
⑧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67.

俗愆字。"[1]"**愆**"與正字的區別是將聲符"衍"的中間和右邊的構件寫爲兩個"千";"**愆**"在前一俗體的基礎上,將"愆"由本從"心"的上下結構變成從"彳"的左右結構,這樣原聲符"衍"的偏旁"彳"變成了整個字的偏旁,而"心"則變成了其中的一個基本構件;剩下的兩個字形,襲承了左右結構,但是已經從"亻"而不從"彳"了,不僅如此,還將之前兩個並列的"千"改寫爲並列的"夭"、"夫"。整體説來,"愆"能夠出現如此多且如此相似的俗體,主要是人們在書寫的過程中出現了疏忽。我們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發現的這個俗體,和俗體"**㥶**"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從"彳"而後者從"亻",出現的原因也是因爲書寫的隨意。

13. **珍**、**饈**

志心食供養,**珍饈**最爲先。(俄 TK153.39–7)

根據上下文可知此二字爲"珍饈"。若是沒有增加"食"這個意符,這兩個字也都是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的俗字體,只不過如果寫成"珍修","修"就成了别字。而增加了意符"食",就可以明確其意義。

以上這些俗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用字情況以及文字的發展演變情況。《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都非常有價值,可以爲《漢語大字典》提供豐富的漢字資源。本节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的整理正好可以爲此提供必要的材料支援,以使《漢語大字典》所收字形更好地反映漢字的發展和演變情況,也可以爲《漢語大字典》使用者提供更加豐富和翔實的資料,方便閱讀和查閱。

二、增補新的音義

俗字一般具有簡省易寫的特點,但是由於漢字的構造特點,簡省或增符往往導致相近字形區别度的降低,形成了一形兼二字的現象,《漢語大字典》作爲一部大型的工具書,突出的是實用性,正俗兼收,但《漢語大字典》忽略了部分因增加或簡省點畫造成的同形漢字問題,這些同形的漢字音義均已溢出了所屬的意義範疇,應該按照新字對待,可以考慮另立字頭,《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這些一形兼二字的同形漢字可以爲《漢語大字典》補充新的字頭。

1. 伕

"**伕**"爲"伏"的俗字,在隋陳常墓誌中就已經出現[2],《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形,

---

① 陳彭年等 . 宋本廣韻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頁 40.

②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9.

但《漢語大字典》在釋義和標音時只是引《廣韻・韻》:"伏,地名,在海中。"[①] 並未注明爲"伏"的俗字,也未舉例,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卻有相關的例證可補訂。如俄TK185(8–8):"伏願慈航電激作沉迷曠刼之津梁。"俄TK243(19–19):"速詣菩提大樹王,坐巳降伏諸魔衆。"《碑別字新編》"伏"字條下,隋陳常墓誌收有此形[②],《敦煌俗字典》"伏"字條下[③],亦有此形。

2. 夘

《漢語大字典》有"夘"字,釋義曰:同"鯤"。魚卵。[④]《集韻·魂韻》:"鯤,《爾雅》:'鯤,魚子。'或作夘。"[⑤]《漢語大字典》編者按:《爾雅·釋魚》:"鯤,魚子"[⑥] 郝懿行義疏引《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禮記》此文鄭玄注:"夘,讀爲鯤。鯤,魚子。"[⑦] 字作"卵"。但我們所言"夘"與《漢語大字典》所舉音義無涉,"夘"是"卵"字的俗字。俄TK161(18–6):"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夘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俄TK164(24–13):"再不復□夘、胎生。"俄TK179(27–4):"一切衆生之類若夘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敦煌俗字典》"卵"字條下亦收有"夘"形[⑧],舉例S.2073《廬山遠公話》:"四生者是:胎生、夘生、濕生、化生是爲四生。"與俄TK179《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語例義近。

3. 义

《漢語大字典》"义"字條下無任何訓釋,只是注明"义"爲"義"的簡化字。[⑨] 但是我們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發現了大量"义"作爲"叉"的例證,如俄TK161(18–8):"一切魔軍夜义羅刹,若鳩槃荼若毗舍闍。"俄TK161(18–12):"天龍夜义鳩槃荼,乃至人與非人等。"俄TK164(24–12):"施礙羅义魚鱉等,聞此惣持皆馳我。"俄TK170(13–8):"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滑此無盡意菩薩及四衆天龍夜义。"我們知道夜叉是個佛教詞彙,由梵文yaksa音譯,指惡鬼。上述例句中的"义"字若按義的簡化字講,則無法理解。而在《敦煌俗字典》"叉"字條下也收有"义"形[⑩],也可以作爲我們的旁證,同時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113.
② 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8.
③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115.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863.
⑤ 丁度等.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38.
⑥ 郝懿行.爾雅義疏.北京:中國書店,1982,釋魚第十六.
⑦ 朱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25.
⑧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259.
⑨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42.
⑩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38.

我們將义作爲叉的俗字帶入俄 TK161、俄 TK161、俄 TK165、俄 TK167、俄 TK174、俄 TK178 等出現該字的實例中,文意暢通,並無不妥之處。

4. 叚

《漢語大字典》收有“叚”字,按《廣韻》古疋切定音[①],則意爲借,《説文解字·又部》:“叚,借也。”[②] 按《集韻》何加切,定音則通“瑕”等[③],如《字彙補·又部》:“叚,古文瑕玷之瑕作叚”[④]。但這裡我們所説的“叚”與《漢語大字典》“叚”字條音義毫無關係,“叚”爲“段”的俗字。在俄 TK172(34—27)中有“克木臃腫克土脹,克火應須病入心;只把所傳分四叚,好憑神課有醫針”的例子。“分四叚”即“分四段”,由段到叚可能比較難理解,但在俄 TK172 中還有一例“不在備通教典碎列科也”可以幫助我們厘清訛變軌跡,即“段”字的左邊部件可以寫成“段”中的形狀,而“几”寫爲“口”狀,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較爲常見,第三章已有論述,如微—微、聲—聲、殿—殿、處—處可證,而口形部件的左竪與段字的左部相連即寫爲叚的左部形狀,而《碑刻字新編》齊司馬遵業墓誌中的“段”字作“叚”[⑤],和《敦煌俗字典》“段”字條下就收有“叚”、“叚”、“叚”等形體[⑥],可以作爲旁證。因不識“叚”爲“段”之俗字,造成訛誤者亦常有之,如《説文解字·木部》“椵,椵木,可作床幾。從木,叚聲也”[⑦]。而段注在該字條下則引古籍“椴”字訛作“椵”字的例子遂將椴樹誤爲椵樹。[⑧] 陳國符《中國外丹黄白法考》中將“煆”的俗字“煆”釋爲“火氣”[⑨]。

5. 沭

《説文解字·水部》:“沭,水。出青州浸。從水,術聲。”[⑩]《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形,並在該字形下據《集韻·術韻》“沭,批也”。將“沭”的義項分爲水名、批兩項[⑪],但是在俄 TK166(6–1)有“麻葉、桑葉以泔煮,去滓,沭髮七遍,長六尺”例,很明顯此例中的“沭”與《漢語大字典》所列義項無關,“沭”只是“沐”的一個增符俗字。其實在《俄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98.
②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4.
③ 丁度等 . 集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208.
④ 梅膺祚 . 字彙補 .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 23.
⑤ 秦公 . 碑别字新編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95.
⑥ 黄征 . 敦煌俗字典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93.
⑦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6.
⑧ 孫文采 .“椵樹”應作“椴樹”. 中國語文,1994(5).
⑨ 馮利華 . 道書俗字與漢語大字典補訂 . 古漢語研究,2008(2).
⑩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27.
⑪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582.

藏黑水城文獻》中作爲構字部件的木部常被寫成“朩”,如“休”字常被寫成“休”,在俄 TK158、俄 TK159、俄 TK172 等文獻中多次出現。

6. 殊

《漢語大字典》該字條下無釋義,僅引《集韻·薺韻》:“殊,米半坏。”[①] 但是在俄 TK289 中有這麼一例:“文殊師利大威德法寶藏必陁羅尼。”很顯然,“文殊”就是“文殊”,即“殊”爲“殊”的俗字。《敦煌俗字典》“殊”字條也有“殊”形[②],可爲旁證。

7. 巳

《漢語大字典》據《廣韻》和《釋名》擬爲 sì和 yǐ二音,但 yǐ音下僅舉清代徐鼒《讀書雜釋》卷十三“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説文解字》,及永康以前漢碑文放之,猶可知巳午之巳,即終已之已”[③] 語加以説明,未見例證,意思也不夠明瞭。實際上,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己”、“已”的音義是被“巳”所兼併的,如俄 TK172(34–21):“只爲人謀害自巳”,“自巳”即“自己”,而“巳”作爲“已”用更常見些。如俄 TK174(7–4):“准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巳經數時,不忍抛棄水中”;俄 TK158(14–7):“苦斷集巳滅,聖道自然成”;俄 TK161(18–15):“我既往生彼國巳,現前成就此大願”等。由於“已”、“巳”形近,所以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用字中有很多跟“已”有關的部件多被寫成了“巳”,如起—**起**、記—**記**等成爲一種通例,第三章已有專門論述。

8. 免

《説文解字》未見,《漢語大字典》據《廣韻》《集韻》將其定爲 miǎn、wèn、wǎn 三個音,下又列義項若干[④],但我們在俄 TK166(6–4):“免絲”,其音義爲《漢語大字典》“免”字條所不能囊括。根據文意,我們認爲“免”是“兔”的俗字,因爲“兔絲”剛好是一種藥材,另外,我們在俄 TK164(24–12)中還發現一則材料:“若逢軍陣**寃**敵遶,諸惡群賊欲劫財”,據《篇海類編·宫室類·宀部》:“寃,從免有點,俗作**寃**,訛。”[⑤] 知“**寃**”是“寃”的俗字。

9. 伎

《漢語大字典》“伎”字條引《正字通·人部》:“伎,籒文侮。從人,從攴,戲以攴擊人也,見《六書統》。與伎別。”訓釋爲同“侮”。[⑥] 但在俄 TK243(19–16)中有這麼一

---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87.

② 黄征. 敦煌俗字典.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374.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075.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95.

⑤ 宋濂. 篇海類編. 明刻本. 卷十四. 宀部,頁 9.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54.

例:"以諸最勝妙華鬘,伎樂塗香及傘蓋。""伎"字的音義溢出《漢語大字典》所釋。"伎樂"就是"伎樂","伎"爲"伎"的俗字,俗書中支、攴二旁相亂,不止此例,如俄 TK161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以諸最妙華髮,妓樂塗香及傘蓋"中的"妓"字右部支就寫成"攴",再如"戳"爲"戳"的俗字,"豉"爲"豉"的俗字。

10. 湏

《漢語大字典》"湏"字條列有兩個義項:音 huì,同"沬",洗臉;音 mǐn,同"潣",水流貌。[①] 但是在俄 TK161(18–2):"一一量如湏彌山"、"一一燈炷如湏彌山"。很顯然這些語例中的"湏"與《漢語大字典》"湏"字條下所列義項無關,須彌山是佛教聖山,我們這裡所說的"湏"是"須"的俗字,因爲在古籍中須的左部"彡"被寫成了"氵",再跟"頁"組合,就形成了"湏"字的同形字。

11. 撗

《漢語大字典》該字條下引用《集韻·宕韻》:"撗,充也。或從廣。"[②] 俄 TK174(7–3):"嫁女婚男,撗殺衆生犯無邊大罪。"但此處的"撗"與《漢語大字典》的"撗"音義均不相關,只是在古籍中"木"旁常被寫成"扌",造成的同形字,"撗"即"横"。

12. 媱

《漢語大字典》該字條下僅僅定音爲 yáo,列曲肩行貌、美好、嬉戲三義項[③],但是我們據俄 TK172(34–22)"帛六畜與盛來意只爲一人媱亂及患頭目人也"例知"媱"爲"婬"的俗字,而《漢語大字典》只是在"嬉戲"義下引《廣雅·釋詁一》和王念孫的疏證説明"媱"有"婬"義。[④] 同樣的例子在俄 TK167 中也有出現。

三、補充缺失語例

正如王力所言:"一般的字典對於近代的字義所以不具例者,一則是看輕俗字俗義,不屑舉例;二則是近代的書太多,要找到始見的例子很難。古代的字義有許多字書、類書可抄;至於近代的字義就只有靠自己去群書中搜索,所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看輕近代漢語是不應該的,無論如何困難,對於每一個近代常用的字義,是必須舉例的。"[⑤]《漢語大字典》中收録了很多近代俗字,但是由於編纂時代和編輯力量限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791.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056.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148.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072.
⑤ 王力 . 龍蟲并雕齋文集 . 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60.

制,所收録的部分俗字也是轉録而來,也存在缺少舉例的問題,離開具體的語例無所謂俗字,而恰當的語例也是一部辭書編纂水準的反映,可據《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部分俗字使用實例,對部分缺少實際用例的俗字加以補充。

1. ⿰歹冬

《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字,但僅言:“同終。”引《玉篇·歹部》:“⿰歹冬,歿也。今作終。”[①]作爲書證,没有實際用例。此可用俄 TK161(18–15)“願我臨欲命⿰歹冬時,盡除一切諸障礙”;俄 TK167(17–14)“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歹冬”等例補。

2. 塩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塩”爲“鹽”的俗字,《漢語大字典》僅引《玉篇·皿部》材料説明“塩”爲“鹽”的俗字,[②]並未舉例,可據俄 TK166(6–4)“塩湯洗之生油和故蒲葦灰傅之日三”例補。

3. 乆

爲“久”的俗字,《漢語大字典》“乆”字條僅引《正字通·丿部》“乆,久字之訛”[③]加以説明,未見例證,可據俄 TK161(18–9)“不乆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俄 TK161(18–11)“唯願乆住剎塵劫,利樂一切諸衆生”,俄 TK161(18–16)“此人不乆當成就,如彼普賢菩薩行”補。

4. 徳

《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形,僅引《宋元以來俗字譜》説明在《烈女傳》《金瓶梅》等中“徳”同“德”[④],但未出例證,可據俄 TK158(14–14)“用報父母岡拯之德”,俄 TK170(13–4)“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補。

5. 緾

《漢語大字典》“緾”字條僅引《廣韻·仙韻》材料説明“緾”爲“纏”的俗字[⑤],但未見例證,可據俄 TK172 六壬課秘訣“有克畜傷並犬死,更兼子死病緾綿”補。

6. 悪

爲“惡”的俗字,《干録字書》也有説明:“悪惡:上俗下正。”[⑥]《漢語大字典》“悪”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1484.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746.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58.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902.
⑤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3652.
⑥ 顔元孫 . 干禄字書 . 文化十四年刊, 頁 49.

字條引《玉篇·心部》説明 "**恶**" 同 "惡" ①,但並未舉例,可據俄 TK158(14–13)"永息三**恶**道,坦蕩樂轟轟","六賊十**恶**滅,魔山合底摧",俄 TK161(18–12)"悉除一切**恶**道苦,等與一切群生樂" 補正。

7. **胘**

《龍龕手鏡·肉部》"**胘**" 字條:"胝正**胘**俗。"②《漢語大字典》該字條下引此説明**胘**、胝的關係③,但未舉例。可據俄 TK161(18–15)"蒙彼如來授記巳,化身無數百俱**胘**";俄 TK165(20–16)"天主當知然此惣持八十八億俱**胘**" 補正。

8. 烹

《説文解字·䰜部》:"鬻,孚也。烹,鬻或從火。"④《漢語大字典》收有 "烹" 字⑤,但未舉例,可據俄 TK166(6–1)"右十味水一鬥烹取三升分五服覆取汗出"、"右一味搗研以水一鬥,濾取汁令盡,以銅器煻火上,從旦烹至日入" 等補。

9. **恙**

《龍龕手鏡·心部》:"**恙**俗,悉正。"⑥《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字,引清人文中材料作爲例證⑦,過晚。可據俄 TK170(13–12)"念彼觀音力時**恙**不敢言,若**恶**獸圍遶,利牙爪可怖" 補。

10. 廻

"廻" 同 "迴",是 "回" 的俗字,《漢語大字典》收有此字,並引《字彙·廴部》:"廻,同回。" 編者也僅加按語《玉篇》《廣韻》作 "迴" 説明⑧,但未見例證,可據俄 TK170(13–12)"念彼觀音力,尋聲自廻去,雲雷鼓擎電,降雹澍大雨" 補。

11. **訡**

"診" 的俗字,"珍" 的右邊部件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多被寫爲 "尓",如珍—**珎**,診— **訡**、趁—趂。《漢語大字典》P3955 僅引《玉篇·言部》説明 "診" 同 "**訡**" ⑨,未見例證。可據俄 TK172(34–27)"會得孫賔占病法,不須**訡**脈看巢源" 補。

---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452.
②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頁 405.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196.
④ 許慎 . 説文解字 . 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63.
⑤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366.
⑥ 行均 . 龍龕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4.
⑦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243.
⑧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440.
⑨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 漢語大字典 .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4214.

12. 㤟

《漢語大字典》“㤟”字條只是引《宋元以來俗字譜》説明“㤟”爲“恐”的俗字①，並無實際語例，現據俄 TK167(17–4)“勿得㤟怖汝等應當”補。

13. 琥

正如《隸辨》卷三所言：“虎足像人足，故下從人”，因“虎”字的“幾”篆文與“人”字篆文相同，所以“虎”字下的“幾”又被寫作“人”，“唬”作“諕”，“琥”作“琥”等，所以“琥”就是“琥”，《漢語大字典》收有“琥”字，但僅引《龍龕手鏡·玉部》材料説明“琥”同“琥”，未見實際語例，可據俄 TK167(17–3)“硨磲、碼碯、珊瑚、琥珀、真珠”例補。

第三節 俗字研究對於漢字規範和簡化的意義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論述過，俗字是文字學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字體演變的中間環節，是漢字簡化、新字産生的原動力，尤其對現行漢字的簡化工作産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俗字爲漢字簡化直接提供了可用的形體；另一方面，對漢字簡化的方向提供了理論的依據和實踐的例證。我們將整理出的漢字與現行簡化字一一對比，以形體的相似性與傳承性爲標準（對于有幾個形體的俗字，只挑其中最爲相似的形體），將這些俗字分爲四類。

1. 現行簡化字與俗字形體完全一致者

正字	寶	牀	燈	頂	斷	蓋	紅	堅	盡
俗字	宝	床	灯	顶	断	盖	紅	坚	尽
現行簡化字	宝	床	灯	顶	断	盖	红	坚	尽

2. 現行簡化字與俗字形體略有差别者

正字	閉	邊	變	處	爾	纏	蟲	聰	國
俗字	閇	边	变	処	尒	纒	虫	聡	国
現行簡化字	闭	边	变	处	尔	缠	虫	聪	国

3. 現行簡化字部分寫法源于俗字形體者

正字	點	礙	歸	關	鑒	繩	獸	説	淨
俗字	點	㝵	帰	関	鑒	縄	獣	説	浄
現行簡化字	点	碍	归	关	鉴	绳	兽	说	净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 2451.

4. 俗字形體對于現行簡化字簡化方向有影響者

正字	殘	禪	辭	風	錢	彎	盞	舉	學
俗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現行簡化字	残	禅	辞	风	钱	弯	盏	举	学

這樣的俗字,仅在第六冊就有 104 個,將近占了第六冊俗字的四分之一。顯然,我們不能説這些俗字僅出現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諸如"乱"、"尽"、"国"都是出現很早而沿用很久的俗字。但是,就這些俗字對于現行簡化字的影響可謂巨大。李仁安先生在《〈説文解字〉大徐本俗別字初探》一文中,通過對大徐本《説文解字》所列 147 個俗別字進行系統研究指出:"俗別字提供了漢字産生新字的廣闊源泉。漢字新字的産生,大概都是先經過俗別字階段,然後才逐漸被學者和官方認可,進入正體系統加以流通推廣的。俗別字階段的字形是不穩定的,一個字往往會因人因地而異體紛逞(呈),但正是因爲有了這樣一個隨意創造、多方探索、不斷嘗試、逐步淘汰的民間造字機制,才有可能將最合理的字形提供給正體系統。"[①] 儘管《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俗字,其社會接納程度還不是很高,但畢竟對現行簡化字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從俗字到正字,其間要經歷相當長的調整和淘汰過程,這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過程。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説明了一個問題:漢字字體的演變,不是某個人的個人行爲,也不是某個時代的政治力量,雖然這些都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作用,但是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只有一條:漢字的約定俗成性。

---

① 李仁安.《説文解字》大徐本俗別字初探.銀川: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2,頁43—44.

參考文獻

一、工具書類

［1］（東漢）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5.

［2］（南朝）顧野王．宋本玉篇（張氏澤存堂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1983.

［3］（唐）顏元孫．干禄字書．文化十四年刊．

［4］（宋）丁度等編．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宋）陳彭年等編．宋本廣韻・永録本韻鏡．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6］（遼）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

［7］（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日本獅穀白蓮社藏版．

［8］（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清）王筠．説文句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

［11］（清）張自烈．正字通．清畏堂本．

［12］（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 重印）．

［13］（清）桂馥．説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14］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第三版）．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中華民國 19 年 2 月．

［15］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16］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17］丁聲樹．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18］草書大字典（據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1983.

［19］秦公．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0］張參．五經文字．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

［21］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語言 文字》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22]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武漢: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辭書出版社,1990.

[23]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慧琳一切經音義 CBETA 電子版,2001.

[24]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012 冊・字典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5]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038 冊・形體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6]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二、專著類

[1]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2]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3]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4]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5.

[5]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6]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

[7]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8]陳五云.從新視角看漢字:俗文字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9]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1]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12]黄亞平.典籍符號與權力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3]歐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4.

[14]杜建録.二十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15]廖珣英.劉知遠諸宮調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5.

[16]蔡永貴等.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匯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4.

三、論文類

(一)期刊論文

[1]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浙江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9(3).

[2]張涌泉."別字"正名.語文建設,1984(4).

[3]陳五雲.俗文字學芻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0(2).

[4]王寧.漢字的優化和簡化.中國社會科學,1991(1).

[5]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之研究.見:199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6]張涌泉.研究敦煌俗字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5(4).

[7]郝茂.論唐代敦煌寫本中的俗字.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6(1).

[8]史金波.整理和拍攝俄國所藏黑水城文獻記.民族古籍與文化專輯,1996.

[9]張涌泉.試論漢語俗字研究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1996(2).

[10]吉仕梅.《説文解字》俗字箋義.語言研究,1996(2).

[11]吳軍蘭.敦煌寫本繁化俗字例析.麗水師專學報,1997(1).

[12]王寧.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構件拆分.語文建設,1997(3).

[13]陳建裕.五十年來的漢語俗字研究.平頂山師專學報,1998(3).

[14]白濱.《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述要.見:漆俠、王天順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15]木子.西夏文獻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大型珍貴文獻《藏黑水城文獻》陸續出版.民族研究,1999(4).

[16]石雲孫.論俗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

[17]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1).

[18]魏靈芝.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世俗部分敘録.地方文獻研究,2001(3).

[19]姚永銘.俗字研究的幾個問題.古漢語研究,2003(3).

[20]陳育寧.承百年傳統創未來新業——二十世紀西夏研究回顧與展望.見:杜建録主編.二十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21]景永時.二十世紀俄國西夏學研究.見:杜建録主編.二十世紀西夏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22]李輝,馮國棟.俄藏黑水城文獻《慈覺禪師勸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2).

[23]張如青.俄藏黑水城文獻辰龍麾保命丹考釋.中醫文獻雜誌,2004(2).

[24]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之漢文佛教文獻續考.敦煌研究,2004(5).

[25]李輝,馮國棟.俄藏黑水城文獻兩件類書定名與拼合.寧夏社會科學,2005.(2).

[26]張富春.俄藏黑水城文獻俄TK316號漢文文獻題名辨正.圖書館理論與實

踐,2005(3).

[27]許文芳,韋寶畏.俄藏黑水城282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社會縱橫,2005(6).

[28]楊曉華.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圖書情報,2005(6).

[29]段玉泉.俄藏黑水城文獻《初學記》殘片補考.寧夏社會科學,2006(1).

[30]張廷傑.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元佚詞.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31]段玉泉.黑水城文獻《資治通鑒綱目》殘頁考辨.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

[32]沈衛榮.重構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西域佛教史——基於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書的探討.歷史研究,2006(5).

[33]白濱.黑水城文獻的考證與還原.河北學刊,2007(4).

[34]孫繼民.黑城學:一個更爲貼切的學科命名.河北學刊,2007(4).

[35]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文獻宋代小胡族文書試釋.中華文史論叢,2007.

[36]何劍麗,黄大祥.敦煌文獻詞語辨釋.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

[37]崔紅芬.俄藏西夏文佛經用紙與印刷.蘭州學刊,2009(2).

[38]杜建録.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西夏學,2009(4).

[39]蔡永貴,靳紅慧.《俄藏黑水城文獻》劉知遠諸宮調俗字整理研究.西夏學(第六輯),2010.

[40]程建鵬.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與《漢語大字典》證補.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2(6).

[41]蔡永貴,靳紅慧.《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研究的文字學價值——以第六冊為例.西夏學(第九輯),2014.

(二)學位論文

[1]竇懷永.敦煌文獻避諱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杭州:浙江大學,2007.

[2]王建民.《馬王堆漢墓帛書》[四]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重慶:西南師範大學,2002.

[3]李煒.宋代筆記中的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成都:四川大學,2005.

[4]陸娟娟.吐魯番出土文書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烏魯木齊:新疆師範大學,2005.

[5]譚翠.《唐五代韻書集存》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長沙:湖南師範大學,2007.

[6]吳士田.敦煌《壇經》寫本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蕪湖:安徽師範大學,2007.

[7]朱軼.《宋元以來俗字譜》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福州:福建師範大學,2007.

[8]劉廣瑞.黑水城所處元代帶編號文書初探[碩士學位論文].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2009.

[9]覃繼紅.《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重慶:西南大學,2009.

[10]馬燕《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11]馬麗《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冊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12]劉靜《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三冊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13]程建鵬.《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四冊俗字及其俗字書寫通例整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14]夏麗麗.《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15]靳紅慧.《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俗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銀川:寧夏大學,2010.

後　記

我們團隊的學術根基是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偏重於以出土古代文獻為語料,研究古代語言文字現象。2007 年起,我們逐漸拓展學術視野,延伸研究領域,把我們的學術觸角伸向了黑水城漢文文獻,以我們之長,研究近代漢字及相關語言文字現象。

黑水城文獻包含了宋、金、西夏、元時期的文獻,它與敦煌文獻、殷墟甲骨文獻和居延簡牘曾被列為我國四大地下出土文獻。隨著 20 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俄藏黑水城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等原始文獻的逐漸刊佈,黑水城出土文獻越來越被學界關注。黑水城漢文文獻就主要集中於已經刊印的上述三部大型文獻彙編之中,這些漢文文獻是研究這個時期漢字學及漢字使用傳播情況的重要資料。特別是其中的手寫文獻,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特徵,對於文字學的研究,更有其特殊的價值。大家知道我國的文字記録和傳播,唐代之前以手寫為主,宋以後雕版印刷及活字印刷逐漸成為文獻傳播的主流形式,手寫本漸次退出歷史舞臺。黑水城手寫漢文文獻正好反映了手寫文獻由盛至衰的全過程。這樣的寫本文獻自然是研究這個時期文字學的資料淵藪。

在已經刊佈的俄藏、中藏、英藏等黑水城出土原始文獻中,《俄藏黑水城文獻》是其中材料最豐富、文獻價值最為學界公認的一種。

當我們走進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後,我們發現,自己又找到了一座豐富的礦藏。這裡有無數未知的珍寶需要我們發現,需要我們開掘。因此,根據黑水城文獻的實際情況,我們選擇了俄藏黑水城文獻作為首先開發研究的對象,力求以傳統文字學訓詁學理論為根基,以黑水城漢文文獻為語料,對文獻中的俗字及文字傳播狀況進行系統研究。

面對這一新的研究語料,新的研究目標,我們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搞明白到底什麼是俗字?

俗字研究作為中國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由來已久。《説文解字》已經選擇性地收録了當時通行的一些俗體字,唐代顔元孫《干禄字書》最早對“俗字”這一

概念進行了闡述。發展到今天,經許多學者的努力,俗字研究從理論到方法都已比較成熟,但是俗字的概念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圓滿的認識。對此,我們無法繞過,必須要正視,並且要有自己的認識。隨著對一手文獻語料的深入接觸,我們逐漸認識到,俗字的所謂"俗",包含三個意思:一是强調這樣的字不正、不規範、不典雅,造字往往不合六書,非出於經典著作,又難登大雅之堂,不能用於正式場合;二是强調這樣的字具有通俗性,字體淺近,形體結構簡陋,而且往往具有隨意性;三是强調這樣的字具有流俗性,在一定時代或一定區域具有一定的流行性,會形成一種風尚。由此我們給俗字下了這樣一個定義:俗字是産生并使用於民間、流行於一定時代或地域的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一種不夠規範典雅的文字。俗字是相對正字而言的,它是對正字的一種補充,實際上也是一種異體字。俗字具有時代性,一定時期的俗字只相對於一定時期正字而言,正與俗的關係會因時代變遷而變化。有了這個基本的認識,我們對俗字的研究就易於把握了。

俗字源於民間,使用於民間,那麼在對俗字的研究中,則必然會面對一些形體結構特殊、難以用傳統的文字學理論説解的特例。對於這樣的現象,在研究中也是難於繞開的,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提出解決方案。比如《劉知遠諸宫調》中有個千丶字,根據上下文可以確認為"錢"的俗字,但是在形體結構上難以印證,難以得到合理解釋。經過團隊的反復討論,最後認為,千丶是由"錢"的同音字"千"和一點組成。其造字理據是先用同音字"千"替代,然後加上一點作為區别性記號,使造出了既比"錢"字簡單又與"千"字有所區别的"錢"的俗字。據《廣韻·先韻》:"千,倉先切。""錢,昨先切。"可知二字古音相近,有借用的條件。再結合古文字類似的例字,如甲骨文的"百"字是先借用同音字"白"表示,然後再加上區别記號而形成的;"毋"字是先借用同音字"母"表示,然後改造中間的構字部件産生了區别記號而形成的;"尤"字是先借用同音字"又"表示,然後再加上區别記號而形成的。"義"的現代簡化字"义",是先假借"乂"字記録(本書匯考中有例證),然後再加上一點作為區别記號而形成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把"指事"字定位為"指而示其事"的字,讓指事字包含"指示性指事"和"區别性指事"兩類,上述"千丶"("千"字右邊加一點)、"百"、"毋"、"尤"、"义"一類的字,我們就把它們確定為一種"區别性指事"字,讓這樣的漢字找到了位置,從而豐富了傳統的漢字構形理論。

黑水城與敦煌文獻,都出土于北方,大體反映了北朝至元代漢字的面貌及使用傳播情況,兩種文獻的俗字現象必然有同有異。因此,本課題的研究中一方面

需要繼承敦煌文獻俗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還需要努力開拓創新,探索黑水城文獻俗字的系統、構形規律、類型、特點及變化情況,研究兩種文獻中俗字的異同及反映出的相關問題,形成一些有價值的俗字理論認識,進而發現俗字構形和使用傳播的一些規則。

凡此種種,幸賴團隊諸君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在本書最終成稿即將付梓之際,我非常懷念最初和我相互砥礪、共同研究黑水城文獻俗字的幾位碩士研究生,他們就是由我指導的寧夏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2007級的碩士生程建鵬、靳紅慧、馬麗、夏麗麗、劉靜、馬燕和郭洪丹等同學,他們篳路藍縷,為本書的編著作出了貢獻。

本書主要撰稿人員有蔡永貴(寧夏大學,榆林學院)、柳玉宏(寧夏大學)、程建鵬(寧夏回族自治區科技廳)、劉賀(西南大學汉语言文獻研究所在讀博士)、靳紅慧(黄河出版傳媒集團)、馬麗(寧夏大學新華學院)、蔡榮之(寧夏大學)、夏麗麗(北京市教育局)、劉靜(寧夏回族自治區公路管理局)、馬燕(寧夏回族自治區稅務局)等同志。

本書在撰寫和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寧夏大學西夏研究院杜建録教授、寧夏大學人文學院胡玉冰教授和寧夏人民出版社民族歷史編輯部楊皎女士的幫助和支持,在此謹致謝忱!

蔡永貴

2018年12月16日


ISBN 978-7-227-06995-9
9 787227 069959 >
定价：68.00元

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2015年度科研項目
《漢字認知理論研究》階段性成果（YB125-173）

寧夏高等學校一流學科建設（民族學學科）資助項目（NXYLXK2017A02）

寧夏回族自治區2017“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學位點建設項目（YXW201701）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俗字研究》著者名單

蔡永貴　柳玉宏　程建鵬　劉　賀　靳紅慧
馬　麗　蔡榮之　夏麗麗　劉　静　馬　燕